

思想录 Pensées

思想录

Pensées

Blaise Pascal
FRANÇOIS PASCAL

精英译本 精英译本

欧洲近代哲理散文三大经典之一
问世三百年来传诵不衰

如果整个法国文学只留下一部书的话，法国人会毫不犹豫地留下《思想录》。它是法国精神法国天才的巨著。

目录

[序言 纯粹的帕斯卡尔](#)

[第一编 精神与行文](#)

[第二编 上帝与信仰](#)

[第三编 打赌的信仰](#)

[第四编 通向信仰的道路](#)

[第五编 正义之为正义](#)

[第六编 有关哲学家](#)

[第七编 道德与教义](#)

[第八编 基督教的基石](#)

[第九编 永恒的向度](#)

[第十编 象征之物](#)

[第十一编 耶稣基督的预言](#)

[第十二编 耶稣基督的神迹](#)

[第十三编 论争](#)

[第十四编 遗章](#)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序言 纯粹的帕斯卡尔

陶林

十九世纪末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有一个非常炫酷的背影，号称是目空一切，重估一切价值。在他的作品里，曾经嘲笑过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柏拉图、康德、卢梭、伏尔泰……，除了对他影响巨大的师承叔本华，似乎没有见尼采对哪位老前辈哲学家青睐有加，稍加赞誉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尼采更不以为然，他自认为是一个“敌基督者”，对于携教会势力陈述己见的官方哲学家（比如阿奎那），他全然地不屑一顾。但凡事有例外，在他的作品中，尼采唯独对一个中世纪的思想者表达过由衷的敬意，称为“最纯粹的基督徒”。这位思想者，就是法国十七世纪科学、思想大家帕斯卡尔。

我们现在了解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这个人，大多是从中学物理课本里获知的，好几项数学、物理原理、定律、计量单位与他有关。帕斯卡尔是十七世纪最卓越的数理科学家之一，对于当时的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两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提出过以其名字命名的定律，有用他名字命名的物理单位（大气压）。这些贡献，启发了后辈的科学家开创了很多崭新的领域，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诸多理论和实验基础。那么这样一位绕都绕不开的先驱者，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呢？

帕斯卡尔1623年6月19日生于法国的奥维涅省一个叫做克勒蒙菲朗的小城。他的父亲名叫艾吉卡·帕斯卡尔，贵族出身，是小城里颇有声望的一位法官，博学而多才，受人尊敬，最后官居本地法庭庭长。帕斯卡尔是家中独子，还有两位姐姐、一个妹妹。在他四岁的时候，母亲就不幸去世了，他父亲也就辞去了公职，专心独立培养子女。由于父亲本身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学家，可以让帕斯卡尔打下当时一般青年所不具备的、扎实的学习基础。

帕斯卡尔八岁时，他求学乐知的父亲把家搬迁到法国的中央之区，当时的波旁王庭所在地，首都巴黎。迁居巴黎后，帕斯卡尔博学的父亲简直可以用“如鱼得水”来形容，他非常喜欢跟当时主流社会里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交往，把自己家办成了一个学人聚集的学术交流厅。得益于这种非常良好的家学环境，帕斯卡尔很小就可以参与各种学术集会。这些私人沙龙性质的集会，在无声无色中代表了当时法国乃至欧洲最高水平的思想碰撞。正是因为得益于这种童年时代的耳濡目染，帕斯卡尔获得了极高的思维起点。

渐渐地，帕斯卡尔父亲也发现自己的这个儿子似乎热衷于学术，便鼓励他自学探讨各种学理，同时自己开始教育这个颇有灵性的儿子。这是一位很称职的父亲，他给帕斯卡尔施加的教育，要远远超出与当时流行的基督教经院的教育水平。这样良好的家庭教育，不至于让儿子的头脑被宗教给愚化了。或许，是受大法官费马（就是那位“费马大定理”的提出者，有“业余数学之王”的美誉。只到不久前，他所提出的大定理才被英国学者安德鲁·怀尔斯所破解）的影响，似乎当时法国的法官界非常热衷于数学的学习——事实是，法官在司法中承担着国王税务核查任务，需要经常亲自动手进行计算。帕斯卡尔的父亲，对他花工夫最多的，就是被视为“自然哲学”的数学。据说，他收集到一本当时颇难的数学习题册给小帕斯卡尔，估算着，或许慢慢可以让他一直学习到二十岁。

结果，小帕斯卡尔在十岁就做完了那些习题，因为他自己独立推演了欧几里得原理32条原理，顺序跟欧几里得一样。十一岁时，他不满足于在已知的学域中练习了，自己动手探索“自然中的哲学”，并写了一篇关于声学问题的论文，探讨振动体一经摸触立即停止发音的原因。因为整个论文建立在严密的数学计算和模型的基础上，他父亲看了大为震惊。经过深思熟虑，帕斯卡尔的父亲决定停止再教他数学了——像任何一位敏感的父亲一样，他担心帕斯卡尔聪明太过反而适得其反，因为钻研数学太劳神了，影响到儿子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也影响到儿子的健康，反而不利于他的人生——在内心深处，他希望小帕斯卡尔能健康继承家业就成，而不是成为一个科学怪人。所以，帕斯卡尔父亲把家里所有的数学书都藏了起来，还不允许他的朋友在帕斯卡尔面前谈论数学，以期将儿子与数学隔绝。不过，他答应小帕斯卡尔，等他十五岁之后才可以学习数学。

然而，兴趣之门一旦打开，就难以关闭了。尽管父亲明令禁止，帕斯卡尔还是偷偷地在学习数学，自学成才而且一发不可收。十二岁的时候，帕斯卡尔用一块煤在墙脚写下了自己对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的证明。他父亲看到了整个论证非常专业且严谨，并没有责罚他，也算是默许了他可以继续自学数学了。

1639年，帕斯卡尔十六岁，这一年他在当时法国著名数学家德札尔格的影响下，写出了一篇论文《圆锥曲线论》，其中提出了日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这个“帕斯卡尔定理”——帕斯卡尔自己命名为“神秘的六边形”，即圆或椭圆的任意内接六边形的三组对应边的交点是在一条直线上。至此，帕斯卡尔的父亲知道阻拦也没有用了，儿子认定学术这条道路了，于是，就在他十六岁的这一年，主动带他参加巴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小组（法国巴黎科学院的前身）的学术活动，让他开开眼界，提升系统性思维的水平。

当时法国科学界的扛鼎者，顶级权威，是提出“我思故我在”理念的数学家、思想家笛卡尔。他看到帕斯卡尔的论文，简直不能相信出自于一个十六岁少年之手，并没有大叹“孺子可教也”，而简直是欢呼“孺子可师也”，逢人就赞叹少年天才的卓越。笛卡尔在数学、几何学上的造诣是有目共睹的。实质上，帕斯卡尔这次成果，在近代几何学领域，奠定了他和笛卡尔、德札尔格一样的开辟之功。少年帕斯卡尔一举成名，跻身于当时法国科学界一流学者之列，与笛卡尔、霍布斯、德札尔格、伽桑狄、梅尔森、费马、罗伯瓦等人齐名，并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联络。这让他得以集成了当时法国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和思想，极大提升了他的认识水平。

西方科学界，在现代以前，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传统，就是知行合一。近代科学大师无一不既能够做良好的理论思考，又能够自己动手搞实验研究。帕斯卡尔也不例外，在1641年，他十八岁的时候，举家移居里昂，据说是有感于帮助别人向政府报税的父亲整日进行人工计算太劳苦与繁琐（辞职后的帕斯卡尔父亲以此为生），开始设计计算机。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在此之前，没有人想到机械可用来计算。虽然那时候中国人已经发明出来了算盘，不过那只是一种辅助性的计算工具，而不是自主的计算机。为了造出计算机，帕斯卡尔先后设想过五十几种运行办法，最终，还是在当时西欧比较发达的钟表制造中获得了启发，用齿轮系的转动原理制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架计算机。这台计算机的问世又让当时国际科学界轰动了一次，其意义，一点不亚于后来电子管计算机的问世——问世的那天，巴黎很多人来排队参观计算机的使用。那是一台能够通过手摇，计算出六位数字加减法的计算机——直至我国制造原子弹的时代，还在使用这种计算机，只不过它被后来的大师诸如莱布尼茨、奥涅尔等人不断地改进，可以进行乘除、平方、立方以及开方等。

然而，天妒英才，也正是在帕斯卡尔在科学王国里不断有收获的同时，他的身体却

出现了早衰的迹象。从十八岁起，他开始不断为疾病所困苦。六年后，他患上了中风，直至一度完全瘫痪在床。显而易见的是，他的身体状况是先天遗传所造成。多病则敬畏鬼神，也是人之常情，因此，同时在这段时间内，受家人的影响，帕斯卡尔开始思索信仰问题。据说，更大的影响是因为，为他治疗疾病的医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冉森派教徒，治病加传教，非常容易地促使帕斯卡尔接受基督教教义。

在中风瘫痪前的六年里，帕斯卡尔同时在做当时一项非常热门的研究，就是测定大气压力。众所周知，伽利略开创了对大气压的认识，在他的科学著作中曾谈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抽水机只能把水抽到一定高度便停止。显而易见，有大气的压力在与人力做功对抗。但因为伽利略不相信宇宙中存在什么都没有的真空，所以他并没有认真地开始大气压的测试工作。他的弟子托利拆里继续了老师的思考，在1643年他用水银柱做实验，认识到不同气候条件下气压的变化。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托利拆里水银柱”，开辟了人类流体力学研究的新时代，既用显著的办法证明了大气是有压力的，也摸索出了测量大气压力的基本方法。

1646年，二十三岁的帕斯卡尔重复了托利拆里的实验，不过他更有耐心，更细心。缜密的数学思维，让帕斯卡尔得以观察到水银柱在不同海拔高度的细微的不同变化，这让他能够慢慢摸索出气压变化的规律。通过反复的实验，帕斯卡尔确认山脚的空气要比山顶的空气浓厚，水银柱的高度在高处比在低处更低，亦即气压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小。他和他的家人在欧洲不同地区，不同山上，反复做同样的实验，让整个欧洲科学界都见证他结论的严谨和可信。进行了气压试验之后，帕斯卡尔受到水银柱的引导，自然要转向液体压力问题，发现了流体静力学最基本的原理，即封闭器内，液体的任何一点所受的压力以同等的强度向各个方向同样地传递，这就是有名的“帕斯卡尔定理”。这其实是一个不难想象和理解的定律，而正是这一定理奠定了近代流体力学的基础。在这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基础上，1653年，帕斯卡尔写

成他的《液体平衡论》和《大气重力论》两部著作。在书中，他为大气压建立了体系准确的数学模型和标准，确立了大气压力的理论与流体静力学的基本规律。因为掌握了这些规律，他顺带发明了水银气压计、注射器、抽气泵等设备。而这两部书的另外贡献，就是至今人们用他的姓帕斯卡尔——“帕”来作为大气压力单位，全球每一本物理学教科书都明白地记录着这点。

作为测定大气压变化的思想副产品，帕斯卡尔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的一个认识误区，那就是“自然畏惧真空”的古老教条。多年来，人们恪守亚里士多德的教条，觉得自然界不会容许真空的存在。在《真空论》一文里，帕斯卡尔结合自己实验心得提出几点认识的方法论，即不迷信古人，不能把古人的权威当成理所当然的东西。他对当时的经院学者厚古薄今的态度很不以为然，认为“一切科学真理唯有依靠实验和推理才能臻于完善”，这是“科学的唯一准则”。帕斯卡尔还认为人不应该崇尚古人而应该崇尚真理。真理尽管是新发现，但它却比一切古人和古人的意见都更为古老。毫无疑问，这样疑古崇真的态度，也被他保留到十年以后所写的这部《思想录》里了。

完成了流体力学研究之后，帕斯卡尔已经瘫痪在床了。受身体条件所限制，他显然没法从事太费精力的实验研究了。于是，他又折回到纯粹的理论——数学上来。

在当时，有位意大利数学家加伐利利提出一个命题，三角形的面积可以用划分为无数平行直线的办法来计算。精通几何学的帕斯卡尔，在这一命题的基础上做出推算，指出直线实际上是细小的长方形，一条线有长和宽，但无数的线涂在三角形内叠加可以总计出三角形面积。此说貌似无大名堂，也不算深奥，但是它开启了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引入了极限与无穷小的观念，形成了代数学上沿用至今的有名的“帕斯卡尔三角形”（即二项式系数的三角形排列法）。这一研究，为以后的微

分积分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在帕斯卡尔去世后，他的晚辈数学家、微积分的发明者之一——莱布尼茨于1672年来到巴黎，通过朋友关系，得以接触并能够研究到帕斯卡尔的手稿，受到他很大启发。在帕斯卡尔计算机的启迪下，莱布尼茨进入对自动机的研究，提出二进制的算法，这是近代计算技术的开端；更重要的是，他接受了帕斯卡尔的极限概念，为近代微积分学的发明推开了一扇大门。

与在科学上的不断开拓相比，帕斯卡尔的人生却像是不断走向坍塌的过程。1651年，一直照顾着他、教导着他的父亲去世，帕斯卡尔顿时如同天塌了一般地哀伤。接着，姐姐结婚成家，照料他起居的妹妹，因为笃信宗教，主动进入冉森教派的波尔特罗亚尔修道院做了修女。这样一来，帕斯卡尔成了无依无靠的孤身一人。一直到1654年，他都独居在巴黎，跟一群无神论者、自由思想者成为了朋友，钻研了一堆的文学和哲学的经典。

这一时期的帕斯卡尔继承了父母亲留下来的还算丰厚的家产，生活倒也安逸，正值青年期，更多思索的是世俗的、人伦的、情感的问题。据说，他写下过一篇洋洋洒洒的叫做“爱情论”的文字，热烈地歌颂爱情，歌颂及时享乐的伊壁鸠鲁思想，歌颂美酒加咖啡式的欢愉之感，赞美人生短暂的幸福。也正是这非常短暂的一截世俗生活，让帕斯卡尔脱离开书斋中的纯粹的学者生活，得以观察社会和人间百态。甚至有一段时间，身为数学家的帕斯卡尔还为赌博而着迷不已。不过，他倒没有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而仅仅是在其中获得了概率论的认识。

帕斯卡尔在赌博这件事上获得的认识，远远大于那些通过赌博赢得巨款的人。作为一个爱琢磨的数学家，他在巴黎奢华赌场里，依然改不掉观察与思考的习惯。当时，帕斯卡尔的一位朋友默雷，是一名业余的哲学家，也是一名资深的赌徒，把自己崇拜的大数学家带到赌场里，因为掷骰子赌博输红了眼，带着赤裸裸想大赚一笔

的心态，现场向他请教：赌博的不同阶段，好像有各种随机性，其胜负的可能性应该如何计算？默雷曾经拿着这个问题请教过当时很多学者（也包括费马），希冀求得一个稳妥的解答，像帕斯卡尔这样声名赫赫的学术天才，他自然不会放过。帕斯卡尔思考了许久，才说，这个事，我得观察计算一下。结果，他这一观察就是几年。

起初，帕斯卡尔以为赌博胜负的概率应该很容易掌握，可以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表述。随着思考的深入，他越发觉得问题不简单，涉及到了一个数学全然未知的领域——概率学。帕斯卡尔花了好大的工夫进行了计算，并且跟当时数学界最负盛名的学者费马通信，共同探讨这个伤脑筋的问题。费马也有自己的结论，跟帕斯卡尔有所不同，出于法官的职业习惯以及他自负的个性，费马把概率问题简单化处理了，也就是说两人并没有聊得很投机，更没有产生思想的碰撞。帕斯卡尔为此稍有失望，在数学领域把这个问题给搁置了。然而，在这部《思想录》里，他又在哲学领域将这个问题重新拾掇了起来，并竟然成为了帕斯卡尔在思想界的一个标志——“帕斯卡尔赌局”。

在讨论是否要“信仰上帝”这个问题上，帕斯卡尔引入了赌博原理，他说我们可以打赌上帝是否存在，从而计算一下得失。如果押“上帝存在”，人们会获得信仰、救赎、天堂等，而并不要付出什么；如果上帝真的不存在，坚持这个信仰也不会损失什么。帕斯卡尔这个神奇的论证一出，令基督教界一片哗然，很多经院派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奇葩的逻辑。但对于高度理性的科学家或者现代公民而言，帕斯卡尔的意见未尝不值得一听。

后来，莱布尼茨在巴黎读到帕斯卡尔的研究成果，觉得他在数学上关于“概率”问题的研究是一门“新的逻辑学”，包含着未尝被发觉的无限重要的意义，这其中包

终身学习社群

创业 | 职场 | 投资 | 学习 | 资源

早读：新闻早报

晚读：每天听一本书（约30分钟）

经济学人、财新周刊等国内外优质报刊

最新顶级策划方案、行业报告

最新影视、软件、趣站

最新电子书、音频书、读书笔记

追剧.资料.学习.课程.教程



获取更多资源 截图扫码进群

含着对确定性世界的颠覆。可莱布尼茨的热情更多投入在微积分的发明，没有在概率论方面对帕斯卡尔的研究成果有革命性的突破，随后的惠更斯等人都曾继续研究过并发展了概率论，但因为无法对应物质世界的可观状态，仅仅作为一种近乎智力游戏的纯理论被存留。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后叶，现代物理学、化学的蓬勃发展，诸多学人的新发现，越来越揭示“概率”作为常态的重要意义。十九世纪末，美国数学、物理和化学家吉布斯，通过扎实的物理和化学研究提出了“概率宇宙观”，即宇宙本身就是一种随机组合的概率。这个事实其实并不难理解——万事万物存在于一定概率中，具体对于某一个人某件事某物来说，都是宇宙间的一种偶然，就宇宙整体而言，唯一没有概率的，不过是整体性的熵增。

这一系列思想决定二十世纪初中叶，从普朗克至爱因斯坦对于现代物理学的构建。显而易见，帕斯卡尔的开创之功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并不是每个人到赌场里都能发现未知的世界。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能够做到这点的人，除了帕斯卡尔，就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1654年11月23日，外出游玩的帕斯卡尔遭受到人生中最重大的一劫。他乘坐的马车因为失控而遇险，两匹牵引的马坠落到巴黎的塞纳河中淹死了，可是腿脚不利索的帕斯卡尔本人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这次遇险彻底改变了帕斯卡尔的人生观，劫后余生的他认为这或许真是上帝对于他的某种启示，于是他决定告别世俗生活，捐资入住波尔特罗亚尔修道院，过上完全精神性的近乎于僧侣的生活。对他而言，这是再次皈依基督教，要把余生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上帝，追求宇宙与人生的真理。此刻，距离帕斯卡尔去世，仅仅只有八年短暂的光阴了。作为基督教徒，帕斯卡尔的确像尼采所说的那样极度地纯粹，他曾给自己系上一条内部带有尖刺的腰带，一旦发现自己有对神不虔诚的思想，或者懈怠于科学研究的时候，他就自己拍打腰带刺痛自己——这条腰带至死都没取下来。

帕斯卡尔之所以选择波尔特罗亚尔修道院居住，一方面是因为他妹妹也在其中修道，可以照顾到他，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所修道院还是冉森教派的大本营。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何谓冉森教派，它由荷兰神父冉森所创立，教会除了像赫赫有名的加尔文教派那样主张宗教改革之外，还以笛卡尔的思想为指导，主张搞学术研究、文化活动，特别重视教会学校的创办以及对教徒的综合教育，反对体罚，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孩子的教育等。简而言之，这个教派是高度崇尚理性的，可以说是基督教会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派，虽然宗教氛围依然很浓厚，但显然是很投合帕斯卡尔这样的科学家的胃口。正是在修道院居住期间，帕斯卡尔写下了他余生最重要的三部著作——1655年的《与沙西先生的谈话》，1656—1657年的《致外省人信札》与1658年开始写作的《思想录》。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帕斯卡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被迫卷入到冉森教派与耶稣会的意见纷争里去了。当时法国爆发了所谓的“投石党运动”——法国因为和西班牙打仗，耗掉了大量的国力。面对财政枯竭，执政的天主教红衣大主教马萨林决定增税，导致了1648年8月巴黎大起义的爆发（可见“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起义”之类并非全无历史传统）。时值1648年，英国“光荣革命”爆发，法王路易十四尚年幼，王室非常害怕起义一发而不可收拾，慌忙调集近卫军团进行镇压，但迟迟没有成效。到了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被处决，更让王室万分惊恐，害怕起义者威胁到王室的生命，连忙从全国调集了全部外围亲王的兵力包围巴黎，血腥镇压。起义民众与波旁王军对峙了足足三个月，最终还是因为寡不敌众而被镇压了下去。完成了这次镇压后，波旁王庭考虑到夺回思想权力，不断强化天主教耶稣会在国内的统辖。很自然的，依托王权教权的耶稣会，要向冉森派这样的“自由宗教组织”施压。

作为一个理性的天才，显然，帕斯卡尔对权威有着天然的不服从性格，无论是在科

学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耶稣会说冉森教派是异端，他自然地要为冉森派辩护，一连写了十八封信抨击耶稣会，结集起来就是《致外省人信札》。除了这部书之外，那一时期更重要的作品，就是《思想录》一书了。对比生前得以发表的《致外省人信札》，《思想录》一书其实并没有真正完成，其中有些章节已经大致成章，有的只是一些文字的片段，还有些部分仅仅是一个提纲或者一些言语的片段。全书的核心是一些哲学与宗教的沉思，但相比较于帕斯卡尔高深的数学著作，全书文字清澈、行文流畅、情感质朴，虽然宗教气氛有点浓郁，但可读性依然非常强。在阅读这本《思想录》的过程中，读者若善于透过那些宗教性文字的表象，捕捉到作者的灵思的话，一定能深深为帕斯卡尔所感动。

在与耶稣会辩论、进行哲学与宗教沉思的同时，帕斯卡尔还在推进他的科学研究。1665年，帕斯卡尔的家人把论文遗稿《数学三角形论》交给他生前的忘年交的挚友费马，经过费马的修改完善后出版。这部书，是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归纳法在数学证明中的应用。在这部书之外，他还研究过摆线的问题。所谓摆线，就是一个圆在一条定直线上滚动时，圆周上一个定点的轨迹，又称旋轮线。摆线是当时数学界最有名的曲线，因为涉及到运动，几乎当时所有的数学家都求解过。帕斯卡尔主要解决了摆线方程求积的问题，这是最难的一个环节，他仅仅是利用写《思想录》之余的精力完成的。他的工作，给后继的数学家惠更斯、莱布尼茨、牛顿等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此也可以见证，帕斯卡尔这人对于科学史而言实在太重要了，他被后世的科学家认为是连接阿基米德与牛顿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无他，不足以承前，集前人数学思想之大成，无他，也不足以启后，他解决了高等数学入门前的一系列重大难题，提供了丰富的思维方法和工具，足以让后辈学人很轻松地触摸到一个崭新世界的门把手——也就是在他去世后四年，多佛海峡那边的牛顿计算出了万有引力定律，构建起经典物理世界的框架。

虽然建树如此之多，但帕斯卡尔最后的岁月过得并不如意。“投石党”逐步被镇压后，波旁王朝借助于天主教耶稣会对思想界的管制达到了顶峰。冉森派不断受到打击，活动受限，言论受限，最后连他们的大本营，波尔特罗亚尔修道院以及附属的学校都要被耶稣会所接管。这种赶尽杀绝的态度，把大部分的冉森教徒给吓坏了，他们要么退出教派，要么找核心人物商量向耶稣会投降。总而言之，这个教派很快就要解散了。

帕斯卡尔并算不上冉森教派的核心领袖，顶多只是一介知名教友，可是他态度极其强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对抗耶稣会。他的这个强硬态度既不受当权者的欢迎，也引发了冉森教派内部的人对他的恐慌。结果是，波旁王庭的宗教迫害并没有认认真真降临到帕斯卡尔的头上，那些在波尔特罗亚尔修道院的朋友倒先跟这位死硬的反权威者决裂了。这件事让帕斯卡尔非常伤心，对他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本来帕斯卡尔的健康状况就非常糟糕，他又有强烈的宗教狂热感，生病不愿意正常休养治疗，思考和科研的强度一天也没有减弱。这个致命的打击，终于把这位天才科学家和思想者推向了死亡的边缘，1662年8月19日帕斯卡尔病死于巴黎家中，享年仅三十九岁。

帕斯卡尔死后影响日益增大，他留下了成堆的手稿和未竟之作成为法国人最关心的一笔精神遗产。这部《思想录》就是他遗产中最宝贵的一部。出于对他死亡的歉意和追思，与他决裂的波尔特罗亚尔修道院朋友们在帕斯卡尔死后，立刻邀请到他的外甥女皮里埃整理他的遗稿，定名为“思想录”于1670年出版。这一版还邀请到他的姐姐吉尔贝蒂为他作序并记述其生平。显而易见的，原版的《思想录》出版太过于仓促，版式和内容极为错乱。甚至因为害怕教廷的追责，冉森派的教徒还删除、篡改了帕斯卡尔原作的一些内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不断有后世的学人整理、编辑、注释这部著作，其中包括法国文化界思想界顶级学者作家伏尔泰、孔德、夏多布里昂等等。至于其他学者和出版家对版本的改进，更是数不胜数，可惜著名学者喜欢按照自己意图曲解作者文稿，多不能为定论。而专家和出版家则更忠实地力图接近帕斯卡尔的原貌，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1842年库赞的版本（最早形成现在的框架结构）以及1844年弗热的版本（最为接近原稿的状态）、1904年布伦士维格的版本（最为精致的校正和注释）。一般而言，学界都以布伦士维格的译本为权威，多数外文译本（包括英译本）都是以他的版本为基础进行转译。本书即根据布伦士维格本的英译本所译，帕斯卡尔原文深邃，即便有前人如此之多的阐释，国内亦有大家的译本，本人所主持的翻译工作亦颇为不易，历时三载，曾请多人协助，译者力图能以晓畅的中文表达多重深意。为了保证行文的晓畅，翻译中略去了宗教味太浓的《圣经》引语。感谢吕玉勤女士、王小可先生、杨丹女士的参与翻译，感谢韩利利女士的支持。

对于《思想录》这部书，一万个读者大概会有一万种读法，作为一名中文写作者，我强烈建议读者可以绕开帕斯卡尔原作中过于繁琐的宗教表达，不必把它看成是一个“纯粹基督教徒”（尼采语）的宗教思辨，而应该把这本书看成一个初具现代理性的思想先驱者的内心独白与随想，经由数学（几何学）的抽象，经过人文与历史的激荡，达到现代西方理性哲学的思辨高度。如此看来，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获得与作者的共鸣，获得无数的启迪，感受到一个灵魂纯粹、高贵、孤独的思想者在三百多年前所感受的那份深沉、宁静与优美，属于所有人共有的灵魂的美好。正如帕斯卡尔那段久远流传的名言所陈述的：

人只不过是自然界里最为脆弱的一根芦苇，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宇宙不需要调动全部的武器来消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人于死命了。然而，就算是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依然要令他死亡的东西更为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要死亡的，

还有就是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

是为序。

2015年9月2日于海滨寓所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一编 精神与行文

1·数学精神与直观心灵的区别——对于数学，原则都是显然可见的，但却脱离日常的应用；从而人们由于缺乏运用习惯，很少能把脑筋放到这上面来，但是只要稍一放到这上面来，人们就会充分看出这些原则的；对于这些巨大得几乎不可能被错过的原则，若竟然也推理错误，那就一定是精神根本谬误了。

但是在那些敏感人那里，内心的精神蕴含在日常之中，且就在每个人的言情。人们只要长期关注它，甚至都不用着太费力气，就可以得出结论。它只需要一点，就是必须有好的眼光，必须是非常有洞见的眼光。那些原则是如此微妙和如此众多的，几乎是不可能全部包含的。可是错过一条原则，就会走向谬误。因此，你必须有很

清晰的洞察力，才可以看到所有的原则。其次，要有非常精准的精神，才不至于对已知的原则进行错误的推论。

因而，只要是具备良好眼光的数学家，就都会是非常敏锐的，因为他们是不会根据他们已知的原则做出错误推断的；而具备敏锐精神的人，若能把自己的洞见力，运用到那些自己不熟悉的几何学原则上去，也会成为数学家的。

因此，那些具备敏感精神的人，之所以没有成为数学家，就在于他们根本未能转到几何学的原则方面来。而一些数学家之所以视野并不很敏锐，就在于他们没能很好地看清自己面前的东西，就在于他们只习惯于掌握几何学简洁的原则，并且永远只是在看清了并掌握了原则之后，才可能进行推论。所以，他们在敏感性的事物方面就茫然自失了，因为它们的原则是不容这样来掌握的。这些原则几乎是看不见的，我们宁可相信自己能够感觉到它们，而不可能看见它们；那些甚至连自己不曾亲身感觉过它们的人，别人要想使他们感觉，那就难于上青天了。这类事物是如此之细致，而又如此之繁多，以至于必须有一种极其细致而又十分明晰的良好直觉才能感受它们，并根据这种感受做出正确的判断来。但却往往不能用几何学里那样的秩序来加以证明，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以这种方式获得这些原则的，也因为那样尝试的话，就会是一桩永无止境的事了。我们必须在短暂的瞬间，一眼看出整个的事物，而不能靠推理过程来慢慢推导。因此，很少有数学家是直觉敏锐的，或者，很少见一个敏感的人同时又是优秀的数学家了。这是由于数学家要想几何学式地对待那些敏感的事物，他们要想从定义出发，然后继之以定理。而这根本就不是这类推论的活动方式，于是他们就把自己弄得非常可笑。这并非不是说我们的精神没有在进行推论，但它却是默默地、自然而然地、毫不造作地在进行推论的；因为它那表现是超乎一切人力之外的，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把握它。

相反地，那敏锐的精神，既已习惯于这样一眼看去就下判断。所以——当人们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非常艰深的命题，而深入这些命题又要经过许多如此之枯燥，乃至他们根本就不习惯于那样仔细地加以观察的定义和原理时——他们就会那么排斥沮丧，以至于止步不前，并非常排斥。

但谬误的精神永远不可能塑造出一个敏锐的人，也不能塑造出数学家。

因而，那些不仅仅是数学家的数学家，虽则具有正确的精神，却需我们利用定义和原理，努力向他们解说清楚一切事物。否则，他们就会对荒谬不能有一丝的容忍，因为他们只有依据说得清清楚楚的原理才能是正确的。

而那些学者不仅具有敏锐的思维，又怀着耐心，去深入思辨与想象事物的根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他们在世上所从未见过的，并且是完全脱离日常经验和应用之外的。

2·存有不同种类的误解；有的人站在事物的某一个方向上，但在其他方向是否得当他们并不知。在那些方面，他们的判断将是非常错误的。

有的人能从很少的原理中推断出结论，他们的认识是正确的。另有人能从含有大量原则的事物中得出结论。

举例来说，很早就有人能理解水的种种作用，但能知道水的原理的人却是很少的；能得出各种结论很好，但需要最大的努力才能实现。

尽管这些人也许不是伟大的数学家，因为数学含有大量的原则，所以它也充分体现一种智慧：它能深入研究少数原则的根蒂，但却不能一下剖析那些复杂的、包含多种原理的事物。

因而便有两种精神：一种能够敏锐地、深刻地钻研种种原则的结论，这就是精确性的精神；另一种则能够理解大量的原则而从不混淆，这就是数学的精神。

一种是精神的深刻性与正确性，另一种则是精神的广博性。而其中一种却很可能不包含另一种；精神可以是有力量却非常狭隘的，也可以是广博而又脆弱的。

3·习惯于依据感觉做出判断的人，对于推理的东西将毫无兴趣，因为他们只信任直觉，想一眼就能看透一切，而不习惯于努力探索种种原理。反之，那些习惯于依据原则进行推论的人，则对于感觉充沛的东西也毫不理解，他们在那里面探索原则，却不能一眼看出其实质。

4·数学，敏锐性——真正的雄辩会对雄辩不以为然，真正的道德会对道德不以为然；这就是说，判断的道德——是没有规则的——是以道德不以为然的智慧。

因为感觉之属于判断，正如科学之属于精神一样。敏锐性是判断的构成部分，几何学则是精神的构成部分。

能以哲学不以为然，这才真是哲学思维。

5·那些根本没有任何内心原则就对人草率加以判断的人，就如同是没有手表却要给人报时的人一样。一个人说“已经两个小时了”；另一个人说“只不过三刻钟”。我看了自己的表，就对前一个人说“你很疲劳吧”；又对后一个人说“时间对你如白驹过隙”；因为这时候已经一个半小时了，于是我就嘲笑了那些说时间留住了我或者说我凭幻觉而判断时间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依照我的怀表做出判断。

6·正如我们在伤害着精神的理性一样，我们也同样损害着自己的感性。

我们通过交往形成了理性和感情。通过交往，我们也败坏着理性和感情。因此，好

的交往或者坏的交往就可以形成它们，或是败坏它们。因而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善于选择，以便形成它们，而一点也不败坏它们；倘若我们从来就不曾构建过或者败坏过它的话，我们也就无从做出这种选择了。因此这一点就构成了一个循环，能摆脱这一宿命的人就非常幸运了。

7·一个人拥有的精神越伟大，就越能发现人们所拥有的创造性。平庸的人是发现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的。

8·很多人都是以与听晚祷相同的方式在听布道的。

9·当我们力图去纠正别人的错误并予以明确时，我们就得要注意他是从哪个方面观察事物的，因为，可能那些方面，他通常总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承认面向那一面他的正确，然而也要向他指出他在另一方面所犯的错误。他对这一点会感到满意的，因为他看到自己并没有错误，只不过是未能看到全方面而已；人们不会因为自己看不到而着恼，却不愿意正面自己因所见而犯下的错误；这也许是由于人自然不能看到事物的所有方面，也自然就不可能在自己所观察到的那一方面犯错误。因为，感官的知觉总是正确的。

10·人们更倾向于被自己所体察的道理所说服，而非是别人的认识。

11·所有盛大的娱乐对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危险的；在世间所有的娱乐中，没有一种比戏剧更有威胁性的了。它非常细腻又自然地表达出种种的感情，并用感情打动我们的内心。特别是展示爱情的时候，人们越是把爱情故事表现得贞洁又真挚，就越发能打动我们的灵魂。它的美好情景能够唤起我们自己对于爱的心，于是我们的爱心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期望看到那种美好能够与我们共鸣，并希望自己能够按照在戏剧中看到的那样塑造我们自己。它消除了纯洁灵魂中的恐惧，让我们看清楚以一

种明智去爱，是不会伤害大家对爱的纯洁的。

如此，当我们走出剧院的时候，内心中充满了爱情的美好与甜蜜。而灵魂与精神同样确信自己的白璧无瑕，以至于我们完全准备接受它们的最初印象。或者不如说准备找机会把它们在自己的内心里重演绎出来，从而去面对我们在剧中曾看到被描绘得如此之美好的那种同样的欢乐与同样的牺牲。

12·斯卡拉穆什，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情。

医生已经说完一切之后，又谈了一刻钟。他满腔是倾诉的愿望。

13·人们喜欢看到错误发生，爱看克莱奥布林的恋爱。因为她并不认识它。假如她没有被骗，那就没有趣味了。

14·当一篇很自然的文章描写出一种感情或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在自己的身上发现了我们所读到的那个真理，我们并不知道它本来就在那里。我们深受感动，并将去热爱那个使我们感受到它的人；因为他显示给我们的，并不是他本人的所有，而只是我们自己本身具备的。而正是这种恩惠，才使得他可爱。此外，我们和他之间的那种心灵一致也必然引得我们衷心去热爱他的。

15·雄辩，是以甜言蜜语的方式使人臣服，而不是以无可置疑的权威让人信服；它是暴君，而不是国王。

16·雄辩就陈述事物的艺术，其途径如下：（1）听讲的人能够高兴地听完，并毫不勉强；（2）他们对此感兴趣，因而自爱心引得他们非常乐意去反复琢磨。

因而，它就在于我们要力图在两者之间达成一种沟通，从我们听众的精神与心灵，到我们所运用的思想与表达。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好好地研究心灵以便认识它全部的

力量，随后，找出我们想要的与之相称的那篇论文。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在倾听者的位置，并根据自己的内心来体验文章所陈述的种种曲折，以便看出两者是否和谐，以及能否有把握让听众信服。我们必须忠实于自己，尽可能地忠实；是小的就不要夸大，是大的就不要缩小。一事物光说得漂亮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扣题，它应该是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

17·所有的河流是我们前进的路，把我们带到想去的地方。

18·当我们无法理解一桩事物的真相时，最好的事莫过于，能有一种共同的错误造就人们的共识，比如说人们把季节的变化、疾病的传播等的原因归于月亮；人们的最大隐患在于，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总是怀有强烈的好奇心；他犯错误还远比不上那种徒劳无益的好奇心那么糟糕。

爱比克泰德、蒙田和所罗门·德·图尔吉的写作方式是平实的，却最富启示性的、最足以令人回味的，并且最常常广为人称道。因为它们完全是由日常生活谈话而产生的思想所构成的；正像当我们谈到世人所存在的共同错误时，例如说月亮是一切的原因，我们就永远都少不了要说：所罗门·德·图尔吉说过，当我们不理解一桩事物的真相时，能有一种共同错误那就最好不过了。那种错误，也就是前人流传的思想。

19·写作一本书时在最后发现的那件事是，弄清楚必须放到第一位的东西。

20·次序——为什么我要把我的道德训条分成四点而不是六点？为什么我宁可把德行定为四条、两条或一条？为什么宁可是“abstine et sustine”而不是“道法自然”，或是像柏拉图那样“公而无私”，或者是其他的東西？也就是，你可以说，所有万物包含一理。是的，即便如此，可是若不加以解释，则它是空言无益的；然而，当我们要加以解释时，只要我们所提出的，是包括其他一切都在内的这样一条

道理，则它就正是出自于你所想要避免的，那种初始的混沌。因此，当它们都包罗在一言之中的时候，它们就是被遮蔽的，且是一无是处的，如同是封闭在盒子里面一样，它们永远只能表现为自然的混沌状态。自然规定了它们彼此并不能互相包罗。

21·自然已然包括她自身的全部真理；而我们的技艺在于要使它们彼此一个包罗着一个，但这是不自然的；每一个都有其自己的空间。

22·但愿某人不要说，我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对于材质的使用是新的；在我们打网球的时候，双方打的只是同一个球，但其中一个人打得更好些。

我非常确信听人对我讲，我使用的是前人的文字。正如同样的思想用另一种讲法并不就构成另一篇文章，同样的是：同样的文字用另一种写法却构成另一种思想！

23·文字不同的次序便形成了不同的意义，而意义的不同次序便形成了不同的形式。

24·语言——除非要稍作休憩，我们决不轻易调转我们精神的注意力，然而在适宜于休憩的时候，只要是有此需要，就必须休息；因为不能及时休息的人就会疲倦；但那些并不感知疲倦的人，却会得到休息，因为我们早已心不在焉了。如此之多的邪念，总是与人们加意愿于我们的期待相抵触，而又并不给我们带来任何快乐；这就是我们做出别人所愿意的一切时的代价。

25·雄辩术——它必须是愉悦的而又是真实的；然而那种使人愉悦的本身又必须是出自真实。

26·雄辩词是思想的画卷：因为那些人，在画过之后，又添上几笔，使得画卷更能够充满写意之趣味。

27·随笔。语言——凡是对语句精雕细琢的人，就像是开假窗户讲求对称的人一样：他们的标准，只是要求形式美好，并不要求意义合适。

28·我们一眼看穿的东西，基于是以没有任何别的形式呈现，也是基于人体的印象；由此可见，我们要求对称就只是在广度方面，而不是在高度与深度方面。

29·当我们阅读一篇很自然的文章时，我们感到莫大的惊喜，因为我们只是期待着阅读一位作家，而我们却遇见了一个人。反之，那些趣味高级的人阅读一本书时原以为能遇见一个鲜活的人，却出乎意外地发现了一位作家。Plus poetice quam humane locutus es.（“你的发言诗人的意味更甚于常人意味。”）那些教导说，自然能讲述一切甚至于能讲述神学的人，就是对自然足够的敬畏。

30·我们仅只请教于耳朵；因为我们的的心灵缺席。不偏不倚是一切的准则。

精简之美，判断之美。

31·凡是我们对西塞罗加以指责的那些虚浮之美，都有其崇拜者，并且数量巨多。



我们仅只请教于耳朵；因为我们的的心灵缺席。

32·喜剧和美感都有特定的典型性，它就在于我们的天性与令我们喜悦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无论我们实际的天性，是强悍还是懦弱。

凡是根据这种美好典型所形成的一切作品，都使我们喜悦，无论是建筑，是歌曲，是哲文，是诗歌，是散文，是女子，是飞鸟，是河流，是树木，是房屋，是服装以及其他。凡不是根据这种典型而构成的一切东西，都会使怀有雅趣的人无法感受愉快。

正如根据好模型而构成的一首歌曲和一座建筑之间，会有一种完美的关系一样，因为它们都类似于那个独一无二的典型，尽管它们各属一类；同样地根据坏典型而构成的各种事物之间也有一种完美的关系。并不是说，糟糕的典型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坏典型是无穷无尽的；然而比如说任何一首坏的商籁体诗，无论它是根据什么样荒诞的典型而写成的，都十足像是一个按照那种典型而打扮出来的女人一样。

最能使人理解一首荒诞的商籁体诗是何等之可笑的，就莫过于先考察一下自然以及那种典型，然后再想象一下一个女人或者一座建筑就是按那样的类型被塑造出来的。

33·诗歌之美——正如我们谈论着诗歌之美，我们也应该谈论数学之美以及医学之美，然而我们却不谈论这些：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很了解数学的对象是什么，以及它得包括证明；我们也了解医学的对象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去治疗；然而，我们却并不了解成其为诗歌对象的那种美妙都包括些什么。

我们并不了解我们所应模仿的那种自然的典型究竟是什么；并且由于缺乏这种知

识，我们就发明了种种稀奇古怪的名词：诸如“黄金时代”，“当代之光”，“宿命的”，等等；并且，我们就把这类莫名其妙的话称之为诗歌美。

然而，谁要是就根据这种无非是以大话在谈论小事的方式来想象一位女性的话，那么他就会看到一位漂亮的姑娘堆满了珠翠和首饰，他会觉得好笑的；因为我们对于什么算是一个美女，要比对于什么算是好诗歌懂得更多。不少人会因为她的珠光宝气而赞美她，还有不少乡村会把她当成女王呢；而这就是我们所以要把按照某种固定格式而写成的辞藻华丽的商籁体诗，称之为乡村女王的原因了。

34·一个人如果没有以诗人或数学家之名闻名于世，就不会有诗歌流传。然而普通人却几乎看不出诗人的行业与刺绣的行业之间有任何的区别。

普通人既不能被称为诗人，也不能被称为数学家；但他们却是所有这一切人的评判者，评判他们的一切。谁也猜不出他们。他们来到社会中，在休闲中谈论事物，对各种事物加以品评。除了应用时能判高低之外，我们一般不知道他们谁比谁更好，但到了必要时我们就会想起它来。因为这两种说法同等地都是他们的特性：当其不是个语言问题时，我们就不说他们说得很好，而当其是个语言问题时，我们就说他们说得很好。

因而，当一个人一走进来，人们就说他极其擅长作诗的时候，人们给他的，其实是一种虚伪的赞扬；而且当人们要评判某些诗，却又不去请教他的时候，恰恰反证了他其实一无是处。

35·我们决不能指出某个人“他是数学家”，或者“他是牧师”，或者“雄辩家”；而只能说“他是个绅士”。唯有这种普通的德行才能令我们欣喜。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就想起他的著作，显然是一种糟糕的状态；我愿意我们不会发现什么品质，除非

是遇到了它并适机运用它 (Ne quid nimis)。否则，恐怕某一种品质就会占上风，并给人以施洗；我们千万别按他标榜的那样，认为他谈得很好——除非确实是谈得很好——唯有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这样想。

36·人充满了欲望：他只爱能够满足一切欲望的人。人们说：“这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然而，我却一丁点都用不着什么数学，难道他能把我当成一个公式。“这是一位优秀的战士”，——难道他会把我当成一个战略基地。因而，一个非常诚恳的人，才能使得他自己普遍地适合于我的一切需要。

37·我们不能通晓万物的一切，所以必须对万物略有所了解。因为对万物都懂得一些，要比仅仅懂得某一件事物的一切更好得多；这种博通是最美好不过的。我们若能两者兼而有之，当然更好；但假如必须选择的话，那就一定要选择前者；大众都是作如是想，也都是这样做的，因为大众往往是很好的评判人。

38·诗人往往不是很诚恳的人。

39·假如雷电打到地面上来，等等，诗人，还有那些只关注现象的人，根本对之无力进行解释。

40·如果我们也想要加以证明那些证明事物的证据，则我们就得以其他的事物，作为这些证据的证据。因为既然我们总是相信，困难只在于我们所要加以证明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发现有例证会更加清楚明白并有助于对它的论证。

因此，当我们想要论证一件一般事物时，我们就必须给出一个个案的特殊规律；但是如果我们要论证一个特殊的个案时，我们又必须从（一般的）规律着手。因为我们总是发现我们所要加以证明的东西是模糊不清的，而我们所用以作为证明的东西则是清楚明白的；因为，当我们提出一件要加以证明的事物时，我们首先就充满

着一种想象，以为它当然是模糊不清的，而反之要用以证明它的东西则是清楚明白的，这样我们便很容易理解它了。

41·马提尔的箴言——人都喜欢罪恶，但那并不是要反对独眼者或者是不幸的人，而是要反对高傲的幸运者。人们总是在思想上犯下错误，因为欲望是我们全部行动的根源，而不是人道，等等。

我们必须让那些具有人道情怀的人感到喜悦。有关两个一目失明的人的那条箴言是毫无价值的，因为那并不能慰藉他们，而只不过是给作者添上一丝光荣罢了。凡是仅只为了作者自己的，都是一文不值的。Ambitios recidet orna-menta (他删掉了野心的装饰)。

42·称呼国王为“亲王”会令人高兴，因为这降低了他的架子。

43·有些作家一谈到自己的著作，就说“我的书”“我的注释”“我的历史”等等。他们感到的是小市民在街头有了小屋子后，就总是满口“在我家里”。但鉴于其中往往是别人的东西比他们自己的还要多，所以他们最好还是说“我们的书”“我们的注释”“我们的历史”等等吧。

44·你愿意别人相信你的东西吗？那就请不要提它。

45·语言是密码，并非是说把一种文字变成另一种文字，而是把一个词变成另一个词，进而一个鲜为人知的意义就得以被理解。

46·甜言蜜语的人，人品拙劣。

47·有些人说得好而写不好。那是因为环境和听众给予了他温暖，从他们的思想里引出了缺少这种温暖时他们所不会具有的东西。

48·当一篇文章里出现了重复的词语，并试着加以修改，却发现它们是如此之妥帖以致我们有可能毁坏整个文章；那就只好让它照旧不动了。这一次测试。而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出于盲目的担忧，这种担忧并不了解用字重复在这种地方并不是错误，因为并没有什么一般的规律。

49·若是掩盖天性并加以掩饰。有更多的国王、教皇、主教——乃至威严的君主等等；没有巴黎——王国的首都，就有许多地方都要称为巴黎，“巴黎”，还有许多别的地方都要称为王国的首都了。

50·同一个意义随着表达它的词汇而变化。意义从词句中获得它们的尊严，而不是赋给文词以尊严。这样的例子必在于.....

51·皮浪学派，力主固执。

52·没有人会把一个作者称为笛卡尔派学人，除非他本人就是笛卡尔派；提到学者，除非他是学者，提到外省人的，除非他是外省人；我敢打赌一定是出版商才给加上了“致外省人信札”这个书名的。

53·一辆马车或是侧翻，或是倾覆，得视其含义。视其含义，或是淌光，或是灌满。（一段梅特尔先生以强力对托钵僧申辩。）

54·随笔——表达的形式：“我将全力以赴做好这点。”

55·钥匙的开启性，钩子的吸附性。

56·猜一猜：“我想分担您的烦恼。”但大主教先生是不愿意让人猜透的。

“我的精神惶惶不安。”说我充满了不安，要更好一些。

57·我总是对此类客套话感觉不舒服：“我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怕搅得你不安；我怕打搅得太久了。”我们不是添烦，就是添乱。

58·你太不礼貌：“请您原谅我。”没有这句原谅话，我还一点也不会察觉有什么冒犯呢。“请容我恭敬地说一句……”最坏的，莫过于他们这句貌似宽容的话。

59·“消弭叛乱的火焰”，太雕琢。

“他的才华横溢”，两个过分夸张的字眼。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二编 上帝与信仰

60·第一部：人丧失上帝的悲剧。第二部：人有了上帝时的幸福。或第一部：论人性就是堕落。这是人性本身决定的。第二部：论有一位救世主的存在。根据《圣经》。

61·次序——我很可以处理次序这一段如下：证明所有人的各种虚妄，证明世俗生活是虚妄的，然后再证明怀疑主义者与斯多葛派的哲理生活的虚妄；然而并不一定严格保持这种次序。我对之略有所知，可是懂得它的人又何其之少。人世的科学，没有一种是能够把握住它的。圣·托马斯也没有把握住它。

数学把握住了它，但数学在某种深度上也是无力的。

62·第一部的序言——要谈论那些探讨过自我认识的人；谈论沙伦那令人烦恼与厌倦的分目；谈论蒙田的混乱，蒙田深深感到缺乏好的方法，便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这样避免切入纵深；蒙田的行文还力求风雅。

他那讲究词藻的愚蠢设计！而这一点绝不是附带的或违反他的准则的，正如人人总会犯错误那样；而是出于他本人的准则，并且是出于一种主要的、根本的计划。因为出于偶然与弱点而讲了愚蠢的话，只是一种常见的毛病；但有计划地要讲愚蠢的话，那却是不可容忍的了，何况讲的还是那些诸如……

63·蒙田——蒙田的缺陷太显著了。轻佻的词句；那是非常糟糕的，不管德·古尔内·卡多罗斯女士怎么说。没有眼睛的人，便是轻信。由圆求方，面对更大的世界——这是无知。还有他对于蓄意杀人、对于死的感情。他鼓励人对于救赎的漠不关心，既不畏惧也不悔改。他的书不是为了维护虔信而写的，所以他就无须涉及虔信：然而我们却永远有义务不违背自己的信仰。我们可以原谅他那种对人生的某些自由而又浪荡的感情；然而我们却不能原谅他那种纯属异教徒们的对于死的感情；因为假如一个人不想像基督徒那样死去，那他就必定抛弃一切信仰了。因而，蒙田在其全书里想到死的时候，总是那么胆怯和优柔寡断。

64·在我自身而非是蒙田身上，我发现了我在他那里所见的一切。

65·蒙田具有的优点需要非常努力才能被发觉。他有他的罪——我是指除了道德而外——却是立刻就可以改正的；假如能告诫他说，他用典太多并且谈自己也太多。

66·人必须自我认识：如果不能因之发现真理，至少可以有助于对自己的生活建立规范；没有别的比这更为正当的了。

67·科学的虚妄——在我痛苦的时候，研究物体的科学并无法安慰我在道德方面的愚

昧；然而，有关德行的科学却永远可以安慰我对外界科学的愚昧无知。

68·我们不会把人培育成一个绅士，但我们可以教人其他的一切；而他们夸耀自己懂得其他任何事物，永远都不能与成为一个绅士相比。他们仅仅喜欢夸耀自己懂得他们并不知道的东西。

69·无限，其意义是——当我们阅读太快或太慢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也没有理解。

70·自然——自然把我们那么妥善地安置于中心，以致我们如果改变了平衡的一边，也就改变了另一边：我行动。这使我相信，我们头脑里的精神，也是这样安排的，谁要是触动了其中的一点，也就触动了它的对立面。

71·太多和太少的酒：一点都不给他，他就不可能发现真理；给他太多，也一样。

72·人的失衡——这就是我们的先天知识所引导我们的：假如它们不是真的，那么，对于人，就不会有什么真理；假如它们是真的，那么，人就被迫不得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低头，应该以极大理由来保持谦卑。而且，人既然不能不相信为它们而活着，所以我希望他在进行大规模探讨自然之前，先能认真地而又自在地考虑一下自然，并且也能对自我进行反观，认识他具有着怎样的比例.....那么，就让人去思索自然界全部的崇高与宏伟吧，让他把自己的目光从周围的事物之中摆脱开来吧！

让他能看看那种辉煌灿烂的阳光，就像一座永恒不熄的火炬在照亮着全宇宙；让地球在他眼中比起太阳所经历的巨大轨道来，就像是一个小点；并且，让他震惊于那个巨大轨道的本身吧，与宇宙中运转着的恒星所环绕的轨道相比，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十分细微的小点罢了。让我们想象在此之前停止，那么就让我们的想象力去超越它吧。感到局限的，将是我们的想象力，而不是提供材料的自然界。整个可见的世界只是大自然的慷慨怀抱中的一点小痕迹。任何一个概念都难以接近它。尽管我们

可以扩张我们的构思，超出了一个难以想象的空间，但与事实相比，我们依旧只是在产生微不足道的原子。这是一个无限的领域，它存在着无处不在的中心。简而言之，我们的想象力会在这一思想中迷途，这是最能显示上帝能量的感性标志。

让一个人回过神来，拿自己与万事万物对比一下，看看是什么吧；让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迷失在大自然最偏僻的角落里的个体，并且，让困居在这个小小囚笼里的他，开始自己的判断吧——我是说这个宇宙——学着去计算地球、王国、城镇以及他自身的正确价值吧！一个有限的人在一个无限的空间当中，又能是什么呢？为了给他展示别样的却是同样惊人的奇观，就让他在自己所知的最微观事物当中进行一番研究吧。让一个小小的寄生虫以微小身躯展示出比它身躯还要微小的各个部分吧，它那关节里的肌肉，它那肌肉里的脉胳，它那脉胳里的血液，它那血液里的体汁，它那体汁里的气体；并且，让他细分这最后的一些东西，让他全力以赴去理解这些事物，并把他所能分割的最后的東西当作我们现在讨论的对象；他或许会想，这就是自然界中极端的微小了吧。可是，我要让他看到这里依然有一个无底的深渊。我要向他描述的不仅仅是可见的宇宙，并且还有在这畏缩的原子围栏里所能想象到自然的全部无限性。在那里，让他看得到有无穷的宇宙，其中每一个宇宙都有它自己的苍穹、自己的行星、自己的地球，其比例和这个可见的世界是一样的；在每个地球上也都有动物，也还有寄生虫，最后根据这些他会发现在其中能够发现应该有的一切，并且既然能在其他这些里面可以无穷尽地、无休止地发现同样的东西。那么，就让他迷失灵魂，失落在这些渺小得可怕、正如其他那些同样巨大得可怕的奇迹里；因为谁能不赞叹我们的躯体呢，它在宇宙中本来是不见踪迹的，而它自身在宇宙的怀抱中本来是无从觉察的。如今，与我们所不可能到达的那种虚无相比，它竟然一下子成了一个巨大的灵魂、一个世界，或者不如说，成了一个全体！

凡是把自己放置于光辉照耀下，想到自己是维系在大自然所赋予他在无限与虚无这

两个极端之间的一块质量时，他将会对这些奇迹的景象感到战栗的；并且我相信，随着他的好奇心转化为信仰，他就会越发倾向于默默地去思索它们，而不是怀着臆想去研究它们。

那么事实上，人在自然界中是个什么呢？对于无穷而言就是虚无，对于虚无而言就是整体，是虚无和整体之间的一个区域。他距离理解这两个极端都是无穷之远，万物的终点以及它们的起源对他来说，都是隐藏在一个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谜团里。他所由之而出的那种虚无以及他所被吞没于其中的那种无限，这二者都同样是无法测度的。

然而，在既不认识事物的原则又不认识事物的归宿的永恒绝望之外，除了隐约看到事物居中的某些表象之外，他又能做什么呢？万事万物都出自虚无而倾向于无穷。谁能跟得上这些令人惊讶的进程呢？这些奇迹的造物主能够理解它们，但是别人做不到这一点。

人们并没有能力理解这些无穷，就冒然着手去研究自然，竟仿佛他们与自然存在着某种比例似的。他们根据一种有如他们的对象那样无穷的臆测，想要理解事物的原则，并由此而一直达到认识一切——这简直是怪事。因为毫无疑问，若是没有臆测或是没有一种与自然同样无限的能力，我们就不可能形成这一计划。

当我们领会了之后，我们就会理解，大自然是把它自己的影子以及它的创造者的影子铭刻在一切事物上面的，万物都带有大自然那双重的无穷性。正是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切科学就其研究的领域而言都是无穷的，因为谁会怀疑例如几何学中有着无穷无尽的命题需要证明呢？并且就其原理的繁多和缜密而言，它们也是无穷的；因为谁不知道我们当作是最后命题的那些原理，其本身也是不能成立的，而是还得依据另外的原理，而另外的原理又要再依据另外的原理，因为它需要其他的原

理来进行支撑？可是我们却把某些东西看成是终极的原理，其理由跟我们看待物质的原理是一样的。对于物质而言，凡是超乎我们的感官所能感受范围之外的，我们就称之为不可分割的质点，尽管按其本性来说，那是可以无限分割的。

在科学的这种双重无穷之中，宏伟的无穷性是最易于感觉的，而这也就是何以很少有人自诩可以认识一切事物。德谟克利特就说过：“我要论述一切。”

然而微观的无穷性却并不那么明显。哲学家们往往自诩已经达到了这一点，但正是在这上面，他们都跌倒了。这就产生了像“万物原理”“哲学原理”之类这样一些常见的书名，这些名字尽管表面上不如但实际上却正如另一本刺眼的书《知识大全》（De omnisci-bili）是一样地荒诞。

我们很自然地相信自己足以能够到达事物的中心，而不仅是把握住它们的周径而已；世界可见的范围显而易见是超出我们之外的；但既然我们是超出微观的事物之外的，于是我们就自信我们是能够掌握它们的。可是达到虚无却并不比达到一切所需要的能力更小。两者都需要有无穷的能力，并且在我看来，谁要是能理解万事万物的终极原理，也就能终于认识无穷。二者是互依互通、相辅相成的。这两个极端是由于互相远离才能互相接触与互相结合，而且是在上帝之中并唯有在上帝之中才能发现对方的。

因此就让我们认识我们自身的局限性吧；我们既是某种东西，但又不是一切东西。我们得以存在的事实就剥夺了我们对于第一原理的知识，因为第一原理是从虚无之中诞生的。而我们存在的渺小又遮蔽了我们对无限的视野。

我们的理解在可理解的事物的秩序里，只占有我们的身体在自然的领域里所占有的同样地位。

我们在各方面都是有限的，因而在我们能力的各方面都表现出这种在两个极端之间处于中间状态。我们的感官不能感受任何极端：声音过响令人耳聋，光亮过强令人目眩，距离过远或过近有碍视线，论述过长或过短反而模糊了论点，真理过多使人惊惶失措（我知道有人并不能理解零减四还余零的这一常识），第一原理使我们感到太过于确切，欢乐过多，使人不愉快，音乐之中和声过度令人厌恶，而恩惠太大则令人生气，我们只愿意接受自己可以偿还的债务。Bene eicia eousque laeta sunt dum videntur exsolvi posse ; ubi multumante-venere, pro gratia odium redditur.（我们既感觉不到严寒，也感觉不到酷热。）一切过分的东西，都是我们的敌人，并且是不可能感觉的：我们不再是感觉它们，而是忍受它们。过于年轻和过于年老都是对灵魂有阻碍的，教育太多和太少也是如此；总之，对于我们，那些极端性的存在仿佛并不在，我们也不在它们的视域之中：不是它们回避我们，就是我们在回避它们。

这便是我们的真实状态；是它使得我们既不可能确切有知，也不可能绝对无知。我们航行在辽阔无垠的区域里，永远在不停地漂流着，从一头被推到另一头。我们想抓住某一点把自己固定下来，可是它却晃晃悠悠，离开了我们；如果我们追寻它，它就会躲开我们的掌握，滑开我们而逃入一场永恒的逃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我们做短暂的停留。这种状态，对我们既是自然而然的，但又是最违反我们的心意的；我们燃烧着想要寻求一块坚固的基地，与一个持久的最后据点的愿望，以期在这上面建立起一座能上升到无穷的高楼，但是我们整个的地面破裂了，大地化为深渊。

因此，我们就别去追求什么可靠性和固定性吧。我们的理性总是为变幻莫测的表象所欺骗，并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无限和虚无这两种极限事物固定下来。

这一点，很好地加以理解之后，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就都会安定在大自然所给我们安排的空间里。既然我们被注定的这种中间状态永远与极端有距离，那么，人类多了解一点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假如他多有了一点，他就了解得更多一点。但他距离终极，岂不永远是无穷地遥远吗？而我们的一生就再多活上几十年，岂不同样地永恒仍是无穷地遥远吗？在这种无穷的观点之下，一切的有限都是等值的；我看不出为什么宁愿把自己的想象放在某一个有限上而不是放在另一个有限上。单是以我们自身来和有限作比较，就足以使我们痛苦了。

如果人首先肯研究自己，那么，他就会发现自己多么难以致不能走得更远。部分又怎么能认识全体呢？可是，也许他会希望至少能认识与他有着比例关系的那些部分了吧。但是世界的各部分又全都是这样地彼此相关联和联系着，所以我确信，没有某一部分或者没有全体，便不可能认识另一部分。

比如说，人是和他所认识的一切都有关连的。他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容身，有时间可以生存，有运动可以生活，有元素可以构成他，有热和食物可以滋养他，有空气可以呼吸；他看得见光明，他感觉到物体；总之，万物都与他相联系。因而，要想认识人，就必须知道何以他需要有空气才能生存；而要认识空气，又须知道它与人的生命何以有着这种关系，等等。火焰没有空气就不能存在。因此，要认识前者，就必须认识后者。

既然一切事物都是创造之因，也是被造者，是支援者与受援者，是直接与间接，而且一切事物都被自然用一条无形纽带联结在了一起。它把相距遥远的东西和差异最大的东西都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我认为不可能只认识部分而不认识整体，同样地也不可能只认识整体而不具体地认识各个部分。事物在其自身之中或在上帝之中的永恒性，也应该使我们短促的生命充满了惊奇。大自然固定而持久的不变性，比起

我们自身所经历的不断变化来，也应该产生同样的效果。而使得我们无力认识事物的，就在于事物是单一的，而我们人却是由两种截然相反、种类不同的东西所构成的，即灵魂与身体。因为我们身中的逻辑部分，若是精神之外的什么东西，那就是不可能的事；而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单纯是肉体，那就越发会排斥我们对事物的知识，再没有比说物质能够认识其自身这一说法更加不可思议的了；我们无法获知物质怎么会认识它自己。

因之，如果我们单纯是物质，我们就会什么都不认识；而如果我们是由精神与物质所构成的，我们就不能够充分认识单纯的事物，无论它是精神的还是物体事物。

由此可见，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全都混淆了对事物的概念，他们从精神角度谈论肉体的事物，又从肉体角度谈论精神的事物。因为他们大肆谈论着肉体趋向于堕落，它们在追求自己的中心，在躲避自己的死亡，害怕空虚，并且它也具有倾向、同情与反感之类属于精神的各种装填。而在从精神出发的时候，他们又把精神认为是存在于某个时空的东西，并且把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运动也归之于精神，这些却都是纯属于肉体的东西。

我们不但不接受有关这些纯粹事物的观念，反而按照我们自己的品性给它涂上颜色，并且对于我们自身的复合，给我们所思索的对象打上简单的印记。

见证我们是以精神和肉体在合成一切事物的，谁会不相信这样一种融合对于我们是十分容易理解的呢？然而，正是这个东西，我们却最不理解。人对于自己，就是自然界中最奇妙的对象。因为他想象不出什么是肉体，更想象不出什么是精神，而难以想象的，莫过于一个肉体居然能和一个精神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他那困难的极峰，然而，这正是他自身的存在啊：Modus quo corpori-bus adhaerent spiritus comprehendi ab hominibus non potest, et hoc tamen hom

oest. (意为：“鉴于我们是以精神和肉体的合成来解释一切事物的”。)

最后，我将用以下两点思考来结束对我们弱点的证明.....

73·让我们就来考察，这种哲学思想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物的研究成果吧。或许，灵魂能够完成自我的认识。如果有什么东西，其自身有浓烈兴趣，便可以使它对于自己加以最严肃的运用的话，那就是对于至善的探讨了。因而，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强而有力的、明察秋毫的灵魂是把善安置在什么地方吧，并且看看它们是不是一致吧。

有人说，至高无上的善就在于人的品德，另有人则把它归之于极乐；有人认为在于对自然的知识，另有人则认为在于真理：“Eelix qui potuit rerum cognoscere causas”，又有人认为在于无知，还有人认为在于悠闲，也有人认为在于看穿本质，另有人认为在于清心寡欲，而真正的怀疑主义者则认为在于他们的不动心、怀疑与永恒的悬疑；另有更聪明的人还想要发现一点更好的东西。我们有这些，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我们必须能看到，假如这类美妙的哲学，经过漫长又艰难的探讨，还得不到任何确切可靠的东西的话，那么，至少灵魂也许该认识它自己了吧。让我们听这个世界上的权威们是怎样讨论这个题目的吧。他们对它的实质是怎么想的呢？他们安排它是不是更幸运些呢？他们对于它的起源、它的存续和它的消亡都发现了什么呢？

但是，灵魂对于那些内心黯淡的人来说，是不是太高贵了呢？那么，就让我们把她降低到物质层面上，让我们看看她是否理解她付诸活力的身体本身是由什么构成的，理解不理解那些支配者的并能随心所欲加以移动的那些部分吧。那些大独断论者们，他们无所不知，可对于这些又知道些什么呢？

这无疑足够了，假如理性是合理的话。她是充分有理的，足以承认自己还不能发现任何持久牢靠的；然而她却并没有放弃希望，坚持要想达到那里。她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始终是热烈的，并且自信在她本身之中，就具有进行这种征服的必要力量。这一点是必定要达到的。让我们就其效果来认识她的能力之后，再来认识她们的本身吧。让我们看看，她是否具有自然掌握真理的某些形式和某些能力吧。

74·一封讨论人类科学与哲学的愚蠢书信。

这封信却被放置于论娱乐之前。

Eelix qui potuit.....Nihil admirari. (不稀罕那些带来幸福的东西。)

总共有280种“善”，被写在了蒙田的随笔中。

75·概率性——把它降低一级并且使它显得荒谬，并不是很困难。为了从一切开始，还有什么能比如下的说法更加荒谬的呢，说是僵尸一般的物体，也有感情、畏惧和害怕，说是没有感觉的、没有生命的、甚至于不可能有生命的物体也有感情（这至少得先假设一个有感觉的灵魂去感受他们），甚而还说它畏惧的对象就是空虚。空虚里面有什么可以使它们害怕的呢？还能有什么比这更浅薄、更可笑吗？这还不够，而且还说它们自身就具有一种运动的原则，要想避免空虚，难道它们也有臂膀、有腿脚、有肌肉、有神经吗？

76·要写文章反驳那些对科学太过于确信的人——笛卡尔。

77·我无可饶恕笛卡尔：他可以在其全部的哲学之中都能绕开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来轻轻推动一下，以便使世界运动起来；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着上帝了。

78·笛卡尔既无用而又不靠谱。

79·笛卡尔——我们大体上必须说：“宇宙是由数目与运动所构成的。”因为这一点是真的。然而，要说出究竟是什么，并且要指出它是如何像一架机器那样被构造，那就非常荒谬的。因为那是无用的、不可靠的而又令人苦恼的。如果那是真的，我们就不会认为所有的哲学能值上几个钱了。

80·为何无论如何一个跛足的人不会是我们的烦恼，但一个跛足的精神则使我们烦恼？是因为一个跛子承认我们走得正直，而一个跛脚的精神却偏要说跛脚的却是我们自己。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可怜他们而不会恼怒他们了。

艾皮克泰勒斯非常强而有力地问道：“为什么如果有人说我们头疼，我们并不生气，而有人说我们的逻辑有毛病，或者我们的选择有毛病，我们就要生气了呢？”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完全可以确定我们的头并没有毛病，我们的脚并不跛；可是我们对于是否选择了真理没有十足的把握。既然我们之所以有把握，只不过是出于我们以我们的全部视线看到了它的缘故；而当别人也以其全部的视线却看到情形相反的时候，那就要使我们犹疑与惊讶了；而当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讥笑我们的选择时，就会更加如此。因为我们非要偏爱自己的智慧有甚于所有别人的智慧不可，而这一点却又非常艰难的。但对于一个跛足人的感觉，却永远都不会有这种矛盾。

81·精神非常自然地要信仰，意志自然而然需要爱，如果缺少真实的对象，它们就非附着于虚妄不可。

82·想象力——它是人生中最具欺骗性的部分，是谬误与虚妄的女主人；而最具欺骗性的是，它并非永远在欺骗着人；因为假如它真是谎言的永远可靠的尺度的话，那么，它也就会成为真理的永远可靠的尺度。可是，它虽则最常常都是虚妄的，却并

没有显示出它的品质的任何标志，它对于真实和假象都赋予了同样的特质。

我不是在谈愚蠢的人，我是说最聪明的人。正是在他们中间，想象力才具有伟大的、能说服人的本领。理性一直高声抗议，却不能规定事物真实的价值。

这种自大的力量，这位理性的敌人，是喜欢驾驭理性并统治它的；它为了显示自己无所不能，就为人类奠定了一种第二天性。它使人幸福，使人不幸，使人健康，使人疾病，使人富有，使人贫困。它使人信仰、怀疑或否认理性；它可以断绝感官，也可以使之感受。它有它的愚蠢和清醒。而没有东西能超过想象力丰沛的人，更能感受到困惑了。想象力丰富的人因为他们自身的想象力而乐趣无穷，远远超过纯粹理性的人的思辨思维。他们带着乐趣看待每一个人。他们充满了自信与勇气，但其他人却充满了畏惧与疑惑。这种自信的态度，往往让他们高人一筹，他们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像自然一样评判万物。想象力并不能让愚蠢的人变得聪明，但它能够使他们快乐。理智只能使得它的盟友不幸。想象力能够使人沐浴在荣光中，但理智只能不断地羞辱人。

若非想象力的这种能力，将由谁来分配荣光呢？又有谁能把尊重和高尚加之于人，加之于作品，加之于法律，加之于伟大的呢？若无想象力的认可，地球上所有的财富都显得微不足道。

那些位高权重、品德高尚的文官们，能说他们不是被一种纯洁而崇高的理智所支配的吗？你能说他不是根据事物本质在判断事物，而并没有仅仅纠缠于那些弱者的虚幻想象？你看他走进教堂听道，他在那儿满怀虔敬的热诚，并以他那热烈的仁爱加强了他那理智的坚定性。他在带着一种典范的敬畏准备听道。若牧师出场了，假设自然赋给他以一条粗哑的喉咙和一副古怪的面容。假设他的理发师没有把他的胡子刮整齐，假设他恰好弄得自己十分肮脏；那么无论他宣讲怎样伟大的真理，我敢打

赌，那些牧师们就立刻会丧失自己的庄严了。

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假如是站在一块刚好稍微大于所必需的板子上面而下面就是悬崖；那么不管他的理智怎么样在向他肯定他的安全，但他的想象必然要占上风。大多数人绝不会接受这种想法而不面色苍白、汗出如浆的。我不想叙述它的全部后果了。

谁能设想，只是看见了猫或老鼠或者碾碎了一块煤等就会使理智摆脱正规？可说话的语调可以左右最明智的人，并且能改变一篇文章或一首诗的力量。

爱或者恨可以改变正义的面貌。一个事先得到优厚报酬的律师，将会发现他为自己的案件所做的辩护，是多么卖力且正当啊！他那坚定的姿态，在受这种假象所欺骗的法官看起来，会使他显得是多么格外明智啊！轻佻的理智啊！你是随风倒的，而且可以倒向任何方面。

那些除了受想象的侵袭外，几乎绝不动摇的人们，我几乎可以陈述出他们的全部行为。因为理智永远是不停地在让步的，而最聪明的人，也会以人类的想象而随时都在轻率地说，那些道听途说的话就是他的原则。

仅仅愿意遵循理智的人，在一般人的判断里，就是蠢人。而我们又必须根据世上最大多数的人的判断来做出判断。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讨人喜欢，所以我们就必须整天都在为了想象之中的好处而辛劳。而当睡眠消除了我们理智的疲劳之后，我们醒来之后，又得马上爬起来去追求这些转瞬即逝的好处，去尽心尽力伺候这位世上女主人，看她的脸色。这就是错误的原由之一，但它还不是唯一的。

我们的官员们非常明了这个奥秘。他们的大红袍、他们用以把自己裹得像一只大猫一样的貂皮氅，他们进行审判的那些厅堂、那些百合花的旗帜，所有这一切，富丽

堂皇的仪表，都是十分必要的。假如医生没有自己的外套和骡子，假如博士没有方帽子和四边肥大不堪的袍子，他们就永远也无法愚弄世人了。而世人却永远抵抗不住这种炫耀中所透露的那些权威性。如果他们真正主持公道，如果医生真正有治病的本领，他们也就用不着戴方帽子，装模作样。这些学识的尊贵性，本身就足以令人崇敬了。

可是，他们只有想象之中的学识，所以就非得采用这些呼唤别人想象力的虚荣的工具不可，他们只能在调动想象力上打主意。事实上，他们就是靠这个来博得人们的尊敬的。唯有战士才不用这种方式来伪装，因为事实上他们那种角色是最本质性的，他们是凭力量而自立的，别人却要凭装模作样。

正是这样，我们的国王们便不寻求这些伪装。他们并不用特别乔装打扮来显示自己。可是，他们有卫队和仪仗队，前呼后拥。那些身强力壮、侍卫着他们的武装的威猛大汉们，那些走在他们前面开路的喇叭和大鼓，以及那些簇拥着他们的卫队，这一切使得最胆大的人也要战栗。他们不只是有服饰，他们还有武力。必需非常清醒的理智，才能把那位住在自己精美的后宫里、有四万名禁卫军簇护着的大公爵也看成是一个普通人。

每当看到一位身穿礼服、头戴方帽子的律师，我们简直难以对他的才干不怀好感。想象力安排好了一切；它造就了美、正义和幸福，而幸福则是世上的一切。我非常想去阅读一部意大利的作品。有关这部作品，我只知道它的书名。但仅凭这个书名就抵得过多少部作品了：Della opinione regina del mondo（《论意见，统治世界的女王》）。我虽不知道这部书，却赞赏这部书，除了它可能有的缺点除外。

这大致上，就是那种欺骗人的作用力了。她仿佛就是故意要放在我们面前，好把我们引入必然的错误一般。但我们也还有许多其他的错误原由。不仅是旧的印象可以

欺弄我们；新奇性的魅力也具有同样的能力。由此便产生了人们各式各样的争论。人们在互相谴责时，不是服从着自己童年的错误印象，就是轻率地追求最新奇的印象。谁能把握住真实呢，就请他出来加以证明吧！

所有的一切原则（不管它可能是多么地自然，哪怕是从儿时就已有的），都可能被我们看成一种教育上的或者是感官上的错误。

有人说：“只是因为你从小就相信，曾看到箱子里没有东西的时候，箱子就是空的。所以，你帕斯卡尔就相信真空是可能的。这是我们感官的一种幻觉，是被习惯固定下来的一种幻觉，它必须由科学来纠正。”

另有人又说：“因为在学校里老师们就告诉我们说，根本就没有真空，这是你们的常识。若顺从于与之相反的那些坏理念，你们的常识就是被人欺骗了。所以你们必须恢复原来的本性，才能纠正它，即宇宙不存在真空。”

到底是谁在欺骗你们呢？是感官呢？还是教育呢？我们还有另一种错误的原由，即种种疾病。它们可以损坏我们的判断和感官。如果大病中的感观，变更了我们的判断和感官，那么我绝不会怀疑，小病也会相应地在这方面造成同样的痕迹。

我们自身的利害关系也是一种奇妙的工具，使我们眼花缭乱。就是世界上最公正的人，也不可以担任他自己案件的审判官。我知道曾有人为了不致陷于这种自爱，竟对自己施加了偏见，成为世界上最不公正的人。要使一件完全公正的案情败诉，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的近亲来劝告他们不要参与。

正义和真理是如此精微的两个尖端，以至于我们的工具总会过于粗糙而无法确切地接触到它们。假如我们的工具居然能做到这一点，它们也会撞坏尖端，并且会整个倒在错误上面而不是倒在真理上面。因而人是构造得如此之幸运，以致他并不具备

任何有关真理的正确原则或者某些有关谬误的好的原则。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究竟有多少.....

然而，这些错误之最强而有力的原因，则是感官与理智之间的战争。

83·让我们从欺骗的力量这一段落开始入手。人是一个唯一充满各种错误的主体，这是非常自然的，又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东西向他展现真理。所有的东西都在欺骗他。真理的两个来源，理性和感觉，两者都缺乏足够的真实性，并且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彼此欺骗。感官通过假象让理性产生错觉；而感觉加诸理性的欺骗，又通过理智返回到感官，强化这种认识。灵魂的偏好令感官颇为烦恼，并不断制造假象。他们都在制造假象而相互欺骗，不断产生错误以它们性质不同的错误驱动力.....

84·想象力轻狂地缩小了世界之象，并与我们的渺小灵魂相适应；当谈论上帝的时候，它又以一种粗鲁的狂妄而把宏伟的对象一直缩小到它自己的尺度之内。

85·那种最能抓住我们的事情，例如隐匿好自己的那一点财产，往往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想象力却把这种虚无扩大成一座山。想象力多绕一个弯子，就不难使我们发现这一点了。



想象力轻狂地缩小了世界之象，并与我们的渺小灵魂相适应。

86·我们的想象力，使我恨一个哇哇喊叫的人和一个吃东西声音很响的人。想象力具有很大的重量。我们从它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因为它是自然的，所以我们就要服从这种重量吗？不。而是我们就要抗拒它.....

87·Quasi quidquam infelicius sit homini cui su eigmata dominantur.
(好似是有比一个人被自己的幻想所左右更加不幸的事情一样。)

88·那只是些孩子，害怕他们已经涂黑的脸；但是孩童时代如此脆弱的人，长大后如何变得坚强呢？我们只不过是改变着自己的幻想而已。凡是由于进步而完美化的东西，也会因为进步而消失。凡是曾经脆弱过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变得完全地顽强。我们尽可以说“他长成人了，他已经变了”；但他还是那同一个人。

89·习惯是我们自然之性。习惯于某种信仰的人一直相信这种信仰，而不再惧怕地狱，也不相信别的东西。某人若要是相信国王的可怕力量.....，等等。因而谁能怀疑，我们的灵魂既是习惯于看到数目、空间、运动，所以就会相信这些而且是仅仅相信？

90·Quod crebro videt non miratur, etiamsi cur fiat nescit; quod ante non viderit, id si evenerit, ostentum esse censet. (若信什么就坚持信下去，如果什么都不信，就什么都别信。)

91·Spongia solis——当我们看到某种状况总是重复出现的话，我们就下结论说其中有着一种自然的必然性，比如说一定会有明天，等等。然而大自然往往反驳我们，而且她本身也并不服从她自己的规则。

92·什么是我们的自然原则，什么是我们的习惯原则？对于孩子，他们从父亲那里习得的原则，不就像野兽的猎食一样吗？自我们的经验可以得知，一种不同的习惯将会赋予我们另一种天赋的原则；假如有习惯所不能消除的自然原则的话，那也就是有违反自然的、为自然所不能消除的以及为第二种习惯所不能消除的天赋原则了。这一点取决于我们的倾向。

93·父母最为害怕孩子们自然之爱会消逝。可是那种可以消逝的天性又是什么呢？习惯就是第二天性，它摧毁了第一天性。然而天性又是什么呢？何以习惯就不是天然的呢？我很担心，自然属性不过是它的第一属性，而习惯是第一自然属性。

94·人的本性完全是自然，Omne animal（我们本是动物）。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不是我们取自自然的；也没有任何自然的东西，是我们不能把它抛弃的。

95·记忆、娱乐都是直觉的知识；甚至于数学的命题也会变成一种直觉，因为理智造成了自然的直觉，而自然的直觉又被理智所消除。

96·当人们习惯于使用坏的理性去证明自然的效果时，人们就不愿意在发现了好的逻辑时，再接受好的逻辑了。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因为血液循环所以胳膊绑起来会发胀。

97·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择业；而安排择业的却是机遇。社会习惯造成了泥水匠、兵士、石匠的分切。有人说：“这是位优秀的石匠。”而谈到兵士时则说：“他们都是一群废物。”另有人正好相反：“没有比战争更加伟大的事了；其他的人都是一无是处的废物。”童年时代，我们听到人称赞某些行业并鄙视其他各种行业而进行选择；因为我们天然是爱好真理并憎恶愚蠢的，这些话就打动了我们；我们只是在实践上犯了过错。习俗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竟从天性只

终身学习社群

创业 | 职场 | 投资 | 学习 | 资源

早读：新闻早报

晚读：每天听一本书（约30分钟）

经济学人、财新周刊等国内外优质报刊

最新顶级策划方案、行业报告

最新影视、软件、趣站

最新电子书、音频书、读书笔记

追剧.资料.学习.课程.教程



获取更多资源 截图扫码进群

是造成其为人的人们中，造成了人的各种境况；因为有的地方就都是瓦匠，有的地方又都是士兵，等等。确凿无疑的，本性绝不会是如此统一的。因而造成了这点的就是习俗，因为习俗先知了本性；可是也有时候是本性占了上风，并且不顾一切好的或坏的习俗而保存下了人的本能。

98·偏执导致错误——最可悲的事情，就是看到人人都只在乎主意，而不在乎结局。每个人都梦想着怎样利用自己的处境；但是选择处境以及选择境地，那便只好听任运气摆布我们了。

最为可怜的事，就是看到有那么多土耳其人、异端和异教徒都在步着他们父辈的后尘，其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人人都先入为主地认定那就是最好的。而正是这一点就决定了每个人的各种处境，如锁匠的处境、兵士的处境，等等。

野蛮人根本不在乎什么天意。

99·有一种不寻常的不必然的区别，存在于意志的行为与其他行为之间。

意志是信仰的主要组成之一，但并不形成信仰，而是因为事物是真是假要随我们观察事物的方面而转移。

意志喜好某一方面更有甚于其他方面，它转移了精神对意志所不喜欢见到种种事物的考虑；于是，与意志同行的精神也就不去观察它所喜欢的方面，这样它就只根据它所见到的进行判断。

100·自爱——自爱与人类的自我的自然天性，就是只爱自己并且只考虑自己。然而，一个人又能做什么呢？他无法防止他所爱的这个对象不充满错误和欲望：他希望自己能变得伟大，而又只看到自己渺小；他要求幸福，而又看到自己可悲；他要

求完美，而又看到自己非常不完美；他要求能成为别人爱慕与尊崇的对象，而又看到自己的缺点只值得别人的憎恶与鄙视。他发现自己所处的这种尴尬中，便产生一种想象中人尽可见的负罪感；因为他对于在谴责他并向他肯定了他的缺点的那个真理，怀着一种巨大的仇恨。他希望能够消灭它，但既然摧毁不了真理本身，于是，他就尽可能消灭其他人中认同这些真理的；这就是说，他要费尽心机既向别人也向他自己遮蔽其自己的缺点，他既不能忍受别人使他认识到这些缺点，也不能忍受别人看到这些缺点。

这件事千真万确，充满了缺点是一件坏事，但是充满了缺点而又不愿意正视缺点则是一件更大的坏事；因为它在缺点之上，又增加了一个故意制造幻觉的缺点。我们不愿意其他人用欺骗我们的办法获得我们的尊重，他们想要我们的尊重超过应得的分量，这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同样的，我们要是通过欺骗他们来获得自己不应有的尊重，那也是不正当的。

因此，显然可见，当他们仅仅发现了我们的确有所缺陷和不足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伤害到我们。因为造成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他们，对我们而言，他们还做了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摆脱一件坏事，就是对于自身缺陷和问题的无知。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我们的缺点并且鄙视我们而生气：无论是针对他们认识到我们的真实面貌，还是针对他们敌视我们——假如我们确实是可鄙的话。

这就是一颗充满公道与正义的心所应产生的情感。可是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心中有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时，我们对于自己的心又该说些什么呢？难道我们不是真的在仇恨真理和那些向我们说出了真理的人吗？我们不是真的喜欢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让他们受欺骗，并且愿意被他们评价为我们事实上所并不是的那种样子吗？这里面有一个证明使我恐惧。天主教并不规定我们不加区别地向一切人都坦白自己的罪过：它

容许我们向其他所有的人保持秘密；但其中只有一个唯一的例外，对于这个唯一者，它却要求我们坦白出自己的内心深处，并且让他看到我们的真实面貌。世上只有这个唯一的人，他命令我们不得欺骗，并使他有义务担负起一种不可侵犯的秘密，那就是使这种知识仿佛对他根本就不存在似的。难道我们还能想象有什么更加慈爱、更加美好的事了吗？然而人类却是那么堕落，以至于他们还觉得这条法律太严苛；而这就是使得很大一部分的欧洲，都要反对教会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心是何等不公正而又没有理性啊！——我们只要对一个人做出一件为人人可做的事情才算是一种公道，可我们却还觉得做得不好。因为，难道我们要欺骗所有的人才算是公正吗？对于真理的悖论态度在每个人身上程度不一，但是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人人都有的，因为它和自爱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这种人性之卑劣的傲气存在，才迫使那些必须要责备别人的人，得采用非常婉转的策略来表达，以免激恼别人。他们尽力把我们的缺点说得很小，并且展示出宽容我们缺点的姿态，还要用加以理解、勉励和建议的词句避免刺激我们。尽管有这一切，这种药对于我们的自尊与自爱来说，依然并不那么真实管用。过度自爱的人会尽量避免少服他人的药，而且，甚至厌恶并憎恨那些提供药方的人。

因此，就出现了这种情形：如果有人有某种兴趣想讨我们的喜欢，他们就会避免向我们做出一种他们明知是我们所不高兴的事；他们对待我们就正像我们所愿意受到的那样：我们仇恨真理，他们就向我们隐瞒真理；我们愿意受奉承，他们就奉承我们；我们喜欢被蒙蔽，他们就蒙蔽我们。

这就是形成了每一步使我们在世界上得以高升的好运道都会使我们越发远离真理的原因，因为人们最担心的就是怕伤害那些其好感是极为有用而其反感又是极其危险的人物。

一个君主可以成为全欧洲的话柄，但只是他本人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对这种状况并不感到惊讶：说出真话来，对于我们向他说出真话来的人是有利的，但是对于那些说出真话来的人却是不利的，因为这使我们遭人忌恨。可是与君主相处的人，既然爱其自身的利益，更有甚于爱他们所侍奉的那位君主的利益，因而他们就要小心提防着君主谋求利益时有损于他们自己。

这种不幸，无疑在最富贵的人们中间寻常可见，然而，就在下层人中间也并不能避免，因为讨别人欢心总会能有所获得。因而，人生就只不过是一场永恒的虚幻罢了；我们只不过是在相互蒙骗，相互奉承。没有人会当着我们的面说我们的不是，就像是他们在我们背后说我们的那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只不过建立在这种互相欺骗的基础之上而已；假如每个人都能知道，他的朋友当他不在场的时候都说了他些什么，那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什么友谊是天长地久的了。哪怕当时说这些话都是诚恳的，而不是凭着一时的感觉信口胡诌的。

因此，人就无非是伪装、谎言和虚假而已，无论是对自己也好还是对别人也好。他不愿意别人向他说真话，他也避免对别人口吐真言；而所有这些如此之远离正义与理智的品性，都在他的心里有着一种自然的来源。

101·我确认这样的事实：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彼此所说对方的是什么，那么全世界上就不会有四个朋友。根据人们对这样的流言蜚语一再引起种种纠纷看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还很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将.....

102·有些罪恶是只由于别人的缘故才蔓延到我们的身上；伐倒了树干，它们就会像枝叶一样纷纷落下。

103·亚历山大的崇高品质所引起的示范作用，远不如他的酗酒带来的负面影响更

大。

没有他那样崇高并不可耻，而没有比他更为罪恶则又似乎情有可原。当我们看到自己也陷于这些伟大人物的罪恶时，我们就相信自己并非全然陷于一种普通人的罪恶；可是我们并没有注意到，伟大的人物在这方面也是普通人。我们与他们相联接的，正好是他们与普通人相似的那些方面；因为无论他们是多么高明，他们总还有某些地方是与最卑贱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并没有悬在半空中，完全脱离我们的社会。不，不，如果他们比我们伟大的话，那是他们的头抬得更高，然而他们的脚还是和我们的脚一样低。它们都是在同一个水平上，都站在同一个地面上；根据这一端，他们就和我们一般低下，同时与最普通的人、和小孩子、和野兽一样，都是如此。

104·当我们的热情引领着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忘掉了我们的责任；比如我们喜爱一本书，我们就会读这本书，而这时候我们本该是去做别的事情的。因而，若要使得自己牢记自身的责任，就必须让自己做自己所憎恶的那种事情；这时候我们就要托词自己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并通过这种办法，使得自己记起了自己的责任。

105·把一件事让另外一个人去判断，而又不以我们向他提供这件事的方式而败坏他的判断；那是多么困难啊！如果我们说“我觉得它美丽；我觉得它模糊”或是其他类似的话，我们便把想象注入了那个判断，要么就是相反地打乱了那个判断。最好就是什么都不说；这时候别人就可以依照它的本来面貌，也就是说依照它当时的本来面貌以及依照他所处的其他不由我们作主的情况，做出判断了。我们至少可以什么都不加进去；除非是这种沉默也会随别人所高兴赋予它的意向和解释，或者是随他根据行动与颜色或根据声调（这要看他是不是一位面相家了）所猜测的东西，而

产生一种效果。要一点都不破坏一个判断的自然所在，真是难之又难！或许不如说，那是多么难得地坚定与稳固啊！

106·知道了左右一个人的感情规律，我们就有把握讨好他；可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幻想，并且因其对幸福心存所念违背了自己的幸福。这就真是一件令人难以捉摸的怪事。

107·Lustravit lampade terras（他用灯照亮大地）——任何的季节，都不能左右我的心情；在我心中，有我自己的阴雨或者晴朗的季节；我的情况本身是好是坏都与外在的时令无关。有时候，我极力使自己反抗幸运。这种征服幸运的荣耀，使得我兴高采烈地要征服它；反之有时候，我又在美好的幸运之中感到不甚愉悦。

108·尽管有人对于他们所说的事情根本没有利害关系，可是并不能由此就绝对得出结论说，他们决没有说谎；因为有人是仅仅为了说谎而说谎的。

109·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生病时候该怎么办；但当我们有病时，我们就高高兴兴地服药了。病就自然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再也没有娱乐和漫游的兴致和愿望了，那是健康所给予我们的，但迫于疾病我们不适宜为之了。这时候，大自然就赋给我们以适合于现状的兴致和愿望。只有我们自己所加给自己的，而不是自然界所加给我们自己的恐惧，会令我们不安。因为它把为我们所处的状态之下的情感架到我们现在所处状态之上了。

大自然总是使我们在一切状态之中都不幸福，而我们的欲望，则为我们勾绘出一幅幸福的状态，因为它在我们所处的状态之上又增加了我们所没有处于其中的那种状态的快乐。可是，当我们得到这种快乐时，我们也并不会因此就幸福，因为我们还会有适应这种新状态的其他欲望。

这一普遍的命题，必须加以具体化.....

110·有对眼下欢乐的虚妄之感，而又忽略了不存在的快乐的虚幻，这就造成了人生的无常。

111·变化无常——当我们接触一个人的时候，自以为是接触到一架普通的风琴。他的确是架风琴，但他是一架奇特的、变动着的、变化着的风琴——他那乐管并非按照固定的音阶序列排列。那些只懂得触及普通风琴的人，在人的身上是奏不出和弦来的。我们必须懂得真正的音触在哪里。

112·变化无常——事物有各种不同的性质，灵魂有各种不同的倾向；因为没有任何呈现于灵魂之前的东西是单纯的，而灵魂也从不单纯地把自己呈现于任何主体之前。因此就出现了我们会对于同一件事又哭又笑。

113·变化无常与奇异可怪——仅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和统治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是两件极其相反的事。两者却能结合起来，体现在土耳其皇帝一个人的身上。

114·事情的多样性是这样地繁多，正好像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音调，有各式各样的步伐、咳嗽、鼻涕、喷嚏一样.....我们用果实来区别出各种葡萄，其中有麝香种的，还有孔德鲁种，还有德札尔格种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嫁接品种的。这就尽其一切了吗？一个枝上从没有结过两串葡萄吗？一串葡萄就没有过两颗完全相同的吗？等等。

我无法用完全相同的方式评判同样的事物。我不能在做我的作品时判断我的作品；我必须做到像画家那样，我要有一个距离，但不能太远。那么，多远呢？请猜猜吧。

115·多样性——如果说神学是一种科学，然而同时，它又是多少种科学啊！一个人是一个整体；但如果我们加以解剖，他会不会就是头脑、心脏、胃脏、血脉、每条血脉，血脉的每一部分、血液，血液的每一滴呢？一座城市、一处郊野，远看就是一座城市和一处郊野；但是随着我们走近它们，它们就是房屋、树木、砖瓦、树叶、小草、蚂蚁、蚂蚁的肢体，以至于无穷。这一切都包罗在郊野这个名称里。

116·思想——一切是一，一切又各不相同。人性之中有多少种天性，有多少种禀赋啊！

每个人通常选择他自己听到别人所尊重的东西，又是出于多么偶然啊！转得很好的鞋跟。

117·鞋跟——“啊！这个鞋跟做得多么漂亮啊！这是多么灵巧的一个匠人！这个兵士是多么勇敢！”

这就是我们的倾向以及选择境遇的根源了。“这个人多么地能喝酒，那个人多么不能喝酒啊！”

正由于酒的存在，人才能清醒或者沉醉，人们才成为兵士、懦夫，等等。

118·我们需要充分的才智，它规定了所有其他一切。

119·自然模仿自己本身：一粒谷子种在好的土地上就会产出丰硕的粮食；一条原则种在好的精神里能有所收获；数目模仿空间，而空间的性质却是如此不同。

一切都是由同一个主宰所造就和指导的：根茎、枝叶、果实；原因、结果。

120·自然在分化与模仿；人工则在模仿与分化。

121·自然总是让相同的事物轮回不止，年，日，时；空间和数目也同样是从始至终彼此相续。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无穷和永恒。并不是这一切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无穷的和永恒的，而是这些有限的存在在无穷地重复着自己。因此，我以为只是使它们重复的那个数目才是无穷的。

122·时间治好了忧伤和争执，因为我们在变化，我们不会永远是同一个人。无论是侵犯者或是被侵犯者都不会再是他们自己。这就好像我们触犯了一个民族，但隔上两个世代之后再来看它一样。它还是法国人，但已不是同样的法国人了。



时间治好了忧伤和争执，因为我们在变化，我们不会永远是同一个人。

123·他不再爱十年以前他所爱的那个人了。我很相信：她已不再是同样的那个人了，他也不再是了。他当时是年轻的，她也是的；她现在完全不同了。她若像当时那样子，也许他还会爱她。

124·不仅我们是从不同的方面在观看事物，而且还是以不同的眼光在观看；我们并不刻意要发现它们相似。

125·相反性——人天然是轻信的，不信的，怯弱的，鲁莽的。

126·对人的描述：依赖性，独立的愿望，生活需要。

127·人的状况：生活无常，无聊，缺乏安全感。

128·我们脱离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时的那种无聊。一个人在自己家里生活得很高兴；假如他看到一个他所喜爱的女人，或者他兴高采烈地游玩了五六日之后再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上去，那他就要悲惨不堪了。这种事情是最常见不过的。

129·人们的天性就在于运动；完全的休憩就是死亡。

130·激动——当一个兵士埋怨自己所受的痛苦时，或是一个工人，等等，那就让他什么事都不做试试看。

131·无聊——对于一个人最难以忍受的事情，莫过于处于完全的休息状态中，没有激情，无所事事，也没有什么可供消遣，心无所寄托。这时候，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虚无、自己的堕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依赖、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从他的灵魂深处，马上就会出现无聊、阴暗、悲哀、忧伤、烦恼、绝望等一系列负面的情绪。

132·我认为，如果凯撒足够地老了，就不会以征服世界为乐的。这种乐趣对于奥古斯都或者对于亚历山大才是最好的；他们都是青年人，因而这种欲望是非常难以遏制的。然而，凯撒应该是更成熟得多。

133·有两张比较相像的脸，其中一张单独地在那里，都不会使人发笑，但是，它们摆在一起，却由于彼此相像而容易让人发笑。

134·绘画艺术是多么地虚幻啊！它仅仅因为与事物形态比较像，就能引起人们的赞叹，但原来的事物，人们却毫不称赞。

135·最使我们感到兴奋的，莫过于争斗，而不是单纯的胜利。我们爱看动物相斗，却不爱看狂暴的战胜者蹂躏战败者；但若不是胜利的结局，我们又想看什么呢？可是当它一旦到来，我们却又对它感到腻了。游戏是如此，追求真理也是如此。在争论中，我们喜欢看到不同的意见彼此之间的交锋，但是一点也不肯去思索那些不言而喻的真理。我们只是为了能愉快地感受并观察它，就要看到它是从争论中所诞生的。同样，在感情方面，也要看到对立两方的冲突才会觉得有趣；但当有一方成了主导时，那感情不就是专横与霸道么。我们追求的，从来都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对事物的探索。所以，在喜剧中，仅仅有一种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没有曲折的过程，那戏剧就一点没有价值了；毫无希望的极端可悲、充满单纯欲望的爱情、专断的严厉，也都是如此。

136·一点点小事就足以安慰我们，因为一点点小事同样可以刺痛我们。

137·不用考察各种特殊的行业，只要能以休闲的态度来理解它们就够了。

138·在自己的屋子外面，一个人纯天然的，就是工匠以及其他一切的职业。

139·有关于消遣——当我思考人类不同状态下的激动情绪时，以及他们在宫廷中、在战争中所面临的种种危险与痛苦，并由此而产生了那么多的争执、激情、艰苦的却往往是恶劣的冒险等之类状况时，有时候，我能洞察人们的一切不幸，都源自于唯一——一个事实，那就是不懂得安安静静、心满意足地待在屋里。一个有足够的财富可以活得很滋润的人，如果懂得安安静静、心满意足地待在家里，他就不会离家去航海远行，或者是去攻城略地了。若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出城门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他们就不会购买一个如此昂贵的军职了；假如不是因为他们无法做到安安静静、快快乐乐地待在自己屋子里，他们就不会去寻求交际和娱乐消遣了。

但是当我再进一步思索，并且已经找到了我们一切的不幸的原因之后，还想要发现它的理由时；我就发现它具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理由，那理由就在于我们人类脆弱得要命的那种状况的天然不幸；它又是如此之可悲，以至于当我们仔细地想到它时，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安慰我们。

不管我们能够为自己安排出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但如果我们能把一切可能属于我们的好处都加在一起，那么，国王的王座总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位置了吧。然而，让我们想象一个国王坐拥他一切的满足感。假如他没有消遣，假如我们只让他永远在考虑和思索他的实际状况，那么，这种国王的乏味幸福就支持不住他，他就必然垮掉，因为他时刻担心着那些威胁着他命运、时刻祸到临头的叛乱，还有最后那种无可避免的死亡和疾病。假如他没有人们所谓的消遣，他就要不幸了，而且会比他的最卑微的却十分会寻欢作乐的臣民还要不幸。

正是因此，赌博、恋爱、战争、显赫的地位，才是那样地受人追捧。并不在于，那实际上有什么幸福可言，也不是人们想象着有了他们赌博赢来的钱或者在他们所追猎的兔子里面会有什么真正的赐福：假如那是送上门来的话，他们是不愿意要的。人们所追求的，并不是那轻易可以得来的享受（那会使我们想到我们不幸的状况），也不是战争的危险，也不是地位高低的苦恼，而是那种不停的忙碌。它转移了我们的思想，并使我们开心。

人们之所以喜爱打猎本身，更有甚于获得猎物。

正是因此，人们才那么喜爱凑热闹，也喜欢有事纷扰；正是因为如此，监狱里的紧闭才成为一种非常可怕的惩罚；正是因此，孤独的乐趣才是一桩不可理解的事。因而人们要不断使国王开心，并要为国王谋求各种各样的欢乐——这件事（如何获得幸福）最后将成为国王状态下一个最重大的难题了。

当成为一个国王，就会被那些专门逗国王开心的人们包围着。他们千方百计防止他想到他自己。因为尽管他是一个国王，一旦他想到自己，他也会深感不幸的。

这就是人们为了使自己幸福所能发明的一切了。而在这一点上，成其为哲学家的那些人，却坚信普通人花上一整天工夫去追逐一只自己根本不想购买的兔子是不可理喻的。这就是不认识我们的天性了。这只兔子并不能保证我们避免走向死亡和病灾，而狩猎本身的这种行为——它可以完好地转移我们的视线——却可以保证我们这一点。

劝告皮鲁斯，要他好好享受一下安宁，而不要总是付出极大的奔波劳苦，那确实是难之又难。

祝福一个人生活得平静，就是说祝他生活得幸福，也就是劝他要有一种完全幸福的状况，这种状况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思索，而无法觉察出其中有任何的苦痛。然而，这也是证明人不了解自身的天性。一个自然而然在感受其自身状况的人，躲避开什么别的事情，都比不上躲避宁静更为重要。所以，他们为了寻找麻烦，什么样的事情都做的出来。这倒不是他们具有一种可以使自己认识真正幸福的本能……虚荣，那种向别人炫耀它的乐趣。

因此，我们倘若因此指责他们，我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错误，并不在于追求混乱的状态。假如他们只是作为一种消遣的方式而加以追求的话，他们犯下的过错在于他们一味地追求它，仿佛是享有了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就会使他们获得真正的幸福一样。正是在这一点意义上，我们才有理由指责他们是在追求虚荣。可是，在这一整个的问题上，无论是发出指责的人，还是被指责的人，都没有了解真正的人性。因此，当我们谴责他们说，他们那样满怀热情所追求的东西并不能使他们满足的时候；假如他们回答说——正如他们若是好好地思想过之后，应该认真回答的那

样——他们在那里面所追求的，只不过是一种更为猛烈的活动，好转移对自己的思念，并且，正是为了这一点，他们才为自己寻找一种更为有吸引力的对象；那么，他们就会使得对方无可答复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回答，因为他们自己并不能够正视自己。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追求的只是狩猎本身，而不是猎物。

如果我们去跳舞，那么就必须好好地想着我们该把步子往哪里迈。一个贵族绅士真诚地相信狩猎是一大乐趣，是一种高贵的乐趣。可是，一个猎户却并没有这样的感受。那些贵族们只是想象着，如果他们能有其他更高的职务，他们就会从此高高兴兴地安宁下来，而并未感觉到自己那贪得无厌的天性。他们自以为是在真诚地追求安宁，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追求刺激而已。

他们有一种秘密的本能在驱使他们去追求消遣和身外的活动，那出自于尤怨自己无穷无尽的悲惨；同时他们又有另一种基于我们伟大的原始天性的秘密本能，那使他们认识到，幸福实际上只在于安宁，而不在于乱哄哄。而这两种相反的本能便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混乱的意向，它隐蔽在他们灵魂的深处而不为他们所见，但又驱使着他们力求通过刺激去得到安宁；并且永远使他们在想象着他们所根本不会有的那种心满意足终将来——假如克服了他们所面临的某些困难之后，他们能够从此打开通向安宁的大门的话。

整个的人生就这样地流逝。我们向某些阻碍作斗争而追求安宁；但假如我们战胜了阻碍的话，安宁就会又变得不可忍受了；因为我们不是想着我们现有的悲惨，就是想着可能在威胁我们的悲惨。而且即使我们看到自己在各方面都有充分的保障，无聊由于其秘密的威力也不会不从内心的深处——它在这里有着天然的根苗——出现的，并且会以它的毒害充满我们的精神。

因此，人是那么地不幸，以至于纵然没有任何可以感到无聊的原因，他们却由于自己品格所特有的状态，也会无聊的；而他又是那么地虚幻，以至于虽然充满着千百种无聊的根本原因，但只要有一件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例如打中了一个小靶标或者是一个小弹子球，就能够让他感到非常地开心了。

然而，就请大家来看看，他的这一切都是什么目的呢？无非是明天好在他的朋友中夸耀自己玩得比另一个人更高明而已。同样地，也有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满头大汗，为了好向学者们显示自己已经解决了此前人们所一直未能发现的某个代数学问题。还有更多的人冒着极大的危险，为的是日后——而在我看来也是极其愚蠢地——好夸耀自己曾经攻打过某个地方。最后，还有人耗尽自己毕生的精力在研究这一切事物，并不是为了要变得更有智慧，而仅仅是为了要向别人显示自己懂得这些事物。这种人就是所有这类人之中最为愚蠢的了，因为他们是有知识而又愚蠢的。反之，我们可以想象到另外的那些人，假如也有这种知识的话，他们就不会再这么愚蠢。

每天都搞一点小小的博彩，这样的人度过自己的一生，是不会感到十分无聊的。倘若每天早晨，你都给他一笔当天他可能赢到的钱，条件是绝不许他赌博，那么，这样一来，你就是造就他的不幸了。也许有人要说，他所追求的，是赌博本身的乐趣而并非赢钱。那么，就让他来赌不赢钱的博，他一定会感到毫无趣味而且无聊不堪的。因此，他所追求的就不仅是娱乐；一种无精打采的、没有热情的娱乐会使他无聊的。他一定要感到热烈，并且要欺骗他自己，幻想着获得了在根本不赌博的条件之下他绝不会想别人能给他的那些东西自己就会幸福；从而他就得使自己成为激情的主体，并且为了向自己所提出的这个目标而在这方面刺激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愤怒和恐惧，活像是小孩子害怕自己所涂出来的鬼脸一样。

几个月之前，刚丧失了自己的独生儿子的一人，今天早上还被官司和诉讼纠缠着，

生活中充满了烦恼。但此时此刻，他却突然完全放下这些事情了。这又是什么样的缘故呢？你用不着感到惊讶：他正一心一意在寻找六小时以前，猎狗们追杀的那只野猪跑到哪里去了。他别的什么都不再需要。一个人无论是怎样充满忧伤，但只要我们能掌握住他，让他进入到某种消遣的状态里面去，那么，此时此刻，他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倘若一个人，无论怎样地幸福，假如他没有通过某种可以充分遏制无聊的活动或者娱乐，让自己非常开心甚至沉醉其中，他马上就会忧伤和痛苦的。没有消遣，就一定不会有欢乐存在。有了消遣，就一定不会有哀愁的存在。而这也就是构成有地位的人，能够感到幸福的那种东西了。他们可以找一大帮子的人帮助他们感到开心，并且，他们也有权力来维持自己的这种状态。

一定要关注这个！如果做了宰相、财政大臣或者省长大人的人，他们的地位，令他们眼一睁，从一大清早就有一群人来自四面八方，为的就是不让他们在一天之内可以有一刻钟想到他们自己；还会是什么别的呢？可是，当他们下了台，或者被辞退，再或者被驱逐回到家乡之后的时候，他们既没有积累足够的财富，又没有仆人们来伺候他们的需要——他们就不能不是非常痛苦不堪的了，因为已经再没有人来阻止他们想到自己。

140·那个因为自己的妻子和独子的死亡而那么悲痛的人，或是一件重大的纠纷使得他苦恼不堪的人，此刻却并不悲哀，我们看到他居然能那么摆脱一切悲苦与不安的思念；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我们用不着感到惊异；是别人给他打过来一个球，他必须把球打回给对方，他一心要接住上面落下来的那个球，好赢得这一局；他既是有着这另一件事情要处理，你怎么能希望他还会想到他自己的事情呢？这是足以占据那个伟大的灵魂的一种牵挂，并足以排除他精神中的其他一切思念。这个人生来是为了认识全宇宙的，生来

是为了判断一切事物的，生来是为了统御整个国家的，而对捕捉一头野兔的关心就占据了他并且整个地充满了他。而假如他不肯把自己降低到这种水平，并且希望永远都在紧张着，那么，他无非是格外地愚蠢不堪而已，因为他在想使自己超乎人类之上；而归根到底，他也不外是一个人，那就是说，他既不能做什么又能做得很多，既能做出一切又不能做任何事：他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动物，而只是人。

141·人们可以专心致志地去追逐一个球或者一只野兔；这个比做一个国王的乐趣还要强烈。

142·有关于消遣——君王的尊严本身是否足够大，能够让其主人感受到快乐，仅仅是思考他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吗？他必须像普通人一样，通过其他事情将这种想法转移吗？我看到一个人迷恋着舞蹈，占据了他全部的思索，从而把自己从生活的困苦中解脱出来。但是，一个国王也会跟他一样么？他会追求幸福，追求那些闲暇的娱乐，比思考他自身的伟大更重要？人们会给君王提供出更令他感到幸福的目标么？比如说，巧妙地打出一个球，或者让占领他灵魂的思想跟随着他的空气调整自己的脚步节奏，而不是剥夺他的喜悦，离开他使之安静地享受宏图伟志的荣耀？让我们行使内心的审判，让我们离开国王，使他独自反思自己总是无所事事、没有任何感官的满足。倘若没有任何人照顾他，没有社会关系，我们会发现一个国王将是一个无所适从、十足的可怜人。没有了娱乐和消遣，国王将是一个十分失败的人，靠近国王的有很多人，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他，让他感到愉快与满足。事实上，国王本人被那些非常细心照顾着他的人所包围，看起来，国王并不孤单。不过，即便他是国王，如果他反省自我，认识到自己的状态，也知道自己是会痛苦的。

当我们谈到基督教国王的一切状况时，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基督徒，而仅仅是当作国王。

143·消遣——我们迫使人们从很小开始，就费心劳神地关怀着自己的荣誉、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朋友，以至于自己朋友的财富和荣誉。我们把自己的能力、学习语言和锻炼都搁在他们身上；并且，我们还使他们懂得，除非是他们的健康、他们的荣誉、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朋友的这些东西都处境良好，否则他们就不会幸福，并且只要缺少了任何一项就会使他们不幸。我们就这样给他们加以种种负担和事务，使得他们从天一亮起就苦恼不堪。——你也许说，这就是一种奇异的方式，可以使他们幸福！那我们还能做什么使他们不幸呢？——唉，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只要放弃这一切的操劳就行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就会看到他们自己，他们就会思考自己究竟是什么人，自己从何而来，又准备往哪里去；就这样，我们就不能使他们过分地分心或者转移注意力了。而这就是为何在为他们准备好那么多的事情之后，假如他们还有时间轻松一下的话，我们就还要劝他们从事消遣之类的游戏，并且期望他们全心全意投入其中的缘故了。

人的内心是如此空洞，同时又充满了各种污浊的妄念啊！

144·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曾从事抽象的科学研究，但我能够在此方面与之沟通的人数非常稀少，足令我十分失望。当我开始研究人的时候，我就看出这些抽象科学其实是不适宜于人的。并且，专研它们的我，比起那些对之一无所知的人来，更会走入歧途。我开始能够谅解别人对于这些所知甚少。然而我相信至少可以找到不少同志是研究人的，这是真正适宜于人的研究工作。可是我弄错了；研究人的人，比研究几何学的人还要少。正是由于无法得知如何去研究人，所以，人们才去研究那些容易的自然知识。然而，是否说能够了解人本身，就并非人应该具备的知识呢，而为了能够幸福，人最好就是对自己无知呢？

145·只能有一种思想能够拥有我们。我们不能够同时思考着两件事；在普通人看

来，我们很好的生活状态，在上帝看来未必如此。

146·人显然是为了思想而生的；这就是他全部的尊严和他全部的优点；并且一个人全部的义务，就是要像他所应该的那样去思考。他思想的顺序，应该是从他自己以及从他的创造者以及他的归宿开始。

可是普通人都在想着什么呢？他们从来就不是想到这一点，而是只想着跳舞、吹笛子、唱歌、写诗、赌博等等，想着打仗，能够有朝一日当上国王，而并不想什么是做国王的标准，而什么是做普通人的标准。

147·我们无法使得自己仅仅满足于活在我们自身之中，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生存之中所具有的那个生命之中：我们希望能有一种想象的生命活在别人的观念里；并且我们为了它而力图表现自己。我们不断地努力，装扮并保持我们这种想象之中的生存，而忽略了自身真正的生存意义。如果我们有了一丝内在的宁静，或者慷慨之举或者忠诚的行为，我们就急于让人家知道，为的是好把这些美德加入到我们的那另一个生命上。我们宁肯把它们从我们的身上剥下来，好加到那另一个生命上。我们内心愿意做一个懦夫，但却极力想获得为人勇敢的名声。我们自身生存之空虚的一大标志，就是我们不满足于只有这一个而没有另一个，并往往要以这一个去换取另一个！因为谁要是不肯为保全自己的荣誉而死，他就会是无名誉的。

148·我们是如此之狂妄，以至于我们想要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甚至为我们死亡之后的来者所知晓；我们又是如此之虚荣，以至于我们周围能有五六个人的尊敬，就会使得我们欢喜和满意了。

149·我们经过一个小城镇，我们并不关心自己是否需要它的居民的尊敬。可是，当我们在这一带多停一些时间，我们就要关心这件事了。需要多少时间呢？那时间只和

我们贪图那微不足道的一生成正比。

150·虚荣是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至于兵士、马夫、厨子、看门人等等都在炫耀自己，并且很想拥有自己的崇拜者；甚至就连哲学家也在向往它。写书反对它的人是想获得写作得好的光荣；而读它的人则是想要获得曾经读过它的光荣；而我在这里写书，或许就具有这种羡慕之情；而读它的人或许就.....

151·荣耀啊——从人的幼年起，就屡屡被赞颂，就在腐蚀着一切人，啊！这说得多么好！啊！他做得多么好！他是多么明智！等等。

可是有的人的孩子们是并没有受过太多这种羡慕与光荣的刺激，于是，他们又陷入一种万事不关心的状态。

152·骄傲——好奇心只不过是虚荣。最常见的是，人们之所以想要认识只不过是想要谈论它。不然的话，要是为了绝口不谈，要是为了单纯的观赏之乐而并不希望向人讲述，那我们就决不会去做一次海上旅行了。

153·倘若想要获得与我们相处的那些人尊敬的愿望——在我们的可悲、错误等等当中，骄傲之心，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占有了我们。

我们甚至为丧失自己生命真实的存在而高兴，只要人们会谈论它就成了。

虚荣在于：游戏，打猎，访客，喜剧，虚妄的名垂不朽。

154·我根本没有朋友，这对于你们2很有利。

155·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即使是对最显赫的王公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为的是他可以说他们的好话，并且在他们本人的背后支持他们。因而，这些人应该

尽一切努力，来获得一个真正的朋友。然而，他们却须好好地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尽他们的努力而只是找到了愚人，那对他们还是没有用，不管这些愚人是怎样在说他们的好话；何况这些人假如碰巧是最脆弱者的话，就甚至于还不会说他们的好话，因为这些人没有威信；因而这些人在人群中间就是在说他们的坏话了。

156·Eerox gens, nullam esse vitam sine armis rati.

这句拉丁文格言的意思是，他们爱好死亡更甚于和平；还有人，则爱好死亡更甚于战争。

一切意见都可以比生命更值得去想象，虽然爱生命本来显得是那么强烈而又那么自然。

157·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我们蔑视自己的生存，而那种无谓的死亡，则仇视我们的生存。

158·事业——这个词听起来如此光荣，而且具有巨大而甜蜜的诱惑力，以至于我们爱它所附丽的无论什么对象，哪怕是死亡。

159·美好的行为而隐蔽起来，才是最可尊敬的。当我在历史上读到其中的某一些时代，它们使我异常喜悦。

然而它们到底并不曾全然隐蔽起来，因为它们还是被人知道了；并且虽说人们已经尽可能地在隐蔽它们，但它们所显现出来的那一点点却侮辱了全体；因为这里面最美好的东西就正是想要把它们隐蔽起来。

160·打喷嚏也引发了我们灵魂的全部功能，犹如别的工作一样；但是我们却不能从其中得出同样可以反对人的伟大的结论来，因为它是违反人的意愿的。而且尽管是

我们自己得到它的，然而我们自己得到它却是违反自己的意愿的；它并非着眼于这件事的本身，而是为了另一个目的：所以它并不是人的脆弱性以及他在那种行为中处于奴役状态的一种标志。

人屈服于忧伤并不可耻，但是屈服于欢乐就可耻了。这并不是由于忧伤是自外加之于我们的，而我们自己则追求的是欢乐；因为我们也可以追求忧伤并有意地向忧伤屈服却并不那么可鄙。那么，又何以屈服于忧伤的力量之下，在理智看来就是光荣的；而屈服于欢乐的力量之下，在理智看来就是可耻的呢？那是因为并不是忧伤在诱惑我们并吸引我们；而是我们自己自愿地选择了忧伤并且要使它主宰我们自己；从而我们就是这件事的主人，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就是人屈服于他自己；但是在欢乐之中却是人屈服于欢乐。

因而，造成光荣的就仅仅是主宰和统治，而造成耻辱的则是奴役。

161·虚荣——像世上的虚荣那样一宗显然可见的东西，却会如此之不为人所认识，竟连说追求伟大是桩蠢事都成了一件稀奇可怪的事了；这才真是最可惊叹的事！

162·谁要是想充分认识人的虚荣，就只需要考虑一下爱情的原因和效果。爱情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高乃依），而爱情的效果又是可怖的。这种“我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些细节，细微到我们无法加以识别的东西，但却动摇了全国、君主、军队、全世界。

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如果它生得短一些，那么，整个大地的面貌都会改观。

163·虚荣——那是爱情的原因和实效：克莉奥佩特拉。

164·谁要是对人间的虚荣视而不见，他本人就一定是非常之虚荣的。而且谁都能见

证这一点，现代的年轻人完全沉溺于喧嚣、作乐和思念着未来？但是，如果你限制他们寻欢作乐，就发现他们也会由于无聊而枯萎的；这时候，他们就会感到自己非常空虚，而又无非认清它们：因为，一旦人们沦于思考自己，而又无以排遣，就处于一种不堪忍受的悲哀境地，那确实是非常不幸的。

165·思想——In omnibus requiem quaesivi.倘若我们的处境是真正幸福的，我们就不需要去进行什么思想活动，以求得自己幸福了。

166·休闲——丝毫没有想到死亡而实现死亡，要比想到毫无危险地陷入到缓慢的死亡更容易忍受。

167·人生的可悲之处决定了这一切；他们都能够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会去进行排遣。

168·休闲——人类既然不能治愈自己的死亡、悲惨、无知，他们就认定这点，为了使自已幸福，而根本就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169·尽管有着这些悲惨，人还是想要能够幸福，并且仅仅想要能够幸福而不能不想要幸福；然而他又怎样才能掌握幸福呢？为了要好好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使自己不朽；然而既然不能不朽，所以他就立意不让自己去想到死。

170·休闲——假如人是幸福的，那么，他不需要休闲，越不需要就越感到幸福，就像是圣人或者上帝那样。——是的；然而，能够享受休闲，难道不也是幸福吗？——不是的；因为幸福是从别的地方、是从外部来的；因而它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并且可能受到千百种意外事件的干扰而造成无可避免的痛苦。

171·可悲——唯一能安慰我们之可悲的东西就是消遣，可是，它本身也是我们诸多

悲惨中最大的可悲。因为，正是它才极大地妨碍了我们想到自己，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消灭自己。若是没有它，我们会陷于无聊，而强烈的无聊会促使我们去寻找一种更牢靠的解脱之法了。可是，消遣却使得我们很愉悦，并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死亡。

172·我们从来都没有好好把握现在。我们期待着未来，总觉得它来得太慢了，一心好像要加快它的速度似的；若非如此，我们就想着回到过去，力图去拦阻它别走得太快。我们是那么地轻率，以至于我们只是在并不属于我们的那些时间里面徘徊，从而忽略了当下那唯一属于我们的光阴。我们又是那么地虚妄，乃至我们留恋着那种已经化为乌有的时间，而不假思索地错过了那个唯一存在的时间。这全部是因为现在的状况总是刺痛着我们。我们把它从我们的心目中屏蔽起来，因为它使我们感到痛苦；假如它让我们感到愉悦的话，我们也不可避免要看到，它最终将会消逝殆尽。

我们努力在用未来来抵抗住它，而且，还想把我们无能为力的事物安排到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可以到达的身后光阴之中去。

假使每个人都审视我们自己的思想，那么，他就会发现它们完全是被过去和未来所占据的。

我们根本几乎就不愿意想到现在；而且，假如我们能够顾及的话，那也不过是要暂时借取现代的光亮，以便安排未来而已。现在，永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过去和现在，不过都是我们的手段而已，唯有未来，才是我们的目的。

因而，我们永远也没有在好好生活着，我们只是在希望能好好生活；并且，既然我们永远都在准备着能够幸福生活，所以，我们永远都不会幸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了。

173·他们说日食和月食预兆着不幸。因为不幸这件事是最常见的，从而当不幸是如此之经常临头时，他们也就是经常猜中了。反之，假如他们说日食和月食预示着幸福，那么，他们就不由得要经常地撒谎了。他们把幸福归结于偶尔天象的变化，因而，他们往往是难以猜中的。

174·关于“可悲”——所罗门和约伯是最善于谈论人的可悲之处的：前者是最幸福的，后者是最不幸福的；前者从经验里认识到快乐的虚幻性，后者则认识到现实的罪恶性。

175·我们对自己认识得那么少，以致有许多人在自己身体很好的时候，却总认为自己快要死了；而又有许多人，当他们已临近死亡的时候，却以为自己身体非常棒，并没有感到传染病临头，或者是肿瘤就快要长出来了。

176·克伦威尔想要征服整个的基督教世界：于是，英国王室被推翻了，而他自己的王朝则意欲永远强盛。只是，有一小块结石在他的输尿管里形成了。就在连罗马也拜服于他的脚下之时，这一小块结石在身体里形成、淤积、发作，于是，他就病死了，他的王朝也垮台了，一切又都平静了，国王又复辟了。

177·（三个好客的主人）一个曾享有英国国王、波兰国王和瑞典女王的友谊的人³，难道会相信，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隐退和容身之所吗？

178·马克罗比乌斯：论被希律王屠杀的无辜者。

179·当奥古斯都听说，希律下令把两岁以内的孩子一律处死，而其中也有希律自己的孩子在内时；因此，奥古斯都就说，当希律的猪，还比做他的儿子好一些。

180·大人物和小人物，其实有着一样的偶然性际遇、一样的烦恼和一样的热情；然而，一个是在轮子的顶端，而另一个则靠近中心，因而，在相同的运动中动荡也就较小。

181·我们是那么不幸。只有一件事搞不好并且会使我们异常烦恼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对于那件事感到兴趣。因为，我们有着无数的事情可以去做，并且，是时时都在做着。倘若谁要是发现了可以享受好事而又不为相反的坏事所烦恼的秘密，他就找到了要害；而那就是永恒的运动。

182·凡处于困境之中，而总是怀着良好的希望并且享受了幸运之乐的人，假如不是对坏事也同样地感到痛苦的话，就会被人怀疑是幸灾乐祸了；他们喜出望外地发现能有这些希望作借口，以便显示自己对它的关切，并且以他们对此所佯为抱有的快乐，来掩饰他们看到事情失败时，所怀有的那种快乐。

183·当我们在自己眼前所见让我们看不见悬崖的时候，我们就会无忧无虑地在悬崖上面奔跑了。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三编 打赌的信仰

184·下面的，是能够指引人们寻求上帝的一封信。然后，引导人自发去寻找上帝，就是那些感到不安的哲学家、怀疑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

185·上帝的行动是以慈祥在处置一切事物的，它以理智把宗教置于精神之中，又以神的恩典把宗教置于内心之中。然而，想要以强力和威胁来把它置于精神和内心之中，那就不是把宗教而是把恐怖置于其中了。Terrorem potuis quam religionem.（那仅仅是恐怖，而非宗教。）

冉森派以为基督教的原则，就在于用爱来替代犹太教的恐怖。

186·Nesi terrerentur et non docerentur, improba quasi domina-tio videretur.（如果他们感到恐怖而没有受到教诲，看来那种统治就是不公正的。）（奥古《书信集》，第四十八至四十九篇）——第四卷：Contra mendacium ad consentium.（对待谎言，要请示宗教会议。）

187·顺序——人们鄙视宗教；他们憎恨宗教，害怕宗教是真的。要纠正这一点，首先就必须指明宗教绝不违反理性，说明它是可敬的，使人加以尊敬；然后使之可爱，使好人期望它会是真的；最后则指明它的确是真实的。

宗教的可敬，是因为它充分了解人类；宗教的可爱，是因为它允诺了真正的美好。

188·在一切的对话和谈论中，我们一定要能够向被触犯的人们说：“你埋怨什么呢？”

189·怜悯那些正在探索之中的无神论者吧，他们的状况已经使他们够不幸的了。我们只要用宗教的益处来谴责他们，就足够刺激他们了。

190·一定要可怜那些缺乏信仰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难道不是非常地不幸吗？同时，也要痛斥那些炫耀自己宗教信仰的人。

191·后一种人要嘲笑前一种人吗？谁才应该受嘲笑呢？然而，前一种人并不嘲笑后

一种人，而只是可怜他们。

192·我们一定要谴责一些人的无动于衷，既然连上帝都将谴责他。

193·*Quid eiet hominibus qui minima contemnunt, majora non credunt.*

（对于既看不起最平凡的事物，同时又不相信伟大事物存在的人，应该怎么办呢？）

194·.....我所愿，他们在抨击宗教之前，至少，也要懂得他们所攻击的宗教是什么吧。如果这种宗教自诩能够清楚明白地看见上帝，并且能够公开地、清晰地把握得住它；那么，我们只需要说，在这个世界上看不见任何东西，也无法用充分的证据来展示它，那就是在抨击它了。可是，恰恰相反，这种宗教是在说：人是处于黑暗之中，并且远离着上帝，上帝把自己向他们的认识隐蔽了起来，这种情况，就是上帝所加给自己的名称*Deus absconditus*（隐蔽的上帝）。并且最后，如果它还一样地去努力确立这样两件事：即，在教会中，上帝确立明确可见的标志，使他自己能为那些努力寻找他的人所认识，而同时，他又努力地在蒙蔽着他们，于是，只有那些全心全意在寻求他的人，才会察觉上帝的存在。那么，当他们处于茫然无知状态中，竟公然宣称是在追求真理的时候，他们呼喊着的，并宣传着那些他们根本不能看到也不能领会的东西，以及他们反对教会的那种蒙昧与野蛮。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确定了宗教所肯定的某一方面，而且并没有触及到那另一方面，甚至根本无法摧毁掉它。这时候，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呢？为了去抨击宗教，他们就一定得高声喊叫，自己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在到处寻求上帝了，而且都是按照教会所指导的那样去做。可是，他们并没有获得什么显著的成果。假如，他们就是这么去说，也可以成为他们抨击教会的理由。但是，我希望在这里指明，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是可以这样讲话的。我甚至敢肯定地说，还没有一个人这样做过。我们都知道，具有这种

精神的人，是以怎样的方式在生活的。当他们花上几小时，阅读了某部《圣经》，当他们向某位牧师请教了有关信仰的真理时，他们就以为已经做出很大的努力在学习了。在这以后，他们就自诩已经在书籍里并在人们中间寻求过了，只是一无所获。但事实上，我得向他们说我常说的话，那就是，这样野蛮粗俗是不能容忍的。这里所指出的，并不是某个陌生人的微不足道的利害，因而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它所关系的，则是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所有的人。

灵魂不朽，对我们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能够非常深入地触及我们，影响深远；因此，若是对于了解它究竟是怎么回事都漠不关心的话，那就一定是顽固不化了。我们全部的行为和思想，都要随究竟有没有永恒的福祉，可希望这件事为转移而采取如此之不同的途径，以至于除非是根据应该成为我们的最终目标的那种观点，来调节我们的步伐，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具有意义和判断而迈出任何一步。

因而，我们首要的兴趣和义务，就是要向自己阐明，为我们的全部行为所依据的这一主题。而这就正是何以我要在那些没有被说服的人们之中，做出一种重大的区分的原因所系，我辨别出那些在努力求知的人，和那些对知识无所谓也不以思想而生活下去的人。

我唯一惋惜的，是那些在这场怀疑中真诚叹息着的人。他们把它视为最终的不幸，并且不惜一切以求摆脱它；他们把这种探寻当作是他们最主要的，而又最严肃的事业。

然而，对于那些从来不会去思考人生终极目标而度过自己一生的人们来说，他们仅仅由于不能在他们自己身上体现那种可以说服他们的光明，便不愿意再到别的地方去寻求。他们不肯从根本上去考察这种意见，是不是人们出于单纯的轻信而接受的这种意见，或者尽管它们本身说不清楚，但自身有着非常坚固的、不可动摇的一种

意见。对于他们，我是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态度来考虑的。

对于涉及他们的本身、他们的永生、他们的一切，采取这种粗疏无知的态度，这使我恼怒更甚于使我怜悯；它使我惊异，使我震讶，在我看来，它就是恶魔。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一种精神信仰上的虔敬赤忱。相反的，我是说我们，应该出于一种世俗性的有利性的原则，与一种对自己利益的高度自重而具有这种感情：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从最糊涂的人都看得到的东西入手。

其实，并不需要有特别聪明绝伦的灵魂，就可以理解这一点：这里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真正实实在在的心满意足。我们全部的欢乐都是一场幻梦，我们的苦难则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最后，死亡还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我们。在若干年之后，死亡一定会把我们消灭，并把我们放入到永远无知、永远不幸的那种可怕的必然性中。

即便是我们像自己想象得那么英勇无畏，也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又比这更恐怖的事情了。就算我们在这个世上等待着的最美妙的生命，但死亡的归宿依然不变。让我们在这上面思索一下吧，然后让我们说：在这个生命中，除了希望着另一个生命之外，就再没有任何别的美好。我们仅仅是因为靠近幸福才获得幸福的，正好似对比完美幸福的存在才能体会到不幸。那些对永生没有任何知识的人，也就绝不会有任意的幸福可言。这些，不都是真的吗？

因此，处于这种怀疑状态确实就是一件大恶；可是当我们处于这种怀疑状态的时候，至少进行寻求却是一桩不可缺少的义务：所以那种既有怀疑而又不去寻求的人，就十足地既是非常不幸而又是非常不义的了。假如他对这一点安然自得，公然以此自命不凡，并且甚至引以为荣，假如成为他的快乐和虚荣的主题，就是这种状态本身，那么，我就没什么话好形容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生物了。

我们怎么可能怀有这种感情呢？除了无从解脱的悲惨以外，就不能期待别的什么了，这里面又能有什么快乐可言呢？眼看自己处于无法钻透的蒙昧之中，又有什么虚荣可言呢？这样的一种逻辑怎么能在一个理智的人身上长久地存在：

“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安置到世界上来的，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我自己又是什么？我对一切事物都处于一种可怕的愚昧无知之中。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什么，我的感官是什么，我的灵魂是什么，甚至于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是什么，是哪一个部分在思想着我所说的话。它对外界的一切，也对它自身进行思考，而它对自身之不了解一点也不亚于对其他事物。我看到整个宇宙，无限恐怖的空间包围着我，我发现自己被固定在某个广漠无垠空间里小小的一角，而我又不知道，我如何被安置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另一个地方，也不知道何以使我得以生存的这一小点时间要把我固定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在先我而往的全部永恒与继我而来的全部永恒中的另一点上。我看得见的，只是各个方面的无穷，它把我包围得像个原子，又像个仅仅昙花一现就一去不返的影子。我所明了的全部，就是我很快地就会死亡，然而我所为最无知的又正是这种我所无法逃避的死亡本身。”

“正像我不知道我从何而来，我同样也不知道我往何处去；我仅仅知道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就要永远地或者是归于乌有，或者是落到一位愤怒的上帝的手里，而并不知道这两种状况哪一种应该是我永恒的应分。这就是我的情形，它充满了脆弱和不确定。”

“根据这一切，我得出结论，我不会浪费生命，为死到临头而度过全部的日子了。我会怀疑那些对我的启迪，但是我不肯费那种气力去怀疑它，也不肯迈出一步去寻求它；然后，对于那些怀疑启示的人，我满怀鄙视，我不愿意要什么预见之明，也不要带着恐惧地去触碰生死大事，也不愿意让自己在对未来是否永恒的惶惑之中，

闷闷不乐地被引向死亡。”

谁会希望跟一个以这种方式讲话的人做朋友呢？谁会从人群中间挑出他来，好向他倾谈自己的事情呢？谁会在自己的苦痛之中求助于他呢？而且最后，我们又能判定他的一生有什么用处呢？事实上，有着这样不理智的人作为敌人，才是宗教的光荣：而他们的反对之对于宗教的危害，是如此地微不足道，以致它们反而有助于奠定了宗教的真理。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就在于确定这两件大事，即人性的堕落和耶稣基督的赎罪。所以，我认为：如果他们不是以他们道德的圣洁而有助于展示出赎罪的真理，那么，至少他们也是出色地在以如此之违反人性的感情而有助于显示人性的堕落。

对于人，没有什么比他自己的状态更为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永恒更能使他惊心动魄的了；因而，如若有人对丧失自己的生存、对沦于永恒悲惨的危险竟漠不关心，那就根本不是自然的了。他们为生死考虑和为其他考虑是迥然不同的：他们甚至担心着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盘算着这些小事，他们感觉着这些小事；就是这个人，每天每夜都在愤怒和绝望之中度过，唯恐丧失一个职位，或者想象着对他的声誉有什么样的损害。而正是这同一个人，明知自己死到临头，就会丧失一切，却丝毫没有不安，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我也看到，那样的人，在同样的心里而且就在同一个时间内，既对最微小的事情这样敏感，而对最重大的事情又那样麻木得出奇；这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玄妙，是一种超自然的迟钝，它标志着，是一种全能的力量造成了这种情况。

人性一定是有一种奇特的颠倒，才会以处于那种状态为荣。居然会有任何一个人能处于那种状态，看来是无法置信的。然而经验却使我看到了，这种人的数量是如此

之多，以至于假如我们不知道混在其中的人大部分都是模仿别人而并不是真正那样，这件事的本身就足以令人惊讶不止了。这些人都只是风闻别人说世上最时髦的事，就在于这样地行为偏激。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摆脱羁绊，他们在极力模仿。然而要使他们理解他们在这样追求别人的尊重时，他们是怎样地在欺骗自己，并不是难事。这决不是博得别人尊重的办法，我甚至在世俗的人们中间也要这样说，——只有他们能健全地判断事物，懂得能以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使自己表现诚恳、忠实、有见识并且能够为自己的朋友效劳而有用，因为人们天然所爱的只是对自己可能有用的东西。现在，我们听说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自己的束缚，因为他不相信，世界真有一个上帝在监视他的行动。他自以为是自己行为的唯一主宰，并且他认为只对自己本人负责；那么，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他是不是认为我们因此便感动得对他抱有充分的信仰，并且在一生中的每一次需要的关头都可以指望着他的安慰、劝告和支持了呢？他们是不是自以为告诉了我们，而尤其是以一种傲慢自满的声调告诉了我们，我们只把自我的灵魂当成过眼云烟，就会使我们高兴了呢？这难道说起来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吗？还是恰恰相反，它难道不是一件说来可耻的事吗？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可悲的事情了吗？假如他们认真地想过这些，他们就会看到这一点是如此之被人误解、如此之违反情理、如此之不正直，充满了各种扭曲，以各种方式背离了他们所追求的良好风尚；以至于，他们与其说是堕落，倒不如说是一种警示，以警醒那些有追随他们倾向的人们。事实上，你让他们叙述一下他们的感情，以及他们之所以要怀疑宗教的理由；他们向你讲述的东西，都是那么脆弱而又那么粗鄙，以至于你听了他们的言说，会以反面的东西说服你的。

这便是某个人，有一天非常中肯地向他们所说的话了，他说：“假如你们继续这样地谈论下去，事实上，你们就会使我皈依宗教了。”他是有道理的，因为谁都害怕见证着自己，会像眼前的这个人那样，陷入到可鄙的境地里去，让其变成自己的同

道，纠葛到那种混乱的感情里去呢？所以，那些只是去故意造作这种感情的人，要想束缚自己的天然感情，以迫使自己成为最狂傲的人，就会是极其不幸的。如果他们的内心深处苦于不能有更多的光明，但愿他们不要加以掩饰吧；这样承认，一点也不可耻。可耻的，只是根本就没有光明。那种最值得称道的精神事实，莫过于不能认识一个没有上帝的人，是多么地不幸了；最足以标志内心品性恶劣的，莫过于不肯希望永恒的许诺这一真理了；最懦弱的事，莫若去做一个反对上帝存在的勇士了。因此，但愿他们把这类不虔诚留给那些生来就坏得足以能够真正喜欢做坏事的人们去吧；但愿他们假如不能做一个基督徒的话，至少也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并且但愿他们最终能够去认识只有两种人才是可以称为有理智的。一种是那种因为认识上帝而全心全意在侍奉上帝的人，另一种是那种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而全心全意在寻求上帝的人。

但是，至于那些既不认识上帝，又不寻求上帝而生活的人们，他们断定他们自己是那么地不值得自我关照，以至于他们也不值得别人关怀。于是，就一定得有为他们所鄙视的宗教那满满的爱，才能不会去鄙视他们，竟至把他们交给他们的愚蠢。但是因为这种宗教总是在迫使我们去观察他们；所以只要他们这一生中还能够得到可以照耀他们的神恩，还能够相信他们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就比我们更加充满了信仰，而相反地我们却可以陷入他们所处的那种盲目里去，我们就必须对他们做到假如我们是处于他们的地位，我们所愿望他们会对我们做出的事，并且呼吁他们能怜悯他们自己，而且假如他们并没有找到光明的话，至少也要迈出几步以期求光明。但愿他们能从他们那么无益消磨掉的时光里，抽出几小时来听听这种教诲吧；无论他们对此怀有怎样的反感，但他们或许终将有所邂逅的，至最低限度，他们也不会丧失多少东西。

至于那些对之怀有完全的诚意，并怀有真正要寻找到真理的愿望的人，则我希望

他们会得到满足，他们会信服如此之神圣的关于宗教证据的，我已经搜集到了不少这样的证据，并且其中我已经多少遵循着这种证据去生活.....





人们对小事的感觉敏锐和对大事的麻木不仁，这标志着一种奇怪的错位。

195·在论述基督教的证明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指明那些人的不公道。他们采取一种无动于衷的态度，去面对对于他们是如此重要而又与他们是那样密切关联的一桩事情。这些事，关系到真理。

在他们的全部谬误之中，有一种也许最容易证明他们的愚蠢与盲目，那却又最容易被最初的常识观点和自然的感情所混淆。

因为无可怀疑的是，此生的光阴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而死亡状态无论其性质如何，

却是永恒的；我们全部的行为与思想都要依照这种永恒的状态而采取如此之不同的途径。除非我们根据应当成为我们最终目标的那一点来调节我们的步伐，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意义地、有判断地前进一步。

没有比这件事更加显而易见的，所以假如人们按照理性的原则，而不采取另一条道路的话，他们的行为便完全是没有理智的。

因而就让我们在这方面批判那些从不想到生命的这一终极目的而生活下去的人们吧，他们听任自己受自己的嗜好和欢乐的支配，既不假思索也毫无不安，竟仿佛他们只要转移了自己的思想，就可以消灭永恒似的，所以他们一心想念的就只是使自己在目前一瞬间能够快乐。

然而，这种永恒性却始终存在着；还有死亡——死是一定要打开永恒性的大门并且是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他们的——也就无可避免地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们置之于不是永恒消灭，就是永恒不幸的那种可怖的必然性之中，而他们又不知道这两种永恒性究竟哪一种才是在永远地为他们准备着。

这是一种有着可怕后果的怀疑。他们有沦于永恒悲惨的危险；可是他们对于这一点竟仿佛是不值得去费力的样子，他们不肯去考察这究竟是属于那种人们过分轻信而草率接受的见解呢，还是属于那种其本身虽则幽晦但却有着异常之坚固的尽管是隐蔽的基础的见解呢？所以他们也就不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也不知道这类证明究竟是有力还是脆弱？这些就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却拒绝瞩目，于是他们就在这种无知状态里选定了沦于那种不幸状态——如其属实的话——所必须要做的一切，他们等待着死亡来做出有关的验证，并且非常自满于这种状态，他们公开承认而且居然炫耀这种状态。

我们严肃地思考过这件事的重要性，从没有厌恶过这样荒诞的行为吗？安于这种无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一定要让这样度过一生的人感受到它的荒诞与愚蠢，要给他们指出来，使他们看到自己的荒唐，并且为之不安。因为他们选择这种不自知的方式去生活，并不准备寻求解释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辩解的，他们说：“我不知道.....”

196·人们缺少灵魂；他们不愿意和灵魂交朋友。

197·麻木不仁到了鄙夷一切有趣的事物的地步，而且变得麻木不仁到了使我们产生极大兴趣的地步。

198·人们对小事的感觉敏锐和对大事的麻木不仁，这标志着一种奇怪的错位。

199·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带着枷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伴的境况里看到了自身的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又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着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

200·一个在牢狱里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被判决，并且只有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可以得知这一点。但这一小时里——假如他知道已经被判决的话——却足以提出上诉；在这一小时里，他并不用于探听是否已经作出判决，而是用于玩牌逗乐，那就太违背自然规律了。所以，人.....等等，那就是超自然的了。这就是上帝手掌的力量。

因此，不仅仅是那些寻求着上帝的人的赤忱可以证明上帝存在，而且，那些不寻求上帝的人的盲目也可以证明如此。

201·人们彼此之间的一切诘难，都只是在互相反问他们自己，而不是在反对宗教。
不信教者所说的一切.....

202·从那些看到自己没有信仰而陷入到忧愁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上帝并没有照亮他们；然而，在其他人身上的，我们却看到有一个上帝在使他们盲目。

203·*Fascinatio nugacitatis* (毫无用处的幻想) ——为了使这种情感不至于伤害我们，让我们就仿佛只剩下八天的生命那样来生活吧。

204·如果我们能够奉献八天的生命，我们也可以应该奉献一百年。

205·当我思索我一生短促的光阴，沉浸在以前的和以后的永恒之中，我所填塞的——并且甚至于是我所能看得见的——狭小的空间沉没在既为我所不认识而且也并不认识我的无限广阔的空间之中；我就极为恐惧而又惊异地看到，我自己竟然是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为什么是在此处而不是在彼处，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段里而不是在那个时间段里。

是谁把我放置在其中的呢？是谁的命令和行动才给我指定了此时此地的呢？

Memoria hospitis unius diei praetereuntis (拉丁文意思是：对往昔过客的记忆)

206·这些无限空间里永恒的沉默，使我感到异常恐惧。

207·有多少时空之域，对于我们，将是一无所知的啊！

208·为什么我的知识是有限的？我的身体也是如此的？我的一生不过百年而非一千年呢？大自然有什么理由要使我怀有这样的禀赋，要在无穷之中选择这个数目而非另一个数目，本来在无穷之中是并不更有理由要选择一个而不选择另一个的，更该

尝试任何一个而不是另一个的。

209·你由于被主人宠爱，就不能算是一个奴隶了吗？奴隶啊，你的确是幸运的！你的主人很宠信你，但一转脸，他马上也会鞭挞你。

210·戏剧的最后一幕要是流血的，那么，无论全剧的前面部分是多么地美好；到了最后，我们只有把灰土撒到头顶上，于是，它就只好永远如此了。

211·我们要想信赖我们同类的那个社会，我们就可笑了：像我们这样可悲，像我们这样无能，他们是不会帮助我们的；我们终将孤独地死去。因此，我们就必须好像我们是孤独者那样去做事情、生活；而那时候，我们还会建筑华丽的住宅，等等吗？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去追求真理；假如我们拒绝这样做，我们便证明了我们重视别人的看法，更有甚于对真理的追求。

212·消失——感觉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在消失，这是最可怕的事了。

213·在我们以及地狱或天堂之间，只有生命存于这两者之间的，它是全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

214·不正义——自以为是的情绪要是跟“可悲”结合在一起，那就成为极其的不正义。

215·怕的是没有危险地死亡，而不是在危险之中死去；因为人总归是人。

216·只有突然降临的死亡才可怕，而这就是为何那些弥撒牧师要终日和大人物们待在一起的原因了。

217·有一个财产继承人继承了自己家的一块地产。难道他会说“也许它们是假

的”而置之不顾吗？

218·牢狱——我觉得最好不要深究哥白尼的意见；然而这一点.....知道灵魂究竟是可以腐朽的，还是不朽的，这件事关系到整个体系。

219·毫无疑问的是，灵魂究竟是可以朽坏还是永垂不朽这样一件事，必定会使得道德面貌全然不同。可是，哲学家却不顾这一点而引出他们的道德来；他们就在辩论中度过每一分钟。

柏拉图，其实他的意见，是倾向于基督教的。

220·那些不曾讨论过灵魂不朽的哲学家们的谬误。蒙田的书中，有关于他们的矛盾推论的谬误。

221·无神论者所说的，应该是容易明了的东西；可是灵魂是物质性的这种说法，却是非常模糊的。

222·无神论者——他们有什么理由说我们不能复活？哪一个更为困难：是降生，还是复活？是未曾有过的要创生出来，还是曾经有过的要再有？首次出现难道比再次出现更困难吗？习惯使我们觉得前者容易，使我们觉得后者不可能：这就是一般人的判断方式！因为，我们没有从后者角度逆向思考的习惯。

为什么一个处女就不能生孩子？一只母鸡不是没有公鸡就生蛋吗？从外表上，区别这些和其他的都是什么？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母鸡不能也像公鸡一样地形成胚胎呢？

223·他们反对复活、反对圣贞女生孩子，那都有什么好辩论的呢？哪一个更困难，是生产一个人或一个动物呢，还是使之再生呢？假如他们从未曾见过任何一种动物

的话，他们能想象得到，它们是否无须双方互相交配，就会生产出来的吗？

224·我多么痛恨这种愚蠢的行为，就是不肯相信圣餐，等等.....如果福音书是真的，如果耶稣基督是上帝，这还会有什么困难呢？

225·无神论者表现出了一种精神的力量，但仅仅只是到某种限度。

226·自称是在追随着理性的无神论者，在理智上应该是非常坚强的。他们又说什么呢？他们说：“难道我们没有看见野兽也像人一样、土耳其人也像基督徒一样有生有死吗？他们有他们的仪式、他们的先知、他们的博士、他们的圣者、他们的教士，和我们一样，等等。”（这一点违反《圣经》吗？它不是说过这一切吗？）假如你对理解真理简直不关心，那么这样就足以使你安心了。然而假如你是全心全意渴望认识真理的，这就不够了；再仔细地观察一下吧。它足以成为一个哲学问题；而这里它要涉及每个人。可是，稍稍地这样想过之后，我们又要逍遥了，等等。让我们来探问一下这种宗教本身，看看它是不是不能说明这种幽晦性的道理吧；也许它会教导我们这些的。

227·按照对话的顺序——“我应该做什么呢？我到处只见到晦暗不明。我要相信我是无物吗？我要相信我是上帝吗？”

“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并且彼此相续”。——你是错误的，也还有.....

228·无神论者反驳道：“但我们并没有见到任何光明。”

229·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并且使我困惑的。我眺望四方，到处都只看到晦暗交叠。大自然提供给我的，无往而不是怀疑与不安的东西。如果我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可以标志一位神明，我就会做出反面的结论；如果我到处都看到一位造物主的标志，我就

会在信仰的怀抱里心安理得。然而我看到的，却是可否定的太多，而可肯定的又太少，于是，我就陷入一种可悲泣的状态；并且我曾千百次地希望过，如果有一个上帝在大自然，那么，大自然就会毫不含糊地展示出他来；而如果大自然所做出的关于他的标志是骗人的，那么，大自然就会把它们彻底销毁；大自然要么是将一切说出来，要么是一言不发，从而好让我看出我应该追随哪一边。反之，在我目前所处的状态，我却茫然于我是什么以及我应该做什么，所以我就既不认识我的状况，也不认识我的责任。我全心全意要想认识真正的美好在哪里，以便追随它；为了永恒的缘故，没有任何代价对我是过高的。

我嫉妒那种人，我看见他们是那么漫不经意地在信仰之中生活，并且把我认为我自己可以不假思索就熟练运用的禀赋，使用得非常糟糕。

230·上帝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上帝不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灵魂和肉体同在，以及我们其实根本没有灵魂；世界是被创造的，以及它并不是被创造出来的，等等；有原罪，以及没有原罪，等等。

231·你以为上帝是无限的，而又没有各个部分，是不可能的吗？——是的。那么，我要向你指出一件无限而又不可分割的东西来。那就是一个以无限速度在永远运动着的质点；因为，在一切地方，它都是一，而在每个点上，又都是整个的全体。

但愿大自然的这种作用——以前，它在你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能使你认识到，还可能有许多别的东西仍然是为你所不认识的！从你的学习里，不要得出结论说，再也没有什么还要理解的了；而是要下结论说，还有无限之多的东西是有待你去理解的。

232·无限的运动，充满了一切的点，静止的那一瞬：不具有数量的无限，不可分割

却又是无限的。

233·无限的虚空——我们的灵魂被投入肉体之中，在这里它发现了数量、时间和力度。

根据这个推论，它并称之为自然、必然的规律，而不会再相信别的东西。一旦进入无限，并没有给无限增加任何东西，它不过是在无限的度量上再增加一尺。有限消失在无限的面前，变成了纯粹的虚无。我们的精神在上帝之前便是如此；我们的正义在神圣的正义之前便是如此。我们的正义与上帝的正义之间的不成比例，还不如“一”与无限之间那么巨大。

上帝的正义也一定会像他的博爱一样广大。可是，对受惩罚者的正义，却不是同样宽阔，而且比起对自己子民的爱，也应该不那么令人反感。

虽然，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无限存在着，但是并不知道它的性质。既然，我们知道数目有限这种说法，是最大错误，因而，数目无限是非常肯定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是什么：说它是偶数是错误的，说它是奇数也是错误的；因为加一之后它的性质并不改变；然而它是一个数，而一切数，不是偶数便是奇数（这一点对一切有限数来说，都是真确的）。这样，我们就很可以认识到有一个上帝存在，而不必知道他是什么。

看到这么多的东西，全都不是真理本身，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真理了呢？因此，我们认识有限的存在及其本性，因为我们也像它一样是有限的而无限延伸的。我们知道无限的存在，但不知道它的本性。它就像我们一样，是延伸无限的，却又不像我们这样，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既不认识上帝的存在也不认识上帝的本性，因为他既不延伸，却也没有限度。

但我们只能够依据自我的信心，去辨认到他的存在；我们依据光荣的指引，而可以认识到他的本性。我已经指出，我们完全可以认识某一事物的存在，而不必认识它的本性。

现在，就让我们按照自然的光照，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假如有一个上帝存在，那么，他就是无限地不可思议；因为他既没有各个部分又没有限度，所以就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因而，我们就既不可能认识他是什么，也不可能认识他是否存在。既然如此，谁还胆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不能是我们，我们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因而，谁又可以指责基督教徒，说他们也说不出自己信仰的理由来呢，基督教徒们不正是在宣扬这样的一种宗教吗？他们在向世界阐扬宗教时，就是在宣称那是一种愚蠢、笨拙的宗教。可是，你还要抱怨，他们并没有证明出它来！假如他们证明了它，他们就是不遵守约定之言了：唯有其由于缺乏证明，他们才不缺乏意义。

——“不错，但是纵令这一点可以原谅这样提出它来的人，纵然令这一点可以免除谴责他们毫无道理就得出它来；这一点却不能原谅那些接受它的人。”那么，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论点吧，让我们说：“上帝存在，或者是不存在。”

然而，我们将倾向于哪一边呢？在这上面，理智是不能决定什么的；有一种无限的混沌把我们隔离开了。这里进行的是一场赌博，在那无限距离的极端，一定要分出输赢的。你要赌什么呢？根据理智，你就既不能得出其一，也不能得出另一；根据理智，你就不能辩护双方中的任何一方。

因此，就不要指责那些已经做出了一项错误选择的人们吧！因为，你也是一无所知。

——“不，我要谴责他们的，并不是已经做出了这项抉择，而是做出了一项抉择；因为无论赌这一边还是另一边的人都属同样的错误，他们双方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是，根本不去赌。”

——是的；然而不得不赌；这一点并非自愿的，因为你已经上了船。然而，你将选择哪一方呢？让我们看看吧。既然非抉择不可，就让我们来瞧一瞧，是什么对你的利害关系最小。

你有两样东西可输：就是真与善。有两件东西可赌：就是你的理智和你的意志，你的知识和你的福祉。而你的天性又有两样东西要躲避，即错误与悲剧。既然非选择不可，所以选择一方而非另一方，也就不会更有损于你的理智。这一点已经成为了定局。

然而，有关于你的幸福呢？让我们考量一下，打赌上帝存在这件事的得失吧。让我们估价这两种情况：假如你赢了，你就赢得了一切；假如你输了，你却一无所失。因此，你不需要迟疑，大胆去赌上帝存在吧。

——“这个办法真了不起。是的，非赌不可；不过，也许打这个赌，我输得太多了吧。”

——让我们再看。既然，得与失是同样的机遇，所以假如你以一生而只赢得两次生命的话，你还是应该打这个赌；然而假如有三次生命可以赢的话，那就非得赌不可了（何况你有必要非赌不可）。当你被迫不得不赌的时候，而不愿意耗费你的生命，以求赢得一场一本三利而得失的机遇相等的赌博，那显然你不够老谋深算了。然而，在这里却是永恒的生命与幸福。既然如此，所以，在无限的机会之中，只要有一次对你有利，你就还是有理由要用一次赌博来赢得两次机会的。既然，你不得

不去赌一把，而你又不肯以一生来赌一场三比一的赌博——其中在无限的机遇里，有一次是对你有利的，假如有一场无限幸福的无限生命可以赢得的话——那么，你的举动就是头脑不清了。然而，这里确乎是有着一场无限幸福的无限生命可以赢得，对有限数目的输局机遇来说确实是有一场赢局的机遇，而你所赌的又是有限的。这就勾销了一切选择：凡是无限存在的地方，凡是不存在无限的输局机遇对赢局机遇的地方，就绝没有犹豫的余地，而是应该孤注一掷。所以当我们被迫不得不进行一次关于真理的赌博时，与其说我们是冒生命之险以求无限的赢局（那和一无所失是同样地可能出现），倒不如说，是我们必须放弃理智以求保全生命。

因为说我们并不一定会赌赢，而我们却一定得冒险，以及说在我们付出的确定性与我们必赢的不确定性这两者之间的无限距离就等于我们必定要付出的有限财富与无从确定的无限这两者之间的距离；这种说法是毫无用处的。事实并不是这样；所有的赌徒，凭借着自己的把握为赌注以求赢得不确定；然而，他却一定得以有限为赌注以求不一定赢得有限，这并不违反理智。说我们付出的这种确定性与赢局的不确定性之间并不存在无限的距离，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在赢局的确定性与输局的确定性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但是赢局的不确定性则依输赢机遇的比例而与我们所赌的确定性成比例。由此可见，如果一方与另一方有着同等的机遇，那么，所赌的局势便是一比一；而这时我们所付出的确定性就等于赢局的不确定性；其间绝不是有着无限的距离。因此在一场得失机遇相等的博弈中，当所赌是有限而所赢是无限的时候，我们的命题便有无限的力量。这一点是可证的；而且假如人类可能达到任何真理的话，这便是真理。

“我承认这一点，我同意这一点。然而难道再没有办法可以看到底牌了吗？”——有的，有《圣经》，以及其他，等等。

“是的；但我的手被束缚着，我的口沉默着；我迫不得已，不得不去赌一把，我并不是自由的；我没有得到释放，而我生来又是属于那种不能信仰的人。然而，你要我怎么办呢？”

确实如此，但是，你至少可以领会你对信仰的无力，——既然理智把你带到了这里，而你又不能做到信仰，因而，你应该努力不要用增加对上帝的证明的办法而要用减少你自己的感情的办法，来使自己信服。你愿意走向信仰，而你不知道路在何方；你愿意医治自己的不信仰，你在请求医疗：那你就应该跟从那些像你一样被束缚着，但现在却赌出他们全部财富的人们。正是这些人，才认得你所愿意去走一走的那条道路，并且已经医治好了你所欲医治的那种病症。去追随他们，像他们一样去开始吧：那就是一切都要做得好像他们是在信仰着的那样，也要领圣水，也要说会餐，等等。正是这样才会自然而然使你信仰并使你畜牲化。——“但，这是我所害怕的。”——为什么害怕呢？你有什么可丧失的呢？但是为了向你表明它会引向这里，它就要减少你的感情，而你的感情则是你最大的障碍。

本篇讨论的末尾——现在，参与了这一边，对你会产生怎样的坏处呢？你将是虔诚的、忠诚的、谦逊的、感恩的、善良的，是真诚可靠的朋友。你确实决不会陷入有害的欢快，陷入荣耀，陷入安逸。然而你一定不会有别的了吗？我可以告诉你，你将因此而赢得这一生；而你在这条道路上每迈出一步，都将看到你的赢获是那么地确定，而你所赌出的又是那么地不足道，以至于你终将认识到你是为着一桩确定的、无限的东西而赌的，而你为它并没有付出任何东西。

——“啊！这种谈论使我很陶醉，使我很迷茫，等等。”

——如果这种谈论使你高兴，并且看来坚强有力，要知道它是一个此前和此后都在跪拜，祈求着那位无限而又无私的上帝的人所说出来的。他向上帝奉献了他的一

切，以便使你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以及为了他的光荣也献出你的一切；并且因此力量也才可以与那种卑躬屈节相一致。

234·如果除了确定的东西之外，就不应该做任何事情，那么，我们对宗教就只好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因为宗教并非确定性的。然而，我们所做的事情，又有多少是不确定的啊，例如航海、战争。因此，我说那就只好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可是，比起我们会不会看见明天到来，宗教却还有着更多的确定性呢；因为我们会不会看到明天，并不是确定的，而且确实很有可能我们不会看到明天。但我们对于宗教却不能也这样说。宗教存在并不是确定的；可是谁又敢说宗教不存在是确实可能的呢？因而，当我们为着明天与为着不确定的东西而拼搏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是合理的；因为根据以上所证明的机遇规则，我们就应该为着不确定的东西而努力。

圣奥古斯丁看到了我们是在为着诸如航海、作战之类不确定的东西而拼搏的；然而他并没有看到证明我们应该这样做的那条机遇规则。蒙田看到一个有缺憾的精神容易导致人的反感，以及习惯能做到一切，但是他没有看到这种效果的原因。

所有这些人都看到了效果，但他们并没有看到原因；他们比起那些已经发现其原因的人们来，就像是只具有眼睛的人之于具有精神的人一样；因为效果是可感觉到的，对于精神，才是可见的。尽管这些效果，可以被精神看得见，但这种精神比起看得见其原因的那个精神来，就又像是感官之于精神了。

235·Rem viderunt, causam non viderunt.

（他们见证了事物本身，但没有看到原因。）

236·你就应该使自己不辞辛苦去追求真理；因为，假如你未能崇拜真正的真理就死

终身学习社群

创业 | 职场 | 投资 | 学习 | 资源

早读：新闻早报

晚读：每天听一本书（约30分钟）

经济学人、财新周刊等国内外优质报刊

最新顶级策划方案、行业报告

最新影视、软件、趣站

最新电子书、音频书、读书笔记

追剧.资料.学习.课程.教程



获取更多资源 截图扫码进群

去，你就彻底地完了。——你说：“如果上帝愿意我崇拜他，他就给我留着他那意志的标志。”并且，他已经这样做过了；但你却错过了它们。

因此，努力去追求它们吧；这，才是最值得的事。

237·机遇——根据如下不同的假设，世上的生活，也就必定因之而异：（1）假如我们能永远地存活在世上，（2）假如确实知道我们在世上不会生存很久，但不能确定我们是否会在世上生存一个时辰。这后一种的，才是我们的假设。

238·在某些艰辛而外，除了十年（因为这十年，这也是存在机遇的十年）的探索，竭力在讨好别人而并不成功；你到底又许诺给我什么呢？

239·反驳——所有希望得救的人，在这方面是幸福的，然而，他们也有着对地狱的恐惧作为相反的力量。

答辩——是谁才更有理由恐惧地狱呢？是对于地狱的存在，根本无知并且如其有地狱的话，确实会受惩罚的人呢，还是确实相信有地狱的存在、并且如其有地狱的话在希望获得拯救的人呢？

240·他们说：“假如我有信仰，我会立刻抛弃享乐。”而我呢，我要向你说：“假如你抛弃享乐，你会立刻就有信仰。”因此，一切将由你来开始的。如果我能够，我就给你以信仰；然而我不能够做到，因此也不能够验证你所说的真理。但是你却很可以抛弃欢乐并验证我所说的是不是真的。

241·正确的顺序应该如此——我害怕自己犯下各种的错误，并发现基督教是真理，远过于我害怕自己仅仅是相信基督教是真理而犯错误。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第四编 通向信仰的道路

242·第二部的序言：要谈论那些探讨过这个问题的人。

我羡慕那些人是以怎样的勇敢在谈论上帝的。在向不信神的人宣述他们的论点时，他们的第一章就是以大自然的创作来证明神明。假如他们是在向虔信者宣述他们的论点，我就不会对他们的行事感到惊讶了；因为确实内心怀着活生生的信仰的（人）毫不迟疑就可以看出，一切存在都不是什么别的，而只不过是他们所崇敬的上帝的创作罢了。然而对于那些自己身上的这种光明已经熄灭，而我们有意要在他们身上重新点燃这种光明的人，那些缺乏信仰与神恩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全部光明在寻求着一切知识。凡是他们在自然界中所见的，都能给他们带来这种知识。但，他们所找到的只不过是无尽的晦暗与黑暗。这些人，正是我们要向这些人说，他们只要看看自己周围最细小的东西，于是，就可以公然窥到了上帝，并且，还向他们提出月球和行星的运行作为这个重要问题的全部证明，并且自命以这样一种论证就完成了相关的证明；——那不过是，提供了一个理由使他们相信，我们信仰的证据，是那样地脆弱。我根据理智和经验可以看出，他们将产生强烈的轻蔑之感，对我们的信仰不屑一顾。

这不是《圣经》里谈论上帝的那种方式，《圣经》是更懂得上帝的各种事情的。与之恰恰相反，《圣经》里是说上帝是一个隐蔽的上帝；并且自从天性堕落以来，上帝就使人处于盲目之中；除了依靠耶稣基督而外，人就不能脱离盲目；没有耶稣基督，与上帝的一切联系就会中断：Nemo novit patrem, nisi (II) Filius, et

cui voluerit(II)Eilius reve-lare.

这就是《圣经》在许多地方谈到，那些寻求上帝的人就将找到上帝时，向我们所指出的。这绝不是人们所说的“好像正午的阳光”的那种光明。我们并不说，凡是寻找正午的阳光或海水的人，就会找到它们；因此上帝的证据就一定不会是自然界中的这些东西。所以，在另外的地方，它就告诉我们说：Vere tu es Deus absconditus.

243·经书的作者从不引用大自然来证明上帝，这真是一件值得赞叹的事情。他们全都力图使人信仰上帝。大卫、所罗门等等就从来不会说：“因为真空绝对不存在，所以上帝是存在的。”

他们一定比在他们以后出生的最明智的人——这些人全都引用过这种论证——还要聪明得多。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244·“什么！你这个人，居然不陈述天体与飞鸟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么？”我不陈述这个。“你的宗教不就是这样说的吗？”不是的，因为尽管这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能够感受上帝灵光的某些灵魂来说，是真实的。然而，它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却是虚妄的。

245·信仰有三种方法：理智，风俗，灵感。基督教——它是唯一具有理智的宗教——并不承认那些没有灵感而信仰的人，是它真正的子民。这并不是说它要排斥理智与风俗，而是相反地，它一定要向世界证明开放自己的精神，一定要由其风俗，一定要以卑微的心态献身于灵感，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真正而有益的良果：Ne evacuetur crux Christi.

246·顺序如下——在《论我们应该寻求上帝》的那封信之后，再写一封《论扫除障

碍》的信，这封信要讨论的是“机器”，是准备这部机器，还是以理智去寻找。

247·顺序如下——写一封鼓励的信给友人，劝说他从事对上帝的寻求。他会回答我说：“可是寻求对我有什么用呢？我最终会一无所得。”于是，我回答他说：“不要灰心。”然而，他就会回答说，他很高兴能找到某种光明的启示，但是按照这种宗教本身来说，当他这样相信了的时候，那会对他毫无用处，因而他还是宁愿根本不去寻求。而对于这一点，就可以提示他说：“机器。”

248·一封以机器的名义来作证的信件——信仰与证明不同：一个是属于人的信念，另一个，则是出于上帝的恩赐：Justus ex fi-de vivit.

249·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某种仪式，这就是迷信；然而，一点都不愿意顺从仪式，那就是自负了。

250·一定要使外表和内心相结合，才能获得上帝；这就是说，我们得亲身下跪、亲自祈祷等等，以便使不肯顺从上帝的骄傲者也可以顺从被造物。期待着这种外表的帮助，就成为迷信；而不肯把它和内心结合起来，则成为高傲。

251·其他宗教（例如各种异教）都更通俗，因为它们只在于外表；然而它们不能为智者说法。一种纯理智的宗教虽然更能适合于智者，然而它又不适用于民众。唯有由外表和内心合成的基督教，才能适合于一切人。它把民众提高到内心，又把高傲者降低到外表；缺少了这二者就不会完美，因为常人必须要理解文字的精神，而智者则必须使自己的精神顺从于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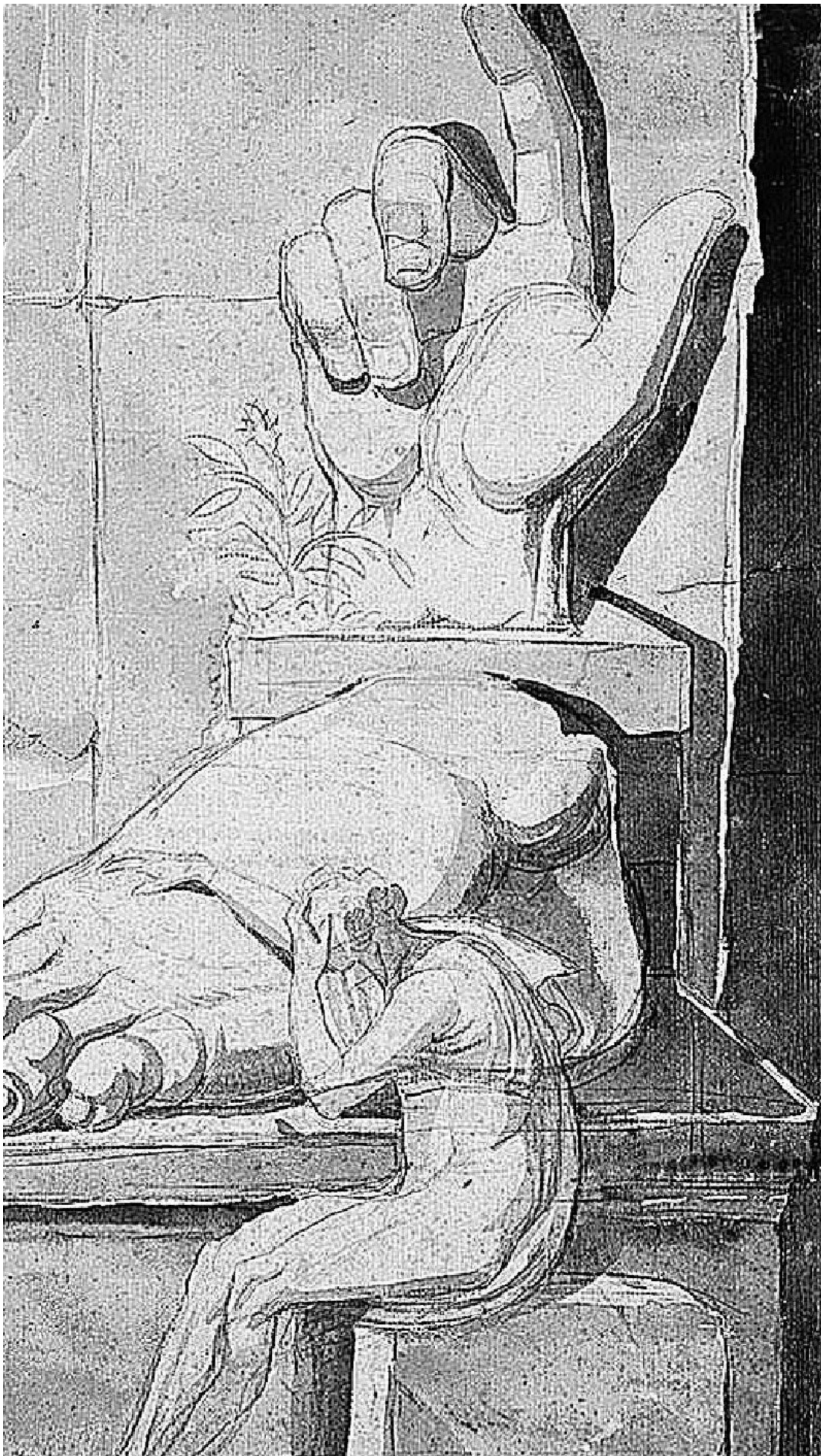
252·因为我们必须不能自我误会：我们是一种自动的机器，正如我们是精神一样。由此可见，可以说服别人的工具，就不单纯是证实。被证实的事物是何等少见啊！证明只能使精神信服。

习俗形成了我们最强而有力的、最令人相信的证明；它约束那个能使精神就范而不进行思索的自动机。有谁证实过，将会有明天或者是我们将会死亡呢？而又还有什么更能令人相信的呢？因而，正是习俗才能说服我们相信这些；正是它才造就了那么多的基督徒，正是它才造成了土耳其人、异教徒、工匠、兵士等等。（基督徒在洗礼中，接受了比土耳其人更多的信仰。）最后，当精神一旦窥见了真理的所在，还是通过风俗的体现，才能使我们解脱，并且使我们找到那种每时每刻都难以捉摸的我们的信心。因为，如果只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证明，那就太费事了。我们一定得有一种更简易可得的信仰，而那就是习惯的信心。它不用强力、不用技巧、不用论辩，就能使我们相信种种事物，并能使我们全部的力量都倾向于那种信仰，从而使我们的灵魂，很自然地与之融合。当人们仅只是由于需要见证，才会去相信，那么他的动机就是很可疑的，并且那也是不全面的。因此，就必须使我们这两部分都相信这一点：对于精神，展示理智很重要，但那在一生中，只要去看上一次就够了。而对于那些自动的人则通过风俗来影响，并且不让它倾向于怀疑的相反面。

理智行动得十分缓慢。它有那么多的想法，根据那么多的原理，而这些又必须经常体现出来。只要它的全部原理并没有都呈现，它就会昏然沉睡或者是误入歧途。感情却并不根据这点去行动；它是立即就行动的。因此，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信仰放到感情之中。否则的话，它就永远会摇摆不定。

253·两种过犹不及：拒绝理智，或者，仅仅承认理智。

254·世俗中人如果过分地驯服，有必要加以谴责——这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它是一桩先天性的邪恶，就像不信仰的人一样，而且是同样地有害，是一种迷信。



两种过犹不及：拒绝理智，或者，仅仅承认理智。

255·虔诚与迷信不同。

维护虔诚到了迷信的地步，那就是毁坏虔诚。

异端们谴责我们这种迷信式的顺从，那就是要做到他们所谴责我们的.....

不虔诚，不相信圣餐，其根据我们未曾见证它。

相信各种命题的这一迷信。信仰，等等。

256·我要说，真正的基督徒是罕见的，即使就信仰而言。确乎有很多人是在相信着，然而出于迷信；也有很多人不相信，然而出于自我放逐；但很少有人是在这两者之间的。

在其中，我不包括那些有着真正虔诚的心性的人，以及所有那些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而信仰的人。

257·只有三种人：一种是找到了上帝并侍奉上帝的人；另一种是没有找到上帝而努力在寻找上帝的人；再一种是既不寻求上帝，也不准备去寻找上帝而生活的人。前一种人是有理智的而且幸福的，后一种人是愚蠢的而且不幸的，在两者之间的人，则是不幸的而又有理智的。

258·Unus quisque sibi Deum eingit.

259·常人有能力不想自己所不愿意去想的事。那个犹太人对他的儿子说：“不要去想有关弥赛亚的那些篇什。”我们有许多人，往往都是这样。

虚伪的宗教——而且对许多人来说，甚至比真宗教还要可信——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

然而，也有些人并没有能力防止自己这样去想，而且别人越是禁止他们，他们就想得越多。这种人就取消了虚伪的宗教，而且甚至于真的宗教，假如他们并没有找到一种可靠论据的话。

260·他们把自己藏在印刷品里，并且请不断增殖的总数量来帮他们的忙。一片混乱。

权威——距离把道听途说的事情当成信仰准则的来源何其之远哉；而是你不应该相信任何事情，除非你能把自己置于就像是你从不曾听说过它的那样一种状态。

使你相信的，应该你所赞同于你自己的，以及你那理智的经常不断的声音，而不是别人的。

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当中产生的千百种冲突，都可能是真的。如果历史悠久是信仰的准则，那么，很久之前的古人岂不是没有准则了吗？如果信仰普世长存的话，那么，倘若人类绝灭了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言不由衷的谦虚就是骄傲。

打开这一切的大幕吧。假如你必须选择其一，要么是信仰，要么是否定，要么就是怀疑；你就白费气力了。然而，我们就没有自己的准则了吗？我们对于动物的判断是，它们所做的，都做得很好，因为它们是动物。可是，就没有一条准则可以判断人类了吗？好好地否定、信仰和怀疑之于人，就正如驰骋之于马一样。

对于有罪的人施加惩罚，是罪上加罪。

261·对真理没有爱意的人总有一个借口：真理尚存争议，还有很多人在否定它。因此，他们的错误，无非是因为他们并不热爱真理或者仁慈；因此，他们是不可原谅的。

262·迷信与欲望。顾虑，坏的愿望。坏的情绪：这种恐惧不是出自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而是出自人们对之的怀疑，他究竟在不在。好的恐惧出自信仰，假的恐惧出自怀疑。好的恐惧和希望结合在一起，因为它是由信仰产生的，并且因为我们希望所信仰的上帝，是存在的；而坏的恐惧则和绝望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恐惧着我们对之根本就没有信仰的上帝。前一种的恐惧，是失去上帝，后一种的恐惧，则是找到上帝。

263·“奇迹，”有人说，“会让我的信心坚定。”他们这样说，是在他们并没有看到奇迹的时候。远远观之，理智好像是缩小了我们的眼界；然而，当我们达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又开始看到更远的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精神的传播。对我们而言，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种准则是如此确凿无疑的，也没有一种真理是如此之普遍，从没有失却准头的时候。只要它并不是绝对的普遍，而可以让我们对当前的问题没有任何的支援，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并且说“它并不永远是真的，因而就有些情况并非如此”，——这样就够了。另有待于指出的就只是，这一点本身也是如此；而这就是为什么假如有一天我们并没有发现例外，我们就会非常之尴尬或者非常之不幸的缘故了。

264·我们绝对不对每天都要进行的吃饭和睡眠感到无聊，因为饥饿是反复出现的，困倦也是的；倘若不是如此，我们就要对它们感到无聊了。同样，没有对于精神事物的饥渴，我们也会感到无聊的。渴望正义，这是第八个福。

265·信仰，的确能够说出感官所不能说出的东西，但绝不是和它们所见到的相反。

它超越在其之上，而不是与之相反。

266·已经有太多被望远镜新发现的星星，对于那些传统的哲学家而言，根本就是不存在！我们依据大量的新星，从而赤裸裸地指责《圣经》说：“我们仅仅知道的，只有一千零二十二颗。”地球上长着草，我们也能看见这些草——但从月亮上，我们却看不见这些草——草上还有叶子；而且叶子里还有小虫子。然而除此之外，再就什么都没有了。啊，轻狂的人啊！——化合物是由元素合成的，而元素却不是的。啊，轻狂的人啊！这就是一条非常好的线索。——绝不能说，有我们看不见的无形之存在。因此，我们可以照别人说的那样去说，但不可照别人想的那样去想。

267·理性的最高一步，就是要承认有无限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假如它没有能够认识这一点，那它就只能是脆弱的。假如自然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那么，我们对超自然的事物又该说些什么呢？

268·顺从——我们必须懂得在必要的地方怀疑，在必要的地方肯定，在必要的地方顺从。

不这样做的人，就不理解理智的力量。有些人是反对这三项原则的；或者由于未能认识证明而肯定一切都是可证明的，或者由于不懂得在什么地方必须顺从而怀疑一切，或者由于不懂得在什么地方必须下判断而对一切都顺从。

269·顺从就是用理智去发掘真正蕴含其中的基督教义。

270·圣奥古斯丁——如果理智不能断定它在某种情况下加以顺服，那么，它将永远不会顺服。因而当理智觉得自己应该顺服，那么，它的顺服就是最正当的。

271·智慧把我们带回到童年。Nisi efficiamini sicut parvuli.

272·最为理智的事情，莫过于这种对理智的否认。

273·如果我们让一切都顺服于理智，那么，我们的宗教就不会有什么神秘或超自然的感觉了。如果我们不惜破坏理智的原则，那么，我们的宗教又将是十分荒谬的。

274·我们一切理智的逻辑都会向我们的情感让步。然而，幻想与感情是相似，却又冲突的，我们无法分辨其中的冲突。一方面说我的感情就是幻想，另一个又说他人的幻想，就是感情。所以，其中必然需要一个原则。理智对自我进行提升，然而它对一切感官都是驯服的，于是，一切没有了原则。

275·人们往往把自己的想象当作是自己的内心；于是，只要他们一想到皈依，他们就自以为是皈依了。

276·罗曼14说过：“理智总是姗姗来迟，刚开始，一件事使我高兴或打击了我，我不知道其原因何在；可是它对我施加打击的原因，直到后来我才发现。”然而，我相信，并不是某种原因存在着刻意去打击人的，人们反而是因为遭受打击才反过头来发现那些原因的。

277·我的心有理智，虽然它不自觉。我们在万千事端中可以洞察之。我肯定地说，我的心自然而然地热爱宇宙的存在，以及它自我的自在，它把自己呈现给万物，按照它自己的意愿把它呈现在某物或者其他事物的面前。你能够放弃某件事或者坚持另一种事态。这难道不是你自爱的智慧所系么？

278·能够觉察到上帝存在的，是人心，而非理智。而这就是信仰：上帝是人心可感受的，而非理智可感受的。

279·信仰是上帝的赐予，千万别说是我们自己理智的恩赐，也不要说是另一种理智

的恩赐。理智只会给予你一条通向上帝的路，但并不会带着你到达那里。

280·关于上帝的知识，距离爱上帝非常之遥远。

281·内心、本能、原则。

282·我们知道真理，并不仅仅因为理智，也依从我们的内心，并且后者是唯一可以通向第一原则的路。同时，理智即使没有自身的位置，也在枉然地努力奋斗着。怀疑主义者却正是把这一点当作目标的，所以他们的行为是徒劳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并没有在做梦，甚至理智为我们证明这一点都不可能，这正是我们理智显而易见的、无可弥补的缺点。正像他们提出的，我们的知识全部是不可靠的。按照第一原则的知识，时间，空间，物质，数字，我们从理智认识的一切都是确切的。但是，理智又必须依靠这些来自内心与本能的认识，基于它们的每一种感知（我们有着关于自然的三维空间以及无穷数字的本能认识，理智能够判断出两个空间数值的平方数。原理是显而易见的，命题是可以推断出的，或许通过不同的办法获得，不过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对于理智而言，这些既没有用，也不可用，因为在测度它们之前，理智从内心生发出它的第一原则。它让理智服从于内心的需求，并在内心直觉加以证明之前做到这一点。

这是不应该的。然后，只为了这个卑微的原因，从而去判断一切。但不是说我们必须确定如此，仿佛只有理性能够指导我们。相反，上帝会这样，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需要他，并且，我们确知自己的所有本能和直觉！但是，自然拒绝了我们这福音。相反，她仅仅给了我们很少的这种直抵上帝的知识，所有其余的人只能通过理智去获得对上帝的认识。

因此，那些承蒙着上帝所赋予的宗教直觉的人，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拥有公正的信

仰。但对那些没有这些直觉的人，我们可以通过推理，给予他们信仰，然后等待上帝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洞察力。否则信仰，只是人间世俗的东西，也不能对生命加以救赎。

283·顺序，反对反驳《圣经》没有顺序——内心有其顺序；精神有其顺序，那要靠原理和证明，而内心的则是另一种。摆出爱的各种原因的顺序，并不能证明我们就应该被爱；这种做法将是荒唐可笑的。

耶稣基督和圣保罗都拥有着有秩序的爱，但不是精神的顺序；因为他们要使人温暖，并不是要教导谁。圣奥古斯丁也一样。该秩序归功于在每个方面各有不同，却一直怀着共同目的的那些人。

284·看到普通庸众无需借助于理智凭空获得信仰，不需要惊奇。上帝给了他们全能的爱，对自我的憎恶。他引领着他们的心走向信仰。除非上帝引领他们的心，否则庸众将永远不会在救赎和教益中获得信仰。一旦上帝引领，他们将立刻信仰。这正如大卫王所知悉的那样，他说，我的主，引领我的心！

285·宗教是各种精神意念的混合。有些让人停留在单纯团组上，于是，这样的宗教就因为组织力量强大能够彰显自己的真理。另外的让人可以追寻到那些使徒身上。更多的人回归到世界开端的本源。唯有从更深广的时光中，天使可以看得更远。

286·那些没有阅读过《圣经》就拥有信仰的人，因为他们内心能够感受到神圣的召唤，并且他们听到我们的宗教能够匹配他们内心的召唤。他们能够感受到神创造了他们，他们也全身心地热爱着神。他们完全憎恶自己的存在。他们感到自我无法再强大，他们寻求任何通向神的可能性。如果上帝没有走向他们，他们就无法与他联系。如果他们听到我们的宗教说人必须爱上帝，憎恶自己，成就上帝无上的荣耀与

神圣。上帝把自己造成一个凡人的模样，降临到人们中间。如果一个人在内心具备了这样神圣的意识，充满了上帝的召唤，那么他就不需要任何人再来给他内心安置这些，来说服他了。

287·我们见证这些基督徒不需要通过先知或者证据就能获得对上帝的知识，他们对我们的宗教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就能得出自己的判断。他们凭依着自己的内心，还有就是自己的直觉来做出判断。上帝自己引领着他们走向信仰，虽然他们也在尽最大努力去寻找。

我承认这些不需要证据就信仰上帝的基督徒，可能很难说服其他不信仰的异教徒像他们一样去信服。但是这些不需要证据而信仰上帝的人，他们的信念将真是受到来自于上帝的称许，虽然他们不能自我证明。

上帝说过在他的预言里（无可置疑的预言），耶稣基督带着他的精神降临人间、遍布四方，并且让教会里所有的青年和孩子蒙受恩典，自然地，神的光辉将四处遍及。

288·你必须称颂上帝把自己显现得那么多，而不是抱怨他把自己隐藏得那么多。你同样要称颂上帝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显现给那些并配不上他荣光的人。

两种人能够知晓上帝，一种有着谦卑的心灵，而且挚爱着他，不管他们的灵气是高还是低。还有一种他们具有着充沛的精神力能够看到真理，不管他们在走向真理的道路上遭受多大的阻力。

289·证明——1·基督教：一个有力又温和的组织，其建立又违背了自然；2·基督徒的灵魂，是圣洁的，谦卑的，荣耀的；3·《圣经》充满着奇迹；4·耶稣基督非常特别；5·使徒也非常特别；6·摩西和先知们很特别；7·犹太民族；8·预言；9·永恒的，没有

一种宗教是永恒的；10·有学说能够解释一切事物；11·法律具有的神圣性；12·世界的诸种进程。

毫无疑问，在区分好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宗教之后，我们不应拒绝那种要追随它的倾向——倘若它降临到我们的心中，并且确实没有嘲笑这种行为的余地。

290·宗教的证明——道德，学问，奇迹，预言和象征。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五编 正义之为正义

291·在一封关于不正义的信中，一条滑稽的法则被通用，那就是前人已经认清了一切。“我的朋友，你出生在山的这一边，因此你的老兄弟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你干吗要杀了我？”

292·他生活在水的那一边。

293·“为何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不生活在水的那一边呢？如果你生活在那里，我的朋友啊，我就是杀人凶手。但是如果你生活在这一边，我杀了你，我就是勇士，我就是一个英雄了。”

294·在何种意义上，人们发现他们被世界赋予了统治一切的使命？这些使命完全来自于他们个人意志么？这是多么混乱的事情啊！它被清晰判断出来么？人们一直

忽略这一点。

当然了，他也有可能知道这一点。尽管他并不为之制定出什么格言，只是把它视为人群中最为普通的一条准则，并且作为他王国的风俗而存在。正义的荣光将把整个民族带入到理性之中，立法者们也不会将波斯人或者德国人的幻想和心血来潮当成不可更改的道德的典范。我们将见证秩序在国内的大地和历史上建立起来，无论我们在哪里见到正义和不正义的事情，都不会改变自然风尚固有的律法。每提高三个纬度的，一切法律将被颠倒，一条子午线就决定真理；基础宪法用不了几年就会彻底改变；权利也有自己的期限；土星运行到狮子座星群当中，就为我们标志一种这样或那样罪行的开始。以一条河流划界是多么强权的正义！在比利牛斯山的这一边是真理的，到了那一边就是错误的。

人们不会接受一种有悖于风俗的正义，尽管它存在于自然界每一处的律法中。如果人类的律法轻率改变有悖于宇宙的律法，它们依然会顽强地保持着自足的运转，然而，人们是如此容易地心血来潮，以至于根本没有一种法律可以做到如此。

偷盗、乱伦、谋杀和弑父，这一切在品行中都有自身的位置。一个人可以有权利杀死我，只是因为他生活在水的那一边。他享受的这项与我相同的权力，尽管我们之间毫无过节。

毫无疑问有一项自然的律法：然而这种美好的理智一堕落，就堕落了一切；*Nihil amplius nostrum est ; quod nostrum dicimus, artis est.* (意思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所称之为我们自己的都是人为的。) *Ex senatus—consultis et plebiscitis crimina exercentur.* (意思为：人们犯罪是由于元老院和人民的缘故。) *Ut olim vitiis, sic nunc legibus laboramus.* (意思为：从前我们受罪恶之苦，现在我们受法律之苦。)

正是由于这种混乱，就有人如是说，正义的本质，就是立法者的权威；也有人说，就是君主的方便；还有人说，就是现行的风俗；而最确切的却是：按照唯一的理智来说，并没有任何东西就其本身是正义的；一切都随时间而转移。习俗仅仅由于其为人所接受的缘故，便成为暂时性的公义；这就是它的权威，那奥秘的基础所在。谁要是让它归于普遍，也就是消灭了它。没有什么东西比纠正错误的法律更加错误的了；谁要因为它们是正义的而服从它们，就只是在服从自己想象中的正义而并非服从法律的本质；法律完全是靠着自身而汇集起来的；它只是法律，而不再是什么别的。

谁要想考察它的动机，就会发现它是那样脆弱而又轻浮，以至于假如他并不习惯于观赏人类想象力的奇妙，他就要惊叹一个世纪的工夫竟能为它博得那么多的威严和敬意。攻讦或颠覆一个国家的艺术，就是要动摇已经确立的习俗，对它们加以深刻地追索，确认它们是缺乏权威和正义的。据说，我们应该追索不正义的风尚所除掉的那种国家原始的法典。这准是一场完全会输掉的赌博；在这个天平上，没有什么东西会是公正的。

然而人民却很容易听信这类议论。他们一旦意识到枷锁存在，就会立即想办法摆脱枷锁；而大人物们则由于民众的毁灭行为，以及对于既成习俗怀着好奇心的研究者的毁灭，获得巨大的利益。这就是何以有一位最聪明的立法者要说，为了人民的福祉，就必须经常欺骗他们；而另一位优秀的政治学家则说：Cum-veritatem
quolibet rignoret, expedit quod fallatur.（既然一个人不理解那种可以解放他的真理，那就最好让他忍受奴役吧。）绝不能使人感觉到越界的真理；那本来是毫无道理地建立起来的，但却变成有道理的了；我们一定要使人把它看成是权威的、永恒的，并且把它那起源隐瞒起来，假如我们并不想要它很快地就告结束的话。

295·我的，你的——“这条狗是我的。”这些可怜的孩子说，“这是我的阳光地。”这就是整个大地上争夺不休的起源和缩影。

296·当最为普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宣战，杀死那么多的西班牙人，并且这个判断只能由一个人来决断，他的决断还关联着很多的其他人。那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存在，他是无关的仲裁者。

297·Veri juris（真正的律法）——除此之外，我们不再拥有其他。我们必须让一个国家建立起一种由理性规则主导的文化风尚。我们已经发现它就在那儿，不需要发现新的公道。

298·正义，权力——那是必须要被遵循的准则；它确定了哪一种力量是最为强大的需要遵从的。正义倘若没有强力，是无助的；权力没有正义是虚妄的。没有强力的正义是悲惨的，因为经常被侵犯；没有正义的强力是失控的。我们必须同时具备正义和力量，为了这点，让正义成为强力，或者使得强力成为正义。

正义会有争论，强力却非常好识别而又没有争论。这样，我们就不能赋予正义以强力，因为强力否定了正义并且说正义就是它自己。因而，我们既不能使正义的成为强有力的，于是我们就使强力的成为正义的了。

299·唯一的普遍法则，就是对国土之内通常的力量取大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强力就是从多数的人群而来。不过，有国王格外地富有强力，并不被他的臣民所左右。

毫无意外的，财富的正义是平等。然而，人们既不能把正义变成暴力，就要服从于暴力，努力使之变成正义。于是，他们就把暴力正义化了。这样一来，正义和暴力合二为一，和平就能够降临，甚至能够达到至善。

300·“当一个强大的人用武力保卫他的财富，他的财富将得以保全。”

301·为何我们要追随大多数的人？难道他们掌握着更多的真理？不，因为他们更有力量。为何我们要追随那些古老的法律和规则的要求？难道它们有更大的声音？不，因为它们是独特，可以消除我们当中分歧的根源。

302·这些只是暴力的结果，而非风俗。在这种状况中，人们自由决定的能力是低下的，大多数的人群会选择屈从但拒绝将荣光授予那些发现自我创造力并加以实现的人们。倘若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坚持获得自己应有的荣誉，将会让他们群起攻击甚至痛打他一顿。因而但愿人们不要以那种巧妙自诩吧，或者说，但愿他们对自己知足吧。

303·强力是世界的女王，但观念却不是的——但是观念却利用暴力，但暴力并不能产生观念。彬彬有礼在我们的观念中是很完美的，为何？因为他能够独自在绳索上舞蹈，我却能召集一大帮的人指责他是不受欢迎的。

304·维系人们之间关系的绳索是必要的绳索，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说，所有的人都希望作为统治者，但并非每一个人能做到这点，只有少部分是统治者。

让我们随之去想想社会结构形成的过程。人们毫不怀疑该由强人组织起来统治弱者，双方决胜，最后一方获胜。但这一点一旦确定，那么胜利者就会有停止争斗的想法，并且同意停止使用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强力，开始和平。有些地方的人用选举的办法，另一些地方只是进行着世袭，等等。

正是在这一点上，想象力发挥了他们的作用。直到现在，权力造就事实：权力是被想象力所造就出的持久之物，之于法国，是贵族专制，在瑞士，是平民专政。

正是这些绳索，以及对于绳索的想象力，规约着对于个人的尊重度。

305·瑞士人拒绝被人尊为贵族，因为他们坚信只有自己身为平民才可以担任官职。

306·对于公爵、王室、贵族，威严必须要有，权力规约着一切。他们到处要展示自己的威严。他们反复无常，纲常并无定数，等等。

307·财政大臣包裹在精致的衣衫之下，因为他的地位是虚假的。但国王不是如此，他掌握实权，不需要凭借想象。法官、医生等等，只有那种想象中的权力。

308·仅仅看到国王的随从、乐队、官吏还有通过对各层各级国家机器的接触，就会让人产生肃然起敬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给人留下深刻威严的印象，甚至他们一人独自出现时，臣民也会感到有威严。这是因为人们无法在想象中，把他们跟他们的扈从分开。大家并不知道这仅仅是一种习惯的力量，觉得这是天赋而成的，从而有了这样的话“天赋威严，生来如此”，等等。

309·正义——正如风尚塑造了我们对于美的认识，也造就了我们对于正义的判断。

310·国王和暴君——我保持着我自己秘密的看法。

在四处旅行中我时刻保持着警惕。

对伟大人物的创造抱着尊敬。

欣喜于伟大的力量创造着人民的幸福。

财富的目的在于慷慨地施予。

每一件事务的特性都应该被探明。权力的特性就是能提供庇护。

当一张脸因为被欺凌而愁眉不展，当一个普通士兵摘下第一法官的帽子并把它丢出窗外之时。

311·政府往往是建立在观念和想象之上，这样的政府是令人愉悦和有价值的；倘若政府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那么它会认为暴力是统治者，观念不过是其王后。

312·正义就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们所有已经构建的法律，从被构建的那一刻起就要被认为是正义无疑的。

313·人民的观点发出的声音——内战是一种巨大的罪恶。倘若要论功行赏，那么人人会争夺自己的头功。如果我们仅仅是想推行自己的主张，何必要大动干戈。对一个生来有继承权力的傻瓜，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314·神自己创造了一切。他赋予了自己痛苦和欢乐的权力。

你能够接近上帝，或者你自己。如果接近上帝，那么福音书将是神圣的准则。如果接近你自己，你将成为自己的上帝。上帝将被心怀基督者的呼告所感应。他们向上帝要求那种属于上帝权威的赐福……但是，你必须明白，你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国王，永远走在一条欲望的道路上。

315·起作用的原因——这一点是值得赞美的：人们并不要我尊敬一个衣着华丽，跟随有七八个仆从的人。为什么？倘若我不冲着他敬礼，他就会给我一顿鞭子。这种习惯就是一种强力。这正像一匹马的装饰会比另一匹马更好一样！蒙田好笑地竟看不到这里有着怎样的不同，竟赞叹人们居然能发现这一点并且追问它的原因。他说：“的确，怎应会发生……”

316·人民的意见——精心打扮并不显得愚蠢；因为，它还显示有一大堆人在为自己

工作；它是在以他们的头发显示他们有用，有化妆师等等；以他们的镶边显示他们有丝带、金线.....因此，占用很多人手这件事并不是单纯的装饰，也不是单纯的衣装。人们所拥有的人手越多，他们就越有力量。越是精心打扮就越发显示他拥有的力量。

317·尊重的意思是：“给你增添麻烦了啊。”这完全是客套话，但是完全有必要。它的意思是说：“我愿意麻烦我自己，如果你接受的话；一旦我陷入麻烦当中，我也会为你做这些。”此外，敬重还能区分大人物和小人物。如果说敬重就是看着某人坐在扶手椅子上，那么我们会恭维任何人了。但是这样其实一点用没有，我们无法分辨谁值得敬重，谁不值得。

318·他有四个仆从。

319·我们总是喜欢以貌取人，而不是凭借别人内在品质来评定人，这是一件多么不当的事情啊！我们心中的两面到底谁占据上风，而谁该让步呢？很聪明的那个？我如同像他一样聪明，就会在这上面纠结不已。他有四个仆人，而我只有一个。这是容易看出来的：只要我们能数一下，我就该让步。如果我还愤愤不满，我就是一个笨蛋了。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实现了和平，这就是最大的裨益。

320·世界上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是那些人们不认同的道理变成了最寻常的事。还有什么比选出一个王后的长子治理一个国家更荒诞的呢？我们不会选出一个贵族家庭出身的旅客来担任船长呢。

这种规则会是滑稽可笑的而又不公正的。然而，人们就是如此并且一直如此，所以它就变成有道理的和公正的了；因为，我们要选择最为聪明能干，又有品德的人吗？如果这样来确定，我们一定会打成一团，因为人人都自以为是那个最有德而又

最聪明的人。因而，就让我们把这种品质附着在某些无可争辩的东西上吧。这位是国王的长子；这一点是地地道道的，决没有争论的余地。理性不能做得更好了，因为内战将是最大的灾难。

321·孩子们看到自己的小伙伴无端受人尊敬，就大为诧异。

322·拥有一个贵族的出身是非常便当的事情。很多人要奋斗到五十多岁才能获得资源、荣耀等等，这些人在十八岁就拥有了。三十多年的光阴就此省却了。

323·什么是自我？有人凭窗远望。假如我从这里经过，我能说他站在这里是为了要看我吗？不能；因为他并没有具体地想到我。

然而，由于某个女人美丽而爱她的人，是在爱她吗？不是的；因为天花——它可以毁灭美丽而不必毁灭人——就可以使他不再爱她。

而且，假如人们因我的判断、因我的记忆而爱我，他们是在爱我吗？不是的，因为我可以丧失这些品质而不必丧失我自己本身。然而，这个我又在哪里呢？假如它既不在身体之中，也不在灵魂之中的话。并且，若不是由于有根本就不构成其为我的这些品质（因为它们是可以消灭的），又怎么能爱身体或者爱灵魂呢？因为难道我们会抽象地爱一个人的灵魂的实质，而不管它里面可以是什么品质吗？这是不可能的，也会是不公正的。因此，我们从来都不是在爱人，而只是在爱某一些品质罢了。

因而，让我们不要再嘲笑那些由于地位和职务而受人尊崇的人们吧，因为我们所爱于别人的就只不过是那些假借的品质而已。

324·人们关于观念有很多的声音，例如：

一、宁愿选择去打猎而不愿意选择诗歌。并且满瓶不动半瓶摇的学者在嘲笑那些愚蠢的芸芸众生；但是他们无法猜透这个理由，人民是拥有真理的。

二、以外貌来品藻人物，例如以出身或者财富。俗人们又得意洋洋地指出这一点是多么没有道理；但这一点却是非常有道理的。吃人的野蛮人才会去嘲笑所有年幼的国王呢。

三、受到打击就要恼怒，或者是那样地渴求光荣。但是由于还有与之结合在一起的其他根本的好东西，所以这一点就是十分可愿望的；一个人受到打击而并不因此怀恨的，是一个被损害和需要所压垮了的人。

四、努力为不确定的东西工作；如此就是去航海，要在船舷上行走。

325·蒙田是错误的。风俗之所以被人们遵从，仅仅因为它是风俗，并不因为它是富有理性和正义的。人们遵从风俗的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觉得它正义。否则，就算它是一种风俗，也不会遵从它的。他们只会让自己服从于理智或者正义。风俗如果无关于理智和正义，那么一定会变成暴政。但理智与正义的世界并不比欢乐的世界更暴虐，这是人们面临的自然原则。

权力来自于法律和风俗是正当的，这是铁律。但人们必须知道这并不是真理和正义必然在其中，我们对之其实一无所知。可是人们并不接受这种说法，既然他们相信真理是可以找到的，而且真理就在法律和习俗之中；所以他们便相信法律和习俗，并把它们的古老性当作是它们的真理。不仅仅是它们那并不具有真理的权威。于是，他们就服从法律和习俗。然而，只要向他们指出它们是毫无价值的，他们立即就会叛变；人们从一定的角度观察，非常容易看出这一点。

因而，人们服从法律与习俗就是好事，因为它们是规律；但是要知道，其中并没有

注入任何真实的与正义的东西，要知道我们关于这些一无所知，所以就只好遵循已为人所接受的东西；靠了这种办法，我们才永不脱离它们。

326·非正义——告诉人民法律是不正义的，这非常危险。他们之所以服从法律，是因为觉得它是正义的。这就是必须要在告诉他们必须要服从法律的同时，一定要告知他们这就是法律。他们必须要遵守。不是因为他们是正义的，而是因为它是权威的。这样他们也不会叛乱，并良好对之遵从。

327·世界对万事都有良好的判断，因为在人们的认知之域，对一切都是天然地无知。科学有两个对应的极端。第一个是人们发现自己具有与生俱来的纯粹无知。另一个是极端的灵魂会达到无限的境地，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获知了之后，发现了自己的一无所知。于是，就又回到了他们原来所出发的那种同样的无知；然而这却是一种认识其自己的、有学问的无知。那些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人，他们既已脱离了天然的无知而又不能到达另一个极端，他们也沾染了一点这种自命不凡的学识，并假充内行。这些人搅乱了世界，对一切都判断不好。人民和智者构成世人的行列；这些人则看不起世人，也被世人看不起。他们对一切事物都判断得不好，而世人对他们却判断得很好。

328·作用的原因——一段在正与反中的循环。

我们知道人类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对于没有意义又很快能被证伪的事情的推崇，更证明了他们的虚妄。然后，我们又已经证明了所有这些见解都是非常健全的，而既然所有这些虚妄都是非常之有根据的，所以人民就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虚妄；这样我们又推翻了那种推翻了人民意见的意见。

现在我们就必须推翻这个最后的命题，并且证明“民众是愚蠢的”这一说法永远是

真确的，尽管他们的见解可以是健全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在真理所在的地方感受到真理，并且既然他们把真理置之于它所不在的地方，所以他们的见解就总是非常之谬误而又非常之不健全的。

329·作用的原因——人的脆弱性，才是使得我们认识到那么多美妙事物的原因，比如说善于吹长笛。它之所以是桩坏事，只是由于我们脆弱的缘故。

330·国王的权力基石是自身的理性和民众的愚昧，且尤其以他们的愚昧为基础。世界上最为伟大的事物是以软弱为基础的，但是这一基础又完美地真实，因为没有比民众是软弱的更为确切的基础了。以完美理智为基础的东西，其基础又是非常薄弱的，比如对理智的推崇。

331·我们想象中，好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总是穿着一身学者式样的大袍子。其实，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并且也像别人一样，要和自己的朋友们一起在娱乐中欢笑。当他们写出他们的《理想国》和《政治学》作为精神消遣的时候，他们是在游戏状态之中写出来的；这是他们一生之中最不哲学、最不严肃的那一部分；最具有哲学智慧的部分，则只是单纯地、安静地生活。假如他们写过政治，那也好像是在给疯人院制定规章，并且他们装模作样仿佛是在谈论一桩了不起的大事一样。那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听他们讲话的那些疯子，都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国王或者皇帝。他们研究他们的原则，是为了把这些疯子的疯狂尽可能缓解到最为无害的地步。

332·暴政的根源，就在于追求那种通行的却超出自己范围之外的统治权。强力、美丽、良好的精神，很虔诚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各自统辖不同的场所，而不能在别的地方；但有时候他们遇到一起，于是暴力和美就要愚蠢地争执他们双方谁应该做另一方的主人；因为他的主宰权是属于不同的种类的。他们相互并不理解，而他们的错误则在于想去统辖一切。但什么都做不到这一点，哪怕是暴力本身也做不到：

在思想者的王国里就会一事无成；它只不过是表面行动的主宰而已。

暴政，所以下列说法就是谬误的和暴政的：“我是完美的，因此人们应该怕我。我拥有着暴力，因此人们应该爱我。我……”

暴政就是要以某种方式具有我们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才能具有的东西。我们对各种不同的长处，要尽各种不同的义务：对美丽的人有义务爱慕，对掌握暴力的人有义务惧怕，对有学识的人有义务去信任。我们应该尽到那些义务；拒绝尽这些义务是不对的，要求尽别的义务也是不对的。因而，“他并不掌握暴力，所以我就不尊敬他；他并不十分聪明，所以，我就不惧怕他”；说这些话，也同样是谬误的与暴政的。

333·难道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人，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很不错，便向你列举许多有地位的人都是看重他们的吗？对这一点，我就要回答他们说：“只要展示一些你让人陶醉的优点就可以了，我也会同样地看重你的。”

334·作用的原因——欲望和暴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根源：欲望促成自发的行为；暴力促成非自发的行为。

335·作用的原因——因此，有关这一说法是毫无疑问正确的，人人都在一种幻觉中：因为，可能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一理念是健全的，但是并非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健全的，因为他们以为真理是无所不在。真理的确就蕴藏在他们的意见之中，但并不完全是在他们想象的情景里。我们的确必须尊敬贵族人士，但并非因为他们的出身真正优越，等等。

336·作用的原因——我们必须在心中保持一种独立的想法，并以这种想法判断一切，但是同时，却要说得像其他人一样。

337·作用的原因——等级。民众尊重出身高贵的人。而那些学问半通不通的人，则鄙视他们，认为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品质。但有学问的人则尊敬他们，并不是根据大家通常的想法，而是根据自我的想法，要尊重现状。虔诚的信徒的热忱要比知识更多，尽管考虑到有学问的人对他们表示尊敬，但虔诚的人还是鄙视他们，因为虔诚的人是依据虔诚所赋给自己的澄明在做出判断。然而，完美的基督徒则根据另一种更高级的光辉而尊敬他们。因此，人们凭借着内心的光辉，相续出现了从赞成到反对的各种意见。

338·可是，真正的基督徒却顺从于自己的愚昧；并非他们尊重愚蠢，而是上帝的诫命是要惩罚人类，使他们屈服于这些愚昧：Omnis creatura subjecta est vanitati¹⁵：“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期望，那人脱离腐败的统治，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因此，圣汤姆斯解释圣雅各“论富人优先”的那段话时说，如果他们从上帝的观点不这样做，他们就是有悖于宗教的诫命了。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六编 有关哲学家

339·我可以想象一个人若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头（因为只是经验才教导我们说，头比脚更为必要）的状态。然而，我不能设想一个人没有了思想，那么，他就成了一块顽石或者一只牲口了。

340·一台数学机器计算出的结果，要比动物所做出的一切更接近于思维；然而，对于我们而言，它无法做出任何举动显示这点，它像动物那样具有意志。

341·一段关于鱼鳔与青蛙的故事：它们总是那样做，而从来不会别样，不存在任何精神性的东西。

342·假如一个动物能以精神做出它以本能所做出的事，并且假如它能以精神说出它以本能所说出的事，在狩猎时可以警告它的同伴说，猎物已经找到或者已经丢失了；那么它就一定也能说那些它所更为关怀的事情，例如说：“咬断这条害我的绳子吧，我咬不到它。”

343·鹦鹉总是在摩擦它的嘴，尽管它已经很干净了。

344·本能与理性，是两种标志性的天性。

345·理智之命令我们，要比一个主人更专横得多；因为不服从主人我们就会不幸，而不服从理智我们却会成为蠢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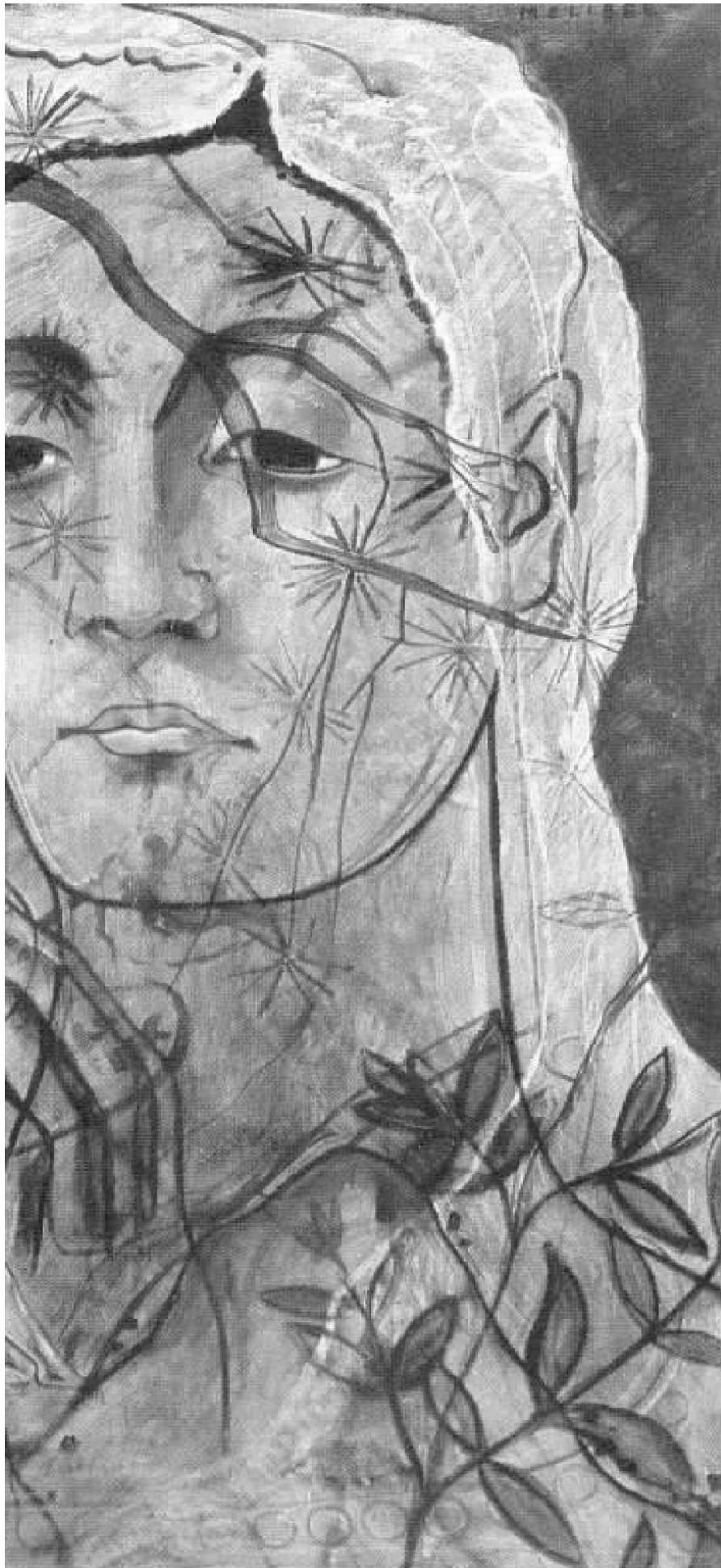
346·思想昭示着人的伟大。

347·人只不过是自然界里最为脆弱的一根芦苇，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宇宙不需要调动全部的武器来消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人于死命了。然而，就算是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依然要令他死亡的东西更为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要死亡的，还有就是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必须要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348·一根能够思想的芦苇——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

349·灵魂的非物质性——哲学家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有什么物质能做到这一点呢？



人只不过是自然界里最为脆弱的一根芦苇，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350·斯多葛派——他们结论说，我们永远能做到我们一度所能做到的事，并且既然对光荣的愿望已经为那些被光荣所占有的人做了一些事，所以别人也很可以同样如此。但这是病热的行动，健康是无从模仿的。

爱比克泰德对此作出结论，既然有始终一贯的基督徒，所以每个人就都可以如此。

351·而触及的那些伟大的精神努力，都是它所没有把握住的事物；它仅仅是跳到那上去的，而不像在宝座上那样是永远坐定的，并且仅仅是一瞬间而已。

352·德行所能做到的事不应该以他的努力来衡量，而应该以他的日常生活来衡量。

353·每一种过度的德行都能引起相反的，正如过度勇敢会导致残暴，我没有看到两种德行能够平衡的，就像在伊巴米农达斯的身上那样既有极端的勇敢又有极端的仁慈。因为否则的话，那就不会是提高，那就会是堕落。我们不会把自己的伟大表现为走一个极端，而是同时触及到两端并且充满着两端之间的全部。

然而，也许从这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只不过是灵魂的一次震动，而事实上，它却总是只在某一个点上，就像是火把那样。即使如此，就算它没有能显示灵魂的广度，它至少能够显示灵魂的活跃性。

354·人类的自然本性并非是永远前进的，它是有进有退的。

激情是有冷有热的；而冷也像热本身一样显示了激情的热度的伟大。

一个又一个世纪的人们的创作也是一样。世上的好和坏，总的说来，也是一样。

Plerumque gratae principibus vices. (世界的变化会让英雄人物感到高

兴。)

355·雄辩常常使人感到无聊。国王们和各路诸侯有时候也进行游戏娱乐。他们并不总是坐在他们的宝座上；他们在宝座上也感到无聊：伟大，是必须经历之后，才能感觉到的。反复的枯燥无变化，会使人感到厌烦：为了能够感受热，冷就是可爱的。

自然进化演变，*itus et reditus*¹⁶。它前进，又后退，然后前进得更远，然后加倍地后退，然后又比以前更远；这样地循环往复。海潮就是这样在进行的，太阳似乎也是这样运行的。

356·身体一点一滴地积累营养。用很少的食物就能积累充分营养。

357·要追随德行直到它的两个方面的极端时，就出现了罪恶，它在其沿着无限小这方面的不可察觉的道路上是不知不觉暗暗钻进来的；而在其沿着无限大这方面，罪恶则是大量地出现；从而我们便陷没在罪恶里面再也看不到德行。我们就在完美的本身上被绊住了。

358·天使，不是野兽；但人的不幸，就在于想成为天使的人却变成了野兽。

359·我们的德行并不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力量，而是由于两种相反罪恶的平衡，就像我们在两个巨大的暴风的对立中保持直立一样。取消这两种罪恶中的一种，我们就会陷入另一种。

360·所提出的东西是那么困难而又那么虚妄。

斯多葛派提出：凡是没有高度智慧的人都是同等地愚蠢和罪恶，就像是那些慢慢沉到了水底下的人们一样。

361·至善。关于至善的争论——Ut sis contentus temetipso et ex te nascentibus bonis. (为了你可以满足于你自己以及出自于你的美好。) 这地方存在着一些矛盾，因为他们最后劝人去自杀。啊！多么幸福的生命，而我们却要摆脱它，就像摆脱一场瘟疫那样。

362·Ex senatus consultis et plebiscitis..... (是元老院和人民.....)

列举出相似的引文。

363·Ex senatus-consultis et plebiscitis scelera exercentur, 塞涅卡, 588。 (是元老院和民众合谋造成了罪恶。)

Nihil tam absurde dici potest quod non dicatur ab aliquo philosophorum. 论占卜。 (没有一件事情如占卜这么荒唐，甚至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想谈论。)

Quibusdam destinatis sententiis consecrati quae non probant coguntur de fendere. 西塞罗。 (对世界抱有成见的人，就不得不辩护他们所不能证明的东西。)

Ut omnium rerum sic litterarum quoque in temperantia laboramus. 塞涅卡。 (在文学上，如同在万事之中，我们也会操劳过度的。)

Id maxime quemque decet, quod est cujusque suum maxime. 西塞罗。 (适合某人的东西，也就是对他最好的东西。)

Hos natura modos primum dedit. 维吉尔。 (自然给他们做出了限定。)

Paucis opus est litteris ad bonam mentem. (美好的心性并不需要读很多的著作。)

Si quando turpe non sit, tamen non est non.西塞罗。(人们并不需要永远坐着，而应该站起来看世界。)

365·思想——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因此，思想由于它的本性，是一种东西。它一定得具有出奇的缺点才能为人所蔑视；然而它又确实具有，所以再没有比这更加荒唐可笑的事了。

思想由于它的本性是何等地伟大啊！思想又由于它的缺点是何等地卑贱啊！

然而，这种思想又是什么呢？它是如何地愚笨啊！

366·这位统治世界的审判者，他的精神并非足够独立，可以不受自己周围发出的最微小的噪音所干扰，甚至不需要大炮那么大的声响，才能妨碍他的思想；需要有一个风向标，或是一个滑轮的声音就足够了。假如它并没有非常好地遵循理性，你也不必惊讶。如果有一只苍蝇在他的耳边嗡嗡作响，这就足以使得他无法做出他的判断了。如果你想要他能够发现真理，就赶走那个小动物吧；是它阻碍了他的理性，干扰了他那统治着多少城市和王国的强大智慧。

好像是一位有恶作剧的上帝！Oridi Hcolosissimoeroe！

367·苍蝇的力量：它们总是能够胜利，能妨碍我们灵魂的活动，能吃掉我们的肉体。

368·当有人阐述过，热只不过是一些微粒的运动，光只不过是我们所感觉的反射结

果；这就使我们大为惊异。什么？难道欢乐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精神的芭蕾舞罢了吧？我们对它怀有多么不同的观念啊！而这些感觉和当我们加以比较可以称之为同样的其他那些感觉，看来距离得又是何其遥远啊！火的感觉，那种热以一种与触觉全然不同的方式作用于我们，还有对声和光的感受；这一切对我们都仿佛是神秘的，然而它们却粗糙得就像一块石头打下来。渗透进那些毛细的孔隙里的精神，它是细微并可以感触其他神经的——这一点是真的；但却总得要有某些被感触的神经。

369·对于所有运用理性的智慧而言，记忆都是必要的。

370·偶然产生思想，偶然也勾销了思想；实质上，根本没有可以完全保留思想或者获得思想的办法。思想逃跑了，我想把它写下来；可是我写下的，只是它从我内心逃逸掉的那一部分。

371·在我小时候，我紧抱着我的书；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坚信自己是抱住了书的，这时，我却深深地怀疑.....

372·正要写下我自己的思想时，它却不时地消亡了；然而，这使我记起了自己的脆弱，以及自己时时刻刻都会遗忘；这一事实所教导我的并不亚于我那被遗忘的思想，因为我祈求的只不过是认识自己的虚无而已。

373·怀疑主义——我要在这里杂乱地书写我的思想，但也许并非是一种毫无计划的混乱与交错。这才是真正的顺序所在，它将永远以无顺序的本身表明我的对象。假如我把它处理得顺序井然，我就是要特别突出我题目的光荣，因为我正是想要显示它是不可能有序。

374·最使我惊讶的，就是看到每个人都不惊讶于自我的脆弱不堪。人们在认真地实

践着，每个人都跟随着自己的状况作出反应；并非因为顺从于环境有什么明显的好处（既然它只不过是时尚），而是仿佛每个人都非常确切地知道理性和正义在哪里。他们发现自己没有一次不受骗；可是由于一种可笑的谦逊，他们却相信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不是他们永远自诩有办法的过错。然而最妙的，就是世上这种人竟有那么多，他们为了怀疑主义的光荣而不做怀疑主义者，以便显示人是很可能具有最奇特的见解的；因为他居然能够相信自己并不处于那种天赋的、不可避免的脆弱之中，反倒相信自己是处于天赋的智慧之中。

最能加强怀疑主义的，莫过于有些人根本就不是怀疑主义者；假如人人都是怀疑主义者，那么，他们就错了。

375·在我的一生中，曾有过很长的时期是相信有正义的，而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错；因为按照上帝意愿，神对我们所作的启示来说，正义的确是存在的。然而，我却不是这样加以理解的，而正是在这上面我犯了错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正义本质上是公正的，并且我有办法认识它和判断它。然而我却多少次都发现自己的正确判断是错的，终于我就走到了不信任自己，然后也不信任别人。我看到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人都在变化；于是在我对真正正义的判断经过许多次变化之后，我就认识到我们的天性也只不过是一场不断的变化而已，而我从此以后却再也没有变化；假如我有变化的话，我就可以证实我的见解了。

376·一个人被其敌人强化的特点，远远多于被其朋友强化的；因为人的脆弱性在那些不认识它的人的身上，要比在那些认识它的人身上表现得格外显著。

377·有关谦卑。一个虚荣的人，是虚荣的材料，对于谦卑的人，则是谦卑的材料。因此谈论怀疑主义，对于坚信的人，就是坚信的材料；很少有人是在谦卑地谈论谦卑的，很少有人是在贞洁地谈着贞洁的，很少有人是在怀疑中谈论怀疑主义的。我

们只不外是谎话、两面性和矛盾而已，我们在向自己隐瞒自己并矫饰着自己。

378·怀疑主义——极端的精神就被人指责为癫狂，正像极端缺少精神一样。除了中庸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是好的。是大多数人确定了这一点，谁要是无论在哪一端想躲开它，他们就会咬住不放。我在这方面并不固执己见，我很同意人们把我安置在这里，而且我拒绝位居下流，并非因为它在下流，而是因为它是一端；因为我也要同样地拒绝把我放置在上面。脱离了中和，就是脱离了人道。人的灵魂的伟大就在于懂得把握中道；伟大远不是脱离中和，而是绝不要脱离中和。

379·过度的自由并不是一件好事。各取所需也并不是一件好事。

380·一切劝善的良言，世界上都有了；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理性运用。例如：我们并不怀疑，为了保卫公共幸福，应该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为了宗教，却不必然如此。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是必要的，这一点是真的；但是承认了这一点就不仅是对最高的统治权，而且也是对最高的暴政，大开方便之门。

放松一下精神是必要的；然而，这就向最大的恣纵无度打开了大门。——让我们标出它的限度来吧——可是事物是根本没有界限的：法律虽想把它们安置在那里面，而精神却不能忍受它。

381·如果我们太年轻，我们就无法做出良好的判断；如果太老的话，也一样。如果我们想得不够，如果我们想得太多，我们就会顽固不化，我们就会头昏脑涨。如果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之后，匆匆地加以观察，我们对它就是先入为主的成见；如果搁置的时间太久了之后，我们又再也钻不进去了。站得太远或是太近来观看绘画，也是这样；仅仅有一个最好的点上，才是真正的地方：其余的，则不是太近，

就是太远，不是太高，就是太低。在绘画艺术上，透视学规定了这样一个点。然而在真理上、在道德上，有谁来确定这样一个点呢？

382·当一切都在变幻不断的时候，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动荡着的，就像在一艘船里那样。当人人都沦于纵欲无度的时候，就没有谁好像是沦于其中了。只有能够停下来的人就像是一个确定的点，把别人的狂激标示出来。

383·生活没有规律的人，对生活秩序井然的人说，正是你们这些人啊，背离了自然，而他们却自信是在遵循自然的；正像坐在船里的人，自信是岸上的人在移动那样。这种说法可以类推于万事，只有一个恒定点，才能做出好的判断。用海岸，可以判断那些在船里的人；可是，在道德上，我们又以哪里为港岸呢？

384·矛盾是真理的一个坏标志：有许多确凿的事物是有矛盾的；有许多谬误的事物又没有矛盾。矛盾既不是谬误的标志，没有矛盾也不是真理的标志。

385·怀疑主义——每一件，都包含着一部分的真确，也包含着一部分的谬误。原初的真理却不是这样的；它是完全纯粹的而又完全真实确切的。这种混杂玷污了真理并且消灭了真理。没有什么是纯粹真确的；因而当真确是指纯粹真确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是真确的了。人们说，杀人千真万确是坏事；是的，因为我们十分认识坏事和谬误。然而人们所说的好事又是什么呢？是贞洁吗？我说不是的，因为世界将会绝种的。是婚姻吗？不是的；节欲要更好得多。是戒杀吗？不是的，因为无秩序将是可怕的，而且坏人将会杀死所有的好人。是杀人吗？不是的，因为那会毁灭人性。我们只不过具有部分的真和善，同时却渗杂着恶和假。

386·如果我们每夜都梦见同一件事，那么它对我们的作用就正如同我们每天都看到的对象。如果一个匠人每晚准有十二个小时，梦见自己就是国王，那么我相信，或

许他就像一个每天晚上十二小时都梦见自己是匠人的国王，是一样地幸福。

如果我们每夜都梦见我们被敌人追赶，并且被这种痛苦的情景所折磨，又如果我们每天都在纷繁的事务里面度过，就像是走过漫漫无边的路；那么，我们遭受的痛苦，就真的和这些状况大概是一样的；并且，我们就会害怕进入睡眠，就像是我们害怕自己会真的遇到这类不幸时，我们容易从梦中醒来是一样的。而且，事实上，它也差不多会造成像真实的情况一样的恶果。

但是因为梦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同一个梦也是纷乱的，所以我们梦中所见到的，就比我们醒来所见到的，真实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因为，醒来后，生活是具有连续性的，但它也并非那么地持续的，甚至于一点变化都没有，仅只是并不那么突然而已，除非它是在很罕见的时候，例如在我们旅行时，那时，我们就说：“我好像是在做梦。”因为人生就是一场无常的梦，总是在不确定之中。

387·（可能存在一种真实的证明，但这个并不确定。因而，这一点并没有证明别的，只不过证明了连一切都不确定也并不确定。这就是怀疑主义的荣耀所系。）

388·良好的意识——他们被迫不得不说：“你并不是根据优良信仰在行事的，我们醒着，没有做梦，等等。”我多么爱看这种高傲的理性，却屈辱不堪地在祈求啊。因为，这不是另外一个人争论他是否有权利，他手里有武器和力量可以保卫自己的权利，并为言行负责。

他并不高兴说，人们的行事不是根据良好的信仰，而他却要用暴力来惩罚这种糟糕的信仰。

389·《传道书》指出，人若没有上帝，就会沦于对一切都无知，并且会沦于无可避免的不幸。因为既有愿望而又无能为力是不幸的事。现在，他想能够幸福并把握某

些真理；可是他却既不能知道，又不能不希望知道。他甚至于也不能怀疑。

390·我的上帝啊！这都是些多么愚蠢的说法：“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眼见它堕落吗？他会向如此之脆弱的人们要求那么多吗？等等。”怀疑主义，就是这种病的药物，它可以治愈这种虚荣。

391·谈话——伟大的字眼：宗教，我否认它。

谈话——怀疑主义为宗教服务。

392·反对怀疑主义——（……因而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们把这些事情弄得模糊不清，而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很有把握地在谈论它们）我们假设所有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它们；然而，我们所假设的这一点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我的确看到人们在同样的情况，在类似的情况下都在使用这些字眼。而且，每当有两个人看到一个物体改变位置时，他们两个人就都以同样的语言，来陈述对这同一事物的看法。他们双方都在说它移动了；于是，我们得以从语言文字的一致性里，得出了一种有关思想一致性的有效判断。然而，这一点却不能绝对地、最终地令人信服，尽管我们很可以打赌说它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从不同的前提之中得出同样的结论来。

这一点，至少足以令人混淆问题，这一点无法扑灭那种我们能够觉悟的自然之光。学院派或许能够肯定地打赌；然而，这一点却使得它晦暗失色，并困扰那些头脑僵死的人，这是怀疑主义者的光荣；怀疑主义者正在于这种含混不清的含混性以及某种令人可疑的蒙昧性，我们的怀疑并不能消除其中全部的光芒，我们天赋的光明也驱散不了我们全部黑暗。

393·这是一件值得思考的趣事：世界上有许多人，已经抛弃了上帝的和自然的全部

律法，却又自己制造了法律，并且严格地遵守这些法律，例如穆罕默德的士兵以及强盗、异教徒分子等等。逻辑学家也是这样。鉴于他们已经突破了那么多正确而又如此之神圣的法律，所以看来他们的放肆不羁就仿佛是没有任何界限，也没有任何障碍的。

394·怀疑主义的、斯多葛派的、无神论者的等等，他们所有的原则都是真确的。但他们的结论却是谬误的，因为相反的原则，也是真实确切的。

395·本能、理性——对于做出证明，我们是孱弱的，这是思维僵死者所无法避免的。我们对真理又具有一种观念，这是一切怀疑主义所无法克服的。

396·有两件东西教给了人们全部的人性：本能和经验。

397·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为自己可悲。因此，认识到可悲，是真正的可悲；然而，认识到我们是可悲的原因，却是伟大的。

398·这一切的可悲，其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它是一位伟大君主的可悲，是一个丢失了王位的国王的可悲。

399·倘若没有感情，我们就不会感到可悲；一座破房子是不会感到可悲的，只有人才会可悲。

400·人的伟大——我们对于人的灵魂怀有一种崇高的感情，以至于我们不能忍受它受人蔑视，或不受别的灵魂尊敬；而人的全部幸福，就在于这种尊敬。

401·光荣——动物是绝不会互相羡慕的。一匹马绝不会羡慕它的同伴，这并非因为它们在比赛中彼此间没有竞争。那也触动不了它们，因为到了马厩里，就是最笨最

蠢的马也不会把自己的燕麦料分给另一头的，像是人所愿望别人会对自己做出的那样。它们的德行是本身就自足的。

402·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就算在自己的欲望当中，也知道要设计出一套美妙的规律来，并把它演绎成一幅美好的画卷。

403·伟大——就源自于人们对于自己欲望的演绎，让其成为美好的律动。

404·人的最大的无耻就是追求光荣，然而这一点本身又正是人的优越性的最大标志。因为，无论他在世上享有多少东西，享有多么健康、多么安逸的生活，但假如他不是受人尊敬，他就不会得到满足。人们把理智尊崇得那么伟大，以致无论他在世上享有多大的优越，但假如他并没有在别人的理性中也居于优越地位，那么，他内心就不会得到安宁。那可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位，无论什么都不能转移他的这种愿望。而这就是人心之中，最不可磨灭的品质。

而那些最鄙视人并把人等同于动物的人们，他们也还是期望着被人羡慕与信仰的，于是他们就由于自己本身的情操而自相矛盾了；他们的天性来得比一切都更加有力，他们的天性使得他们信服人的伟大。这要比理智之使他们信服人的卑鄙更加有力得多。

405·矛盾——骄傲可以压倒一切可悲。人要么去隐藏自己的可悲之处；要么，他通过别人揭示了自己的可悲之处，那么，他就通过认识自己的可悲之处而光荣化了自己。

406·骄傲具有压倒性，可以清除一切的可悲。人是一个奇怪的物种，也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偏差。

他从自己的座位上跌下来，他又在焦灼不安地寻求它。这就是人人都在做着的事情了。

就让我们看谁会找到它吧。

407·当恶意理性地在自己这一边的时候，它就变得傲慢并以其全部的光荣来炫耀理智。

当严肃性或严厉的选择并没能成就真正的美好，而必须回过头去追随天性时，它就由于这场向后转得以傲慢。

408·恶是容易的，而且可以数量巨大；但是善，几乎却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有某种恶跟人们所说的“善”，是一样地难于被发现；因此，人们就往往把那种特殊的恶当作了善。简直是需要有超凡伟大的灵魂，才能够很好地达到它也像达到“善”的境界一样。

409·人的伟大——人的伟大是那样地显而易见，甚至于从他的不幸之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点来。因为在动物是天性的东西，对于人则可以称之为不幸；由此我们便可以认识到，人的天性现在既然更像动物的天性，那么，人就是从一种为他自己一度所固有的更美好的天性里面堕落下来的。

因为，除了被废黜的国王之外，有谁会由于自己不是国王就觉得自己不幸呢？人们会觉得保罗·哀米利乌斯不再任执政官就不幸了吗？正相反，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已经担任过了执政官是幸福的，因为他的情况就是不得永远担任执政官。然而人们觉得柏修斯不再做国王却是如此之不幸——因为他的情况就是永远要做国王——以致人们对于他居然能活下去感到惊异。谁会由于自己只有一张嘴而觉得自己不幸呢？谁又会由于自己只长一只眼睛而不觉得自己不幸呢？我们也许从不曾听说过由于没有

三只眼睛便感到难过的，可是若连一只眼睛都没有，那就怎么安慰都没有用了。

410·马其顿王柏修斯，保罗·哀米利乌斯——人们责备柏修斯未曾去自杀。

411·尽管我们全部的可悲景象令我们窒息，紧紧地卡住了我们的咽喉，但我们却有一种自己无法压抑的本能，在引我们上升。

412·人的理智与感情之间的战斗。

假如只有理智而没有感情.....假如只有感情而没有理智，.....但是既有这一个而又有另一个，既要与其中的一个和平相处，就不能不与另一个进行战争，所以他就不能没有战争了；因此他就永远是分裂的，并且是自己在反对着自己。

413·这场理智对感情的内战，就把性格平和的人们分成两半。一半意在否定情感，而让人成为神明；另一派则意在否定理智，而让人变为动物。然而，这其中无论哪一方面都做不到这一点；于是理性就永远逗留留着，它控诉感情的卑鄙和不义，打搅了安于顺服的人们的安宁；同时感情也是永远活跃在那些想要否定它的人们的身上。

414·人是那么地必然要愚妄，以至于不愚妄的人，最终会以另一种愚妄的姿态而成为了愚妄。

415·人性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以观察：一种是根据他的目的，这时候，人就是非常伟大的；另一种是根据群体，正如我们通过群体来判断马性和狗性，只要从它们成群结队的方式来判断，这时候，人就是邪恶且下流的。这是两种方式，它们使我们对人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并引发了哲学家们那么多的争论。每一方都否认另一方的假设，有一方人说：“人并不是为了那种目的而生的，因为他的一切行为都与之背

道而驰”；而另一方人则说：“当他做出这些卑鄙的行为时，他就背离了他的目的。”

416·伟大与可悲——既然可悲是从伟大中推断出来的，而伟大是从可悲中推断出来的；一方面，是从伟大当中，推断出伟大的结论；在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可悲本身的推论，进一步推导出伟大的结论。凡是能从某一方面加以阐述伟大的东西，就只是为另一方面，提供了推论出可悲来的论据；因为我们越是从高处跌落下来，也就越发可悲，而在另一方则恰好相反。

他们每一方都被一场无休止的循环，引向了相反的另一面；大家能确定的就只是：随着人们所具有的光明展露，他们就会发现，人身上既有伟大又有可悲。总之，人认识自己是可悲的：他是可悲的，因为他本来就是的；但他又确实是伟大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可悲的。

417·人的这种双重性是如此地鲜明，以至于有人以为我们具有两个灵魂。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单纯的人是不存在的，即使如此，也会在某时让人突然变化，内心从一种过分的傲慢转化为一种可怕的沉沦。

418·使人过多地看到他和动物是如何地相似，而不向他指明他的伟大，那是危险的。使他过多地看到他的伟大一面，而看不到他卑劣的一面，那也是危险的。让他对这两者都加以忽视，则更为危险。然而把这两者都指明给他，那就非常之有益了。

绝不可让人相信自己等同于动物，也不可等同于天使，也不可让他对这两者都忽视；而是应该让他同时知道这两点。

419·我无法容忍谁完全依赖自己，或者依赖别人，为的是可以让他们既没有依靠又

没有安宁.....

420·如果他抬高自己，我就贬低他；如果他贬低自己，我就抬高他；而且，我将一直保持着与他的对立，直到让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不理智的怪胎为止。

421·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

422·最好的办法，是徒劳无功地要寻求什么真正的美，从而好向神伸出手去。

423·对立性。在已经证明了人的卑贱和伟大之后——现在就让人们尊重自己的价值吧。让他们热爱自己吧，因为在人的身上有一种非常美好的天性；可是，不能让人同时也爱上自己的缺陷。让他鄙视自己吧，因为这种能力是虚无的；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鄙视这种天赋的能力。让他恨自己吧，让他爱自己吧：他的身上有着认识真理和可以幸福的能力；然而他却根本没有获得真理，无论是永恒的真理，还是满意的真理。

因此，我要引导人产生渴望寻找真理的热情，并且时时准备摆脱感情的束缚而追随真理（只要他能够找到真理），既然他知道自己知识是怎样地为感情所遮蔽；我要让他对自己的欲望憎恨——欲望已经限制了他——以便欲望不至于让他盲目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且在他做出选择之后也不至于妨碍他。

424·所有种种的矛盾，看来仿佛是最使我远离对宗教的认识的，却是最足以把我引向真正宗教的存在。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第七编 道德与教义

425·第二部分，论没有信仰，人无法认识真正的美好，也不能认识正义。

——人人都想要寻求幸福，这是无一例外的；无论他们所采用的办法是怎样不同的，但是，他们全都趋向于这个目标。让一些人选择了战争，以及使得另一些人没有走上战争的，是同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双方都有的，但是各自携带着不同的观点。除了主观的意愿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之外，行为上很难往这个方面迈出一小步。这就是所有的人，乃至那些悬梁自尽的人，所有行为的动机。

可是，经历了那么久的年岁，还没有出现一个毫无信仰的人能够达到很高迈的境地。所有的人都在抱怨这些东西：君主、臣民，贵族、平民，老人、青年，强者、弱者，聪明人、愚笨者，健康人、病人，不分国度，不分时代，不分年龄和境况。

一场旷日持久的验证工作，应该可以令我们很信服，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幸福。没有一个好的先例能够教导我们什么。从来都不会有那么完全的相似，一定会存在着各种细微的差别；因此，我们期望着自己的希望在某种情况下不要像其他地方那样到处被人欺骗。从而可以推断，既然我们永远不会满足于当前状况，经验又在愚弄着我们，并引导我们从不幸走向不幸，直到让我们攀上死亡那个永恒的巅峰。然而，这种对幸福的渴求以及这种无能，向我们大声宣告的又是什么呢？——假如说人类曾经一度有过一种真正的幸福，而现在的人们仅仅对它保留了空洞的认知。在徒劳无功当中，人们力求能以自己环境中的一切事物来填满这种空洞，要从并不存在的事物中，寻求他所不能得之于现存事物的那种支持。然

而，这一切都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无限空洞的深渊，只能是被一种无限的、不变的存在所填充，也就是说，只能被上帝本身所填充。

只有上帝才是人类真正的美好。但自从人类离弃了上帝以后，对上帝的感受就成为非常稀罕的事情了。自然界之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上帝的地位：星辰、天空、大地、元素、植物、白菜、韭菜、动物、昆虫、牛犊、蝮蛇、病痛、疫疠、战争、饥饿、罪行、浪荡、乱伦.....

而且自从人类丧失了真正美好的东西以来，一切事物，对他们就都可能显得是同等地美好，甚至那些能够使它们自身毁灭的东西，尽管这是那样地违背上帝、违背理智而又违背整个的自然秩序。

有人寻求权力，另有人寻求好奇心或求之于科学，又有人求之于肉欲。还有人在事实上已经是很接近它了。他们认为，人人都在渴求着的那种普遍的美好，必然不应该只存在于任何个别的事物；个别的事物只能为一个人所独享，若是分享时，则它使它的享有者由于缺少了自己所没有的那部分，倍感深深地痛苦。这种痛苦何其之大，甚至比它带给享有者的那部分欢愉而使之感受到的满足大多了。他们认识到，真正的美好，应该是那种为所有的人都能同时享有的美好。这种美好，既不会减少，也不会使人产生嫉妒，更没有人会违背自己的意愿而丧失它。而他们的理由是，这种愿望既然对人是天赋的——因为它必然是人人都有的，并且是不可能没有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

426·既然真实的本性已经丧失，一切就都变成了它的本性；正如真正的美好既已丧失，一切就都变成了它真实的美好。

427·人类并不知道要把自己放在怎样的位置。显然，他们走上了歧途，从自己真正

的地位上跌下来，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来处。他们深怀着不安，茫无结果地在亘不可测的黑暗之中寻找它。

428·如果以自然能够证明脆弱是上帝的特性，那么，我们就不该轻视《圣经》；如果认识到这些特异性是力量的表现，那么，我们就应该尊重《圣经》。

429·人类的卑微之处在于，最后竟然向自己的兽欲屈服，乃至于进一步崇拜动物。

430·对于一些人（在已经解说过不可理解性之后再开始）——人类的伟大与可悲是那样地显而易见，所以真正的宗教就必然要教导我们：人类既有着某种伟大的大原则，同时，又有着一种非常有悲剧感的大原则。因而，它就必须为我们说明这些可惊可异的相反性的原因。

为了使人幸福，它必须向人们展示这一点：上帝是存在的。我们有爱上帝的义务，我们真正的幸福，就存在于上帝之中。而我们唯一的罪，就是摆脱上帝；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我们是被黑暗所充满着的。正是黑暗，妨碍了我们去认识上帝和热爱上帝。这样我们的义务，就迫使我们要热爱上帝，而我们的欲望却使我们背弃上帝，我们被非正义填满。它必须能向我们说明，我们之所以要对上帝并对我们自己的美好，做出这种反对的原因。

它必须能教导我们如何补救自身的问题，即便是我们无能为力获得这些补救的办法。让我们就据此来观察这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吧，让我们看看除了基督教而外，有没有任何一种别的宗教是能满足这些的。

提出我们本身内在的美好，并视为全部的美好，这就是哲学家了吗？真正的美好就在其中吗？他们找到了对我们苦难的拯救之道吗？把人置于与上帝相等的地位，是不是就可以医治好人们的虚妄之感了呢？把我们等同于野兽的那些人，给了我们世

终身学习社群

创业 | 职场 | 投资 | 学习 | 资源

早读：新闻早报

晚读：每天听一本书（约30分钟）

经济学人、财新周刊等国内外优质报刊

最新顶级策划方案、行业报告

最新影视、软件、趣站

最新电子书、音频书、读书笔记

追剧.资料.学习.课程.教程



获取更多资源 截图扫码进群

间全部欢乐，甚至自认为生活在永生美好的那些穆斯林，他们是不是就给我们的欲望带来了拯救呢？可是，又有哪种宗教能教导我们医治好骄傲和欲望呢？到底又有哪一样的宗教，能教导我们认识我们的美好，我们的义务，使我们丢弃掉自身的软弱——甚至克服软弱的原因，能够医治好他们，并加以拯救，寻求出拯救之道呢？其他一切的宗教都做不到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上帝的智慧能做出什么吧！

他说：“不要期待真理，也不要期待人间的慰藉。我就是那个曾经造成了你的主宰。只有我，才能让你知道你是谁。然而，你现在已经不是我当初造成你的那种样子了。我创造的人是神圣的、纯洁的、完美的。我使他充满光明和智慧；我把我的光荣和神奇赐予给他。

“那时候，人的眼睛见证了上帝的庄严。那时候，人还没有陷入到那种令他盲然的种种黑暗之中，也没有陷入使他痛苦的那种死亡以及悲剧之中。然而，他却无法承受这样的荣耀，并陷入到沉沦之中。

“人想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中心，而不依赖于我的帮助。他躲避我的统辖；于是，由于他渴望在自身之中寻求自己的福祉而使他自己能与我对等，我就把他委弃给他自己；并且我使原来对他俯首听命的被造物都起来反抗，使它们都成了他的敌人：从而人今天就变得更像兽类，远远地离开了我，以至于他混沌一片，差不多再也没有一点他的创造者的光明了。他的全部知识都已经熄灭，并且一切混乱不堪！独立于理智之外，并且往往成为理智的主宰的感官，把他引向追求欢乐。一切被造物不是在刺痛他就是在引诱他，并且不是在以其力量使他屈服，就是用自身的甜蜜来迷惑他、统治他；这是格外可怕而又格外横暴的一种统治。

“这便是人类今天所处的状态。他们也还残存着他们第一天性中关于幸福的某些孱弱本能，但是现在，他们却陷到已经成为他们第二天性的那种盲目与欲望的可悲状

态之中了。

“从我向你们展示了这条原则，你们就可以认识到那么多矛盾重重的原理了；这些矛盾性，曾经让所有人倍感惊讶，并把他们分为如此之分歧的各种情操。现在，就让我们来观察一下，人间那么多可悲的考验，诸多的运动，却无法令我的伟大与光荣就此窒息。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其原因，是不是不会存于另一种天性之中吧？”

为明天的人们而写作——

“人们啊！你们在你们的自身之中寻求对你们可悲命运的拯救之路，那是枉然的。你们内在的全部光亮，所能照耀到的，只不过是认识到，你们绝不会在你们自身之中找到真理或者美。曾经有哲学家们向你们许诺过，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到。他们无从知晓你们真正的美好是什么，也不知道你们真正的状态是什么。他们对你们的祸患都无法认清，又怎么能提供救赎之道呢？你们最大的患难，就在于引你们脱离上帝的自傲，还有就是把你们束缚在地上的欲望；而他们所做的是，却无非至少也是在培养这两种大患难当中的一种。如果他们向你们提出以上帝为目的，那也不过是为了激起你们的高傲；他们使你们想到，你们由于你们的本性就类似于并且吻合于上帝。而那些看出了这种提法的虚妄的人，则又把你们投上了另一个悬崖绝壁；他们使你们理解到你们的本性和动物的本性是相像的，并引你们到动物也享有的种种欲望里面去追求你们的美好。可以治疗你们不义的办法并不在这里，那是这些聪明人根本就不认识的。唯有我才能使你们理解到你们是什么，而……” 亚当，耶稣基督。

如果你们与上帝合一，那是由于神恩，而不是由于天性。如果你们屈卑，那是由于忏悔，而不是由于天性。

因而，这种双重的能力.....

你们并不是处于你们被创造时的状态。

这两种状态既然都是公开的，所以你们就不可能不认识它们。追索你们的行动吧；观察你们自己吧，看看你们是不是不能发现这两种天性的活生生的特征吧。在单一的主体里能发现有这么多的矛盾吗？不可理解。——一切不可理解的并没有中止其存在。

无穷数。无限的空间等于有限。

——上帝与我们是为一体的，这简直令人无法置信的。

——这种想法仅只是从我们卑贱的观点得出来的。但是，假如你真诚地面对这个命题的话，那么，就请追随着它，并像我一样走得远远的吧；就请承认我们的确是那样地卑贱，以至于只凭自己，我们其实并不能认识上帝的仁慈，是否会使我们配得上他。因为我很愿意知道这种动物——他们承认自己是那么地脆弱——何以能有权来衡量上帝的仁慈，并用幻想来对它的存在加以限制。人对于上帝是什么知道得那么少，以至于他也并不知道他自己究竟是什么；而且，他对于他自己状态的看法也是完全混乱的，所以他不敢妄议上帝，也不能确信自己有何能力能与上帝交流。

可是我要问他，除了认识上帝因而爱上帝之外，上帝是否还向他要求别的东西；他既然天生能够热爱又能够有知识，何以他相信上帝就不能使自己为他所认识并为他所热爱？毫无疑问，他至少认识到他自己是存在的并且是热爱某些东西的。

因而，假如他在自己所处的黑暗之中窥见了某些东西，假如他在地上的事物之中发现了有某些可爱的主题；那么，假使上帝给了他以上帝自己的本质的某些光芒的

话，为什么他就不能用使上帝高兴与我们交通的那种方式，来认识上帝并热爱上帝呢？因此，在这类推理过程之中毫无疑问地包含有一种站不住脚的假设，尽管它看来仿佛是建立在一种外表谦虚的基础上的，但假若它不能使我们承认：我们自身既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所以只能是从上帝那里学到这一点，那么，它就既不是真诚的，也不是合理的。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你把自己的信仰盲目地服从我，我也不想强制你能够服从我。我也并不自命能向你说明一切事物的道理。为了调和这些相反性，我想以令人信服的证明使你明确地看到我身上的神圣的标志，它们会使你信服我是什么，并以你所不能拒绝的奇迹和证明而给我带来权威；于是你就可以毫不犹豫地相信我所教导你的那些东西，当你除了根据你自身并不能认识它们的是非而外就再也找不到别的理由可以拒绝它们的时候。”

上帝愿意赎救人类，并对追求得救的人们敞开拯救的大门。

然而，人类却使他们自己那样地不配得救，以至于上帝由于某些人的顽固不化的缘故，便拒绝给他们以他出于仁慈——上帝的这种仁慈是这些人不配享有的——恩赐给他们的。这是完全正当的。

“假设他曾愿意克服那些不愿意皈依的人，那么，他只用向他们清晰地展示出一下自己，使得他们无法怀疑他那本质的真实，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就像到了世界末日将会出现的那样，那时，将充满着雷霆的巨响，自然界一片混乱与颠倒，以致死去的人将要复活，而盲眼的人也将要看见。”

“他想在他的仁慈来临之中显现，但不是以这种方式；因为既然有那么多的人都使自己配不上他的仁恩，所以，他就愿意让他们被剥夺了他们并无心眷恋的那种美

好。因而，他若是以一种彰显着的神明的方式而出现并绝对能令所有的人都信服，那便是不恰当的了；然而倘若，他用非常隐蔽的一种方式到来，以致他竟不能被那些真诚在追求他的人们所认识，那是非常糟糕的。对那些人，他的确希望使他自己完全能被认识；这样一来，他既愿意公开地向那些全心全意在追求他的人显现自己，而又要向那些全心全意在躲避他的人隐蔽起来，他便节制了人们对他的认识，从而他就使得自己的象征，被那些追随他的人看得见，而又为那些不追求他的人看不见。对那些一心渴望看得见的人，有多么光明；对那些怀着相反的心意的人，就有多么幽晦。”

431·没有任何别的宗教，曾经认识到人是最优越的被造之物。

有的宗教很好地认识到了人的优越性的真实，便把人类对自己本身天然所怀有的卑贱情操当作是卑鄙可耻和忘恩负义；而有的宗教很好地认识到了那种卑贱是何等地有效，便以一种高傲的讥讽来对待同样是属于人们天然所有的那些伟大的情操。

有的宗教说：“抬起你的眼睛仰望上帝吧；看看上帝吧，你是和他相类似的，而他创造了你就是为了崇拜他。你可以使自己和他类似；只要你愿意追随智慧，智慧就将使你和他相同。”

爱比克泰德说：“自由的人们啊，抬起你们的头来吧。”

有的宗教则向人说：“低下你们的眼睛俯视地面吧，你们只是一些可怜的虫类，看看动物吧，你们与它们为伍而已。”

然而，人类将会变成什么呢？他们将自己等同于上帝呢，还是等同于动物呢？这两者有多么可怕的差距啊！

然而，我们最终将成为什么呢？从这一切当中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已经走入了歧途，人类已经从自己的位置上堕落了下來，他们心怀惶恐地在追求它，但再也不能找到它。

然而，谁能够引导着他们去往那里呢？我恐怕连最伟大的人也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432·怀疑主义是确切的。因为毕竟，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伟大还是渺小。而那些曾说过是前者或者是后者的人们，也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毫无道理地根据偶然在猜测；而且他们在怀疑后者的时候，是必然要犯下错误的。

Quod ergo ignorantis quaeritis, religio anuntiat vobis. (你所要搜寻的一切未知之物，宗教会告诉你们。)

433·在已经理解了全部的人性以后——某一种宗教想要论证为真实的，那它就必须认识我们的人性。它就应该认识人性的伟大与渺小，以及这两者的原因。除了基督教徒而外，谁又能够认识到这些呢？

434·怀疑主义者的主要力量——把次要的放在一边——就是，在信仰与启示之外，除非我们根据自身的自然，能够感受到的一切东西，否则就无从确定这些原则是不是真理。然而这种天然的感受，本身并不能作为真理原则的一个良好证明；因为既然除了信仰，无法去确定人类究竟是被一个善良的上帝，亦或者是被一个作恶的魔鬼所创造。或者，人类的出现只是出于偶然，所以，我们所接受的这些原则究竟（就我们的根源来说）是真是假还是不确定，也就有疑问了。除此之外，除了信仰之外，就没有人能有把握说自己究竟是醒着的还是睡着的；这是由于，在睡梦中，我们依然相信自己是醒着的，正如我们真正醒着时一样，我们相信看到了空间、数

目和运动，我们感到了时间在流逝，并可以计算它；并且，到最后，我们就像醒着一样，能够自由地行动。然而，我们所面对的一生，其实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睡梦中度过的。在这半生时间里，不管它向我们表现什么样子，但我们并没有任何真确的观念；既然，我们这时的一切感受都是幻象，那么，谁能保证，在我们一生中自以为是醒着的那一半光阴，它就不是另一场与前一次（当我们自以为是睡梦时，我们却从其中醒了过来的）略有不同的梦了呢？

倘若我们的梦是连贯的，而这些梦境又偶然前后相符——这是常有的事——而我们醒来却是孤独的，那么，谁又会怀疑，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是颠倒过来的？

最后，我们既然常常梦见我们在做梦。那是典型的梦中梦。那么，难道不可能我们一生中自以为是醒着的那一半，其本身也就只不过是一场梦境而已吗？其他的梦，不过是在这场大梦上面生长出来的。而这一场大梦，我们似乎一直要到死才会醒过来。而在这场梦中，我们所具有的真与善的原则，就正像在自然的梦里那样，非常稀缺；或许，这些激荡着我们的种种不同的思想，都只不过是种种的幻念，正如时间的流逝，或者我们梦中的幻景那样？

以上便是双方的主要论据之所在。我将放弃那些次要的东西，例如怀疑主义者所提出的反对习俗、教育、风尚、不同国家状况的影响，还有诸如此类的言论；这些东西，尽管束缚着绝大部分只会根据这类虚幻的基础而进行教条化的普通人，却被怀疑主义者不费吹灰之力就给推翻了。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服我们，那么，我们只需要看一看他们的书，我们立刻就会被说服的，或许还嫌太多了呢。



谁能保证，在我们一生中自以为是醒着的那一半光阴，它就不是另一场略有不同的梦了呢？

我要谈一下教条主义者独一无二的优点，那就是当我们满怀信心并真诚地在讲话的时候，我们是无法怀疑自然原则的。怀疑主义者则用我们的起源（其中包括我们的天性）有非常不可靠的性质，这种字样来反驳这一点；而教条主义者自从世界存在以来就一直在对此进行辩解。

这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公开战争，每个人都必定要参与这场战争的，并且必然地不是站到原教旨主义的行列，就是站到怀疑主义的行列。因为凡是想要保持中立的人，首先就是怀疑主义者。这种中立性就是犹太神秘哲学的本质：凡不反对他们的人就是出色地在拥护他们。（他们的优点就表现在这里。）他们并不拥护他们自己，他们是无动于衷地保持着中立的，并对一切都置身局外，对自己也不例外。

然而，人在这种状况之下该怎么办呢？他将怀疑一切吗？他将怀疑自己是醒着的吗？是有人在用针尖刺他吗？是有人在放火去烧他吗？他要怀疑自己是否在怀疑吗？他将怀疑自己是否存在吗？我们并不能达到这种地步，并且，我还要指出，事实上，从来就不曾有过那种彻彻底底的怀疑主义者。人的天性，在支持着软弱无力的理性，并且禁止它夸大到怀疑一切的地步。

然而反之，某个人会确实是掌握了全部真理么？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禁不起别人去追究。那样的话，他就只好表明自己并没有任何资格这样说，并且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据点。

因而，人是怎样的虚幻啊！是怎样的奇特、怎样的怪异、怎样的混乱、怎样的一个矛盾主体、怎样的奇观啊！既是一切事物的审判官，又是地上的蠢货；既是真理的

存储地，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藪；是宇宙的光荣，也是宇宙的垃圾。

谁又能来排解这场纠纷呢？人的天性会击败怀疑主义者，而理智又挫败了教条主义者。人们啊，你们在以你们的天赋的理智探索你们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一个样子，但是，你们自己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你们既不能躲避这两派之中的一派，又不能支持任何一派。高傲的人们啊，就请你们认识你们自己对于自己是怎样矛盾的一种悖论吧！无能的理性啊，赶快谦卑起来吧；愚蠢的天性啊，让自己沉默吧；要懂得这一点，人是无限地超出于自己的，从你的主人那儿去理解你自己所茫然无知的你那真实情况吧。

听从上帝吧！

因为归根结底，假如人从来就不曾堕落，那么他就会确有把握在他的清白之中既享有真理又享有福祉了；而假如人从来就只是堕落的，那么他就既不会对真理、也不会对幸福具有任何观念了。然而，尽管我们是不幸的——这比我们的情况根本没有任何更高的意义还要不幸——我们既然有着对幸福的观念，然而却不能抵达幸福；我们既感到真理的影子，而又只掌握了谎言；我们既不能绝对无知，而又不可能确实知道，所以我们曾经处于一种完美的境界而又不幸地从其中堕落下来，也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然而最可惊异的事却是：距离我们知识最遥远的神秘——也就是罪恶的传递这一神秘——竟是这样一种东西，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够对我们自己具有任何知识！因为毫无疑问，没有什么比这种说法更能震惊我们理智的了，说是最初的人的罪恶竟使得那些如此之远离这一根源，并且似乎是不可能参与这一罪恶的人也要有罪。

这种传授在我们看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于似乎是非常之不公正的：为了一

个没有自我意志的婴儿，似乎是那么与之无关的一种罪恶——那是在他尚未出生的六千年之前就犯下了的——而永恒地惩罚一个婴儿；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加违反我们可怜的正义准则的呢？的确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学说更粗暴地触犯我们了；然而，没有这一切之中最不可理解的神秘，我们就对于我们自己是不可理解的。

我们境况的症结在这一深渊里是回环曲折的；从而人如果没有这一神秘，就要比这一神秘对人之不可思议更加不可思议。

（由此看来，仿佛是上帝有意安排，使得我们生存的难题为我们本身所不能理解，所以，他才把这个症结隐蔽得那么好，好到隐蔽得那么深，以至于我们完全不可能达到它。从而，就不是从我们高傲的理智活动，而是由于理智的简洁明了，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自己。）

这些根据宗教之不可侵犯的权威，并且牢牢加以确定的原则，使我们认识到信仰有两条永恒不变的真理，是同等的重要：一条是人类依然处于创世纪的状态，或者说处于神恩的状态时，人是被神提高到高于整个自然界之上的，他们被创造得更像上帝，并且分享上帝的神性。另一条，是人类在堕落与罪恶的状态时，他们就从前一种状态中堕落下来并且沦为与动物相似。

435·没有这种神圣的知识，我们人类又能做些什么？要么就是凭借神的遗留，在他们内心中，获得那种情操，从而提高自己。要么，就是在人们面对现有的脆弱的景象之中自甘堕落。因为人们看不见全盘的真理，他们就不能获得完美的德行。有人把天性看成是完美无瑕的，有人则看成是异常堕落的，于是，他们就无法逃避根源性的、双重的邪恶——骄傲和懒惰；因为他们要么因为怯懦而依赖骄傲，要么，因为骄傲而无比狂妄。因为，如果他们认识到人的优越性，他们就会忽视人的堕落，从而他们虽很能避免懒惰，却陷入于傲慢；而如果他们承认人性的不坚定，他们就

会忽视人性中所具有的尊严，从而他们虽然很能避免虚荣，但这又坠入于绝望之中。由此便产生了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教条派与学院派等各式各样的派别。

唯有基督教才能治愈这两种邪恶，但并不是以世俗的智慧，由其中的一种驱除另一种，而是以福音书的朴素同时驱除这两者。因为它教导正义的人说，它可以提高他们直到分享神性本身；但是，在这种崇高的状态中，他们却仍然带有使他们终生屈从于错误、可悲、死亡、罪恶的全部堕落的根源。它又向最不虔敬的人宣告说，他们能够获得他们救世主的恩典。这样，就既使得为它所认可的那些人感到敬畏，同时，又安抚了它所惩罚的那些人，于是，它就以人人所共同的那种神恩与罪恶的双重能力，而以非常公正的希望缓冲了人们的恐惧。

从而，它要比单独以理智所能够做到的更加无限使人谦卑，但又不令人绝望；它又比天性的骄傲更加无限使人高尚，但又不令人头脑发涨：它使人由此便很好地看到，既然唯有它才能免于错误与邪恶，所以就只有它才既能教诲人类而又能矫正人类。

因而，有谁能拒绝使人信仰它们和崇拜它们的那种上天的光明呢？因为我们仅仅凭借着我们的自身就能感受到特异性所在，这难道不是比白天还要更加明确的事吗？而我们又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着我们可哀叹的情况，这难道不也是同样确凿无疑的状况吗？因而，面对这种混沌与可怕的混乱，除了这样有力乃至令人无法抗拒的声音在向我们宣布这两种状态的真理而外，又还能是什么别的呢？

436·脆弱性——人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获得财富；但他们没有资格可以表明这一点，他们是根据正义而享有财富的，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人类的幻想。他们并没有力量，可以安然享有财富。关于知识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因为疾病可以把一切夺走。我们既不能得到真理，也不能得到财富。

437·我们希望得到真理，可是在自己身上，找到的却只是不确定。我们追求幸福，而我们找到的，却只是悲剧与死亡。

我们绝不可能不希望真理和幸福，而我们却既不可能得到确定，也不可能得到幸福。这种愿望被留给了我们，既是为了惩罚我们，同样，也是为了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从何处堕落的。

438·如果人不是为了上帝而生的，为什么他又能在上帝之中才感到幸福呢？如果人是为了上帝而生的，为什么人的所作所为，又如此地违背上帝呢？

439·堕落了的天性——人根本就不是根据构成他那生命的理性行动的。

440·理智的堕落，表现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风俗。为了使人们不再留滞于其自身之中，就一定要有真理到来。

441·对于我而言，当我承认当基督教一旦指示了这一真理：即人性已经堕落，并且是从上帝的高度堕落下来的。它就开启了我的天眼，让我可以四处都看到这一真理的特征：因为人性是这样的，它处处都标志着一个被失去了的上帝和一个堕落了的天性，既在人身之内，也在人身之外。

442·真正的人性、人的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德行以及真正的宗教，都是和知识分不开的存在。

443·伟大、可悲——随着我们所具有的光明愈多，我们所发现人类的伟大与卑微也就愈多。普通人——那些更高级的人：哲学家，他们使得普通人惊异；基督徒，他们却使得哲学家惊讶。

因此，宗教只不过是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自身具备的光明越多，就越容易认

清楚事件而已。那么，谁又会因为看到这一点而感到惊异呢？

444·这个宗教所教给它的子民的，是人类以其最大的光明，才能认识的东西。

445·在人们面前，原罪一说是愚蠢的，然而它却被给定如此。因而，你就不应该责备我在这个学说上道理说不通，因为我给它设定的，就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的这种愚蠢，要比人类的全部智慧都更加有智慧。因为若没有这一点，我们将怎么看待一个人呢？他的全部状态，全部维系在这个不可言说之中。既然它是一件违反理智的东西，并且既然人的理智远不能以自己的办法创造它，当然面向人类理智而呈现的时候，理智本身也会远离它，那么，它又怎么能被人的理性所体察得到了呢？

446·论原罪。犹太人关于原罪的大量传说。

关于《创世记》第八章中的一句话：人从幼年开始，心性就是恶。

摩西说过：这种恶的元素是从人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就被放到了人的身心之中的。

马克赛苏加说：这种恶元素在《圣经》之中有七个名字，叫作恶、虚伪、不洁、敌人、诽谤、石头的心、北风——这一切，都是指隐藏并烙印在人心之中的恶意。

米德拉蒂姆说过同样的话，并且说上帝将从恶的人性中拯救出善良的人性。

然而，这种恶性每天都变着花样地攻击着人性的善，这就像是《诗篇》第三十七篇所写的：“不虔信者窥伺着义人，乘机杀害他；但上帝绝不会抛弃他。”

至今，这种恶意依然在蛊惑着人心，并且将在来生控诉他。

同样的，米德拉蒂姆在论《诗篇》第四篇这一章的句子“你们应当战战兢兢，不可犯罪”时候提及说道：“你们应当战战兢兢并戒惧自己的欲望，这样它就不会引你

们犯罪了。”他又在论《诗篇》第三十六篇中“不虔信者在自己的心里说，但愿我面前不存在什么怕上帝”一句话的时候说，人的天赋的恶意已经把这一点告诉给不虔信者了。

米德拉蒂姆说道：“贫穷而有智慧的孩子，胜于年老、愚昧而不能预见未来的国王。”在他的话中，孩子便是德行，而国王便是人类的恶意。它之所以被称为国王，是因为人的全部身躯都要服从他；他之所以被称为老迈，是因为它自幼至老都住在人们的心里面；之所以被称为愚昧，是因为它引入陷入人所没有预见的走向覆灭的道路。

贝莱希拉比论《诗篇》第三十五篇中这样的话“主啊，我的每根骨头都向你感恩，因为你解救穷困者脱离暴君”之时说道：“难道还有比恶之元素更大的暴君吗？”他又在讨论《箴言》第二十五章“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的”时说道：“这就是说，恶的元素如果饿了，就给它吃《箴言》第九章所说到的智慧的面包；如果它渴了，就给它喝《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所说到的水。”

米德拉蒂姆说过类似的话，并加以解释道：“《圣经》在这个地方谈到我们的敌人时，就是指人性中恶的元素，并说，喂养它以这种面包和水的时候，我们就把煤炭堆在了他的头上。”他在讨论《传道书》第九章“一位大王围攻一座小城”时说道：“那个大王就是恶的酵素，他用以包围它的那些大营垒便是诱惑，但他却发现有一个贫穷而有智慧的人，——也就是说德行。”

又论《诗篇》第四十一篇：“眷顾穷人的人有福了。”

又论《诗篇》第七十八篇中“精神是一去不复返的”这个词的时候说道：“有人据此就抓住错误的题目来反对灵魂不朽；然而其意义却是：这种精神就是人性恶的元

素，它伴随着人直到死，但是在人复活时候不会再回来。”

又论《诗篇》第一百零三篇，有同样的话。

又论《诗篇》第十六篇。等等。

447·我们能说，由于人们说过正义已经离开了大地，所以，人们就能够充分认识到了原罪的存在吗？——*Nemo ante obitum beatus est*（没有人在死前是幸福的）。这句话就是说，他们能够认识到永恒的幸福将从死亡开始的吗？

448·我们可以很好地看出了人的本性是堕落的，而人又是与诚实背道相驰的。不过，人们都不知道他们本可以飞得更高。

449·顺序——在论堕落以后，要说：“要所有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无论是喜欢它的人，还是不喜欢它的人，都认识它，这是公正的；但是要人人都希望看到自己得到拯救那一天，那就是不公正的了。”

450·如果我们并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充满着高傲、野心、欲望、脆弱、可悲与不义，那么，我们确实就是一个盲人。但是，如果我们虽然认识到它却并不想要获得拯救，那么，我们又该说一个人……什么呢？因此，除了尊重一种对人类的缺点认识得那么深刻的宗教之外，除了渴望获得一种值得拯救之道的宗教真理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451·每个人都是纯天然地相互为仇敌的。我们都在全力使用自己的欲望，好使它为公众福利而服务。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伪装，是一种爱的假象，因为它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种仇恨。

452·怜悯不幸的人并不悖于我们的欲望。相反地，我们可以很容易拿出这种友好

的证据来，从而博取温柔敦厚的名声而不必付出任何代价。

453·我们根据自己的欲望，从而杜撰出各种值得赞美的政治的、道德的与正义的准则；然而，这一人类的邪恶根源，这一罪恶的创造，归根到底只不过是遮掩起来而已，它并没有被真正地消除。

454·不正义——他们并没有发现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满足人们的欲望而又能够不伤害到别人。

455·自我是可恨的：而你，你却在掩饰它，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解脱；因而你就永远是非常可恨的——不然，因为像我们这样努力去为自己主人效劳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有了借口可以恨我们自己了。

——的确如此，假如我们对自我充满仇恨，并因此产生满腹的不愉快的话。然而，如果我仇恨它，是因为它不是正义的，是因为它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中心，那么，我就永远都要仇恨它了。

总之，自我有两重性质：就它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中心而言，它本身就是不义的；就它想奴役别人而言，它对于别人就是不利的，因为每一个自我都是其他一切人的敌人，并且都想成为其他一切人的暴君。你可以取消它的不利，却不能取消它的不义；因此，你并不能使它对那些恨它不义的人变得可爱，你只能使它对那些在其中发现不义之处的人变得可爱。因此，你始终是不义的，并且只能讨不义者的喜欢。

456·没有一个人不是把自己放在这世上其余一切人之上的，没有一个人是不爱自己所拥有的财富、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生命的延续，比这世界上其余一切人的财富、幸福与生命更看重的。这是出于怎样一种颠倒的判断啊！

457·每个人对于他自己就是一切。因为自己一死，一切对于他自己就都死去了。由此可以想见的是，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对于所有的人就是一切。所以，我们绝不可根据我们自己来判断人们的天性，而要从别人的天性加以判断。

458·“凡是属于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肉体的欲望，或眼睛的欲望，或今生的骄傲：Libido sentienti, libido sciendi, libido dominan-di.”（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骄傲的欲望。）在《约翰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说道：“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天父那来的，是从世界来的。”如果大地被这三条火流所燃烧，而非为其所灌溉，那么这是多么地不幸！那些站在它们岸边但没有被淹没、没有被冲走的人们有福了，他们屹立不倒，不是单单站着，而是坐在一个平稳的座位上。他们不是在光明面前站起身来，而是安安稳稳地向那个人伸出手，提升他们自己，好使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神圣的大门上能够坚强地站立起来。那时候，骄傲将不再能攻击他们或者将他们击倒。然而，他们却在哭泣，并非因为见证一切事物被洪流卷走，毁灭了，消逝了。而是由于怀念着他们可爱的故土。那个故土，就是他们不断流亡中的所思，不断回忆着的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

459·巴比伦的河水在奔流，它汹涌而来，浩荡而去。啊，圣锡安山，在那里一切都是稳固的，在那里，没有什么会冲走。

必须坐在岸边，不在其下，不在其中，也不在其上；不是站着而是坐着；是坐着才能显出谦卑，在其上，才能稳固不动。然而，我们将矗立在耶路撒冷的大门上。

让我们看看这种欢乐是稳妥的，还是流动百变的吧；假如它能够消逝，那它就是一条巴比伦的河水。

460·肉体的欲望、眼中的欲望、骄傲等等——事物有三等：肉体、精神、意志。肉欲的人是富人、君主：他们以肉体为目的。好奇者和学者：他们以精神为目的。智者：他们以正义为目的。

上帝应该统治着一切，一切都复归于上帝。在肉体事物方面，当然由欲望统治着；在精神方面，当然由好奇心主宰着；在智慧方面，当然由骄傲主宰着。

我们可以凭借着自身拥有的财富或者以知识为荣，但，那不是让人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承认了一个人有学问，我们就不会使他信服，他的傲慢实质上是错误的。骄傲的显现之处，就是智慧：因为我们不能承认一个人使自己有智慧并引以为荣是错误的，因为这就是正义的。

唯有上帝才能赐予大家智慧，而这就是“Qui gloriatur, in Domino gloriatur”（凡以自己为荣的，就在上帝之中以自己为荣）的来历。

461·三种欲望的存在，就形成了三大派别，而哲学家所做的事，无非就是追随三种欲望之中的一种罢了。

462·探求真正的美好——普通人都把美好寄托在幸运上，寄托在身外的财富上，或者至少是在开心的事情上。哲学家已经指出了这一切皆是虚妄，而把它寄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

463·（反对只要上帝而不要耶稣基督的那种哲学家）。

哲学家——他们相信唯有上帝才值得被人们爱慕，却又同时希望自己为人爱慕；他们并不认识自己的堕落。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充满了爱的感情，并确认了那其中包含着自己最大的乐趣，并且自认为是美好的，那也是很好的。然而，假如他们发现自

己与之格格不入，并没有任何其他意图，一心只要树立别人对自己的尊敬，那么，我就要说，这种完美是可怕的。这种可怕在于，他们为了全部完美而做的事，就只是不强迫别人发现自己的幸福，而是把幸福寄托在爱他们当中。

这是可怕的！他们认识上帝，而并不是一心希望人们爱上帝，反倒希望人们停止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愿意成为别人自愿的幸福目标！

464·哲学家——我们内在充满这种东西要把我们向外投射。

似乎本能在告诉着我们，我们的幸福必须求之于自身之外。我们的感情把我们推向身外，即使并没有什么东西来刺激它们。身外之物，其本身就在诱导着我们，召唤我们，即使我们并没有想到它们。所以哲学家尽管高谈：“反诸求己吧，你将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美好。”然而，我却不相信他们，那些相信他们的人，实在是最空虚而又最愚蠢的人。

465·斯多葛学派说：“返求你们自身之内吧！正是在这里面你们将会找到你们的安宁。”

但这并不是真实的。

又有人说：“走出自身之外吧！向你们的欢乐中去寻求幸福吧。”

但这也不是真的。

灾害会降临。

幸福既不在我们的身外，也不在我们的身内；它在上帝之中，因此既在我们身外，又在我们身内。

466·倘若爱比克泰德确乎是完全看出了道路，他就该向人陈述“你在遵循一条错误的道路”；与此同时，他指出了还有另一条道路。可是，他并没有引导到那条道路。

那条道路，正是上帝期望人们要走上的；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引人走上那条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467·作用的原因——爱比克泰德。那些人说“你的头有病”，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对身体的健康能够掌握，而对正义却没有确切的把握能够掌握；事实上，爱比克泰德的话纯属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他却说“要么，它是我们的能力所及，要么就不是”的时候，他是相信那是可以证明的。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调节内心并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他从基督徒存在的这一事实中所得出的这个结论实在是错误的。

468·没有别的宗教曾经提出过人要憎恶他自己。因此，也就没有别的宗教能够使那些在憎恶自己的同时，追求一个上帝存在的人感到由衷地喜悦。而正是那些人，即使他们从不曾听说这种宗教，一旦得知有一个谦卑的上帝存在，也会马上拥抱住它的。

469·我觉得我可以并不存在，因为这个“我”完全在于我的思想。因此，这些思想着的“我”可以并不存在——假如我的母亲在我出生以前就被人杀害了的话；因而，“我”就不是一个必然的存在者。我也同样不是永恒的，更不是无限的；然而，我却能够实实在在看到了自然界中有着一个必然的、永恒的与无限的存在者。

470·有人说：“假如我看见了奇迹，我就会皈依上帝。”他们有什么把握说明这一点，他们会做他们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呢？他们想象着这种皈依，就只在于一种崇

拜，这种崇拜，就像是在与上帝进行一场交易和一场谈判，就像他们为自己所描绘的那种样子。但真正的皈依在于毁灭我们自己，在为我们所不断激恼着的，并且可以随时合法地毁灭我们的那位普遍存在者面前。在于承认我们没有他，什么也做不到，并且承认除了他的羞辱之外，我们就配不上他的任何东西。它就在于认识上帝与我们之间有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对立，并且若是没有一个中介者就不可能有任何沟通。

471·人们要依附于我，这件事是不正义的；尽管他们高兴而且自愿这样做。我会欺骗那些我曾使之产生了这种愿望的人们，因为我并不是任何人的归宿，也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他们。

我难道不会死亡吗？因此，他们依附的对象也会死去的。所以，正如我若使人相信了一种虚妄便是有罪的，——哪怕我用和声和气的方式说服别人，让他们非常高兴地相信它，哪怕这样也会使我高兴——同样地，我若使自己为人所爱而且假如我能引人依附我的话，我也是有罪的。我应该警告那些准备同意谎言的人们说，他们不应该相信谎言，无论谎言会带给我什么样的好处；同样地，他们也不该依附我，因为他们应该在取悦上帝或者在追求上帝之中度过他们的一生，以获得他们的关切。

472·自我意志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即使它能支配它所愿望的一切；然而只要我们一旦去放弃它，我们立刻就会获得满足。没有它，我们就不会不满足；有了它，我们就不会满足。

473·让我们来想象一个身体，一个充满了能思想的肢体吧。

474·肢体。由此而着手——为明确我们对于自己应有之爱，就必须想象一个身体充满了能思想的肢体。因为我们是整体的肢体，并且应该看到每个肢体应该怎样地爱

自己，等等.....

475·假如脚和手都有自己独立的意志，那么，它们除非能以这种个别的意志服从于统治着全身的最高意志，否则就永远不会各得其所。超出这一点，它们就不免陷入到种种混乱与不幸之中。然而，仅仅只要求整体的利益时，它们却成就了它们自己的利益。

476·人应该只爱上帝并且仅只憎恨自己。

假如一只脚一直不知道它是属于整体的，不知道有一个它所依赖的躯体，假如它只具有对于自己的知识和爱，后来，它终于认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为自己所依赖的整体的，那么，对于那个给它注入了生命的躯体，他会感到何等遗憾啊。假如那个整体抛弃了它，就像它使自己脱离整体那样，并使它脱离了整体，就一定会消除它的存在的。它竟没有用处，那该是多么地遗憾，它对于以往的生命，又该何等地惭愧啊！它需要为自己能够保存在整体之中而祈祷着啊！乃至必要时同意把自己砍掉！否则它就会丧失自己作为肢体的品质了；因为每个肢体都必须甘愿为整体而死，只有整体才是大家都要维护着的唯一存在者。

477·说我们居然配别人爱我们，这是一种妄念；我们若希望如此，就是不义。如果我们生来就是理性而且大公无私的，并且能够充分认识我们自己和别人，我们就绝不会让我们的意志倾向于这样了。然而，我们却生来就具有这种倾向，因此，我们生来就是不义的。因为，人人都在趋向于自己。而这一点，是违反一切现有秩序的：我们应该向普遍的东西发展，倾向于自我，归于一切的无秩序——战争的、政治的、经济的、个人身体之内的无秩序——的开始。因此，人的意志是堕落的。

倘若自然或者政治共同体的组成者，都趋向于整体性的福利。那么，这种共同体的

本身就应该趋向它们自身，也只是其中成员的另一个更普遍的整体。因而，我们偏向于普遍性。因而，我们生来就是不义的和堕落的。

478·当我们的思想需要上帝的时候，难道没有别的什么在诱惑我们、转移我们去思考别的了么？那一切的诱惑，都是坏东西，并且与我们生来相伴的。

479·如果上帝是存在的，我们就必须只能爱他，而不能爱那些转瞬即逝的被造物。《智慧书》中不敬神者的推论，都是以上帝根本不存在为基础的。他说：“确定了这一点，就让我们来享受被造物吧。”这就走上了最坏的地步。但是假如有一个上帝可以爱的话，他们就不会做出这种结论，而会做出全然相反的结论了。而这就是智者的结论：“有一个上帝，因此就让我们不要享受被造物吧！”

因此凡是鼓励着我们，让我们依恋于被创造物的，都是坏的；因为假如我们认识上帝，那就会妨碍我们去侍奉上帝，或者假如我们不认识上帝，那就会妨碍我们去追求上帝。我们内心充满了欲望，因而我们便充满了恶；因此，我们就应该恨我们自己，以及那些鼓励着我们去依恋除了唯一的上帝之外的其他对象的东西。

480·为了使成员们能够幸福，那么，他们当中只能存有一个意志，并且，他们的意志必须要服从整体。

481·拉西第梦人以及其他人的慷慨赴死有着先例，很难打动我们。因为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然而殉道者效死的先例却打动了我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肢体”。

我们和他们有一条共同的纽带：他们的坚决可以构成我们的坚决，不仅是以他们的先例，而且是因为也许那才值得我们坚决。异教徒的先例并没有任何这种东西：我们和他们根本就没有联系。这就像是我们看见一个外邦之人十分富有，并不会自己就变得富有，但看见自己的父亲或丈夫富有，却很可以变得富有一样。

482·道德——上帝创造了天和地，而天和地却并不感到其自身存在的幸福，于是上帝就想要造出既能认识他，又能构成一个会思考的整体成员的那种生命来。因为我们的肢体根本就不感到它们的结合的幸福、它们令人赞叹的智性的幸福，还有大自然关怀它们、以精神灌注它们并使之得以长成与延续的那种幸福。假如它们能感到这一点，假如它们能看到这一点，它们将会怎样地幸福啊！但是要做到这些，它们就必须有知识可以认识它，并且有善意可以响应一个普遍灵魂的善意。但假如获得了知识之后，它们却用之于把粮食留给自己，而不肯把它传给别的成员，那么，它们就不仅是不义的，而且还是可悲的，而且与其说是在爱自己倒不如说是在恨自己了；它们的幸福，正如它们的责任一样，就只在于响应整个灵魂的行动，它们是属于这一整个灵魂，而这个灵魂对于它们的爱，超越了它们对于自己的爱。

483·做一个成员也就是除了根据整体的精神并且为着整体而外，便没有生命，也没有存在和运动。

成员分离开来，就再也看不见自己所属的整体，于是就只不过成为一个消逝的、垂死的生命而已。然而，他却坚信自己是整体性的，又由于根本就看不见自己所依赖的整体，所以他就相信他只依靠自己，并全力以赴使自己成为中心，具有整体的意味。然而，他自身既然没有生命的原则，所以，他就只能不断地误入歧途；由于他无法感知到自己属于某个整体，又无法看到整体的其他组成部分，所以他就会对自己无从归于某个存在而感到非常地惶恐。最后，当他终于认识了自己的时候，他就好像是又回到自己家中，并且也只是为了整体才爱自己。他会为自己曾经不断地误入歧途而哭泣不已。

由于自己的本性，他除了为着自己本身并为着使事物服役于自己而外，就不可能再爱任何别的东西，因为每一种事物都爱自己胜过爱一切别的。然而在爱整体的时

候，他也就是爱自己本身；因为他只是在整体之中，通过整体并且为了整体才得以生存的：Qui adhaeret Deo unus spiritus est.（凡是依附上帝的，就与上帝的精神合一。）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十七节说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人的身体对手是爱护的。但如果，手有自我的意志，我们的灵魂就应该以爱护我们双手的那种同样的方式来爱护自己。一切超乎此外的爱，都是不义的。

Adhaerens Deo unus spiritus est（依附于上帝的，就要与上帝的精神相统一）。我们热爱自己，是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组成部分。我们爱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成为其组成部分的那个整体。一切是一，每一个都在另一个之中，就像三位一体那样。

484·只要两条律法，足以比一切全部政治的法律，都更好地统治所有基督教共和国了。

485·因而，真正唯一的品德，在于憎恶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欲望，所以是可恨的），并立志要寻求到一个真正可爱的存在者来热爱我们。

但是，既然我们无法去爱我们自身之外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爱一个我们自身之内的存在者，而那又不能是我们自己。这一点，对于任何人群中的任何一员，都是真实的。

于是，就唯有那位普遍的存在者才能是这样。上帝的国就在我们自身当中，普遍的美好，就在我们自身当中。它既是我们自身，又不是我们自身。

486·人的尊严是清白的，其清白在于运用和支配被创造物。然而，今天则在我们

使得它分离开来，并加以确认。

487·凡是在信仰上，无法把崇拜上帝当作是一切事物的原则，在道德方面，不把唯一的上帝作为效仿的目标，这样的宗教便是虚妄的。

488·.....但是，如果上帝无法成为原则，那么，上帝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把自己的眼光朝上看，但我们却站在沙土里。大地会融化的，我们会仰望着天上，而自己却陷于沉沦的。

489·如果万物有一条唯一的原则，万物也就有一个唯一的归宿；万物都由于他，万物都为了他。因此，真正的宗教就必须教导我们只能是崇拜他并且只能是热爱他。可是，既然我们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崇拜我们所不认识的东西或者热爱我们自己之外的其他事物，所以把这些义务教导给我们的那种宗教，也就应该把这种无能教导给我们并且还教我们学会补救之道。它教导我们说，由于一个人，一切就都丧失了，神与我们之间的联系破灭了；而且由于一个人，这种关联又得以恢复了。

我们生来竟然是这样有悖于上帝的这种爱，而这种爱又是如此之必要，以至于我们必须生而有罪的，否则上帝就是不义的了。

490·人类既不习惯于创造各种优点，而仅仅在他们发现了的优点，是已经创造出来后才加以补偿的。所以，他们也就通过自身来判断上帝。

491·真正的宗教的标志，应该是以使人承担起爱上帝的义务。这是十分正当的，然而没有别的宗教提到过这一点。我们的宗教能够做到了这一点。它还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欲望与无能；我们的宗教也做到了这一点。它应该对此提供补救之道；其中一种便是祈祷。没有别的宗教曾要求一个神，以之来热爱他与追随他。

492·谁不恨自己身上的自尊心，谁不恨那种怂恿自己以上帝自命的那种本能的人，就都是盲目的。有谁不明白任何东西都没有如此违反公正与真理的呢？因为说我们该当如此的那种说法是错误的，而且既然大家都在要求同样的东西，所以要做到这一点就是不正义的和不可能的。因此，它是一种明显的正义，我们就生于其中，我们不能摆脱它，而我们又必须摆脱它。

然而却没有任何宗教指出过它是一种罪恶，或者指出过我们是生于其中的，或者指出过我们有义务要加以拒绝，也不曾想到过要给我们提供补救的良方。

493·真正的宗教会把我们的义务、我们的匮乏：骄傲与欲望，以及拯救之道——谦卑和节欲，都教给我们。

494·真正的宗教必须教导人的伟大、怜悯，必须引人尊敬自己与鄙视自己，引导人们爱自己并恨自己。

495·如果说活着而不去追问我们是什么，是一种超自然的盲目；那么，既信仰上帝而又过着罪恶的生活，便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盲目了。

496·经验使我们看到虔诚与善意之间有着重大区别。

497·反对那些漫不经心地信赖上帝的仁慈而又不行善事的人——我们罪恶的两大根源即是骄傲与懒惰，上帝便向我们显示了他的两种品质来加以矫正：即他的仁慈与他的正义。

正义的性质就是要战胜骄傲，不管我们从事的工作是多么神圣。《圣经》诗篇中说得好，“求你不要审问其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等等；仁慈的性质是以劝勉善行来克服懒惰，我们要按照下面这段话，“上帝的仁慈

引人悔改”，以及尼尼微人另外的一段话：“让我们悔改吧，希望能看到他会不会也许怜悯我们。”



如果说活着而不去追问我们是什么，是一种超自然的盲目；那么，既信仰上帝而又过着罪恶的生活，便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盲目了。

因此仁慈这件事并非鼓励懒惰，相反，它是极力反对懒惰的，从而它并非说“如果上帝并没有仁慈，我们就必须尽种种努力以求德行”，反倒是必须说，正因为上帝具有仁慈，所以我们就必须尽全力去努力。

498·想要达到虔诚的境界是真很难的。但是这种艰难，并不是来自我们身中所开始出现的虔诚，而是因为我们身上存在的不虔诚。如果我们的感官并不反对悔改，如果我们的堕落并不妨碍上帝的纯洁性，那么，这里面就不会有任何让我们感到艰难痛苦的东西了。我们感受到苦难，仅仅是和我们本性中存在的邪恶之抗拒超自然的神恩成比例的；我们觉得自己的心在这些相反的努力之间被撕碎了；然而，把这种暴力的原因推给引导我们向前的上帝，而不追责于阻碍我们前进的世界，这是非常不公正的。

这就好像一个母亲从强盗的手里夺回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但无论如何，他应该热爱他的母亲为他取得自由的暴力，那是充满爱的暴力。而他所憎恨的，只是那些蛮横地扣留了他的人们那种凶残的暴力。上帝对人们的一生所能进行的最残酷的战争，就是避免他陷入堕落的战争。他说：“我到来，就是带来战争的。”他又教导这场战争说：“我来是带来剑与火的。”在他之前，世界就生活在这种虚假的和平之中。

499·外表的行事——没有什么能像既讨上帝喜欢，又讨人们喜欢那么危险的事情了；因为这种既讨上帝喜欢又讨人们喜欢的状态，既有一种东西讨上帝喜欢，又有另一种东西讨人们喜欢；例如圣萨丽德的伟大：她在自己的启示之中那种深沉的谦

卑让上帝喜欢，而她的光明很受人欢迎。因此，我们都想仿她的状态，每个人都力图模仿她的言谈，而并不那么爱上帝之所爱，把自己置于上帝所爱的状态。

人们不因不吃不喝而显得谦卑，不过总比不节欲好。特别是针对那些法利赛人或者税吏。

记得这些，对于我又有什么用呢？假如它同样地既能伤害我，又能帮助我；假如一切都有赖于上帝的恩典，而他又只按他自己的原则，并以他自己的方式把恩典赐给我们，并且我们要为他而成就事情。那么，对于他而言，到达上帝的道路也许比之还更加重要。因为，我们的上帝可以从恶中引出善来，而没有上帝的我们却从善中引出恶来。

500·对“善”与“恶”这两个文字的理解。

501·第一层面：做恶事情会受到谴责，为善而受赞扬。第二层面：所有的事情，既不受赞扬，也不受谴责。

502·亚伯拉罕并不为自己博取任何东西，除非仅仅是为了他的仆人。因而，正义的人不会为自己努力获取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也不会去博取世人的喝彩，除非他为了传递自身主宰着的热情。

他对其中的一种说：去吧，又对另一种说：来吧。Sub te erit app-etitus tuus（你的欲望将臣服于你）。他的热情可以这样进行驾驭，努力克服那些堕落的品德：贪婪、嫉妒、愤怒。正是上帝赋予他克服一切的可能。同时，热情也会产生爱、怜悯、有恒（它们也是热情）类似的德行。对于它们，必须像对奴隶那样地加以使用，把它们作为灵魂的一部分的粮食。因为当热情成为主宰的时候，它们便是罪恶。这时，它们便把自己的粮食送给灵魂，灵魂便以之为营养并且由此中毒。

503·哲学家奉献出罪，并把它们置于神自身之中；基督徒则奉献出德行。

504·那些正义的人们，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依据信仰而做事情；当他谴责他的仆人时，他希望他们能被上帝的精神感化，并祈求上帝纠正他们，而且他期待于上帝的也正像期待于他的自责一样多，他祈求上帝能保佑他们改正。这样，在其他的行为上.....

（失掉了上帝的精神；那么，他的行为就会由于上帝的精神在他身上中断的缘故而欺骗我们；并且他就会在他的苦痛之中忏悔。 ）

505·任何东西对于我们都可以成为致命的元素，哪怕那些创造出来为我们服务的东西；例如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墙壁可以压死我们，楼梯可以摔死我们，假如我们走得不正当的话。

世间万物的运行都是相互关联的，整个的大海会因一块石头而起变化。因而，在神的恩赐之中，最细小的一个行为，也会因相互关联而决定无穷的后果。因此，一切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每一件行为中，我们还必须在行为之外注意到我们目前的、过去的和未来的状态以及其他一切与之有关的状态，并须看出这一切事物的联系。这时，我们便会十分小心慎重了。

506·但愿上帝不要用我们的罪追责我们，也就是说别追究我们罪恶的一切影响和后果；其中哪怕是最微小的过错，假如我们愿意无情地追究它们到底的话，也都是非常可怕的。

507·神恩的运行，内心的愚顽，外界的环境。

508·要使人成为圣者，就一定得有神恩；谁要是对此怀疑，就不懂得什么是圣徒，什么是普通人。

509·哲学家——向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大声喊道，他应该由他自己而达到上帝，这是美好的事。而向一个认识自己的人说这些话，也是美好的事。

510·人是配不上上帝的，然而他并非全无被转化，从而配得上上帝的创造。

上帝把自己与可悲的人结合在一起，这些人本来是根本配不上上帝的荣光的；然而，上帝把人们从可悲之中挽救出来，尽管他们配不上上帝。

511·如果我们可以说，人类实在太渺小了，根本不配与上帝沟通，那么，必须是很伟大，才可以这样判断。

512·用俗话说来说，它全部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然而却不能说它就是耶稣基督的全部身体。两件事物相结合而没有变化，就不能使我们说一件事情变成了另一件事情。灵魂就是这样与身体相结合，火就这样与木相结合，而没有变化。然而必须有变化才能使一件事物变成另一件事物。而上帝之道与人们灵魂的结合就是如此的过程。

因为我的身体没有我的灵魂，就不会形成一个人的身体；因而，我的灵魂无论是与什么物质相结合，就都形成我的身体。

它并不区别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结合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是左臂，并不是右臂。无可渗透性是物体的一种性质。

因为数目具有单一性，所以，就同一个时间而论，就要求物质的同一性。因此，如果上帝把我的灵魂结合于一个在中国的人的身体，那么，同一个身体，也就是idem numero（单一数目），也就确切会在中国。在这里奔流的同一条河水，与同一个时

间在中国奔流的那条河水是idem numero。

513·为什么上帝规定了必须要进行祈祷：

一是为了向他的被造物传达因果性的尊严。

二是为了教导我们，我们是从谁那里获得德行的。

三是为了使我们的劳动而配得上其他的德行。

然而，为了保持他自己的优越性，他就把祈祷的祝福只给了他所喜欢的人。

反驳：可是我们相信我们是为了自己而进行祈祷的。

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因为，既然我们有充沛的信心却没有相应的品德，那么，我们的信心又从何而来呢？难道不虔信与信心之间还不至于信心与德行之间的距离吗？配得上，这个词语是非常含糊的。例如：

Meruit habere Redemptorem. (他配得上有一个救世主。)

Meruit tam sacra membra tangere. (他配得上碰到这样神圣的身躯。)

Digno tam sacra membra tangere. (我配触及如此神圣的肢体。)

Non sum dignus. (我们不配。)

Qui manducat indignus. (谁要是吃喝就配不上。)

Dignus est accipere. (配得上接受一切)。

Dignare me. (认为我配。)

上帝应该只遵守他自己的诺言。他曾许诺把正义赐给祈祷者，他只向那些虔诚祈祷的儿女许诺。圣奥古斯丁曾经正式地发表过这样的见解，义人的力量将被消除。然而，他这样说仅仅是一种偶然，因为他这样说话的机缘并没有被碰到。然而，他的原则却让我们清醒地见到，一旦机缘出现，他就只能说这样的话，无法说出任何相反的话。

因而，每当他机遇非常适合的时候，就不得不说这样的话。而并不是出现这样的机遇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这话。前者是必然的，后者属于偶然的。而这两者，便是我们所能探究的一切。

514· “你们要以谨慎而得拯救”。

祈祷的证明：Petenti dabitur。（祈求要被给予。）

因此，我们有能力要求的就求，反之……它就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因为能够获得祈求他这件事，并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

既然获得拯救并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我们期待所获在那里，所以祈祷是否有应就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

因此，义士就不应该再希望着上帝，因为他不应该希望，而应该努力去获得他所要求的东西。

因而，就让我们下这样的结论：既然自原罪以来，人们就是一直在罪过之中，而上帝又不愿意他因此就被疏远，所以，人们仅仅是因为最初上帝的造物才没有被疏远的。

因而，那些被上帝疏远的人就没有原创的力量——没有它，人们就要被上帝疏远

——而那些并没有被疏远的人，则有着这种最初的作用。因此，我们就看到曾有某一个时期，由于神恩而享有这种最初创念的人，缺少了原善的作用，就会停止祈求。

从而，上帝就悖离了这个最初的意义。

515·被视为上帝选民的人将忽视他们的德行，被谴责的人将忽略掉他们背负的重大罪责：“主啊！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了你又饥又渴，等等。”

516·神的荣光被辜负了，根据什么法律呢？哪种行事呢？都没有，而只是根据信心。因而，信心就像是一份法律工作所陈述的那样，一切不在我们的权力之内。它是以另一种方式赋给我们的。

517·安慰好你自己吧：你并不是凭你自己就可以期待它的；反之，倒是在无所期待于你自己的时候，你才可以期待它。

518·根据《圣经》，一切境况——甚至是那些殉道者——都要保持警惕。

在净狱之中最大的痛苦，就是审判无从确定。

519·《约翰福音》第八章提到：他们有许多人相信他。因此耶稣就说：“如果你们信守（我的话）……，你们就将是我真的信徒，并且真理就会解救你们。”他们则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从不是任何人的奴隶。”

《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三十至三十三节中还提到：“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

信徒与真信徒二者之间，是大有不同的。我们只要告诉他们，真理将使他们自由，就能辨别他们的不同了。因为假如他们回答说，他们是自由的，而且他们自己就能脱离魔鬼的奴役。他们便确实是信徒，但却不是真正的信徒。

520·法律并没有摧毁掉人性，而是塑造了人的天性；神的恩典也不希望摧毁法律，而是使得它有所行动。

由受洗所得的信心，是基督徒与基督的皈依者全部生命的根源。

521·神的恩典将永远地留存于世界——人的天性也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几乎就是天然形成的。

所以就永远会有异端派，也永远会有天主教徒，并且永远会有斗争；因为第一次的诞生创造了一种人，而第二次诞生的神恩，则创造了另一种人。

522·法律责成人去做它所没有给予的。神恩则给人以它所责成的。

523·一切信仰全在于基督与亚当；一切道德全在于欲望与神恩。

524·没有什么学说比如下这种学说更适于人类的了：由于人永远都暴露在绝望与骄傲的双重危险之下的缘故，便教导人认识自己接受神恩与丧失神恩的双重可能性。

525·哲学家并没有规定相应于这两种状态的情操。

他们鼓励了纯粹伟大的情绪，而那却不是人类的状态。

他们鼓励了纯粹卑贱的情绪，而那也不是人类的状态。

谦卑的情绪是必须有的，但不是出自人性而是出自于忏悔；不是为了要停滞于其

中，而是为了要借此走入伟大的境地。伟大的情绪是必须有的，但不是出自出身的优越，而是出自于神的恩典，并且是在已经经历了卑微之后。

526·悲剧说服人绝望，骄傲说服人自满。道成肉身则以人所需要的拯救之道，是伟大的，同时也向人显示了他的可悲之伟大。

527·认识上帝而不认识自己的可悲，便会骄傲。认识自己的可悲而不认识上帝，便会绝望。认识基督，则会形成中道，因为在其中，我们会发现自己既包含有上帝又充斥着自我的可悲。

528·基督就是一个我们与他接近而不骄傲、我们向他屈卑而不绝望的上帝。

529·.....没有一种屈服与顺从使我们不可能获得善，也没有一种圣洁可以使得我们不可能免除邪恶。

530·有一天曾有一个向我提及过，他做过忏悔出来后是非常愉悦而有信心的。又有一个人向我说起，他忏悔之后，仍然怀着恐惧。于是我就想，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人合为一个好人，他们每一个都缺少自己所并不具备的别一种情操。别的事情也往往同样如此。

531·懂得自己主人意欲的人将受到更多的鞭挞，因为他由于有知识而具有权力。Qui justus est, justus eicitur adhuc (“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因为他由于有正义而具有权力。对于接受最多的人，就要向他算最多账，因为他由于有这种帮助而具有权力。

532·《圣经》中提供了许多段话可以安慰一切境况，也可以威胁一切境况。

人性似乎也由于它的两种无限，即自然的无限与道德的无限，而做出了同样的事

情：因为我们总是会有高与下、智与愚、贵与贱，既可以贬低我们的骄傲，也可以加深我们的屈辱。

533·这就是基督教的特性。这是非人的特性。人的特性则相反。

534·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他们相信自己是罪人；另一种是罪人，他们相信自己是义人。

535·我们深深地有亏于那些告诫我们有错误的人，因为他们克制了我们；他们教给我们说，我们都是为人们所鄙视的；他们从来不阻止我们将来再度有错，因为我们还有许多别的错误为人所鄙视。但他们准备让我们止步于错误之地。

536·人是这样造成的：就凭向他说他是个愚笨的人，他就会相信；并且就凭他向自己本身这样说，他就会使自己这样相信。因为人是独自在与自己进行着一种内心深处的交谈，这就理当很好地加以规范：Corrumpunt mores bonos colloquiaprava。

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自己沉默，并且仅仅向自己谈上帝（我们知道他才是真理）；这样我们才能以真理说服我们自己。

537·基督教是神奇的。它吩咐人要认识到自己是恶的，甚至于是可憎的，但又吩咐人要怀有对上帝的愿望。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平衡，那么这种提升将会使得他高傲得可怕，否则那种屈卑就会使他卑贱得可怕。

538·一个基督徒能够使自己相信是与上帝结合，这是多么值得骄傲啊！可是，他也应该谦卑，使自己等同于地上的虫子！

这是接受生与死、福与祸最为美满的方式！

539·一个士兵与一个苦行僧人二者之间对于服从是何等地不同啊！因为他们都同样是服从的与依附的，也都在同样地苦行。但士兵永远在期望着变成主人却从来没有能够变成主人，因为哪怕是官僚和诸侯，也都永远是奴隶和附庸者；然而，他却永远在期望着并且永远在努力以求达到这一点。

反之，苦行派的僧人，则发誓永远只做一个依附者。因此，在永远遭受着奴役这方面，他们并没有不同，双方都在永远受奴役；但是在希望方面，前者却永远有希望，而后者则永远都没有。

540·基督徒要求享有无限美好的这一希望，是混合着真正的欢乐以及恐惧的；因为这并不像那些虽然期望着有一个王国而自己却身为臣民所以终于是一无所有的人；他们期望的是圣洁，是免于不义，他们是会得到其中的某些东西的。

541·没有人能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样幸福，或者，像他们那么有理智、有德行而且可爱。

542·唯有基督的教义才能使人完全可爱而又幸福。仅有诚实，我们并不能达到可爱且幸福。

543·序言——对于上帝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证明，是如此之背离人类的推理而又如此之混乱，所以很难令人信服。并且，当其可能对某些人有用时，那也只是在他们看到这种证明的那一刻才会有用，一小时以后，他们就又要害怕自己被骗了。

Quod curiositate cognoverunt superbia amiserunt. (他们由于好奇而认识的东西，又由于骄傲而失掉了。)

它的意思是不要耶稣基督而得出对上帝的认识所产生的东西，就是不要任何中间的

沟通，而与自己认为的上帝之间的相通。反之，那些需要中间沟通来认识上帝的人。

544·基督徒的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他使灵魂感到上帝才是灵魂唯一的美好，灵魂的全部安静地包容在上帝之中。他的灵魂，除了爱上帝而外就没有别的欢乐，与此同时，他又使灵魂憎恶那种种的障碍，那些阻挠自己，并妨碍自己得以尽力去爱上帝的障碍。那些束缚着它的自爱与欲望，对于他都是不堪忍受的。这个上帝使灵魂感到它所具有的这种自爱的根基，会毁灭它自己，并且唯有上帝才能拯救它。

545·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只不过是教诲人们说：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他们是盲目的、病态的、不幸的奴隶和罪人。耶稣基督必须拯救、启发、降福与医治他们。倘若，他们憎恨自己本身，并根据对自己悲剧的洞悉和死于十字架去追随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546·没有耶稣基督，人类就必定会沦于邪恶与可悲；有了耶稣基督，人就会免于邪恶与可悲。在他那里有着我们全部的德行和我们全部的福祉。离开了他，就只有邪恶、可悲、谬误、黑暗、死亡、绝望。

547·我们仅仅由于耶稣基督才认识上帝。没有这位中间者，也就失去了与上帝的一切相通；由于耶稣基督，我们就认识了上帝。凡是自诩不要耶稣基督就认识上帝并证明上帝的人，仅仅只有一些软弱无力的证明。但我们却有着预言——一些确凿可信的预言，可以证明耶稣基督。

这些已经是事实，并且获得了很多真切的证明。这些预言就标志着这些真理的确实可靠性，从而也是基督神性的良好证明。

因而，我们就在他的身上并且是由于他而认识上帝。除此以外，并且假如没有《圣

经》、没有原罪、没有被诺言了的而且已经到来的必要的居间者，我们就绝对不能够证明上帝，也不能够教给人良好的学说或良好的道德。然而由于耶稣基督并且在耶稣基督之中，我们就证明了上帝，并且能够教给人以道德和学说。因而，耶稣基督就是人类真正的上帝。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是可悲的，因为这个上帝并不是别的什么，只不过是我們悲惨境地的拯救者而已。因此，我们就只能在认识我们的罪过时，才能很好地认识上帝。同样，那些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可悲，就认识了上帝的人们并没有获得上帝的光荣，而仅仅是使得自己感到光荣。

Quia...non cognovit per sapientiam...placuit Deo per stultitiam
praedicationis salvos facere. (因为.....人凭智慧并不认识上帝，.....所以上帝便喜欢以愚拙的宣教来做出拯救。)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548·不仅是我們只能由于耶稣基督才认识上帝，而且我們也只能由于耶稣基督才认识我们自己。我們只能由于耶稣基督才认识生和死。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的生，什么是我们的死，什么是上帝，什么是我们自己。

因此，倘若没有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圣经》，我们就什么也不认识，而只能是在上帝的本性之中，以及在我们自己的本性之中见到蒙昧与混乱。

549·不要耶稣基督就想认识上帝，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毫无益处的。他们并没有疏远了他，而是接近了他，他们并没有使自己变得谦卑，而是.....Quo
quisquam optimus est, pessimus, si hoc ipsum, quod optimus est,

adscribat sibi. (越是使人好的东西，就越会使人变得更坏——假如我们把好的东西完全归之于我们自身的话。)

550·我爱贫穷，因为上帝爱贫穷。我也热爱财富，因为它们提供了可以帮助不幸者的手段。

我对一切人都怀着忠诚，我并不想以怨回报怨我的人；并且我希望他们也和我一样，既不受别人的德也不受别人的怨。我力求对一切人都公正、真实、诚恳并且忠心；对于上帝使我与之格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些人，我衷心怀着亲切之情。无论我是独自一个人，抑或是在别人的眼前，我的一切行为都有上帝观察，上帝会判断它们的，而我也是把它们全部都奉献给上帝的。

这是我的情感；我一生中天天都在祝福我的拯救者， he 把它们安置在我的身中，他以他那神恩的力量把一个充满了脆弱、可悲、欲望、骄傲和野心的人造就成一个免于这一切不良品德的人。这一切光荣来自于神的恩典，而我自己却只有可悲与错误。

551·Dignior plagis quam osculis non timeo quia amo.这句话大概是作者自己的。

552·耶稣基督的坟墓——耶稣基督死去了，而又被人看见在十字架上。他死去了，并最终消隐在坟墓之中。

耶稣基督是仅仅被他的圣徒们所埋葬的。

耶稣基督在坟墓中并没有行过任何奇迹。

只有圣徒才进入过那里。

正是在这里耶稣基督获得了一个新生命，而不是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受难与救赎的最后的神奇。

耶稣基督在地上除了坟墓之外，就没有可以安息的地方。

只是到了坟墓之中，他的敌人们才停止折磨他。

553·耶稣的神秘性——耶稣在受难中，忍受着别人所加给他的苦痛，然而，在忧伤中，他却忍受着他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苦痛。那不是出于人工，而是出于上帝之手的一种苦难，因为必须是全能者才能承担这种痛苦。

耶稣基督努力寻求某种安慰，至少是在他最亲爱的三个朋友中间，而他们却睡着了。他期望他们能与他共同承担，而他们却对他全不在意。他们的同情心是何其稀少，以至于无法稍稍阻止他们陷入到沉睡中去的进程。于是，就只剩下耶稣孤独一个人，承受着上帝的愤怒了。

在地上，耶稣始终是孤独的，不仅没有人体会并分享他的痛苦，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只有上帝和他自己，才具有这种知识。

耶稣是在一座园子里，但不是像最初的亚当那样，已经为自己和全人类丧失了一座乐园，而是在他要拯救自己和全人类走出一个苦难之地。

在深深的恐怖中，他忍受这种痛苦和这种离弃。

我相信耶稣从不曾忧伤过，但唯一有过一次。可是这时候，他却忧伤得仿佛再也承受不住他那极度的悲苦：“我的灵魂悲痛得要死了。”

耶稣向别人那里寻求温暖和慰藉，寻求他的伴侣。我觉得这是他一生中独一无二的

一次。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因为他的弟子们都睡着了。

耶稣将会忧伤，一直到世界的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绝不可睡着。

耶稣处于被遗弃的境地中，虽然他努力挑选一群朋友一起守夜，但依然被他们所遗弃。他发现他们竟然都睡着了，从而他陷入了那种把他和他们一起暴露在危险之前的烦恼。为了他们获得拯救以及他们的益处，他怀有一种对他们的诚挚的温情，在他们不知感恩的时刻来警告他们。他警告他们说，精神是飘忽的而肉体又是软弱的。

耶稣发现他们依然在睡着，丝毫不考虑他和他们共同面对的危机。他便满怀善意地不把他们唤醒，而让他们好好安息。

耶稣在不能确定父的意志的时候就祈祷着，他害怕死亡；然而，当他认识到它之后，他就走向前去，献身给死亡。

耶稣为人们祈求，但不曾为人们所倾听。

在他的弟子睡觉时，耶稣就安排了他们的拯救。在义人们沉睡的时候，他让每一个人得救，既在他们出生之前的虚无之中，也在他们出生以后的罪恶之中。

他仅仅祈祷过一次要离开这些纷纷扰扰，但很快就顺从了。假如有必要的话，他还准备去进行第二次的祈祷。

耶稣生活在忧烦中。

耶稣看到自己所有的朋友都睡着了，而自己所有的敌人都警觉着，就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他的父。

在犹大的身上，耶稣并不是看到他的敌意，而是看到他所爱的、所承认的上帝的秩序。因为，他仍然称犹大为朋友。

只有摆脱自己的弟子们独处，耶稣才能进入忧伤。我们必须摆脱自己最亲近的人，才能仿效他。

耶稣一直处于巨大的忧伤和最大的痛苦之中，就让我们祈祷得更为长久吧！

我们祈求上帝的仁慈，并非为了要他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邪恶之中获得平静，而是为了他可以把我们从其中解救出来。

如果上帝亲手交给我们一个主人，啊，那么，我们多么有必要，应该衷心地服从他们啊！

必然性与各种事件是一点都不差的。

——“安慰你自己吧，假如你不曾发现我，就不会寻找到我。”

“我在自己的忧伤中思念着你，我曾为你流血，如你所期待的那样。”

“不要总是想着那些你是否可以做好的事情，那就是试探我更有甚于考验你自己了。当它到来时，我会在你的身上让它呈现出来。”

“你要让我的律法来引导，看看我把处女神迹展示，我在他们身上起了作用，那些圣者们引导得多么好啊。”

“父爱我所做的一切。”

“你愿意它永远以我那人性血液流淌为代价，而你却不流泪吗？”

“你的皈依就是我的事业。别害怕，满怀信念地祈祷吧，就像是我那样。”

“我以我在《圣经》中的话、以我在教会中的灵，并且以感召、以我在牧师身上的权力、以我在虔敬信者身上的祈祷而与你同在！”

“医生不能救治你，因为你终将死去。然而，救治你并使你肉身不朽的却是我。”

“要忍受肉体的枷锁与奴役；目前，我只有从精神上解脱你。”

“比起这些和那些人来，我更是你的朋友；因为我为你做的比他们更多，我能忍受你的，他们不会，他们也不会在你不敬与残酷的时候为你而死。正如我在我的选民中以及所有圣者中间，所曾做过的以及所准备做的和正在做着的那样。”

“如果你认识你的罪恶，你就会丧失你的心。”

——“主啊！我就丧失它吧，因为我依据你的保证而确信它们的罪恶。”

——“不，因为我（你是从我这里学到这些的）可以救治你，而我向你所说的正是我要救治你的一个标记。随着你赎这些罪行，你就会认识它们，并且你就会听到说：‘看哪，你的罪被解免了。’因此，为你那隐蔽着的罪行、为你所知道的那些罪行的秘密毒恶而忏悔吧。”

——“主啊！我把一切献给你。”

——“我爱你要比你爱你的污秽——ut immundus pro luto（像沾满了尘土那样不洁）——更热烈。”

“让光荣归于我，而不是归于你，你是微虫与尘土。”

“当我亲口的话对你竟成为恶、虚荣或好奇的缘由时，你就去询问你的创造者”。

——我看到了自己的骄傲、好奇与欲望的深渊。我与上帝或与正直的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他却由我而被弄成有罪的了；所有你的鞭挞都落在他的身上。他倒比我更为可憎，但他却没有憎恶我，反而使自己受到尊敬，以致我要走向他并且求得他的拯救。

然而，他却救治了他自己，而且会更加有理由要救治我。

必须把我的痛苦与他的痛苦对照，把我和他结合在一起，他将在拯救他自己时也拯救我。然而，这却决不可推给将来。

Eritis sicut dii scientes bonum et malum. “你们便如上帝那样，知道善悲”。在判断“这是善或恶”的时候，每个人就都造就了他们自己的上帝，并且，对于事件不是过分地痛苦就是过分地高兴。

做任何一件小事要像大事那样，在我们身上做工，并且过活着我们的生命的耶稣基督是尊贵的。做大事要像轻易的小事那样，因为他无所不能的。

554·我觉得，只有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才允许人们摸他的伤痕：No-li me tangere（不要触摸我）。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和他的苦难结合在一起。

在最后的晚餐中，基督把自己奉献给圣餐时，好像是准备走向死亡。对于他的门徒，则是复活了的，而对全体教会，则是升了天的。

555·“绝不要拿你自己比较别人，而只能与我比较。如果你在那些你以自己与之相比较的人们中间并没有发现我，你就是以自己在和一个可憎的人相比较了。如果你在其中发现了我，那么，就以你自己来比较吧。然而，你将与什么比较呢？是与你

自己比较吗，还是在你身上的我呢？如果是你自己，那就只是一个可憎恶的人。如果是我，那你就是以我来和我自己相比较。而我，则是一切之中的上帝。”

“我在向你讲话并且时时劝导你，因为你的领路人不能向你讲话，而我又不肯让你缺少领路人。”

“而或许，我在祈祷着他来引导你。因此，他在引导着你而你却看不见他。如果你里面没有我，你就不会寻找到我。”

“因而，就不要满心的惶恐！”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八编 基督教的基石

556·.....他们褻渎他们茫无所知的东西。基督教就归结于两点；认识这两点对人类是同等地重要，不认识这两点又是同样地危险。而上帝仁慈地给予了这两点同样的启示。

可是他们却借题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据使他们应该得出的结论，其中之一的东西，这两者的另外一个就并不存在的。宣称只有一个上帝的智者曾经遭受迫害，犹太人遭到仇恨，基督徒则更是如此。他们依据自然的光明看出了，假如大地上有一种真正的宗教的话，那么，万物的行动就应该趋向它作为自己的中心。

事物的一切行动，都应该以宗教的建立与伟大为其目的。

人在自己身上应该有着符合于宗教所教诲于我们的那些感情。最后，宗教应该是那样地成为万物所趋向的目的与中心，从而凡是懂得宗教原则的人就都既能特殊地解说全部的人性，又能普遍地解说世界全部的行为。

而在这种基础之上，他们就借机诽谤基督教，因为他们错误地理解了基督教。他们想象着它单纯地就在于崇拜一位被认为是既伟大又全能而又永恒的上帝；确切地说，这是自然神论，它远离基督教差不多就和全然与基督教背道而驰的无神论一样。

而他们却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宗教是不真实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万事万物都一致在确立如下这样一点，即上帝并不以其所可能做出的全部证据来向人们显示他自己。

然而即使他们得出了他们所要反对于自然神论的那种结论，他们也得出任何结论来反对基督教；基督教确切地说就在于救世主的神秘，救世主一身结合了人性与神性这两种性质，他挽救人类免于罪恶的腐蚀，好让他们在他的神身之中与上帝调谐。

因而，基督教就把这两个真理一起教给了人类：既存在着一个上帝是人类能够达到的，又存在着一种天性的堕落使他们配不上上帝。认识这两点的每一点对于人类都是同等地重要；一个人认识上帝而不认识自己的可悲，与认识自己的可悲而不认识救世主能够加以救治，是同样地危险。这两种认识若只有其一，就会造成要么是哲学家的高傲，他们认识上帝，却不认识自身的可悲；要么便是无神论者的绝望，他们认识自身的可悲但没有救世主。

既然人类之认识这两点有着同等的必要性，所以上帝之爱，使我们认识到它们也就

有着同等的仁慈。基督教做了这件事，它之成为基督教也就正在于此。

让我们就根据它来检查一下世界的秩序吧，让我们来看是不是万事万物都趋向于确立这种宗教的这两个要点：即耶稣基督是万物的目的，又是万物所向往的中心。凡是认识了他的，也就认识了万事万物的天道。

凡是错了的人，都只不过是错在未能看到这两种东西之中的一种。因而，我们很可能认识上帝而不认识自己的可悲，或认识自己的可悲而不认识上帝；然而我们却不可能认识耶稣基督而不同时既认识上帝又认识自己的可悲的。

这便是何以我并不准备在这里以自然的原因来证明上帝存在或三位一体或灵魂不朽以及任何这类性质的事物的缘故了；不仅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足以在自然界中寻获什么，可以说服最顽固的无神论者，而且，还因为这种知识缺少耶稣基督的存在，就是空洞的且无用的。当一个人被说服，相信数目的比例是非物质的、永恒的、依赖于第一真理而存在的真理，而那就叫作上帝。我并不以为，在获得拯救这方面，他更加前进了多少。

基督徒的上帝，并不简简单单是那个创造几何学真理与元素秩序的上帝。那个上帝，异教徒与伊壁鸠鲁派眼中的立场。他并不仅只是个对人类的生命与幸福行使其天命的上帝，存在只是为了赐予他的崇拜者一连串幸福的岁月，那是犹太人的东西。

但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基督徒的上帝，是一个仁爱与慰藉的上帝，是一个充满了为他所带领着的人们灵魂与内心的上帝，那是一个使他们衷心感到自己的可悲，以及他的无限仁慈的上帝。他把自己和他们灵魂的深处结合在一起，以谦卑、以欢愉、以信心、以仁爱充满了他们的灵魂。他使得他们除了他自

身而外，就不可能再有别的归宿。

凡是到耶稣基督之外去寻求上帝的人，只能停留在自然界，要么无法发现任何可以使他们满意的光明，要么，则认为自己不需要媒介就能认识上帝，并侍奉上帝。因为这样，他们不是陷入无神论便是陷入自然神论。而这两种东西几乎是基督教所同样憎恶的。

没有耶稣基督，世界是无法生存的。因为，那必然要么就是世界毁灭，要么，世界就像是一座活地狱。

假如世界的生存就是为了把上帝教给人类，那么，上帝的神圣性就会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照亮着世界上的每一个部分。既然世界只是因耶稣基督并且为耶稣基督而生存，那么，它就会把人类的堕落与人类的赎罪教会给人类。世间的万物都呈现着这两种光明的证明。

世上所呈现的事物，既不表示完全排斥神明，也不彰显着神明的自然存在。所有的万物，都带有这样的一种特征，表明着有一个隐蔽的上帝的存在。

难道唯一能够认识自己天性的人，就只是为了避免陷入到悲惨的境地吗？难道，唯一认识它的人将是唯一的不幸者吗？他绝不会是根本什么都看不见的，他也绝不认为自己看到的足够多，并坚信自己已经把握到了它，而是他所看到的足以使他认识到自己已经在堕落。因为要能认识我们已经失去了，就必须是既能看得到而又看不到。这就是他天生的装填。

无论他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我都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

557·因此，这一个判断是真的：万物都在把人的境况传输给人们。然而，人们却必

须好好地去理解。因为既不是真的万物都显示出上帝的存在，也不是真的万物都在隐蔽起上帝。而是上帝既向那些试探他的人隐蔽起自己来，又向那些追求他的人显示出自己来。当这两者加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是真的。因为人类既配不上上帝，又不能同时得到上帝。由于他们的腐朽而配不上上帝，由于他们被创造时的本性而能得到。

558·除了我们的不配而外，我们从自己全部的混沌、蒙昧当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559·假如上帝从不曾显现出任何的蛛丝马迹来，那么，这种永恒的缺陷就会是十分可疑的。并且，我们努力联系却无法感知任何神明，正如联想到人们不配认识上帝一样。然而，他却有时候——但不是永远——是显现的，这就消除了一切的可疑性。倘若他只要显现过一次，那他就是永远存在的。于是，我们就只能由此结论说，既存在着一个上帝而人们又配不上他。

560·我们既不能理解亚当的光荣状态，也无法理解他罪恶的性质，更不理解这一切都被遗传给了我们。这些事情所经历的状态，其性质，是与我们自己全然不同的并且是超出我们目前的能力状态之外的。

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无助于我们抽身而出。其全部，是需要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悲惨的、堕落的，脱离了上帝，但又被耶稣基督所赎救的。正是关于一切，在大地上，我们得以看到种种值得惊叹的证明。

因此，堕落与赎救这两种证明，就是源自对宗教的无动于衷。我们生活的信念，是从不信教者那儿得来的，也是从成为宗教之不可调的敌人——犹太人那儿得来的。

561·有两种方式可以说服人相信我们宗教的真理：一种是以理智的力量，另一种是传道者的权威。

我们并不使用后一种方式，而是使用前一种方式。我们并不说：“必须相信这些，因为陈述它们的《圣经》是神圣的。”我们反而要说，根据如此这般的原因，就必须相信它。而这些原因，又是非常脆弱的论证，因为理智对一切都是顺服的。

562·大地上万事万物，无一不在表明：或者人类是可悲的，或者上帝是仁慈的。或者，人没有上帝就毫无能力，或者，人拥有了上帝就有能力。

563·沉沦者的迷乱之一，就是看到他们遭受自己本身的理智所谴责，而他们本来是想用它来谴责基督的宗教的。

564·我们宗教的预言乃至奇迹本身，足以证明并不具有这样的性质，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它们绝对是令人信服的。然而，它们又具有这样一种性质，以至于，我们不能说相信它们是没有理由的。

这样便既有证据，又有混沌。既可以照亮某些人，又可以蒙蔽另一些人。然而，其证据却是这样的：它超过了，或者至少也是相等于相反的证据；从而能够决定不去追随它的就并不是理智，因而那就只能是内心的欲望或恶意了。由于这种方式，所以便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谴责，却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信服，于是就表现为，对于那些追随它的人来说，即便他们追随的是神恩而非理智；而对于那些回避它的人来说，则使他们回避的，是欲望而非理智。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们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食，并不是摩西赐予你们的，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565·因此，就在宗教本身的晦暗交叠当中，就在我们对宗教所具有的微暗的光明之

中，就在我们对认识宗教所具有的冷漠之中，去认识宗教的真理吧！

566·假如我们不把上帝有意要蒙蔽一些人和照亮一些人当作是原则，我们就是不理解上帝的任何创造物的。

567·相悖的理由。我们必须由此开端。否则，我们就什么都不会理解。于是一切就都成为异端。甚至在每个真理的背后，我们也必须补充说，我们要记取相反的真理。

568·反驳：《圣经》中显然易见充满着并非由圣灵所口授的东西。——答辯：然而它们一点也无损于信仰。——反驳：但是教会已经断定一切都出自圣灵。——答辯：我答复两点，一是教会从不曾这样断定过，一是如果教会这样断定过，它就可以成立。

福音书中所引的预言，你以为提出它们来是为了使你信仰吗？不是的，那是为了使你脱离信仰。

569·宗教典仪——异端在教会开始时，是为证明教典而服务的。

570·在“论基础”这一章之中，必须再增加能构成“论象征”的一章，后者的论证涉及到象征的成因：为何要预言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为什么要在方式上预言得晦暗交叠。

571·这是为什么的缘由。象征——他们要对付的是一个肉欲的民族，却要使之成为精神自律的受托人。

为了要信弥赛亚，就必须要有事先的预言，而预言又应该由不容怀疑的、勤奋、诚恳、并众所周知具有非凡热忱的人们来传播。

为了成就这一切，上帝便选择了这个尘世中的民族，委托他们来预告弥赛亚的到来，是救世主，是这个民族用以摆脱肉欲的解脱者。因此，他们便对这些先知们怀有一种非凡的热情，面向全世界传播这些预告他们弥赛亚的书籍，向一切的国家保证弥赛亚一定会到来，并且将以他们全世界的书籍中所预言的那种方式到来。因此，这个民族便被弥赛亚的晦暗又可恨的降临期待所欺骗，竟成了他的最凶残的敌人。从而这便是世界上最可以怀疑，最会偏爱我们的那个民族，并因其法律及其先知而可能被人赞美是最为严谨、最热诚的那个民族。他们非常完美地传播了这些书籍。那些抛弃了耶稣基督、诽谤他、钉死他的人，便是那些传播见证着他，并且说他将被抛弃、遭受诽谤的那些书籍的人。他们就表明了，正是他自己在拒绝自己。而且，他又被接受他的那些犹太人所证实，也被那些抛弃了他的不义的犹太人所证实，两者都是被预言了的。

正是因为这样，他的预言才有一种隐蔽的意义。在精神方面，这个民族便是它的敌人，但在尘世上，这个民族又是它的朋友。

假如精神的意义被揭示出来，他们便不可能爱它，他们既不会传播它，也不会有热情来保存他们的书籍与他们的仪式；而且假如他们爱这些精神的诺言，并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一直到弥赛亚的时代，那么，他们的见证就不会有力量，因为他们是它的朋友。

这就是何以精神的意义最好是被遮蔽起来。另一方面，假如这方面的意义竟是那样地遮蔽，以至于全然不曾显现的话，那么，它就不能用以证明弥赛亚的出现了。那又该怎么办呢？它在大部分的段落，都被掩盖在尘世的意义之下，但在有几段里却又被揭示得那么明白。此外，世界的各个时代和国家也都被预告有如太阳般明亮。在某些地方，这种精神的意义，是被解说得那么明白。当它必须是像精神屈服于肉

体时，肉体对于精神的那样一种盲目，才会认识不到它。

而这就是上帝怎样在行动的了。在无数的地方，这种意义都被另一种意义所掩盖着，只是非常少的情况下，才被揭示出来。又是采取那样的方式，从而，凡是它被隐蔽的地方都是混沌的，并能适用于两种意义，反之，凡是它被揭示的地方都是清晰明了的，只适合于精神的意义。

从而它就不可能引向错误，并且唯有那样一个尘世中的民族才能加以误解。

因为当美好大量地被允许之时，若非他们的贪婪——它把那种意义限定为地上的美好，——又有什么能妨碍他们去理解真正的美好呢？然而那些只在上帝之中才得到美好的人，则把它们整个都归之于上帝。因为有两条原则划分了人们的意志，即贪婪与仁爱。

并非贪婪不能够与信仰上帝同在，或仁爱不可以和尘世的事物同在；而是贪婪要利用上帝并享受现世，而仁爱则相反。

最后的目的，才是赋予事物以名称的东西。一切妨碍我们达到目的的，便叫作敌人。

因此，无论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当其背弃上帝的时候，就都是正义者的敌人；而上帝本身，则是他搅乱了贪婪的那些人的敌人。

这样，“敌人”这个名词，既然取决于最后的目的。所以正义者就以之理解自己的感情，而肉欲者则理解为巴比伦人。因此，这些名词就只有对于不义的人才是晦暗的。这便是以赛亚所说的：法律的封印在我的选民中间。“在我们徒中间封住教诲”，并且，耶稣基督也将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但是，“那些在他那里不会绊倒的人有福了”，“智者在哪里？他能理解我说的话。义人将理解它；因为上帝的道是正直的，但恶人却将在那上面跌倒”。

572·使徒是骗子的这一假说。——时间十分明确，但方式则晦暗不明。——象征的五项证明。

573·《圣经》的盲目——犹太人说：“《圣经》说我们无法知道基督要从哪里来。《圣经》说基督是永存的，而基督却说自己是要死的。”

因此，圣约翰说，尽管基督做出了那么多的奇迹，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就使得以赛亚的话得以应验：“他使他们盲目。”

574·伟大——宗教是如此之伟大的一种东西，以致那些不肯费力去追求它的人（假如它晦暗交叠的话），就应该被剥夺其宗教，这是十分公正的。因而，我们又有什么好去抱怨的呢，假如它是只要我们去追求便可以找得到的话？

575·一切都有利于选民，哪怕是《圣经》中晦暗的部分；因为他们是由于神圣的明确性而尊崇它们的。一切都不利于其他的人，都具有着明确性；因为他们是由于他们无法理解的晦暗，从而亵渎它们的。

576·世俗之人对教会的普遍行为：因为上帝想要蒙蔽与照亮——事情既已证明了这些预言的神圣性，所以其余的就应该为人相信了。

由此，我们便看到世界的顺序是这样的：创世记与洪水的奇迹既被遗忘，上帝便遣送来了摩西的法律与奇迹、预言具体事物的先知们，为了准备将奇迹持久地呈现，便准备了预言及其实现。但是预言既然可以遭受到怀疑，所以他就要使得它们不受怀疑。

577·上帝使得这个民族茫然地服务于选民的利益。

578·既有足够的光明可以启迪选民，也有足够的晦暗足以让他们谦卑。既有足够的晦暗足以蒙蔽被遗弃者，也有足够的光亮确切足以谴责他们，使得他们无可宽恕。
圣奥古斯丁，蒙田，赛邦。

《旧约》当中，耶稣基督的家谱混杂了很多没有用的成分，以致无法辨认清楚了。假如摩西仅仅记录下来耶稣基督的祖辈，那就会显得太直白明了了。假如他不曾记录下耶稣基督的祖辈，那又会不够明显了。然而，凡是仔细阅读它的人终究会看出，耶稣基督的祖先是可以根据他玛、路泽等人辨别出来的。

所有规定这些殉道者的人，都知道它们无用；而凡是宣称它们无用的人，都不曾放弃地加以实践。

如果上帝仅仅允许有一种宗教存在，那就太容易认识了。然而，我们若仔细加以观察的话，我们就很可以从这种杂乱无章之中，识别出真理来。

定律：摩西是个聪明人。因而，假如他以自己的精神在控制自己，他就不会明晰地说出任何直接违反精神的话来。

因此，任何非常明显的弱点就都是力量。例如：圣马太与圣路加中的两种家谱。难道还能有什么比这一点，讲得不一致更加明白的了吗？

579·上帝（以及使徒）都预见到骄傲会产生出异端，又不愿意给它们得以根据正确的词句而表达的机会，于是就在《圣经》中和教会的祈祷中安置了相反的字句，以便到时候可以产生出它们的结果来。

同样地，上帝也把爱给予了道德，它产生了与欲望相反的结果。

580·人的天性中具有某些完美的因素，可以显示出它是上帝的影子，同时，它也具有某些缺陷，可以显示它只不过是上帝的影子。

581·上帝想要安排意志比精神更加显著。完全的清晰，对精神有利而对意志有害。打消高傲者的狂热。



人的天性中具有某些完美的因素，可以显示出它是上帝的影子，同时，它也具有某些缺陷，可以显示它不过是上帝的影子。

582·我们使得真理本身成了一种偶像；因为真理脱离了爱就不是上帝而只是上帝的影子或者一个偶像，那是我们根本不应该爱也不应该崇拜的；而它的反面就是谎言，我们就更不应该爱或者崇拜了。

我很可以爱完全的晦暗。但是如果上帝把我约束在一种半晦暗的状态，那么其中所有的那一点晦暗却使我不愉快；并且又因为我在其中看不到全部都晦暗不明的那种方便法门，所以，它使得我不愉快。这是一个错误，并且是我把自己弄成脱离了上帝秩序的一个晦暗交叠的偶像的一种标志。

我们必须仅只崇拜他的秩序。

583·病弱者认识真理，但仅仅在其自身利益所涉及的范围内拥有着真理；可是超出此外，他们便放弃了真理。

584·世界的存在，是为了要施行仁慈与审判，并不像人类是出于上帝之手而生存在世上，反而人类像是上帝的敌人；上帝由于神恩而赐给人类以足够的光明可以复归于上帝（假使他们想要寻求并追随着他的话），但是也可以惩罚他们（假使他们拒绝寻求并追随着他的话）。

585·上帝想要隐蔽自己——假如只有一种宗教，上帝就会很好地在其中显现。假如只有在我们的宗教里才有殉道者，情形也是一样。

上帝既然是这样地隐蔽起来，所以凡是不说上帝是隐蔽起来了的宗教，就不是真的；凡是没有阐明其中道理的宗教，就不是有教的。我们的宗教则做到了这一切：

Veretu es Deus abscon-ditus. (你实在是隐蔽的上帝。)

586·如果根本就没有晦暗，人类也就根本不会感到自己的堕落；如果根本就没有光明，人类也就根本不会期望得到拯救之道。

因此上帝部分地隐蔽起来而又部分地显现出来，这就不仅是正义的而且还对我们是有用的；因为只认识上帝而不认识自己的可悲，与只认识自己的可悲而不认识上帝，这两者对于人类，是同等地危险。

587·这种宗教何其之伟大，有它的奇迹、圣者、毫无瑕疵的信徒、学者和伟大人物见证，殉道者，确认的王者（大卫），流血的君主以赛亚各个方面；它有其自身的知识，能够显示其全部的奇迹与其全部的智慧；然而，在这一切之后，它却否定掉了这一切，宣称自己既没有智慧也没有标志，而只有十字架和愚蠢。

因为由于这类标志和这种智慧而值得你去信仰，并力图向你证明。那些人在向你宣称，这一切根本无法改变我们，也不能使我们得以认识上帝与热爱上帝。除非，是靠那种既没有智慧又没有标志的十字架的愚蠢的德行，而绝非没有这种德行的那些标志。因此，其有效的原因来看，我们的宗教就是愚蠢的，而就其为此做准备的智慧来看，则是明智的。

588·我们的宗教是智慧的而又愚蠢的。智慧，是因为它是最为博学的，并且是建立在奇迹、预言等等基础之上的。愚蠢，是因为使得我们走向宗教的，并不是这些；这一切，的确可以令我们谴责那些不信宗教的人，然而，它却不能使属于宗教的人信仰，使得他们信仰的是十字架。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语言，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因此，在智慧与标志之中而到来的圣保罗就说，他既不是在智慧之中，也并非在标识中所到来的；因为，他是来自变化的。可是，那些仅仅是为了使人们信服而到来的人，可以这么说，他们是在智慧与标志之中到来的。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九编 永恒的向度

589·论基督的宗教并不是唯一的——这远不能成为使人相信它并不是真正的宗教的原因，相反地这正使人看出它就是真正的宗教。

590·各种宗教都得真诚：真诚的异教徒，真诚的犹太人，真诚的基督徒。

591·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对上帝的无知异教徒。

592·其他宗教的虚妄——它们都没有见证。后者有见证。上帝不肯让其他的宗教显现出这样的标志。

593·中国的历史——我仅仅相信其他那见证就扼杀了它本身的各种历史。

（两者之中，哪一个才是更可相信的呢？是摩西呢，还是中国？）这不是一个可以笼统看待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其中有些是蒙蔽人的，又有些是照亮人的。



各种宗教都得真诚：真诚的异教徒，真诚的犹太人，真诚的基督徒。

只用这一句话，我就摧毁了你们全部的推论。你们说：“可是，中国使人混沌蒙昧。”但我回答说：“中国使人蒙昧不清，然而其中也能清晰地找到脉络。你就好好地去寻找吧。”

因此你们所说的一切都成为了某种设计，并且，丝毫不违于另外的设计。因此它是有用的，也是无害的。

594·有悖于中国的历史，墨西哥的历史学家认为曾经有五个太阳存在过，其中的最后一个才只有八百年。一个民族所接受的一部书，和造就另外一个民族的另一部书，这两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

595·穆罕默德而没有权威。那时候，若他的道理的推广必须借助于欺骗的力量，就必须是非常之强而有力的。

那时候，他会说什么呢？是说我们必须信仰他么？

596·《诗篇》为地球上所有的人所咏唱。

谁给穆罕默德作了见证呢？只有他自己。耶稣基督却对自己作为自己的见证不作要求，必须以他者为见证。

见证的性质，就使得它们必须是永远存在，而且到处存在。但可怜的是，他却是孤独的。

597·反对穆罕默德——属于穆罕默德的《古兰经》并不比属于圣马太的《福音书》更好，因为福音书曾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被许多作家所引证，乃至它的敌人赛

尔苏斯和普尔斐力也从不曾否认过它。

《古兰经》说圣马太是个好人。因而，穆罕默德就是个假先知。要么，他就是把好人称作坏人，要么，他就是始终不认同耶稣基督的那些话。

598·我要求人们判断穆罕默德的，并不是根据他那里面晦暗交叠，而我们可以视之作为一种神秘意义的东西，而是根据其中清楚明白的东西，根据他的天堂以及其他；正是在这上面，他是荒唐可笑的。正是有鉴于他的明白确切之点都是荒唐可笑的，所以把他的晦暗当作是神秘，就是不公正的了。

《圣经》却不是这样。我要说其中有些晦暗交叠，也像穆罕默德的东西是一样地显得突兀；然而其中却有令人惊叹的明确性，以及已经明显展示并实现了的预言。因此双方的情形并不相等。我们决不可混为一谈。我们不能把由于晦暗而不明确的东西，等同于值得我们去敬仰其晦暗的那种东西。

599·耶稣基督与穆罕默德之间的不同——穆罕默德并没有预示过；耶稣基督却预示过。

穆罕默德在杀戮；耶稣基督的自身却遭受着杀戮。

穆罕默德禁止别人读书；使徒们却鼓励别人读书。

最后，他们是那样地相反，以至于假如穆罕默德采取的是人间走向成功的道路；那么，耶稣基督所采取的就是在人间走向衰败的道路。而且，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穆罕默德是成功的，所以，耶稣基督也就很可以成功。相反的是，却必须说，既然穆罕默德是成功的，所以耶稣基督就应该失败。

600·人人都能做出穆罕默德所做过的事，因为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奇迹。他根本没有

被启示，但没有人能做出耶稣基督所做过的事。

601·异教徒的宗教是无根性的。（——在今天。据说根据已传过的神谕，它曾经一度是有基础的。然而向我们肯定这一点的，又都是些什么书籍呢？它们的作者的德行，它们值得信仰么？它们是否被保存得那么谨慎，以致我们可以保证其中绝没有被窜改过？）

穆罕默德的宗教以《古兰经》和穆罕默德为基础。然而，这位应该成为全世界的最后希望的先知曾经被预示过吗？他具备什么为一切别人都没有的标志，可以自称为先知呢？他说他自己行过什么奇迹吗？就算按照他自己的传说，他曾教导过什么神启吗？他提出过什么道德和什么福祉吗？犹太人的宗教在《圣经》的传说里与在这个民族的传说里，是应该分别看待的。在这个民族的传说里，它的道德与祝福，异常荒诞；然而在《圣经》传说里，那却是可赞美的。

（而一切宗教都是这样；因为基督教在《圣经》里与在决疑论者那里，也是大为不同的。）它的基础是可赞美的，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又是最权威的书籍；穆罕默德为了使自己的书籍存在，而禁止人阅读它，反之摩西为了使自己的书籍存在，却命令所有的人都阅读它。

我们的宗教是那样神圣，以致另一种神圣的宗教只不过是它的根基罢了。

602·次序——要从犹太人的全部状态中，观察明白确切的东西以及无可争辩的东西。

603·犹太人的宗教在权威方面、在持久方面、在永恒性方面、在道德方面、在学说方面、在效用方面，都是完全神圣的。

604·唯一违反常识与人性的科学，就只是那种永远存在于人们中间的科学。

605·唯一违反人性、违反常识、违反我们快乐原则的宗教，就只是那种永恒存在的宗教。

606·除了我们的宗教，没有哪一种宗教阐述过人是生于罪恶的，没有哪一派哲学家曾经说过这一点。

除了基督的宗教，将没有哪一种派别或宗教是永远存在于大地之上的。

607·谁要是根据其粗糙的一面，来判断犹太人的宗教，那他就认识错了。在《圣经》以及在先知的传说里，都是显然可见的。

先知们已经充分地使人理解到他们并不是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法律的。所以我们的宗教在福音书、使徒和传说里都是神圣的。然而，有些人把它完全地弄错了，并显得十分荒唐可笑。

按照尘世的犹太人的说法，弥赛亚应该是一位尘世间的伟大君王。按照尘世间基督徒的说法，耶稣基督是来解除我们对上帝的爱，并赐给我们以各种无须我们自身便能推动一切事物的圣途。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既不是基督徒的宗教，也不是犹太人的宗教。

真正的犹太人和真正的基督徒，永远都在期待着一个令上帝现身的弥赛亚，使他们能热爱，并能以那种爱来战胜他们的敌人。

608·尘世的犹太人生活在基督徒与异教徒的中间。异教徒根本不认识上帝，他们只爱尘世。犹太人认识真正的上帝，而只爱尘世。基督徒认识真正的上帝，而根本不爱尘世。犹太人与异教徒爱的，是一样的东西。犹太人与基督徒所认识的，也是同

一个上帝。

犹太人有两种：一种只有异教徒的感情，另一种则具有基督徒的感情。

609·每种宗教里都有两种人：在异教徒之中，有动物的崇拜者，又有自然宗教里对独一无二的上帝的崇拜者；在犹太人之中，有尘世中的人，也有精神的人，后者是古代法律里的基督徒；在基督徒之中也有庸俗的人，他们是近代法律里的犹太人。尘世的犹太人期待着一个尘世的弥赛亚；庸俗的基督徒相信弥赛亚可以解除他们对上帝的爱；真正的犹太教徒与真正的基督教徒，都会崇拜一个使他们热爱上帝的弥赛亚。

610·犹太教徒与真正的基督教徒只能有同一个宗教，这点可以证明的——犹太人的宗教，看来似乎本质上就在于亚伯拉罕的父亲，这些证明之处，就在于割礼，在于牺牲，在于仪式，在于挪亚的方舟，在于神殿，在于耶路撒冷，最后还在于法律以及摩西的约。

我要说的是，其实，它并不在于任何这类的东西，而仅仅在于对上帝的爱，对于其他繁多的一切，上帝是厌弃的。

上帝绝不接受亚伯拉罕的后裔。

犹太人如若冒犯了上帝，也会像异邦人一样地为上帝所惩罚。

“你们倘若忘记上帝，追随异邦人的神，我就警告你们说：上帝在你们的面前怎样消灭别的国家，也会怎样令人们消亡掉。”

异邦人假如爱上上帝，也就会像犹太人一样，为上帝所接受。

“异邦人不要说：‘主不会接受我。’异邦人以自己依附于上帝，也就是在侍奉上帝和热爱上帝了：我必引他们到我的圣山，并接受他们的牺牲，因为我的殿是祈祷的殿。”

真正的犹太人认为自己的卓越之处，仅仅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亚伯拉罕。

“你真正是我们的父，而亚伯拉罕却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然而正是你，才是我们的父和我们的救世主”。

摩西本人曾告诉他们说，上帝并不接受什么人。

安息日只不过是一个标记，并且是纪念逃出埃及的。它就不再是必要的，因为一定要忘记埃及。

割礼也只不过是一个标记。因此，他们在沙漠中就不行割礼了，他们无法和别的民族混淆了。在耶稣基督降临人世之后，它就不再是必要的了。

内心的割礼也是规范好的事情。

“你们要割内心；除掉你们内心多余的东西，不要再硬着心肠；因为你们的上帝是一位伟大的、有力的而又恐怖的上帝，他不会接受任何人”。

上帝说，有一天他会这样做。

“上帝必将要割你和你后裔的内心，好让你全心全意爱上帝。”

内心没有受割的人将受到审判。因为上帝将要审判没有受割的各族人民和以色列的全体人民，因为他们“心中没有受割”。

仅有外表而没有内心，是毫无用处的。“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等等。

上帝的爱，《申命记》全书中都有着明确的教训。《申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九节中说道：“我以天和地作见证，我已经把生和死摆在你面前，好让你选择生，好让你热爱上帝并服从上帝，因为正是上帝才是你的生命。”

如果犹太人心中缺少这种爱，就会因他们的罪行而被抛弃，并且上帝就会选择异教徒出来代替他们。

“有鉴于他们后来的罪行，我要向他们隐蔽起我自己；因为他们是一个为非作歹不信上帝的民族。他们以种种不属于上帝的事情激起我愤怒，我也将以一族不属于我的子民的人民并以一个无知无识的国家激起他们嫉妒。”

他们的节日使上帝感到厌恶。犹太人的牺牲使上帝感到厌恶。

他并没有为了他们的坚忍，而树立起他们。

上帝将接纳异教徒的牺牲，并且上帝将对犹太人的牺牲撤回他的意志。

上帝将由弥赛亚来订立新约，而旧约将被废弃。

旧的东西将被遗忘。

人们将不再记得约柜。

神殿将被废弃。

牺牲将被废弃，而另外的、纯洁的牺牲将被确立。

亚伦的祭司秩序将受谴责，弥赛亚将带来马克西德祭司的秩序。这一祭司的职务将是永恒的。

耶路撒冷将被抛弃，而罗马将被认可。

犹太人的名称将被抛弃，将赋予他们一个新的名称。

这后一个名称将比犹太人的名称更好，并将是永恒的。

犹太人应该没有先知，没有国王，没有君主，没有牺牲，没有偶像。

犹太人将永远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

611·共和国——基督教的共和国，犹太人的共和国，只能是以上帝为主人，正如犹太人斐洛在《君王论》里所说的那样。

当他们作战时，那只是为了上帝；他们只能彻底依靠上帝；他们认为他们的城邦仅只属于上帝，并为了上帝而保全它们。

612·《创世记》第十七章，第七节中说，我要在你我之间订立一个永恒的约，使我成为你的上帝。同时还说：“我要与你并与你世世代代的后人们确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人们的上帝。”

在第九节里说，而你必将遵守我的约，“你和你的后人们必然祖祖辈辈遵守我的约”。

613·永恒——相信人是从一种光荣，并与上帝相通的状态堕落到一种凄凉、忏悔并远离上帝的状态，然而今生以后我们将被一位应该到来的弥赛亚所拯救复兴。那种由此所构成的宗教，是始终存在于大地之上的。万物都已成为过去，但万物都为着

他却永远存在。

在世界最初的时代，人类曾沉醉于各式各样的颠倒狂乱，然而也有过像以诺、拉梅等等那样的圣人，他们耐心地期待着自从世界的开始以来就被诺言了的基督。挪亚看到了人类极度的恶意；而且他应该亲自来拯救世界，因为他希望弥赛亚的来临，他本人也是一种弥赛亚的象征。亚伯拉罕被偶像崇拜者所包围着，当上帝使他认识弥赛亚的神秘时，他就遥遥地向他致敬。到了以撒和雅各的时代，憎恨布满了整个大地，然而这些圣人却生活在信仰之中；雅各临死时祝福他的儿女们，以一种使得自己结结巴巴的兴奋喊道：“啊我的上帝，我在期待着你所许诺的救世主：Salutare tuum exspectabo, Domine！”

埃及人是受了偶像崇拜和巫术的传染的，上帝自己的民族被他们的先例给带坏了；可是摩西和别人却相信为他们自己所看不见的上帝，并且崇拜他，盼望着他为他们所准备的永恒的赠礼。

希腊人以及随后的拉丁人又使假神御位；诗人们写下了几百种不同的神学，哲学家们则分裂为成千种不同的派别；然而在犹太的怀里却永远都有预言这位弥赛亚来临的选民，弥赛亚也仅仅为他们所知。

到了世界末日，他终于来临了；而且此后人们便看见产生了那么多的分裂和异端，那么多国家被倾覆，一切事物发生那么多的变化；然而崇拜那位永远为人崇拜的上帝的这个教会却屹然存在，未曾中断，并且成其为可赞美的、无与伦比的而又全然神圣的，则是这种始终持续着的宗教又是始终遭受攻击的。它曾一千次地濒临于全部毁灭的前夕；而它每一次处于这种状态，上帝都以其权力的非凡行动扶起它来。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何况它还维护了自己而并未卑躬屈节于暴君的意志之下。因为一个国家能够生存下来是不足为奇的，只要人们使它的法律作出必要的让步，但

是.....

614·倘若不是出于对法律屈从的需要的话，国家是会灭亡的。然而，宗教却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事，也不必采用这样的办法。因此，这就必然是一种奇迹了。人们通过屈从而得以自保，这是不足为奇的。严格说来，这也不是他们仅仅为了维护自己，况且，他们还终归都要灭亡。绝没有谁会传递自己的子孙到成千上万代。然而，那种宗教却可以永世长存而且永不屈服；这才是神圣的呢！

615·别人再怎么说是徒劳的，必须承认基督的宗教有着令人惊讶的东西。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你是生于其中的缘故。”这句话是不对的，我正是由于这种缘故而极力在抗拒它，生怕这种偏见会诱惑我；然而尽管我生于其中，我仍然不能不发现它就是那样。

616·永存性——人们始终信仰着弥赛亚。有关于亚当的传说，在挪亚和摩西的时代还是新鲜的。

此后的先知们，在不断地预言着别的事情，同时预言了弥赛亚。这些时刻出现在人们眼前的事件，标志着他们使命的真理，并且因此之故也就标明了他们有关弥赛亚的诺言的真理。耶稣基督行过奇迹，使徒们也行过奇迹，他们让所有的异教徒都皈依了。所有的预言既都由此而完成，所以，弥赛亚也因此获得永恒的证明。

617·永存性——我们可以看到，自世界开始以来，一直不间断地存在着对弥赛亚的期待与崇拜。我们还发现有人说过，上帝曾向他们启示，会有一个救世主降生来拯救他的人民。而且，随后又来了亚伯拉罕说他得到过启示，弥赛亚将从他所生的一个儿子那里诞生。而且雅各又宣布在他的十二个孩子之中，弥赛亚将会诞生；而且之后，摩西和先知们又来宣布了弥赛亚来临的时间和方式。而且，他们说，他们所

有的法律只不过是等待着弥赛亚的法律，直至弥赛亚到来，他们的约法将废止，但另一种法律则会永恒地继续下去。而且因此他们的法律，或者说他们的法律，只不过是一个等待弥赛亚的法律，就会永远存在于大地上；而且，事实上它是永恒常存的。而且，在最后，耶稣基督就真的在这一切被预言了的境况之中来临了。这真是值得赞美的。

618·这是一个事实。正当所有的哲学家分裂为不同的派别时，人们却发现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种族在宣称全世界都是错误的。宣称上帝向他们启示了真理，宣称它将永远存在于大地上。事实上，所有其他的派别都不复存在了，唯有这种宗教却四千年以来始终长存。

他们宣称：他们从他们的祖先起，就认为人类是从与上帝的沟通中堕落了下来的，完全脱离了上帝，但上帝却承诺，一定要救赎他们；而且，这种学说会永远存在于大地上。他们的法律有着两重意义，在一千六百年之间，他们有过他们信为先知的人，向他们预言过时间和方式。四百年之后，他们到处散布开来，因为耶稣基督在各地被宣扬着，耶稣基督正是在早被预言了的方式和时间之中来到的。从此之后，犹太人就到各地散播，却受人咒诅，至今依然存在。

619·我见证到，基督的宗教，是建立在一种先行的宗教之上。这就是我所发现的事实。

我在这里不谈摩西的、耶稣基督的以及使徒们的奇迹，因为它们乍看起来好像不能令人信服，也因为，我在此只想强调这门基督教的全部基础，它们是确凿无疑的。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看到有一个特殊的民族与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民族分别开来，他们就叫作犹太民族。

我又看到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并且在一切时代里都有大量的宗教，然而它们既没有可以使我悦服的道德，也没有可以使我心折的证明；因此，我要同等地拒绝穆罕默德的宗教和中国的宗教，以及古代罗马人的宗教和埃及人的宗教，所依据的唯一理由就是每一种比起另一种来既不具备更多的真理的标志，也没有任何可以必然决定我的东西，所以理智就不可能勿宁倾向于某一种更甚于另一种。

然而，这样在考虑各个不同时代里的风尚与信仰之这种变异无常的多样性时，我却发现在世界的一隅有一个特殊的民族，他们与大地上一切其他的民族分别开来，而且是一切民族中最古老的，他们的历史要比我们所有的最古老的历史还要早许多世纪。

于是我发现了那个源于单独一个人但又伟大而人数众多的民族，他们崇奉唯一的上帝，他们根据他们说是得之于上帝之手的法律而行事。他们坚持：他们是世界上唯一曾受到上帝启示过他那神秘的人；全人类都堕落了并蒙受上帝的羞辱；他们完全委身听任自己的感官和自己本身精神的摆布；由此便产生了在人类中间所出现的种种宗教上以及习俗上的稀奇古怪的错误与连绵不断的变化，而同时他们却在自己的行为中屹然不动；但是上帝不会永恒地让其他的民族处于这种黑暗之中的；有一个全人类的解放者将要到来；他们在世上就是为了要向人们宣告他；而且他们被造就显然就是为了要作这一伟大事件的先驱者和传令官，并为了召唤所有的民族与他们结合起来一道期待着这位解放者。

遇到这个民族真是使我惊异，并且看来也值得我注意。我考虑那种他们自诩为得之于上帝的法律，而我发现它是可赞美的。它是一切法律中最先的法律，从而甚至还早在希腊人使用法律这个名词以前差不多一千年，他们就已经毫不间断地接受并遵守法律了。

我还觉得奇异的是，这种世界上最先的法律恰好又是最完美的法律，以致最伟大的立法者们也都借鉴于他们的法律，如像后来为罗马人所采用的雅典《十二铜表法》就是例子，并且假如约瑟夫和别人不曾充分讨论过这个题目的话，它也会很容易被别人证明的。

620·犹太民族的各种长处——在此的研究中，犹太民族首先就以他们中间所呈现的大量可赞美的而又独一无二的事物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首先就看到它是一个完全由兄弟所组成的民族，反之其他一切民族都是由无数家庭的集合而形成的；这个民族尽管是繁庶得那么可惊，却完全源于单独的一个人，并且既然是这样都属于同一个血统，人人互相都是肢体，所以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强大有力的、独自一家的国家。这一点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家庭或者说这个民族，是人类知识领域中最古老的一个；我觉得这就使它引起人的特别敬意，而尤其是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一探讨中；因为假如在一切时代里上帝曾与人相通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向他们才能求得有关这一传统的知识。

这个民族不仅是以其古老性而值得重视，并且在其悠久性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自肇始以来一直延续到现今。因为希腊的和意大利的、拉西德蒙的、雅典的、罗马的各民族以及后来到达的民族都早已经消亡了。只有这个民族却始终生存着；并且尽管有过那么多强大的国王曾经几百次地力图把他们消灭——正如他们的历史家们所见证的，又正如在如此漫长的一大段年代里，根据事物的自然秩序是很容易推断的，——然而，他们却始终得以保全（而这种保全是被预言过的）；从他们最初的时代一直延续到最近的那部历史，在其历程之中就包含了我们全部的历史，而他们的历史又远远早于我们的历史。

统治着这个民族的法律同时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法律，又是最完美的并且也是唯一在一个国家里始终不断被维护着的。这是约瑟夫在《驳阿皮安书》中极可赞美地指明了的，也是犹太人斐洛在许多地方对之进行了证明。他们使人看出它是那么地古老，乃至“法律”这个名词本身也很古老，还是一千多年之后，才为最古老的民族所知悉的。故而，荷马，那位记录过若干国家历史的大诗人，就不曾使用过这个名词。它那完美性是只需要读一遍就很容易判断的，我们从那里面可以看出这点，它对一切事物都是非常地智慧，极其地公道，非常精致地审视，以至于，对希腊和罗马略有所知的古老立法者们，也都从其中借取了他们自己的主要法律。这一点，从他们所称为的《十二铜表法》，以及约瑟夫所提出的其他证明中就可以看到。

与此同时，就法律的宗教崇拜而言，这些是一切法律中最严峻而又最酷烈的。为了约束这个民族遵守他们的义务，法律对他们加以千百条特殊的而又痛苦的、处之以极刑的规定。从而，它竟在那么多的世纪里，始终如一地被一个像犹太人那样的叛逆不安的民族所保存下来。而同时，所有其余的国家却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法律。尽管它们非常简洁明了，但实在令人倍感惊讶。

这部法律是一切法律的发端，包含这部法律的书——《圣经》，其本身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而荷马的、赫西俄德的以及其他人的书，都是六七百年以后的事。

621·既然创世纪和大洪水已经成为历史了。上帝也不再要毁灭全世界，不再要重新创造世界，也不再要做出他自己这些伟大的标志。于是，他就着手在地上建立一个他存心要立起来的民族，这个民族将一直坚持迎接弥赛亚的到来，而变成一个为圣灵而创造的那个民族。

622·创世纪已经越走越远了。于是，上帝便寻得了当时一位独一无二的历史学家，并任命一整个民族作为这部书的守护者，为的是，好让这部历史成为世界上最为权

威的历史。让一切人都能从那里面学得如此之有必要知道的，并且也只有从那里面才能知道的一件事。

623·约瑟合抱起他的手臂，并希冀自己能够年轻。

624·摩西为什么要把人的生命弄得那么长，而把他们的世代弄得那么少？因为这样可以使得事物晦暗交叠，年代那么悠久，并不代表着世代的繁多。因为真理，仅仅是由于人的改变才发生改变的。然而与此同时，他却把所可能想象的最可纪念的两件事，即创世纪和洪水安放得那么近，我们完全可以和他心意相通。

625·闪见过拉麦，拉麦见过亚当也见过雅各，雅各见过那些曾经见过摩西的人，因而，洪水和创世纪这两件事都是真的。这一点，对那些能够很好理解它的人那里，就完全是定论。

626·祖先们悠久的历史，并没有使过去事物的历史消灭，反而是有助于保存它们。因为使得人们有时候没有充分学习好自己祖先的历史的，就是由于人们几乎从不曾和自己的祖先生活在一起，祖先们往往都在人们可以独立思考之前死去。可是，当人们的寿命稍稍地增长到足够长久的时候，子孙们就可以长时期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了。他们可以长时期和父母交谈。但是，除了他们祖先的历史而外，他们之间又能交流些啥呢？因为一切历史都被归结到这上面来，而且他们又并不研究占据了今天大部分日常生活的种种科学与艺术。

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各个民族都是特别小心翼翼在保存他们的谱系。

627·我相信约书亚是上帝的子民中第一个拥有那个名字的，正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子民中，没有一个拥有那个名字的。

628·悠久的犹太人——一部书和另一部书是怎样地不同啊！我并不惊奇希腊人写过《伊利亚特》，也不惊讶于埃及人和中国人写过他们的历史。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这一点是怎样产生的。这种杜撰的历史学家们，并不是他们所记录的那些历史事件的同时代人。荷马写了一部传奇是如此叙述的，它也如是为人所接受，因为没有人怀疑特洛伊和阿伽门农也像金苹果一样是并不存在的。他也并没有想写成一部历史，而仅仅是一种精神消遣罢了。在当时，他是唯一能够写作的人。但这部美妙的作品，却能够让历史事件流传下来。人人都读它并且人人都要谈论它。人人都需知道它，人人都会背诵它。

四百年以后，这些事情的见证人已经不存留世间了，再没有人凭借自己的积累知晓它，也闹不清它究竟是神话还是历史了。人们只是从他们的祖先那里学到它，于是，它就可能被当成是真的了。

凡不是同时代的历史书，如希佩尔和吉尔吉斯特的书，以及其他许多为世人信任的书籍，都是假的，并且在以后的时间里，被人发现是假的。但同时代的作家却并不如此。

一部由人写作并公之于全民族的书籍，与一部通过其书造就出一个民族的书，这两者之间是大为不同的。我们无法怀疑这部书不像这个民族一样古老。

629·约瑟掩饰了他对于国家的羞耻感。摩西并不掩饰他对于自我本人的羞耻。

Quis mihi det ut omnes prophetent? (意为，谁将赋给我们以预言一切的能力) “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

他已经对子民非常厌倦了。

630·犹太人的真诚——自从他们不再有先知以来，就有《马克比书》；自从耶稣基督以来，就有《马苏拉书》。

这部书将为你作见证。

那文字是有缺憾的，而又是最后的。

他们很真诚地反对着自己的荣誉，并且准备为之去死。这是举世绝无先例的，甚至也无法从人性中获得解释。

631·犹太人的真诚——他们以热诚与忠诚保存下来了一部书。在这部书里，摩西宣布，他们终生都是对上帝忘恩负义的。他还知道，在他死后他们会更加如此，然而，他同时召唤天地为之作证，他们能够拥有它已经十分足够了。

他宣布上帝对他们恼怒，最终会把他们分散到大地上的一切民族中间去。既然他们由于崇拜根本不是他们的上帝的那些神灵而激恼了上帝，上帝也就同样地称他们为一个根本就不是他的子民的民族来报复他们。上帝愿意让他全部的话都能永恒地保存下来，并且他的书籍也能置于约柜之中，以便永远作为惩罚他们的见证。

632·论《艾斯德拉斯之书》——相传，书籍已经与圣殿一起被焚毁了。《玛喀比书》则可以证明它是虚妄的：“耶利米给他们以法律”。

相传，他可以背诵全部法律。约瑟和艾斯德拉斯指出他是读了这部书的，另外相传，他又窜改了文字。

斐洛在《摩西传》中写道：“Illa lingua ac character quo antiqui-tus scripta est lex sic permansit usque adLXX. (古代书写法律所用的那种语言和文字一直保存到七十贤人时代。)”

在安提奥古斯和韦斯巴尔的统治下，人们曾想要废除这些书籍。当时，并没有先知存在，然而人们却做不到。而在巴比伦人的治下，当时既没有实行任何迫害，又有着那么多的先知，难道他们还能让这些书被焚毁吗？约瑟嘲笑那些犹太人，他们不肯忍受.....

特尔图良说：“正像他能重建被毁于洪水肆虐的东西一样，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灭之后，艾斯德拉斯也有各种办法恢复犹太的文献。他说挪亚很可能恢复被毁于洪水的《以诺一书》的精神，正如艾斯德拉斯可能恢复在被俘时所毁掉的《圣经》一样。”

《圣经》既然毁于民众被尼布甲尼撒所俘虏的时候，（上帝）就.....启示艾斯德拉斯要告诫利未人，所有那些来自先知的的话，并为人们恢复出自摩西的法律。

圣希莱尔在为《诗篇》所写的序言里说，是艾斯德拉斯编定了《诗篇》。

这一传说源出于《艾斯德拉斯之书》第四卷第十四章：“上帝是光荣的，《圣经》被信为是真正神圣的，自始至终都是用这样的文字和名称，好让现在的各族人民认识《圣经》是以上帝的启示来解释的，而不必对他的行动感到惊异；当人们被尼布甲尼撒所俘虏的时候，《圣经》被毁灭了，七十年以后，在犹太后裔自己的领土上，在薛西斯君临波斯之后，艾斯德拉斯祭司就向利未族复述了所有先知的教诫，并为人们恢复了摩西所制订的法律。”

633·反对艾斯德拉斯的传言。居鲁士引用了以赛亚的预言来解救人民。犹太人在巴比伦处于居鲁士的统治下，却安然无恙地保有他们的财产，因而他们就很可能也有法律。

在艾斯德拉斯的全部历史中，约瑟夫关于这次恢复丝毫没有提及。

634·如果艾斯德拉斯的传说是可信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相信《圣经》是一部真实的《圣经》。因为这个传说，仅仅是以提到七十贤人的权威的那些人的权威为根据的，他们指出《圣经》是神圣的。

因此，如果这个叙述是真的，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的说法。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得到它。因此，那些人想要摧毁我们这种建立在摩西的基础之上的宗教的真理，他们也就是以他们所攻击的那同一个权威在奠定它了。因此，根据这种天意，它便是永世长存的。

635·犹太教义的编年史：

哈卡多什（公元200年），即《米施那》或《投票法》或《第二法》的著者。

《米施那》的各种注释（公元340年）：其一为《西夫拉》《巴拉意多》《塔木德》《多西铎》。俄赛拉比著《贝莱希拉比》，为对米施那的注释。

《贝莱希》《巴纳空尼》是精巧有趣的历史与神学的谈话录。这同一位作者又写过一部书叫作《拉博特》。

《塔尔穆德希罗琐》成书之后一百年（公元400年），阿斯又写成了《巴比伦的塔木德》一书，受到全体犹太人的普遍承认，他们就必然有义务遵守其中所包含的一切。

阿斯增补的部分就叫作《吉玛拉》，也就是说《米施那》的“注释”。

于是《塔木德》就包括着《米施那》和《吉玛拉》两者在一起。

636·假如并不表示漠不关心：马拉基，以赛亚。语自《以赛亚书》，Si

volumus（假如我们要），等等。

据布伦斯维格注：此处系解说上述的“假如”；“假如”表示作用之间的必然关系，并不表示“漠不关心”。

637·预言——王位并没有因巴比伦之囚而被中断，因为他们的归来，就是被诺言过和预言过的。

638·耶稣基督的证明——确实有把握会在七十年之内得到解救，这就并不是俘虏。然而，现在他们倒成为没有任何希望的俘虏了。

上帝应允了他们，尽管他把他们流散到世界的尽头，可是，假如他们忠于他的律法，他还会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是非常忠于他的法律，并且始终遭受着迫害。

639·尼布甲尼撒由于害怕人民会相信要取消犹大王国的王位，于是，他事先向他们说，他们在这里将是短期的，很快他们民族就会获得恢复。

他们始终受到先知们的安慰，他们的列王也在继续安慰着他们。然而，第二次的毁灭，却永远没有恢复的承诺。没有先知，没有列王，没有安慰，没有希望。因为，犹大以色列的王位永远地被消除了。

640·看到这个犹太民族在此后那么悠久的岁月中一直生存着，又看到他们始终处于悲惨的境地，那真是一场惊心动魄而值得特别关注的事。为了证明耶稣基督，无论是他们一直生存着以便证明他，还是他们因为曾经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沦于悲惨，这两者都是必要的。尽管生活悲惨与继续生存这两者是相反的，但他们只有忽略掉自身的悲惨境地，而始终顽强地生存下去。

641·他们显然是一个可以被创造出来，为弥赛亚作见证的民族。他们保存这些书，

热爱这些书，却不懂得这些书。而这一切都是被预告过的：上帝的判断就托付给了他们，但只是作为一部被尘封了的书。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十编 象征之物

642·要同时证明新旧两约——要充分证明这两部书，我们只需看一看其中一部书的预言，是不是在另一部书里获得了应验。要检查这些预言，就必须懂得这些预言。因为，假如我们相信它们只具有一种意义，那么，弥赛亚就的确没有降临。然而假如它们具有两种意义，那么，他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确来临了。

因而，全部的问题就在于要知道它们是不是具有两种意义。

耶稣基督和使徒们所传下的《圣经》具有两种意义，其证明如下：

一、以《圣经》本身为证。

二、以拉比为证：摩西说它具有两面，而先知们仅仅预言了耶稣基督一面。

三、以犹太的神秘哲学为证。

四、以拉比们自己对于《圣经》所作的神秘解说为证。

五、以拉比们的原则为证：有两种意义；弥赛亚有两种降临，即光荣的和屈辱的，视他们的功过而定。先知们仅仅预言着弥赛亚要到来，并不能决定——法律并不是

永恒的，而是到了弥赛亚就要改变——那时候，人们就不会再记得红海，犹太人和异教徒也将混合为一片。

六、以耶稣基督和使徒给我们的钥匙为证。

643·《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红海，救赎的影子。

上帝要显示他可以塑造出来一个具有无形之圣洁性的民族，并使他们充满永恒的光荣，便造就了种种可见的事物。既然自然界是神恩的一个影子，他就在自然界的丰富之中，造就了他在神恩浩荡之中所该当造就的东西；为的是好让我们判断，既然他把可见的东西造就得这么好，所以他也可以造就无形的东西。

因而，他就把这个民族从洪水之中拯救出来。他使这个民族从亚伯拉罕开始诞生，他把他们从他们的敌人中间救赎出来并使他们得到安息。

上帝的目的，并不是要把他们拯救出洪水并使整个民族由亚伯拉罕诞生，只不过是为了把他们带到一片富饶的土地上来。

即使是神恩也只不过是光荣的象征，因为它并不是最后的归宿。它是被法律所象征的，而它本身又象征着光荣。

但它是光荣的象征，以及原则或原因。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圣者的日常生活是相似的。他们都在寻求自己的满足，不同的，只在于他们为生活所设定的目标。他们都把妨碍自己目标的人称为自己的敌人，等等。因而，上帝显示出他对于可见的事物所具有的权力，而显示了他所具有的赐给人以看不见的幸福的权力。

644·象征——上帝愿意为自己创造一个圣洁的民族。他要把他们和其余的一切国家分开，他要从他们敌人的手里解救他们。他要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上帝许诺了要做这件事，并且由他的先知们预言了他来临的时间和方式。可是，为了坚定他的选民的希望，他还使他们在一切的时代里，都看其中的影子，永远都不让他们对于他那解救他们的权力和意志缺乏信念。因为在创造人的时候，亚当就是其见证人，并且上帝要挑选一个女人为他降生承诺的见证人。当时人们还距创世纪如此之近，以致他们不可能遗忘自己的被创造和自己的堕落。当见过亚当时代的人们已经不复在世的时候，上帝就差遣来了挪亚，上帝以奇迹拯救了他，又淹没了整个的大地。这一奇迹就充分标志了上帝具有拯救全世界的那种权力，同时，上帝一定要这样做，并使上帝所承诺的一切得以实现。这一奇迹就足以坚定了人们的希望。

当挪亚还活着的时候，人们还对大洪水那么记忆犹新，于是，上帝便向亚伯拉罕许下诺言；而且当闪还活着的时候，就派遣摩西来了，等等.....

645·象征——上帝想要剥夺自己那种转瞬即逝的美好，为了显示这并非无能的缘故，他便造就了犹太民族。

646·犹太的圣贤堂并没有被消灭，因为它是一种象征。但因为它仅仅是象征，使得这个民族免于沦陷。象征一直要持续到真理到来，好使教会——无论是在诺言过它的那种画面里，还是在实际上——可以永远都被人看得见。

647·法律只是象征性的。

648·有两种错误：一是从字面上把握一切；二是从精神上把握一切。

649·要与过度象征性的作者论争。

650·有些象征是明白的而又可以证明的，但另有一些，则有点牵强附会，并且只能是向那些已经被说服了的人作证。

前一种就像是启示录派，然而这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坚定确信的东西。最为不正当的事情，莫过于他们也表明他们的东西和我们的某些东西是同样之有根据的。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能像我们的某些东西那样可以指证。因此，双方并不能等同。绝不能把这些东西等同起来并混为一谈，因为它们在一端仿佛是相似的，而在另一端却是那么不同；正是那些明确性，当其神圣的时候，才值得我们去尊敬那些晦暗不明。

（这就好像某些人中间的某种晦暗的语言；凡是听不懂它的人，就只能理解一种莫名其妙的意义。）

651·启示录派与前亚当派、千禧派等等的荒诞——凡是想把夸张、荒诞的见解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人，也会把它们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据说“直至这一切都告成就为止，这一代是绝不会成为过去的”。对于这一点我就要说，这一代之后还会出现另一代，而且会永远继续下去。

《历代志》中谈到了所罗门和大卫王，仿佛他们是不同的两个人。我要说的是，他们其实就是两个人。

652·特殊的象征——双重法律、双重法律表、双重神殿、双重被俘。

653·象征——先知们以腰带、胡须和被烧掉头发等等象征之物，做出了预言。

654·午饭与晚饭的区别。

对于上帝，语言与意图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是真实的。对于上帝，语言与其效

果，也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是全能的。对于上帝，手段与效果也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是智慧的。

这条准则是普遍的：上帝能做到一切，除非是有些事情他能够做到。他就不能被称为全能的了，例如死亡、被欺骗与说谎，等等。

很多福音传道派都拥护对真理的坚信；他们的分歧是有实效的。

圣餐礼后于最后的晚餐，真理后于象征。

耶路撒冷的毁灭，是耶稣死后四十年全世界毁灭的象征。

作为信徒个人或者作为使者，“我不知道”。

耶稣为犹太人和异教徒所作的惩罚。

犹太人和异教徒被两个儿子所象征。

655·六个时代，六个时代的六个父亲，六个时代开始的六种奇观，六个时代开始的时候，有六个东方。

656·亚当未来的形象：“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备之形。”

六天是为了造就一天，六个时代是为了造就另一个时代；摩西叙述的塑造出亚当的那六天，只不过是塑造耶稣基督与教会的那六个时代的图画。

假如亚当没有犯罪，而耶稣基督也不曾来临，那么，就只会有一个唯一的圣约，就只会有一个唯一的人类时代，而创世记也就会被叙述为是在一个唯一的时刻之内完成的。

657·象征——犹太民族与埃及民族两个民族，显然是被摩西所遇到的那两个人预言过的：埃及人攻打了犹太人，摩西杀死了埃及人复仇，而犹太人却对他忘恩负义。

658·福音书中病态灵魂的象征，就是生病的身体；然而，因为一个身体还不能病得足以很好地表现它，所以，就必须用许多的身体。因此，就有聋人、哑巴、瞎子、瘫痪、被鬼附身的人、死掉的拉撒路。这一切全都在有病的灵魂里。

659·象征——用以表明旧约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而且，先知们所理解的尘世间的幸福，与其他类型的幸福相比较，就是这样的：

首先，这是与上帝不相称的。

其次，他们的言论，极其明确地表示对尘世幸福的承诺。可是，他们却说他们的言论是晦暗难明的。他们的意义是绝不会为人理解的。由此看来，这种秘密的意义，就并不是他们所公开表示的意义。因此，他们的意思表明，有另外的牺牲、另一个解放者等等。他们说，只是到了时间的尽头，人们才会去理解它。

第三个证明是，他们的言论是相反的，而且是相互抵消的。我们倘若认为他们的法律与牺牲这些字，无非就是摩西所指的的东西，那就会显得矛盾重重了。因此，他们所指的就是别的东西，有时候在同一章之内还自相矛盾。

那么，为了理解一个作者的意义.....

660·人间的欲望对我们已经变得自然而然了，并且形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因此，我们身上就有两种天性：一种是善良的，另一种是恶劣的。上帝在哪里？就在你所不在的地方，上帝的王国就在你的身中。

661·在一切的神秘之中，唯有忏悔是曾经向犹太人明显地预告过的，并且是被先驱

者圣约翰所预告过的，然后则是其他的神秘，这是为了方便标志出这种秩序是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应当遵守的。

662·世俗的犹太人既不懂得他们预言中的那个弥赛亚的伟大，也不懂得他的卑微。他们不理解他那被预言的伟大，比如当他说弥赛亚将是大卫之主，比如是大卫之子的时候，以及当他说他既在亚伯拉罕之前，又看见过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并不相信他那样伟大，竟至可以永恒。他们也同样地误解了他的屈辱和死亡。

“弥赛亚是永远存在的，”他们说，“而这个人却说他会死亡。”因而，他们就相信他既不会死亡，也不会是永恒的。在他身上，他们所寻找到的，只不过是一种尘世间的荣耀罢了。

663·象征性的——没有别的东西像贪婪这样更像爱，也没有别的东西与之如此相反。

因此，在拥有满足过度贪婪心的财富之后，犹太人就与基督徒非常相似，而又异常与之相反。由于这种方式，他们就有了为他们所必须具备的两种品质，又非常与弥赛亚相符合，以便象征他，又特别与之相反，以便不会成为可疑的见证人。

664·象征性的——上帝利用了犹太人的肉欲，而服务于耶稣基督反对纵欲的传道。

665·神之爱并不是一条象征性的教诫。要说耶稣基督来取消象征是为了树立真理，只是确立仁爱的象征，以便消除之前所存在的真实。这就十分可怕了。

“假如光明就是黑暗，那么，黑暗又该是什么呢？”

666·幻觉，他们睡着。《诗篇》第七十六篇第五节：“他们睡了长觉。”“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圣餐。《申命记》第八章第九节：“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

“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

《诗篇》第七十二篇第九节：“他的仇敌必要舔土。”罪人舐着土地，那就是说贪恋尘世间的欢乐。

《旧约》包含有未来欢愉的象征，《新约》则包含有获得它们的办法。



没有别的东西像贪婪那样更像爱。

象征是欢乐，办法则是忏悔；可是逾越节的羊羔是要和野莴苣一起吃的，“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诗篇》第一百四十一篇第十节：“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我却得以逃脱。”在他死之前，耶稣基督几乎是唯一的殉道者。

667·象征性的——剑和盾这些名字极具特殊的能力。

668·我们彼此疏远，只因为疏远了仁爱。

我们的祈祷和我们的德行假如并不是耶稣基督的祈祷和德行，那么，它们在上帝的面前就是可憎的。而我们的罪恶假如并不是耶稣基督的罪恶，那么，它们就永远不会是慈悲的对象而只会是上帝正义的对象。他容纳了我们的罪恶并且让我们与他结合，因为德行是他所有的，而罪恶则与他无缘；但德行却与我们无缘，而我们的罪恶则是我们所固有的。

让我们来改变一下我们至今为止的准则来判断什么是美好吧。我们曾以我们的意志为其准则，现在让我们采用神的意志吧：他所想要的一切对我们都是好的而且是公正的，他所不想要的一切都是不好的。

凡是上帝所不要的东西，都是被禁止的。罪恶是被上帝已经做过的普遍宣言所禁止的，他不要罪恶。其他他所不曾加以普遍的禁令并且因此之故而被人说成是可以允许的事，却也并不就总是可以允许的。因为当上帝对我们疏远其中某一种的时候，并且根据事情——它是上帝意志的一种体现——看来，上帝是并不想要我们一件事物的时候，那么，它就应该作为一种罪恶而加以禁止；因为上帝的意志是说，我们

并不应该更有这一件事而没有另一件。这两件事之间只有一个唯一的不同点，那就是上帝永远不想要罪恶，这是肯定的；反之上帝是否永远不想要另一件，则是不能肯定的。但是只要上帝不想要它，我们就应该把它看成是罪恶；只要没有上帝的意志——唯有它才是全部的善良与全部的正义——就会使它成为不义的和恶劣的。

669·我们因为自身的脆弱而改变象征。

670·象征——犹太人就在如下的尘世思想里面：上帝爱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爱他的血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

上帝因此繁育了他们，并把他们与其他一切民族区分开来，不让他们混乱了。当他们在埃及呻吟的时候，上帝就以他巨大的、标志性的神迹而把他们解救出来；上帝在旷野之中喂养他们；把他们带到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上。上帝赐给他们以国王和建造完好的神殿，好在那儿奉献牺牲，并且以牺牲流血的办法，净化他们；最后，上帝要给他们差遣来弥赛亚，好使他们成为全世界的主人，同时，神还预告了弥赛亚到来的时间。

当世界在这些尘世的罪过里面老去之时，耶稣基督便在预言的时刻到来了，然而，并不是在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光辉之中。因此他们并不以为那就是他。

他死了后，圣保罗出来教导人们说，这一切事情的来临都是象征，上帝的王国并不在肉体，而在精神。又有说人们的敌人并不是巴比伦人，而是情感。保罗又提及上帝并不喜欢人手造成的神殿，而是喜欢一颗纯洁谦卑的心。保罗又说肉体的割礼是无益的，而是必须要行内心的割礼，摩西并不曾赐给他们以天上的面包，等等。

但是上帝既不想向一个不配这些事情的民族，揭示出这些事情，可是又想预告这些事情。为的是让它们为人相信这一切。于是，他就明白地预告了它们的时刻，并且

有时候是明白地表示了它们。但更多的时候，却是用象征来表明，为的是让那些喜爱象征性的事物的人可以把握它们，让那些喜爱象征化的人可以看见它们。

凡不趋向于仁爱的，都是一些象征。

《圣经》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宣扬上帝之爱。

凡是不趋向于唯一的目标，便是它的象征。因为，既然只有一个目标，所以凡是不以确切的文字走向目标的，便是被象征化了的。

上帝就不断地变化着“爱”这一独一无二的教诫，以使用这种变异多端——它永远在把我们引向我们唯一必要的事——来满足我们追求无限变化的那种好奇心。因为只有唯一一件事是必要的，而我们又喜爱变化不断；于是，上帝就以那些唯一指向不断的变化，来同时满足这两者。

犹太人是那么喜爱象征之物，又如此之殷切地期待着它们。以至于当现实是在被预言了的时刻和方式到来的时候，他们竟误解了现实。

拉比们把一切尘世的财富，乃至新娘的乳房，都当成是象征。

而基督徒甚至于把圣餐，也当成是他们所祈求着的那种光荣的象征。

671·被召唤来征服列国与列王的犹太人却成了罪恶的奴隶，而那些被奴役的基督子民却是自由的。

672·为形式主义者而写下——当圣彼得与使徒们商议要废除割礼时，就要去做违反上帝律法的事情了。但他们却根本不管先知，而只管在那些没有施行割礼的人们身上接受圣灵。

他们更有把握能断定：上帝会赞许他以自己的灵所充满了的那些人，而不是必须遵守法律。他们知道法律的归宿不外是圣灵，既然人们很可以不用割礼就获得它，因此割礼就不是必要的。

673·“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犹太人的宗教是根据近似弥赛亚的真理创造的，弥赛亚的真理则是由于成为其象征的犹太人的宗教而被人认知的。

在犹太人那里，真理只是被象征化；在天上，则它是揭开来的。

在教会那里，它是遮蔽的，并且以其对象征的关系而被人认知。

象征是根据真理而造就的，真理则是根据象征而被大家所认知。

圣保罗亲自说过，人们是不允许结婚的。他后来亲自向哥林多人谈过这件事。因为假如一个先知说的是一件事，而圣保罗后来说的又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就会指责他了。

674·象征的——你们“做一切事，都要按照保护人在山上所指示你们的那样”。圣保罗就根据这一点说，犹太人已经描绘了天上的事物。

675·然而，这种为了蒙蔽某些人并启迪另一些人而写就的圣约书，就正在它所蒙蔽的那些人的身上标志出应该为另一些人所认识的真理。因为他们从上帝所接受的种种显然可见的福祉是那么巨大、那么神圣，以致看来确乎他是能够赐给他们以种种无形的存在以及一个弥赛亚的。

因为大自然就是神恩的影子，看得见的奇迹就是无形存在的影子。以赛亚就说救赎

将作为红海中的道路。

于是上帝就以逃出埃及、逃出大海，就以击败了许多国王、就以吗哪、就以亚伯拉罕的全部而显示了他能够拯救的，能够从天上降下粮食，等等；以至于敌对的人民便是他们所不认识的那位弥赛亚本身的象征和表现，等等。

他就终于教导了我们，这一切事物都只不过是象征，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割礼”“真正从天上来的粮食”，等等。

就在这些诺言里，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所具有的东西，无论是尘世的福祉，还是精神的福祉，是上帝，还是造物；然而其中却有着这样的区别：那些在这里面寻求造物的人虽将在这里找到它们，却要遇到许多矛盾、遇到不得爱它们的禁令、遇到只能崇拜上帝并只能爱上帝的诫命（这都只是一回事），并且最后还有弥赛亚绝不是为了他们而到来的；反之，那些在这里面寻求上帝的人则将找到上帝，而不会有任何矛盾，并且还有只能爱他这一教诫，以及一位弥赛亚要在预言过的时刻到来以便赐给他们以他们所要求的福祉。

因此，犹太人就有了种种他们亲眼看到其实现的奇迹与预言；而且他们法律的学说也是只能崇拜并只能爱上帝；它也是永存的。这样，它就具备了真正宗教的全部标志；它也就是真正的宗教。然而我们必须区别犹太人的学说与犹太人的法律的学说。犹太人的学说却不是真的，尽管它也有着奇迹、预言和永存性，因为它并不具有只能崇拜并只能爱上帝的那另一点。

676·这些书里为犹太人所布置的那层垂纱，也是为邪恶基督徒而设的，并且是为所有不憎恨自己本身的人而设的。

但当人们真正憎恨自身的时候，他们又是多么容易理解它们，而又认识耶稣基督

啊！

677·象征具备了出现的和不出现的，欢乐的和痛苦的。符号具有双重意义：一重是明显的，另一重则据说其意义被遮蔽了。

678·象征——一幅图画具备了虚幻和实在，欢乐和痛苦。现实则排除了虚幻与悲伤的。

要想知道法律和牺牲究竟是真实还是象征，就必须看一看先知们在谈到这些事情时，把他们的目光和思想是否停留在这些事情上。他们在其中看到的就只不过是那种古代的圣约，还是他们在其中也看见了某些别的东西，而圣约则只不过是它们的图画；因为在一幅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被象征化了的事物。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他们是怎样谈到它们的。

当他们说它将是永恒的，他们的意思是说圣约呢，还是说牺牲之类呢？符号具有两重意义。当我们遇到一个重要的字并发现它有一种明白的意义，可是据说它的意义却是遮盖着的和晦暗不明的，它是被隐蔽的，从而使我们对这个字视而不见、说而不解时；那么除了它是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符号而外，我们还能想象什么呢？特别是当我们在其字面的意义中发现有明显的相反时，就格外是如此。先知们曾明白地说过，以色列将永远为上帝所爱，并且法律将是永恒的；可是他们又说过人们不会理解它们的意义，并且它是被遮盖着的。

因而，对于那些向我们揭开了符号并教给我们认识隐蔽的意义的人，我们应该是怎样尊敬他们啊！尤其是当他们对此所引用的原则是十分自然而又明白的时候。这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使徒们所做过的事。他们打开了弥封，他撕下了幕幔并揭示了精神。他们因此之故就教导了我们：人之大敌是自己的感情；救赎主是精神的，他的

君临也是精神的；他会有两次来临，一次是悲惨的，以便屈辱高傲的人们，另一次则是光荣的，以便提高屈卑的人们；耶稣基督既是神又是人。

679·象征——耶稣基督开启了他们的精神，用以帮助理解《圣经》。以下就是两大启示：（1）一切事物对他们都以象征出现，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自由，真正来自天上的粮食；（2）一个在十字架上屈辱的神：基督必须受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他将以自己的死亡战胜死亡”，才能两度来临。

680·象征——只要人们一旦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就不可能看不见它。让我们就以这种观点来读一下旧约吧：让我们来看牺牲是不是真的，亚伯拉罕的亲长身份是不是受上帝青睐的原因，被诺言的土地是不是真正的安息之所。都不是的；因而它们就是象征。让我们同样地来看一看一切被规定的仪式，一切并不是属于仁爱的戒律；那么，我们就将看到，它们也都是象征。

因而，一切祭祀与仪式就都是象征，不然就是乱搞。可是，这些存在又是明明白白不能视为乱搞的。我们都明了，先知们是不是把自己看法仅仅放置在旧约之中。另外在其中，我们还能看到其他的東西。

681·象征性——这才是符号的关键。这是上帝的羔羊，他将消除世人的罪恶。

682·好变为坏，以及上帝的复仇。

这就是说，谁能认识其中的全部邪恶呢？因为人们已经知道它是为非作恶的。对外表的圣礼要有信心。

最根本的东西并不是外表的圣礼，等等。

683·象征——用文字去杀人；一切都在象征之中到来。这就是圣保罗所给予我们的

符号。基督必须受难，是一个受屈辱的上帝。内心的割礼、真正的守斋、真正的牺牲、真正的神殿。

先知们已经指出了这一切都必须是精神的。并不是那灭迹的肉体，而是那从不灭迹的肉体。

“你们将真正自由。”因而，其他的自由就只不过是自由的象征而已。

“我是天上来的真正的粮食。”

684·矛盾——我们只有协调了自身的一切悖性，才能形成美好的本质；而不协调这些相反的东西，必然无法追寻这种完美。要理解一个作家的意义，我们就必须协调一切相反的章节。

因此，要理解《圣经》，就必须有一种意义使全部相反的章节在其中都得以和谐。有一种意义可以适应许多相协调的章节是不充分的，而是要有一种意义可以协调甚至于是相悖的不同章节。

每个作家都具有一种可以使一切相反的章节得以协调的意义，否则他便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了。我们不能说《圣经》和先知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确实都是极有意义的。

因而，我们必须寻找出一种协调这一切的相反性。

因而，真正的意义，就绝不是犹太人的意义；但是一切矛盾都在耶稣基督之中得到协调。

犹太人不懂得协调荷西阿所预言的王权，以及君权的中断与雅各的预言。

如果我们把法律、牺牲与王国当作是真实的，我们就无法协调所有的章节。因而，它们就必然只能是象征。我们甚至于无法协调同一个作家的各个章节内容一致，或者同一部书中的各个章节，或者有的时候，同一章节中的各节各段。尽管它们充分指明了一个作家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将在上帝的诫律中生活，而我们又将不在其中生活。

685·象征——如果法律与牺牲是真理，那就必定会使上帝高兴，绝不可能让他不快。假如它们是象征，它们就必定既使人高兴又使人不快。

可是在全部的《圣经》里，它们都是既使人高兴，又使人不快。其中说过：法律将要改变，牺牲将要改变。他们将没有法律，没有君主，也没有牺牲，将要制定一个新的约法，法律将要更新，他们已经接受的诫命并不美好。他们的牺牲令人厌恶，上帝根本就不曾要求过这些。

相反地，其中又说：法律将永远长存。那个圣约将是永恒的，牺牲将是永恒的，王位将永远不会离开他们，因为直到永恒的王到来为止，它是绝不会离开他们的。

所有这些章节，都表示它是真实吗？不是的。然而，这些是表示它是象征吗？也不是的，而是表示它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象征的。然而前面的章节，既然排斥了真实，所以就表示，它只不过是象征。

所有这些章节合在一起，都不能用以陈述真实，所有这些都能用以陈述象征；因而，它们说的就不是真实，而是象征。

“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686·悖论：王位一直传到了弥赛亚的时候——没有国王，也没有君主。

永恒的法律，被改变了。

永恒的圣约，变成了新的圣约。

好法律，变成了坏诫命。

687·象征——当上帝的话（他的话是真的）在字面上是假的时，它在精神上却是真的。

《诗篇》第一百一十篇第一节里说的好，“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在字面上是假的，因而它在精神上是真的。

这种说法是以人的方式在谈论上帝。它并不是指什么别的东西，无非是指人们具有使之坐在自己右边的那种意图，上帝也是有的。因而，它就是上帝的意图的一种标志，而不是他实现自己意图的方式的一种标志。

因此，当有人说：“上帝接受了你芬芳的香料，他将补偿给你一片肥美的土地。”这也就是说，一个喜欢你那香料的人具有要补偿给你一片肥美的土地那种意图，上帝对你也同样具有的；因为你对他怀着同样的意图，与给予你香料的那人相同。

因此，他愤怒了，因为他是一个“心怀忌妒的上帝”，等等。因为上帝的事物是不可言传的，它们是不能以别的方式加以述说的；教会今天还在运用它们，因为他加固了门闩。

把《圣经》并没有向我们显示过的那种意义归之于《圣经》，这是不能允许的。因

此，在《以赛亚书》中封闭的“mem”就是指那就是未曾显示过的事了。可能有人说最后的“tsade”和“he de eicien-tes”等字样指的是神秘。可是这样说，是不能被接受的，而且，尤其不能认定这哲人应该说的方式。而是我们要说，字面的意义并不是真正的意义，因为先知们亲自这样说过。

688·我并不说mem这个字是神秘的。

689·摩西承诺过，上帝将为他们的心进行割礼，好让他们能够爱他。

690·大卫的或摩西的一句话，例如“上帝将为他们的心行割礼”，就能使人判断他们的精神。即使其他的一切言论都是含糊的，使人怀疑他们究竟是哲学家还是基督徒；但最后有这样性质的一句话就可以断定其他的一切了，正像爱比克泰德的一句话就可以断定其余的一切都相反。暧昧一直延续至今，但今后却不会再有了。

691·有两个人都在讲述愚蠢的故事，但其中一个具有犹太神秘哲学所理解的双重意义，另一个则只具有一种意义。假如某个不属于这个秘密圈子里的人，听到这两个人都以这种方式在谈论，他就会对他们做出同样的判断。但假如随后在其他的谈论里，一个人讲述了属于天使的东西，另一个则总是在讲述寻常可见的东西。那么，他就会判断是前一个人在谈论着神秘，后一个人在说着其他：前一个人已经充分表明，他是不可能这样愚蠢的，只有可能是神秘的，另一个人则不可能有神秘，并可能是愚蠢的。

旧约是一整套的符号。

692·在有些人看来，人们除了一团欲望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欲望使他们背离上帝，而并非上帝背离他们。除了上帝，世间就没有别的美好，而不是什么一片肥美的土地。那些相信人类的美好就只在于肉体，而恶就只在于使他们脱离感官欢乐的

人们，让他们沉溺于其中并让他们因此而死去吧。

然而，那些全心全意追求上帝的人，只有被剥夺了对上帝的向往才会烦忧。他们所愿望的，仅仅在于认识到上帝，并且仅仅以使他们背离上帝的人为敌，他们看到自己被这样的敌人所包围、所统治而感到痛苦。

让他们感到安慰吧，我要向他们宣布一个幸福的消息：有一个解放者为他们而存在，我要使他们看到他，我要向他们表明有一个上帝为他们而存在。我不会让别人看到他。我要让他们看到，上帝已经承诺降临一个弥赛亚，他将从敌人手中解救他们。那个弥赛亚已经到来了，他要从不公正的手中——而非从敌人手中，把他们解救出来。

当大卫预言弥赛亚将把他的人民从他们敌人的手中解救出来时，我们可以相信，他所说的敌人，在肉体上是指埃及人。但这样我就无法表明这个预言是实现了的。然而，我们也很可以相信那就是不公正，因为事实上埃及人并不是敌人，而不公正才是敌人。因此“敌人”这个名词是含糊的。

然而，假如他在别的地方，他也将有义务把他的人民从他们的罪恶中解救出来，也像以赛亚和别人一样。那么，语义的模糊不清就可以消除，并且“敌人”的多重意义就可以归结为不公正这一种意义了。因为假如他的精神里有罪恶，那么，他就很可以叫它们作敌人；但是假如他想到敌人，他却不能称它们为不公正。

可是，摩西与大卫与以赛亚都使用了同样的词句。因而，谁能说他们并不具有同样的意义。而大卫的意义——当他谈到敌人时，那显然指的是不公正——与摩西在谈到敌人时的，并不相同呢？

为了解救人民免于被他们的敌人所俘虏而祈祷，然而，他想着的是罪恶。为了表明

这一点，他就说加百列曾来告诉他说，他已经被倾听到了，只要等待七十周，整个人民就将被解除不公正，罪恶就要结束。到那时，那位至圣者的解放者就将带来永恒的正义——不是法律的正义，而是永恒的正义。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十一编 耶稣基督的预言

693·看到人类的盲目和可悲，目睹着全宇宙的沉默：没有任何光明，人类孤独一体，被抛弃掉了，就像是迷失在宇宙的一角。而且，他们不知道是谁把他安置在这里的，他是来做什么的，死后他又会变成什么，他也不可能有任何知识；这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怖，好像是一个人在沉睡之中被人带到一座荒凉可怕的小岛上。他一觉醒来，却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办法可以离开一样。因此，我非常惊讶，何以人们在这样一种悲惨的境遇里竟没有沦于绝望。我看到我周围就有一些类似性质的人，我问他们是不是比我懂得更多，他们告诉我说不是。因此，这些可怜的迷途者就环顾自己的左右，看到了某些开心的目标，沉醉其中难以自拔。就我而言，我却无法沉醉于其中，并且考虑到更还有多少迹象都在说明，除了能够看到的之外，我还可以看到另外的东西。于是，我就努力去探索是不是上帝，曾在不经意间留下来他自己的某些标志。

我看到有许多相反的宗教，除了一种（指的是基督教）之外，其余的都是假的。每一种宗教都想以其自己的权威使人相信，并威胁着那些不相信的人。因此，我就不相信这类宗教。每个人都可以说这些话，每个人都可以自称是先知。然而，我看到

在基督教之中预言得到了实现，任何其他的宗教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694·而这一切的完美体现就是语言，从而我们绝不能说成就了这些的只是偶然。

无论是谁，只要能再活一星期的人，都不会相信关键的这一切并不是一场偶然.....

如果感情根本不能操纵我们，那么，一个星期和一百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695·预言——伟大的潘神已经死去了。

696·他们非常认真地思考天道，钻研《圣经》，要看究竟它是不是这样。

697·要研读那已经宣布的。要研究那已经实现的。要收集那将要实现的。

698·我们只是看到事物来临时，才能理解预言。因此，隐居、思考、沉默等等，只是像能够了解并相信它们的人们，作出了证明。

约瑟在法律般冷漠的外表下有一颗随时要忏悔的心灵。外表的忏悔就准备了内心的忏悔，正如屈辱就准备了谦卑。所以这些.....



如果感情根本不能操纵我们，那么，一个星期和一百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699·犹太圣贤祠先于教会；犹太人先于基督徒。先知们预言了基督徒；圣约翰预言了耶稣基督。

700·对希律王的历史和凯撒的历史，加以信仰的考察，的确引人入胜。

701·犹太人对于他们的法律和他们的神殿有着巨大的热诚。还有哪个民族有过这样的热诚？他们必须有这种热诚。

耶稣基督预告了世界的时间与状态。我们在这种晦暗之中看到了那样的光明，应该是怎样地幸福啊！

以信仰的眼光观察，大流士、居鲁士、亚历山大、罗马人、庞培和希律等等，都不知不觉地在为福音书的光荣而行动，那是多么地引人入胜啊！

702·犹太民族对于他们法律的热诚，最主要的是失去了先知之后的状态。

703·当先知们还在维护法律的时候，人民是漠不关心的；然而自从不再有先知之后，热诚就随之而来。

704·魔鬼在耶稣基督以前就扰乱了犹太人的热诚，因为耶稣基督会成为他们的拯救者——但并不是在以后。

犹太民族被异教徒嘲弄；基督教民族则被迫害。

705·证明——预言及其实现；在耶稣基督之前而来的一切，以及在耶稣基督以后而来的一切。

706·对耶稣基督的最大证明，就是预言。这一方面，上帝准备得最多，实现了预言的那些事件，是自从教会的诞生一直延续的奇迹所系。上帝就这样在一千六百年之中创造了无数的先知们，并且在以后的四百年之中，又把所有的这些预言，还有所有传播它们的犹太人散布到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这便是对于耶稣基督的降生所做下的准备。他的福音书要受到全世界的信仰。所以，就必须不仅要有预言，以让他受人信仰，而且还要使这些预言存在于全世界，好使它为全世界所掌握。

707·光产生这些预言还不够，必须使它们传布到所有的地方去，并且在一切时间里都保存下来。为了使人们不致于把这种语言当成一种偶然性的存在，就必须对它做出预言。

对弥赛亚来说，格外光荣的，便是除了上帝保全了他们之外，他们还是观察者，比他们作为光荣的工具还要重要。

708·预言——被犹太民族的状态、被异教民族的状态、被神殿的状态，被年代的数目所预言的时间。

709·用多种方式预言同一个事物，是需要胆量的。那个预言里，必须有四个偶像崇拜者的或异教徒的君主，在犹大王权的结束后七十个星期里，一切同时发生着，并且这一切都要在第二个神殿被毁灭之前。

710·预言——若是有一人独自写了一部预言耶稣基督的书，预告了时间和方式，并且耶稣基督的到来竟然吻合这些预言，那么，这部书就会有无限的力量。

可是这里却还有着更多的东西，在四千年的岁月里有着一系列的人出来一贯地毫无更改地一个接着一个预言了这同一事件。有着整个一个民族在宣告它，并且他们四千年来始终存在着，为的是对他们关于这事所具有的保证能集体地作出见证来，他

们是不可能由于人们所加之于他们的那些威胁与迫害而转变的；这才特别值得重视。

711·个别事件的预告——他们在埃及是异邦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私有之物，无论是在那个土地上或是在别的地方。无论是在如何的王朝中，还是在他们所称之为辛特林的七十法官的最高会议上——由于摩西所创建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的时代——都没有一点点表现。所有这类的事，都已尽可能地远离他们当前的状态了。

当雅各临死祝福他的十二个孩子时，就向他们宣布，他们将成为一大片土地的所有者，还特别向犹大的一家预言说，有一天，将要统治他们的列王，就是出自他的支派。与此同时，所有他的弟兄都将是他的臣民。这个由雅各统治的这片未来的土地，就仿佛他是那上面的主人似的。他许给约瑟的土地，比给别人的多一块。他说：“我给你的要比给你的兄弟们的多一块。”

在祝福约瑟带到他面前的两个孩子以法莲和玛拿西时，长子玛拿西在他的右边，幼子以法莲在他的左边：他就交叉伸出他的手臂，把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把左手放在玛拿西的头上，他以这种方式祝福了他们。

对于约瑟向他表示自己偏爱幼子，他就以一种值得赞美的坚定回答他说：“我很知道，我的孩子，我很知道；可是以法莲要比玛拿西更为繁荣昌盛。”事实上，后来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呈现的。他们这一支血脉，就像构成整整一个王国的另外两支那样地繁衍，于是，他们通常就被单独称作以法莲这个名字。

约瑟临终时同时告诫他的子孙们，在他们走上那片土地时，要带着他的骨骸和他们一起；他们只是两百年以后才到达那里。

在一切事情尚未发生的很久以前，摩西就写下了这一切事情。在他们进入那片土地

之前，摩西就亲自把它划分给了每个家庭，仿佛他就是那上面的主人似的。直到最后，他最后宣布，上帝要从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种族之中创造出一个先知来。他本人只是那个先知的象征，并且他明确地向他们预告了他死之后他们所要进入的这片土地之上一切将要对他们发生的事情，上帝所将赐给他们的胜利，他们对上帝的忘恩负义，他们因此所将受到的惩罚以及他们的其他冒险。摩西给了他们一切行为仲裁者，他向他们规定了他们在这里所要遵守的政治体制的全部形式，他们在这里所将建立的避难的城市，以及.....

712·预言是掺杂着具体的事情，以及与弥赛亚事情的，其目的，是使得弥赛亚的预言不会落空，具体的每一条预言也不毫无征兆。

713·具体的预言有：

犹太人永不复返地被俘。

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犹大的人就是他所喜爱的幼芽。我期待他们做出正义的行为，而他们却只造成了不公正。“因而我将耐心等待那在雅各家中遮盖起自己并隐蔽起自己来的主。”

而所有这些先知的先见对你们来说，都像是一部被封住了的书，如果我们把它交给一个能够念它的、有学问的人，他就会答道：我不能念，因为它被封住了；而当我们把它交给不会念书的人，他们就会答道：我不认识这些字。

主向我说：“因为这个民族用嘴唇尊敬我，而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仅只以人世的方式服侍我：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就要在其余一切之外对这个民族再行奇妙的事，做出宏伟而又可怖的奇迹；那就是要使智慧者的智慧消失，使他们的理智将被蒙蔽。”

“假如你们是神，就请走来向我们宣布未来的事物，我们将倾心听你们的话。请教给我们自从开辟以来所曾发生过的事，请向我们预言将会到来的事。”

“是我预言了已经来临的事，是我还要预言将要到来的事。让整个大地都唱一首新颂歌赞美上帝吧。”

“是我，为了爱你们的缘故，曾粉碎了巴比伦人的武力；是我把你们神圣化，也是我创造了你们。”

“是我使你们得以渡过河流、海洋和波涛，是我永远地覆没并摧毁了抵抗过你们的强大敌人。”

“但不要记念这些往昔的恩惠，也不要再着眼于过去的事。”

“看哪，我在准备着新的事物，它们就要出现了，你们就要认识它们的；我将使沙漠变为肥美可居的地方。”

“我为自己造成了这种人民，我奠定他们为的是好赞颂我，等等。”

“然而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将抹掉你们的罪过，我将忘却你们的罪恶；因为，你们为了自己就该记得你们的忘恩负义，以便看出你们是否有什么可以辨明自己正当的东西。”

居鲁士的预言：“由于我选择了雅各的缘故，我就用你的名字呼唤你。”

对犹太人的谴责与异邦人的皈依的预言：“那些从未请教过我的人，现在寻求我。那些从未寻求过我的人，现在找到我；我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在没有呼吁过我的名字的那个民族的面前。”

“我终日伸出手来给那个不信仰的民族，他们追随自己的愿望走上一条坏路，这个民族不断地以他们当我的面所犯的种种罪行在激怒我，他们向偶像献祭，等等。”

“我要搜集起你们的你们祖先的罪孽，并按你们的作为——报应你们。”

“主这样说：为了爱我的仆人，所以我不消灭整个以色列，我将保留下来其中某些人，正像人们从葡萄中保留下来一粒种子，人们说：不要摘下它来，因为它是赐福和（果实的希望）。”

“因此我要从雅各和犹大取出种子，以便享有我的山，它是我的选民和我的仆人所承继的，还有我那肥沃而富饶可羨的原野；但是我要绝灭所有其余的人，因为你们为了侍奉别的神已经忘记了你们的上帝。我呼唤你们而你们却不答应；我说过话而你们却不听从；并且你们已经选择了我所禁止的事。”

“因为看哪，我创造出新天和新地，过去的事将不会再记得，也不再出现在思想中。”

“然而，你们将在我所创造的新事物之中永远欢悦，因为我创造的耶路撒冷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欢乐，它的人民也是欢乐的。”

“而我也将在耶路撒冷、在我的人民中间欢乐，并且人们也听不见哀号和哭泣。”

“他们还没有求告，我就应允；他们刚一说话，我就垂听。”

“狼和羊将在一起饲养，狮子和牛将食同样的草料；蛇将只吃尘土，并且在我整个的圣山上再也不会发生杀人和强暴。”

“让依附我的异邦人不要说：上帝将把我和他的人民分开。因为主这样说：谁要是

遵守我的安息日，决心做到我的意志并遵守我的约定，我就将在我的殿中给他们地位，而且我将给他们一个比我所曾给过我的儿女的更好的名称：那将是一个永远不会消灭的永恒的名称。”

“千万不可信任那些人的谎言，他们向你们说：这些是主的神殿，是主的神殿，是主的神殿。”

714·犹太人是上帝的见证。犹太人的献祭遭到谴责，还有异教徒的献祭，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一切地方。

在死前，摩西预告了异教徒的天职，以及对犹太人的谴责。摩西也预告了对每个部族都将发生什么。

预言——“你的名字将是对我选民的诅咒，我要另给他们起一个名字”。“使他们硬了心”，怎么能这样的呢？要称赞他们的欲望，并使之得到满足。

715·预言——《阿摩司书》和《撒迦利亚书》：他们出卖了义人，因此之故他们就永远不能奉召。——被出卖的耶稣基督。——人们将不再记得埃及。

预言——犹太人将散布到各个地方。第二个光荣的神殿将要建成。耶稣基督将要到来。他带来了异教徒的召唤。

716·“我早就预告过了，为的是让他们好认识那就是我。”

717·预言——大卫将永远会有继承者的诺言。

718·根据所有的预言以及诺言，大卫一族将永恒地统治着。但这一预言在尘世间并未得以实现。

719·我们也许会想，当先知们预告说，真正的王位，是决不会离开犹大的，一直要到永远。

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是为了讨好人民。可是，他们的预言已被希律证明是虚妄的。为了表明这并不是他们的意思，他们内心里，知道尘世的王国将要颠覆，所以，他们便说他们将要没有国王也没有君主，要长期如此。

720·既然除了一个外邦人之外就不再有王，他们也不想要别的王，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

721·我们除了凯撒之外，将不再有别的王。

722·《但以理书》第二章：“你所问的奥秘，所有你的占卜者和智士都不能揭示给你。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才能揭示它，并且他已经在你的梦中向你显示了日后所发生的事。”

“我认识这个奥秘并不是由于我本人的知识，而是由于那同一位上帝的启示，他向我揭示了它，为的是在你的面前显示它。”

“你的梦是这样的。你看见了一个又高又大又可怕的形象屹立在你的面前：他的头是金的，他的胸和臂是银的，他的腹和腿是铜的，他的胫是铁的，但他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他始终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块不是用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它砸成粉碎。”

“于是铁、泥、铜、银、金都成为粉碎，被吹散到空中；但是砸碎这座像的那块石头却长成一座大山，充满了整个大地。这就是你的梦；现在我就要向你解说这梦。”

“你是王中之最伟大的，上帝给了你如此广泛的权力，以致你使一切民族都恐惧，你是被你所见的那个金头来代表的。然而，另一个王国将继你而来，它将不那么强大；然后又将到来另一个铜的王国，它将扩张到全世界。然而第四个将坚强如铁；正像铁可以击破和刺透一切东西，同样这个王国也将击破和粉碎一切。”

“你已看到脚和脚尖是由半泥半铁做成的，这就标志那个王国也要分裂，它的成分将既有铁的坚强又有泥的脆弱。但是正如铁不能与泥坚固地结合在一起，同样地那些由铁和泥所表现的那些人也不能做到持久的结合，尽管他们联了婚。”

“就在那些国君在位的时候，上帝将创立另一个王国，它将永不毁灭，也永不被交给另一个民族。它将扫除并结束所有别的这些王国，但至于它本身，它却将永世长存，正如向你所显示的那块石头并不是由人手凿出来的而是由山里落下来的并且打碎了铁、泥、银、金一样。这就是上帝向你揭示在以后的时代里所要发生的事。这个梦是真实的，对这梦的解说也是忠实的。”

“但以理看见了公山羊和公绵羊搏斗，公山羊打败了公绵羊，并统治了大地，它的大角折断了，另外又长出四个角来朝着天的四方；其中有一个角又长出小角来，它长大起来朝南、朝东、朝着以色列的土地，它长得高达诸天，颠覆了多少星座，把它们践踏在脚下，并且终于打倒了君主，停止了永远的献祭，并荒废了神龛。”

“这就是但以理所见到的。他请求得到解释，便有一个声音这样喊道：‘加百列啊，让他明白他所见的景象。’于是加百列就向他说：‘你所见到的公绵羊就是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王，公山羊就是希腊人的王，而它那两眼之间的大角便是那个王朝最初的王。’”

“而那个角折断之后，又有四个角从那上面长出来，那便是那个国家将有四个王继

之而来，但并没有那样大的权力。”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节：

“正当我全心全意祈祷上帝，承认我的罪和所有我的人民的罪，匍伏在我的上帝之前的时候；看哪，我自始便在异象之中所看到的那位加百列就在献晚祭时来到我面前，抚摸着我的头，并且指教我说：‘但以理啊，我到你这里来是要启发你对事物的知识。从你祈祷之初，我就来向你揭示你所愿望的，因为你就是愿望的人。因此你要明白这话，并要了解这异象。已经规定你们的人民和你们的圣城要有七十个七才能消除罪过，停止罪恶，扫清罪孽，才能引进永恒的正义，实现异象和预言，并为圣中之圣涂油。’”

“因此，你应当知道，并应当明白。自从发话要恢复并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弥赛亚王为止，将有七十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当街和墙将在艰难困苦的时期中建立起来以后，并且在这六十二个七之后，基督将被害，于是将有一个民族和他们的君主一起来毁灭这个城市和神龛并淹没一切；而这场战争的结局将是一起荒凉。”

“现在的一个七将和许多人订立盟约；甚至于在这个七之半，就将废除祭祀和供献，并把可憎恶的事散布得令人触目心惊，这事将对那些为此感到触目心惊的人扩张和持续直到终了为止。”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

“天使向但以理说：还要有三个波斯王（冈波斯，斯美迪，大流士），而随后来的第四个（薛西斯）将会更加富足而强大，并将发动他的全体人民攻击希腊人。但将有一个强大的王（亚历山大）兴起，他的帝国将他的王朝建立起来时，它将会破灭并分裂成四部分朝向天的四方，但并不归他的族人；他的继承者都比不上他有权

力，因为就连他的王国也将分散给这些人之外的其他人（四个主要的继承者）。”

“他那在南方御宇的继承者将会强盛起来；但是有另一个将要超过他，而其国家也将是一个大国。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们将结盟；南方王的女儿将到北方这里来，以便在这些君主之间缔订和约。但无论是她还是她的后裔，都不会有长期的威权；因为她的那些差遣她的人以及她的子孙和她的朋友们都将被置之死地。但是她的遗脉有一支将会兴起。将有若干年的时间，北方的王对于他是无力抵抗的。因此他将回到本国去；但是那另一个王的儿子们却被激恼了，他们将调集大量的武力。他们的军队将要来摧毁一切；南方的王因此而激怒，也将建立一支大军进行战斗并将得胜；他的部队将因此变得骄横，他的心也将因此膨胀；他将战胜千百万人，但他的胜利却是不巩固的。因为北方的王将会率领比上次更多的武力卷土重来，这时也将有大量的敌人起来反抗南方的王，甚至于你的人民中那些叛教者和暴徒也将起来要使异象得以实现，但他们却将消灭。北方的王将摧毁要塞，并攻占设防最强的城市，南方所有的武力都不能抵御他，于是大家都将屈从他的意志；他将停留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而以色列也将屈服于他。因此，他就想使自己成为全埃及帝国的主人……但是有一个伟大的领袖将会反对他的征服并且防止了这种耻辱，使之回到他自己的身上。然后他将回到自己王国，而不复存在。”

“继承他的那个将对这个王国的人民横征暴敛；然而为时不久他就会灭亡，而且既不是由于叛变也不是由于战争。继他位的将是一个配不上这个王朝的荣誉的卑鄙小人，他是以狡诈和谄媚而得国的。所有的军队都要屈身在他的面前，他将征服他们，甚而征服他曾与之订过盟约的君主；因为与他重新结盟之后，他又会进行欺骗，率领少数部队开入对方太平无事的省份里，占领最美好的地方，并做出他的祖先们所未做过的事，他将掠夺各个地方，又将制定出当时最宏伟的计划。”

723·预言——无论就其开始的期限而言，还是就其结束的期限而言都是非常模糊不清的，自相矛盾的。但是所有这些矛盾，并不超过两百年。

724·预言——在第四王朝，在第二座神殿毁坏之前，在犹太人的统治被废除之前，在但以理的第七十个七，当第二座神殿还继续的期间，异教徒将受到教诲并被引向认识犹太人所崇奉的上帝。而且凡是爱他的人都从自己敌人的手里得到解放并被他的爱和他的惧所充满。

在第四王朝，在第二座神殿毁坏之前等等，就会出现异教徒成群地崇奉上帝并过着天使式的生活的事；少女们把自己的贞洁和生命奉献给上帝；人们抛弃了一切的欢乐。

柏拉图所只能说服少数几个特选而又精心培养的人的事情，有一种秘密的力量却只消几句话就可以说服千百万无知的人们。

富人们抛弃了自己的财富，孩子们离开了自己父母的房屋，要到严酷的荒野里去，等等。这一切都是什么呢？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预告过的。两千年以来，并没有任何异教徒崇奉过犹太人的上帝。但到了这个被预告过的时候，大批的异教徒就都来崇拜那位唯一的上帝了。神殿被毁掉了，就连国王们也向十字架膜拜。这一切都是什么呢？这都是上帝的精神遍布了大地。

自从摩西直至耶稣基督，并没有一个异教徒听从过这些拉比们。及至耶稣基督以后，大批的异教徒都信仰了摩西的书，并遵守其精神和实质，而只抛弃了其中无用的部分。

725·预言——埃及人将皈依，埃及建筑一座供奉真神的神坛。

726·预言——“在埃及，我们中间有一个传说，说是当弥赛亚将要到来时，那个注定要实现上帝的话的上帝之家就要充满了污秽和不洁；犹太法律家们的智慧也将堕落和败坏。那些怕犯罪的人将要受人民谴责，并被当成是冥顽不灵的愚人”。

《以》第四十九章：“远方的民族啊，还有你们海岛上的居民啊，你们听吧：主从我母亲的腹中就用我的名字召唤我，他庇护我在他的手荫下，他使我的话像一把利剑，并向我说：你是我的仆人；是由于你，我才得以显现我的光荣。于是我说：主啊，我劳碌是徒然的吗？我费尽气力是无用的吗？主啊，判断它吧，我的工作就在你的面前。主从我一出娘胎就亲自把我造就为完全属于他的，为的是让雅各和以色列回来；主向我说：你在我的面前将是光荣的，我本身就是你的力量；你要皈化雅各的支派还是件小事，我提升你作外邦人的光并作我的救恩，直到大地的尽头。这就是主向那个屈辱自己的灵魂并被外邦人所蔑视与厌恶而且向地上的强权折节的人所说的话。君主们和国王们将要崇奉你，因为选择了你的这位主是信实的。”

“主还向我说：在拯救与仁慈的日子里，我倾听了你，我树立了你作为人民的盟约，并使你享有最被遗弃的国家；为的是你可以向处于枷锁之中的人们说：到自由这里来吧；又可以向处于黑暗之中的人们说：到光明这里来吧，享用这些丰饶肥沃的土地吧。他们将不再受饥，不再受渴，不再受烈日的煎灼，因为那个怜悯他们的主将是他们的引导者；他将引他们到活水的泉源，并填齐他们前面的大山。看哪，各个民族将从四面八方涌来，从东方、从西方、从北方、从南方。让上天把光荣归于上帝；让大地欢愉吧，因为主高兴慰抚他的人民，并且最后他还会怜恤那些渴慕着他的困苦的人们。”

“然而锡安却敢于说：主离弃了我，再也不记得我。一个母亲能够遗忘自己的孩子，能够丧失对自己怀里哺育着的孩子的关切吗？然而锡安啊，即使她可能如此，

我却永远不会遗忘你；我将永远把你养育在我手中，而你的墙壁将永远在我的眼前。将要树立你的人正在到来，而你的毁灭者却将离去。你举目四望吧，看看所有这些聚集着的人群都在向你奔来。我断言所有这些人民都将赐给你作装饰，你将永远穿戴着他们；你的荒野和你的孤寂以及所有你那现在已经荒废的土地，对于你那为数众多的居民来说都将过于狭隘，而你在荒芜的岁月里所生的子孙将向你说：这地方是太狭小了，撤除这疆界吧，给我们地方居住吧。这时，你将在你自己心里说：我既是不再生育、没有子孙，又被掳移居，是谁来给我生这么多的子孙呢？我既是无援无助，又有谁来为我养育他们呢？所有这些人都从何而来呢？主就向你说：看哪，我曾向外邦人显示我的威力，我曾向各个民族树起我的旗帜；他们将在他们的臂中、在他们的怀里为你养育子孙；国王们和王后们将是他们的抚育者；他们将把面孔伏在地上崇奉你并吻你脚上的尘土；而你将会认识我就是主，渴望着我的人将永远不会惊惶失措；因为谁能夺去强而有力的人的捕获品呢？而且纵使人们能夺走它，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拯救你的子孙，能阻止我消灭你的敌人；所有的人都将认识到，我是主，是你的救世主，是雅各的强而有力的救赎者。”

“主又这样说：我的婚约书在哪里，凭着它我遗弃了犹太会堂？我为什么把它交到你敌人的手里？我遗弃它岂不是为了它的不虔敬和它的罪行么？” “因为我来了，却没有人接待我；我呼唤，却没有人谛听。”

“主给了我训练良好的舌头，为的是使我善于用我的话慰藉那些陷于忧伤的人。他使我注意他的谈话，而我谛听他，就像一个教师一样。”

“主向我启示了他的意志，而我一点也没有背叛。”

“我任我的身体受鞭挞，任我的双颊受凌辱；我让我的面孔受辱侮和唾吐；但是主支持我，这就是我所以并不惶乱的原因。”

“以我为正义的那个主和我在一起，谁还敢指控我？上帝本身既是我的保护者，谁还能起来与我争论并指责我有罪呢？” “所有的人都将消逝，并被时间所泯灭；因而让那些畏惧上帝的人谛听他的仆人的话吧；让那个在黑暗之中呻吟的人把信心托给上帝吧。然而你们，你们却只点燃了上帝对你们的震怒，你们在你们自己所燃烧起的光焰和烈火之中行走。这是我亲手要给你们召来的灾祸；你们将消灭在忧患里。”

“你们这些在追随正义并寻找着主的人们啊，谛听我吧。看看你们从其中被凿出来的那块磐石、你们从其中被挖出来的那个岩穴吧。看看你们的父亚伯拉罕和生养了你们的撒拉吧。你们看，当我召唤他的时候他是独自一人并无子嗣的，但我赐给了他以如此众多的后裔；你们看，我曾怎样地赐福给锡安，我堆积给他多少神恩和安慰。我的子民啊，考虑这些事物吧，你们要注意听我的话，因为有一种法律将由我而出，还有一种判断将成为外邦人的光。”

《阿摩司书》第八章：“先知列举了以色列的罪恶之后就说，上帝发誓要进行复仇。”

他又这样说：“主说，到了那一天，我要使太阳在正午沉没，我将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黑暗遮蔽大地，我将把你们隆重的节日变成哭泣，把你们的一切歌唱变成哀叹。你们将全都陷于悲痛和苦难，我要把这个国家沉没在哀伤里，有如丧失了独生子；这一末日将是辛酸的时刻。主说，因为看哪，日子将到来，我要给大地送来饥馑，那饥馑并不是缺乏面包和水的饥和渴，而是不听主的话的饥和渴。他们将从一个海漂流到另一个海，从北方漂荡到东方；他们将从四面八方到处寻求着主的话曾向他们所宣布的那个人，但他们却寻找不到。”

“他们的少女和他们的青年都将在那场干渴中消亡；那些追随撒玛利亚的偶像的

人，那些被上帝判断为崇奉但神的人，那些追随着别示巴迷信的人；他们都将摔倒并且倒下之后将永远再起不来。”

《阿摩司书》第三章第二节：“在地上的一切民族中，我只认你们作我的人民。”

《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在描叙了弥赛亚统御了全部的天下之后，便说：“当以色列人民的分散得到实现时，这一切事就都将实现。”

《哈该书》第二章第四节预言道：“主说，你们这些以这第二座殿比较第一座的光荣而蔑视它的人们啊，鼓起勇气来吧，所罗巴伯啊，大牧师耶稣啊，大地上所有的人民啊，不停地劳动吧。万军之主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引你们出埃及时所做的诺言始终存在，我的精神在你们中间。不要丧失希望，因为万军之主这样说：不久之后，我将震撼天和地，震撼沧海和旱陆，我将震撼所有的国家。主说，这时为一切外邦人所希望的就要到来，我将使这殿充满了光荣。”

“主说，银和金都是我的；万军之主说，这新殿的光荣必将远远大于旧殿的光荣；主说，我将就在这地方建立我的殿堂。”

“在烈焰山，你们聚会的日子，你们说：但愿主不再亲自向我们讲话，但愿我们不再看见这火，以免我们灭亡。主就对我说：他们的祈祷是对的；我将在他们的弟兄中间为他们降生一位先知，像你这样，我把我的话放在他的嘴里；他将告诉他们我所吩咐他的一切；谁要是不服从他奉我的名所传的话，我必将亲自判谁的罪。”

《创世记》第四十九章：“犹大啊，你将被你的弟兄们赞美，你将是你的敌人的征服者；你父亲的子孙们将崇拜你。小狮子犹大，我的孩子啊！你已高踞猎获品之上，你睡着像是公狮，又像母狮一样醒来。”

“王位将不离犹大，立法者也将不离他的两脚之间，一直到细罗到来；于是各国都将朝他聚集，好听从他。”

727·在弥赛亚的期间，他的先驱者。他诞生为婴儿。他将诞生在伯利恒城中。他特别要出现在耶路撒冷，并诞生在犹大和大卫的家中。他要使智者和学者盲目，并向卑微者宣布福音，使盲人睁开眼睛，使病人恢复健康，给委顿在黑暗中的人带来光明。

他会教导那条完美的道路，并成为外邦人的导师。

预言对于不虔敬者就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对于那些很好地受了教导的人则是可理解的。说他是贫穷的、说他是万国之主的那些预言。

预告了时间的那些预言，只是预告了他是外邦人之主并且受难，既不是在云端里，也不是审判者。而那些把他说成是这样的预言，是来审判的而且是光荣的，却没有指出时间。

他要成为世上罪孽的受害者。

他要成为宝贵的奠基石。他要成为绊脚石和诽谤石。耶路撒冷要冲击这块石头。建筑者们要谴责这块石头。上帝要以这块石头作为主要的基石。而这块石块要长成一座巨山，并充满整个的大地。

于是他将被人背弃，被人拒绝，被人叛变；被人出卖，被人唾吐，被人殴打，被人嘲笑，以无数的方式被人损害，被灌注苦胆汁；他的脚和手被人钉透，被人杀害，他的外衣也被人拈了阉。而在第三天，他将复活，他将升天坐在右边，国王们将武装反对他，他在父的右边，将对他的敌人获得胜利。地上的国王和所有的人民都将

崇拜他。

犹太人将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下去。他们将漂泊，没有国王等等；没有先知；期待着得救却找不到它。

耶稣基督对外邦人的召唤。“当你们在分散繁殖起来以后，你们将不再是我的子民，我也将不再是你们的上帝。人们不再称为是我的子民的地方，我就把那里称为我的子民”。

728·在耶路撒冷以外进行献祭是不能允许的，耶路撒冷是主所选择的地方；在别的地方甚至于也不许吃十一祭。

何西阿预告过，他们将没有国王，没有君主，没有牺牲，也没有偶像；既然在耶路撒冷以外不能进行合法的献祭，所以，这事今天就实现了。

729·预告——已经预告过了，在弥赛亚的时候他要来订立一个新圣约，这个新圣约会使人忘记逃出埃及；他将把他的法律不是置诸外表而是置诸内心；他将把他那只是由外部而来的畏惧置诸内心深处。

谁能在这一切里面看不见基督的法律呢？

730·.....那时候偶像崇拜必将被推翻；这位弥赛亚将打倒一切偶像，并将引人们崇拜真上帝。

偶像的神殿将被打倒，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地方，都将奉献给他一种纯洁的祭祀而不是动物的祭祀。他将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的王。而这位犹太人与外邦人的王，却受到他们双方统治者的迫害。他们双方都阴谋害死他，他们既摧毁了成为摩西崇拜中心的耶路撒冷的摩西崇拜，也摧毁了成为偶像崇拜中心的罗马的偶像崇

拜。

731·预言——耶稣基督将坐在右边，这时，神将为他镇压他的敌人。因此，他将不亲自镇压他们。

732· “.....这时人们将不再教导自己的邻人说，这就是主；因为上帝将使自己被每个人都感受到的。”

“.....你的儿子将要预言。” —— “我将把我的精神和我的畏惧放在你的心里。”

这一切都是同一件事。所谓预言，也就是不用外在的证明，而以内心的直接的感受来谈论上帝。

733·他将把那条完美的道路教导给人。而无论在他以前，还是在他以后，都决不会有任何人来教导任何接近于此的神圣事物。

734·耶稣基督在他开始时是渺小的，然后就会扩大。

假如我根本就不曾听说过什么弥赛亚，可是在我看到对于世界秩序之如此可赞美的这些预告实现了之后，我就会看出它是神圣的。并且假如我知道正是在这些书中预告了弥赛亚，那么，我就会肯定他将要到来；并且当我看到它们把他的时间是放在第二座神殿的毁坏之前，我就会说他将要到来。

735·预言——犹太人将抛弃耶稣基督，但他们将为上帝所谴责。因此，神选中的葡萄将只能产生出酸葡萄来。选民将是不忠诚、忘恩负义的而又毫无信仰的，“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

上帝将以盲目打击他们，他们将在正午的阳光下像盲人那样摸索，并且将有一个先

驱者在他之前到来。

736·一定要有一个解放者到来，他将粉碎魔鬼的头颅，他将拯救他的人民脱离罪恶，摆脱一切的罪孽。

必定要有一部新约，它将是永恒的；必定有另一个祭司团体按照全新的规矩，它将是永恒的；基督必定是光荣的、强大的、有力的，却又如此之悲惨的，以致他将不为人所认识；人们将不把他当成是他本来就是的；人们将抛弃他，人们将杀害他；他的人民否认了他，也就不再是他的人民；偶像崇拜者将接受他并且要乞援于他；他将留下来，留在锡安，统治着偶像崇拜的中心；可是，犹太人却会永远生存下去；他将出自犹大，而且那时，不再有国王。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十二编 耶稣基督的神迹

737·.....因此之故，我要拒绝其他一切宗教。在这其中，我找到了对一切诘难的答复。一个如此之纯洁的上帝只能在给内心已经纯洁了的人们面前显身，这是完全正当的。

因此之故，这种宗教对我才是可爱的，并且我发现它已经由于如此之神圣的一种道德而充分获得权威。可是，在其中我还发现有更多的东西。

我发现最为确切有效的就是：自从人类有记忆以来，就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生存

得比其他一切民族都更古老；人类又曾经常地得到宣告说，他们沦于普遍的堕落，然而将有一个救世主来临；在他到来之前，整个一个民族都预告他，在他到来之后，整个一个民族都崇拜他；并不是一个人在说他，而是无数的人都在说他，而且整个一个民族在四千年之中都在预言着，并且显然还是因此而被造就出来的。他们的书籍传布了四百年之久。

我越是考察这些，就越发现其中的真理，既包括一切已成过去的，也包括一切继之而来的；最后还有，这些没有偶像、没有国王的人们，以及这种被预告过的犹太圣贤堂和那些追随它的不幸的人们，这些人既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也就是这些预言的真理最可称赞的见证人，因为其中预告了他们的可悲乃至他们的盲目。我发现这种联索、这种宗教，就其权威性、其持久性、其永恒性、道德上、行为上、学说上、效果上，都是完全神圣的；犹太人的黑暗是可怕的而又是被预告过的：“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盲人在暗中摸索一样。”

“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王位还在第一个异族篡夺者的手中时，就有了耶稣基督来临的声息。

因此，我向我的解放者伸出手来，他一直被预告了四千年之久，他在被预告过的时间及其全部的环境里来到大地上为我受难死去；由于他的恩典，我可以在永远与他结合在一起的希望之中安心等候着死亡；并且我也要满怀欢乐地生活着，不管是处于他所高兴赐给我的那些福祉之中，还是处于他为了我的好处而送来给我的，并以他的先例而教导了我去忍受的那些祸难之中。

738·种种预言既然都做出了在弥赛亚降临时所要全部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标志，所以，这一切的标志就必然会在同时出现。因此，第四王国就必然要到来，这时候，王位就将脱离犹太，而这一切，都将出现毫无困难；这时弥赛亚就要到来，并且被

叫作弥赛亚的耶稣基督这时也就要到来，而这一切也将毫不困难。这就确实标明了预言的真理。

739·先知曾被预示过，又不曾被预示过。其后的圣者则被预告过，但没有做过预告。耶稣基督却既被预告过，也做过预告。

740·耶稣基督是新约和旧约都盼望着的降临，旧约把他当作自己的期待，新约把他当作自己的典范，两者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中心。

741·世上最古老的两部书：摩西的书和约伯的书。他们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异教徒。他们两人都盼望着耶稣基督的到来，把他当作他们共同的中心和他们的目的：摩西叙述的是上帝对亚伯拉罕、雅各等的诺言以及他的预言；而约伯则是“我知道我的救世主存活着，最终必站立在地上”。

742·圣女的贞洁性，福音书只是到耶稣基督的诞生为止。一切都联系到耶稣基督。

743·对耶稣基督的证明。为什么《路得记》保存了下来？为什么有他玛的故事？

744·“祈祷吧，免得受诱惑。”被诱惑是危险的；而那些被诱惑的人，则是因为他们不祈祷。

“加利利”，那群犹太人在彼拉多面前控告耶稣基督时偶然宣布，基督就是它。但是，正是这个字，使得彼拉多就顺水推舟，把耶稣基督送给了希律王；于是，就完成了他应该受犹太人与异教徒审判的这一神秘。外表上的偶然成为实现神秘性的原因。

745·那些不容易拥有信仰的人，找到了一个好的借口，那就以犹太人没有自己的信仰。他们说：“假如它真是那么明白，为什么犹太人没有信仰呢？”他们也愿意像

有信仰的样子，只是因为不让自己那么容易因为信仰而被人抓捕。然而，正是他们这一拒绝的本身才成为我们信念的基础。

假如他们真是在我们一边，我们倒不会很好地倾心信仰了。那时候我们的借口会更加充分。使犹太人成了被预告的事物的狂热爱好者，及其实现的最大敌人，这真是令人太惊讶了。

746·犹太人是习惯于伟大辉煌的奇迹，因此有了红海和迦南土地上的大事作为一个缩影，显示给他们弥赛亚的到来。他们还期待着更辉煌的奇迹，摩西的奇迹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缩影而已。

747·尘世的犹太人和异教徒的可悲之处，基督徒也有。异教徒根本没有救世主，因为他们干脆不希望有救世主。犹太人也根本没有救世主，他们徒然等待着救世主，只有基督徒才有救世主。

748·在弥赛亚的时代，人民产生了分歧。属于精神的人就接受了弥赛亚；而粗鄙的人则始终只是作为他的见证人。

749·“假如这是明明白白向犹太人预告过的，他们怎么会不相信它呢？或者说，他们拒绝了这样明明白白的一件事，又怎么会没有被消灭呢？”

我回答说：首先，这是被预告过的，他们既不会相信那样一件明明白白的事，而他们又不会被消灭。这是属于弥赛亚的最大光荣了；因为只有先知还不够，他们的预言还必须保存得无可置疑。

750·假使犹太人全部都被耶稣基督所感化，我们就只不过有一些可疑的见证人罢了。而假使他们被毁灭，我们就会连一个见证人都没有了。

751·关于耶稣基督，先知们都说了些什么呢？说他将是非常明显的上帝么？不是的；而是说他是一个真正隐蔽的上帝；说他将不为人所认识；说人们绝不会想到那就是他；说他是一个绊脚石，有许多人都会在那上面绊倒，等等。因而，但愿人们别再谴责我们缺乏明确性吧，因为我们也承认这一点。

可是人们说，这里有着晦暗交叠。——倘若没有这些，人们就不会对耶稣基督那么顽固地不承认了，而这就是先知们明显的用意之一。

752·摩西首先教导了三位一体、原罪、弥赛亚。

伟大的见证人大卫：国王、善良、宽恕、高尚的灵魂、美好的理智、强盛有力。他做出过预言，并且他的奇迹出现了；那是无限的。

假如大卫王是虚荣的，只需要说他就是弥赛亚。因为预言谈到他要比谈到耶稣基督更加清晰很多。圣约翰也是如此。

753·人们也曾相信希律王就是弥赛亚。他获得了犹太的王位，但他并非出自犹太，而形成了一种派别。希腊人对那些计算着三个时期的人所加的诅咒。

既然由于他，王位就该永远在犹太那里。在他到来的时候，王位就该从犹太那里被取走。那么，他又怎么能一定是弥赛亚呢？为了使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能做出的最好的事就是这样子了。

754·“耶稣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755·福音书表面上有些前后不一。

756·一个清楚明白地预告了将要来临的事物的人，他宣布了自己的计划是既要蒙蔽

人又要启发别人，并且他还要在将要来临的明白的事物中间混入晦暗不明。对于这个人，我们除了尊崇，还能有什么别的呢？

757·第一次降临的时间是被预告过的，第二次的时间则没有。因为第一次是要隐蔽的，第二次的来临则应该是灿烂辉煌的，以致连他的敌人也得承认它。然而，既然他只能是悄悄地到来，并且是为了让那些研读《圣经》的人所认识，所以.....

758·上帝为了使弥赛亚可以被善人所认识，又被恶人所不认识，就以这种样子对他做出了预告。弥赛亚的方式是明白地预示了出来，那么，即使是对恶人也不会有什么晦暗的了。假如时间被预告得很晦暗，那么，即使是对善人也会是很晦暗了。他们内心的善良使他们不会理解，比如说，封闭的“mem”竟指的是六百年。然而时间是明白地预告过的，仅仅是用象征的办法罢了。

由于这种办法，恶人就把所诺言的美好当作是物质的，以致不顾已经明确预告过的时间而陷于错误，但善人却并不犯错误。因为对于被诺言的美好，其理解取决于内心，内心把它所喜爱的就称为“美好”；然而对于被诺言的时间，则其理解并不取决于内心。

因此清楚明白地预告了时间与晦暗的地点预告了美好，就只能是欺骗恶人。

759·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基督徒，两者当中必然有一个坏人。

760·犹太人拒绝了他，但并非全部拒绝。是圣者而非尘世中人，接受了他。这一点远不足以反对他的光荣，却正是成就了他的荣耀的关键所系。他们所提出的理由，并且是在他们的全部著作中、在《塔木德经》和犹太博士们的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唯一理由，不过是因为耶稣基督并没有以武力手段征服各国而已：“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

他们只有这些说辞可说的？他们说：耶稣基督已经被杀害了；他失败了；他并没有以他的武力征服异教徒；他并没有把对他们的战利品赏赐给我们。他并没有赐给人财富。他们不就只有这些话好说吗？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是可爱的。我不愿意要他们所塑造的他。显然可见，只是他的生命才妨碍了他们接受他；并且由于这种拒绝，他们才成为无可指责的见证者，而且更有甚者，他们由此才完成了预言。

761·犹太人杀死了他，只因不肯接受他作为弥赛亚。这提供了他成为弥赛亚的最后标识。

而且在继续不承认他的时候，他们就使自己成为了不能被反驳的见证人：因为在杀害他并继续否认他的时候，他们就完成了预言。

762·他的敌人，犹太人又能做什么呢？假如他们接受他，他们就是以自己的接受而证明了他，因为期待着弥赛亚的受托人接受了他；假如他们否定他，他们就是以自己的否定而证明了他。

763·犹太人在检验他究竟是不是上帝的时候，已经表明了他是一个人了。

764·教会要表明耶稣基督是人——借以反对那些否定他的人们时，与要表明他是上帝时有着同样大的困难；这两种概率性是同样地大。

765·矛盾的根源——一个被屈辱的上帝，竟至死在十字架上；一个以自己的死而战胜了死亡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两重天性，两次降临，人性的两种状态。

766·象征——救世主、父亲、牺牲者、献祭着、粮食、国王、智者、立法者、苦痛、贫困，必须创造一个他要加以指导和养育的民族，并把他们引到他的大地上.....

耶稣基督。祭祀。——唯有他应该产生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上帝所特选的、神圣的、值得的民族，指导他们，培育他们，把他们引到安息与神圣的地方，使他们在上帝面前成为神圣的民族。把他们造成上帝的神殿，使他们与上帝和解，拯救他们免于上帝的震怒，解除他们受罪孽的统治。为这个民族制订法律，把这些法律铭刻在他们的心上；为了他们而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为他们而牺牲自己。作一个完美无瑕的献祭者，并且他本身就是牺牲者，奉献出他自己，自己的肉和自己的血，却又是献给上帝的面包和酒.....

“石头在石头上。”

一切已往的和一切后来的。一切犹太人都继续绵延着，颠沛流离。

767·在地上的一切事物之中，他只分享忧伤而不分享欢乐。他爱他的邻人，然而他的爱并不限于这些范围之内，而是扩散到自己的敌人，然后则又扩散到上帝的敌人。

768·耶稣基督为约瑟所预言，为他父亲所深爱，被他父亲派来看顾他的弟兄们，等等。他很无辜，被自己的弟子为了二十块银币而出卖，并且由此而变成他们的主、他们的救世主，既是异邦人的救世主又是全世界的救世主。倘若没有要消灭他的那个阴谋以及他们对他的出卖与刑罚，也就绝不会有这些事。

在狱中，约瑟无辜在两个罪人中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则在两个小偷中间。约瑟根据同样的表现，向一个预告了得救，向另一个预告了死亡。耶稣基督则根据同样的罪行拯救了民众，而谴责了被弃者。约瑟仅仅作了预告，耶稣基督却行了事。约瑟要求将要得救的人（当他在他的光荣之中来临的时候）要记得他；而为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则要求他（当他出现在他的王国中的时候）要记得自己。

769·异教徒的皈依只能留待给弥赛亚的神恩。犹太人已经与他们斗争了那么久而没有成功；所罗门和先知们所曾说过的一切都无用。就像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那样的圣贤也没有能说服他们。

770·在无数的人都已经来过之后，耶稣基督终于到来了，并且说：“我来了，时辰到。凡是先知们所说过的，在以后的时间里都要到来，我要告诉你们说我的使徒要做到这些。犹太人要被抛弃，耶路撒冷不久就要毁灭；异教徒将要得到上帝赏识。在你们杀死葡萄园的继承人之后，我的使徒就要做到这些。”

以后，使徒们就向犹太人说“你们要受诅咒”，同时，又向异教徒说“你们将受到上帝赏识”。

就这样，这件事变成现实。

771·耶稣基督到来是使看得清楚的人盲目，并使盲人看得见；医治病人，并使健康者死亡，号召忏悔，又使得罪人获得正义，而把正义的人留在他们的罪孽中；让贫困者富足，使富有者感到生的空虚。

772·圣洁性——“我要将我的灵魂浇灌凡有血气的。”

所有的民族都因为深深的欲望而处于不虔诚当中，因为爱从而崛起。王公贵族们舍弃了他们的尊荣，少女们则慷慨殉道。这种力量从何而来？是弥赛亚已经来临了。这便是他来临的作用和标志。

773·犹太人与异教徒被耶稣基督所摧毁，“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事奉他”。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有血气的”，“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等等。

774·耶稣基督为着所有的人，摩西则为着一个民族。

犹太人在亚伯拉罕那里得到祝福：“我要祝福那些祝福你的人。”可是，“一切民族都在他的后裔那里得到祝福”。

大卫在谈到法律时说：对所有的国家，他都没有这样做过。但是在谈到耶稣基督时，却说，我们却必须信奉他。

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普遍的。即使是教会，也只为虔诚者奉献牺牲，耶稣基督却为一切人而奉献了十字架的牺牲。

775·有些异端往往把“omnes”解说为“一切人”，也有些异端有时候并不同意它为一切人。

因此，我们必须遵守教父与传统，从而能够知晓在什么时候，因为在两方面都有异端思想要进行提防。

776·只要是你害怕，那么，就别害怕。但若是你不害怕，那么，就应该害怕。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节说道：“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那差遣我来的。”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说道：“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

《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说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

圣约翰要把父亲的心全面扑向自己的孩子，而耶稣基督却设下了纷争，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777·作用，in communi与in particolari（普遍地与特殊地）。半皮拉基派仅仅把in particolari认为是真的东西，说成是in com-muni，从而犯了错误。

加尔文派则把in communi（指神恩而言，神恩的赐与并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认为是真的东西，说成是in particolari。

778·《圣经》上讲道：“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由于到这里来的人有着各种条件的缘故。

从这些石头里诞生的，亚伯拉罕可以有孩子。

779·假如人们认识自己，上帝就会医治好他们并宽恕他们了。

“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780·耶稣基督从不听风而罚。《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五十节说：“耶稣对他（犹大）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

对没有穿结婚礼服的那个人，也是一样。“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

781·救赎象征着全部，就像太阳照耀万物。只不过是标志着另外的全体性而已。然而，被抛弃的，就像特选的犹太人之抛弃异教徒，却标志着抛弃。

“耶稣基督是一切人的救赎者。”

——是的，因为他所给予的，正好像这样一个人。凡是愿意到他这里来的人，他都要赎回。那些中途死亡的人，是他们自己的不幸。对于他而言，是为他们提供了救

赎的。

——这样的例子，适用于赎身的人与保命的人不一致的情况。然而在耶稣基督身上则是无效的，他既做了前者又做了后者。所以无效是因为耶稣基督以救赎者的身份或许并不是一切人的主人；从而只有当主人在他的身上时，他才是一切人的救赎者。

当我们说，耶稣基督并没有为一切人而死，我们就犯了罪过，用自身来推导别人；这只是偏爱绝望，而不是使他们转过身来偏爱希望。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由于外表的状态，而使自己习惯于内心的德行。

782·对死亡的胜利。一个人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即使获得全世界，又有什么用呢？凡是想要卫护自己灵魂的，必将丧失它。

“我不是来毁灭法律的，而是来成全法律的。”

“羔羊并没有取消世界上的罪恶，而我就是取消罪恶的羔羊。”

“摩西并没有给你们以天上的面包。摩西并没有引你们脱离被俘，并没有使你们真正自由。”

783·.....这时候耶稣基督到来告诉人们说，他们除了自己本身而外并没有别的敌人，是他们的情欲使得他们与上帝分离，他就是为了消灭它们并赐给他们以神恩而来的，为的是把他们全都造就成一个神圣的教会；他来是要把异教徒和犹太人都带回到这个教会里，他来是要消灭前一种人的偶像和后一种人的迷信。但对于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在反对，不仅是由于欲望而自然要反对，并且尤其是因为地上的国王们都结合起来要消灭这种新生的宗教，正如所预告过的那样。

“外邦为什么争闹.....世上的君主一起起来.....要敌挡耶和華。”

地上一切伟大的都结合在一起：学者、贤人和国王。其中有的在写作，另有的在谴责，还有的在杀戮。尽管有这一切反对势力，但这些纯朴的、无拳无勇的人们却抵抗了所有这些威权，甚至还降服了这些国王、这些学者、这些贤人并清除了整个大地上的偶像崇拜。而这一切都是由已经预告过它的那种力量所成就的。

784·耶稣基督并不想要魔鬼的见证，也不想要那些没有奉召的人的见证；而只是要上帝与施洗者约翰的见证。

785·我认为耶稣基督是在所有的人的身上，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作为父的耶稣基督在他的父的身上，作为兄弟的耶稣基督在他的兄弟们的身上，作为穷人的耶稣基督在穷人们的身上，作为富人的耶稣基督在富人们的身上，作为博士与牧师的耶稣基督在牧师的身上，作为国君的耶稣基督在君主的身上，如此等等。因为他既是上帝，便由于他的光荣而成为一切伟大的东西，又由于他那凡人的生命而成为一切卑微下贱的东西。因此之故，他就获得一种不幸的命运，以致他可以出现在一切人的身上，并成为一切境况的典范。

786·耶稣基督处于一种隐居状态，那些只记录国家大事的历史学家们就难得注意到他了。

787·论无论是约瑟夫还是塔西佗，还有别的历史学家都不曾谈论过耶稣基督。这是一个事实，但这远不足以反驳他。反倒是支持了他，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存在过，他的宗教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并且上述这些人也并没有忽视它，这些都是确凿的。因此显然可见，他们只不过是有意地隐瞒了他，否则，便是他们谈到了他，但人们却查禁了或者篡改了他们。

788·“我在他们中间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我爱不为世人所知，也不为那些先知的崇拜者所知。

789·正如耶稣基督始终是在人们中间而不为人所知，因此他的真理也始终是通常的意见当中，表面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圣餐也就在普通的面包中间。

790·耶稣基督不愿没有正义的形式而被白白杀害，出于正义而死比起由于不义暴乱的死要更加没有光彩。

791·彼拉多凭借的虚伪正义，不过是使耶稣基督受难而已。因为他使耶稣基督因他的假正义而受鞭挞，然后又杀害了他。

如果从一开始，他就杀害耶稣基督还要更好一些。假正义的人就是这样：他们做各种好事和坏事来讨好世人，并表明他们一点也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因为他们以耶稣基督为耻。并且最后他们在极大的诱惑与机缘之下杀害了他。

792·还有什么人曾经是更光辉显赫的呢？整个的犹太民族在他到来之前就预告了他。异邦人的民族在他到来之后又崇拜了他。异邦人和犹太人这两种人都把他当成是他们自己的中心。

可是又有什么人曾经是更不享受这种荣耀显赫的呢？在三十三年的岁月中，他生活了三十年，并没有出头露面。在三年里，他被人当作是骗子。牧师们和权贵们都排斥他，甚至连他的朋友和他最亲近的人都鄙视他。最后，他的死是被他的一个门徒所出卖，被另一个门徒所否认，被所有的门徒所背弃。

然而，他在这种荣耀显赫之中又占有什么地位呢？从来没有人是这样地光辉显赫，也从来没有人是更加不光彩的了。

那一切的荣耀显赫都只不过是为我们而设的，好让他为我们所认识，为了自己，他却一点荣耀显赫都没有。

793·从肉体到精神的无穷距离，可以象征从精神到仁爱的更加无穷遥远的无穷距离；因为仁爱是超自然的。

一切伟大事物的荣耀显赫，对于从事精神探讨的人来说，都是毫无光彩可言的。精神的人的伟大，是国王、富人、首长以及一切肉体方面的伟大人物所看不见的。

智慧的伟大——它若不来自上帝，便会是虚无——是尘世的人和精神的人所看不见的。这里是三种品类不同的秩序。

伟大的天才们有他们的领域、他们的显赫、他们的伟大、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光辉，而绝不需要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任何肉体上的伟大。他们不是用眼睛而是要用精神才能被人看到的；这就够了。

圣者们也有他们的领域、他们的显赫、他们的胜利、他们的辉煌，而绝不需要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任何肉体上的或精神上的伟大，因为这些对他们既无所增加，也无所减少。

他们是要从上帝与天使而不是从肉体或好奇的精神才能被人看到的；上帝对他们就够了。

阿基米德虽不显赫，也将同样地受人尊敬。他并没有打过仗给人看，然而他有把自己的发明贡献给一切人的精神，他对人类的精神是多么光辉显赫啊！

耶稣基督并没有财富，也没有任何外表上的知识成就，但他有着他那圣洁性的秩序。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发明，他并没有君临天下；但他是谦卑的、忍耐的、神圣

的，对上帝是神圣的、对魔鬼是可畏的。他没有任何的罪恶。对于窥见了智慧的那种心灵的眼睛来说，他是在怎样盛大的壮观之中又是在怎样宏伟的壮丽之中到来的啊！

在他那几何学的书里，阿基米德想要当一个国王是徒劳无益的，尽管他就是其中的君主。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要显耀他自己的圣洁性，以国王的身伟大的天才们不是用眼睛而是要用精神才能被人看到的；这就够了。



份统治一切，这是徒劳的。但是，的确，耶稣基督从美好的光辉中诞生了！

所有攻击耶稣基督的卑贱的人都觉得，他的出身卑贱和他所要来显现的伟大竟然属于同一种秩序，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只要我们考虑在他的一生、在他的受难、在他的默默无闻、在他的死亡、在他的选择门徒、在他们的背弃、在他秘密的复活以及在其他事情之中的那种伟大，我们就会看出他是那样地伟大，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拿他出身的卑微来说事。

然而，有的人就只会赞慕肉体的伟大，仿佛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精神的东西；又有的人就只会赞慕精神的伟大，仿佛是并不存在什么智慧上更高得无限的东西。

一切的物体、太空、星辰、大地和地上的王国，都比不上最为细小的精神。因为精神认识这一切以及它自己，而物体却一无所知。

所有的物体合在一起、所有的精神合在一起以及所有它们的产物，都比不上最微小的仁爱行动。那是属于一种更加无限崇高的秩序的。

所有的物体合在一起，我们都不能从其中造就出一丝一毫的思想来；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属于另一种秩序的。从所有的物体和精神之中，我们都不能引出一桩真正仁爱的行动来；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属于另一种超自然的秩序的。

794·为什么耶稣基督不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到来呢？反而要从之前流传的预言里得到他的证明呢？为什么他要以象征来预告自己呢？

795·如果耶稣基督的到来，只是为了要使人神圣。那么，《圣经》和一切的事物都会引向这一点，让那些不信神的人相信，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了。如果耶稣基督的到来只是为了要使人茫然的，那么，他的全部行为就会混乱不堪，而我们也就不会

有任何办法可以令不信者信服了。

“他必作为圣所”而到来的，所以，我们就无法令不信者信服，而他们也无法令我们信服。恰恰就因为这一点，我们却能使他们信服。因为我们可以认定在他们全部的行为里，无论偏向于哪一边，都根本就没有有什么可以定论的东西。

796·耶稣基督并没有说他不是来自拿撒勒，为了让恶人一直处于茫然的状态，也没有说他不是约瑟的儿子。

797·对耶稣基督的证明——耶稣基督谈到伟大的事物时是那么地质朴，仿佛他从不曾想过它们似的。同时，却又是那么地清晰，我们是可以看出他是认真地想过它们的。这种明确性与这种纯朴性完美统一，真是值得赞美的。

798·在诸多的方式上，福音书的文风都是值得赞美的。其中之一，就是对杀害耶稣基督的敌人，从不曾加以任何谩骂。因为无论是反对犹大、彼拉多的历史学家们还是反对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们，任何一个都没有进行过这种谩骂。

假如对于福音书历史学家们没有这种节制，没有这样美好的性格，那么，其他的特性都是矫揉造作的。假如他们的矫揉造作，只不过是为了引人注目，甚至他们自己都还不敢注目——那么，他们不得不要面对他们可以做出这类有利言论来的朋友的。然而，由于他们这样的行动毫无矫揉造作，并且是出自一种完全自然无私的胸襟，所以，他们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相信，许多此类的事件直到如今都还没有被人注意过，而这便是他们心胸淡泊的见证。

799·一个工匠也谈到财富，一个律师也谈到战争、谈到忠诚等等。可是，只有富人谈论财富才谈得好，国王谈论他刚刚做出一个重大的恩赐才谈得很从容，只有上帝才能很好地谈论上帝。

800·是谁教会了福音书的作者们，去理解一个完美无瑕的英雄灵魂的种种品质，竟至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把它描绘得那么完美无瑕呢？他们为什么要使他在他自己苦痛时表现得脆弱呢？难道他们不晓得描绘一幕死的坚定吗？他们晓得的，因为同一个圣路加描写圣司提反的死要比耶稣基督的死更坚强得多。

因而，他们使他在死亡的必要性来临之前先要恐惧，然后再完全坚强起来。

但是当他们写他那样地惶惑时，那正是他使他自己惶惑的时候；而当人们使他惶惑时，他却是完全坚强的。

801·对耶稣基督的证明——使徒是骗子这种假说是非常荒诞的。让我们来仔细推敲一下；让我们想象这十二个人在耶稣基督死后都聚集在一起，密谋策划说他是复活了。他们借此来攻击一切权力。但人心总是出奇地变化无端，倾向于颠三倒四，倾向于甜言蜜语，倾向于贪财好利的。他们这些人之中无论有哪一个被所有这些东西诱惑了，甚而至于被监禁、被折磨、被迫害杀害，哪怕动摇了一点点。那么，他们就全都完了。让我们来研究这个吧。

802·使徒们要么就是被骗了，要么就是骗子。这两种说法无论哪种说出来都是困难的，因为不可能认为一个人是复活了.....

当耶稣基督和他们在一起时，他可以支撑起他们。然而，从此之后，假如他并没有向他们显现，那么，是谁在推动着他们行动的呢？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十三编 论争

803·开始——奇迹可以验证学说，学说也可以验证奇迹。

它们有假的，也有真的。必须有一个标志才好认识它们，否则它们便是无用的了。可是，它们并不是无用的，反倒是基础。因此，它所给予我们的准则就必须是这样的：它不得摧毁真正的奇迹对真理所做出的证明，真理才是奇迹的主要目的。

摩西给出了两条准则：即预告并没有实现；以及它们绝不会引向偶像崇拜；而耶稣基督只给出了一条。

如果是学说规定了奇迹，那么奇迹对于学问是没有用的。

如果是奇迹规定了.....

对这一原则的反驳——时间方面。一条准则是摩西时的，一条准则是现在的。

804·奇迹——奇迹，就是超出人们所能运用于自然力量的手段之外的一种作用。非奇迹，就是并不超出人们能够假借自然之力实现的应用。因此，由于祈求魔鬼而痊愈的人，并没有做出什么奇迹，因为这并没有超出魔鬼的自然力量之外。但是.....

805·有两种基础，一种是内心的，一种是外在的；神恩和奇迹，这两个都是超自然的。

806·奇迹与真理都是必要的，这是那种缘由，由于必须既在肉体上又在灵魂上使整个人都信服。

807·从来总是要么是人在讲着真正的上帝，或者就是真正的上帝就在向人讲话。

808·耶稣基督从不是根据《圣经》和预言，而总是以他的奇迹在证实他的学说的。这就证实了他就是弥赛亚。

他证明了他以奇迹可以赦免罪恶。

耶稣基督说，你不应该喜欢你的奇迹，而是应该喜欢你的名字被写到天上去了。

假如他们不相信摩西，他们也就不会相信复活。

尼克底姆由于他的奇迹而认识到，他的学说就是上帝的学问：“师傅，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因为假若不是与上帝同在，就没有人能行你所行的奇迹。”他并不根据学说来判断奇迹，而是根据奇迹来判断学说。

犹太人有一种关于上帝的学说，正如我们有一种关于耶稣基督的学说一样。我们的学说因为奇迹而肯定的，他们的学说却禁止相信一切的奇迹制造者。此外，他们还规定要请教大祭司，并且要坚决跟随大祭司。

所以，那些我们拒绝相信奇迹制造者的一切理由，对于他们的先知而言都是有的。

然而，他们却由于他们的奇迹的缘故拒绝了先知以及耶稣基督，因而成为了罪恶极大的。假如他们不曾见过奇迹的话，他们就不会成为罪孽的了。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四节说：“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

因而，所有的信仰都是根据奇迹而来的。

预言并不被称为奇迹：例如圣约翰谈到迦拿的第一桩奇迹，然后又谈到了耶稣基督向那个被他揭发了其全部隐私的撒玛利亚女人所讲的话，然后又治愈了百夫长的儿

子，而圣约翰把这称为“第二项奇迹”。

809·奇迹的结合。

810·第二项奇迹可以假设第一项；但第一项却不能假设第二项。

811·倘若没有奇迹的存在，人们拒绝信仰耶稣基督也就不会有罪了。

812·圣奥古斯丁说：没有奇迹，我就不会是基督徒。

813·奇迹——我多么恨制造出质疑奇迹的人！正是十分必要的，蒙田在两个地方谈到了他们。在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他是何等地审慎，可是在另一个地方他却相信并且嘲笑了不信者。

不管怎么样，假如他们是有道理的话，教会就没有证明了。

814·蒙田反对奇迹。蒙田也赞成奇迹。

815·要很理性地反对相信奇迹，这是不可能的。

816·不信仰的人是最信仰的人。为了不肯信仰摩西的奇迹，他们就信仰了维斯巴的奇迹。

817·何以人们信仰那么多虚妄的东西，很多人宣称自己曾看见过奇迹的骗子，却不信仰任何声称自己掌握有可以使人不朽或恢复青春的秘密的人。

人们把那么大的信赖托付给了自称掌握了拯救之道的骗子，甚至往往把自己的生命都交到他们的手里。就此，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世界上是的确有真正的拯救之道的。

倘若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拯救之道，那么，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人宣称拥有假的拯救之道。假如对于任何灾祸都从来没有有什么拯救之道，所有的灾祸都是无可救治的，那么就不可能会有人想象他们可以获得拯救。尤其不可能有那么多其他的人会信仰那些号称是自己掌握着拯救之道的人了。正像假若某个人自吹能使人不死，就不会有任何人相信他一样。因为这样的事，是没有任何先例的。但是既然有很多拯救之道已经被最伟大的人物们发现是真实的，所以，人们的信仰也顺从他们。既然真实的拯救之道被人认为是可能的，所以，人们认为它的确是存在的。因为人们通常是这样推论的：“某件事物是可能的，因而它是存在的”；因为既然有某些具体的作用是真实的，于是不能对这些事情轻易加以否定。人们无从辨别这些具体的作用之中哪些才是真实的，便都全部相信了它们。比如说，人们之所以相信月亮有那么多虚假的作用，就正是由于其中有真作用，比如说海洋的潮汐。



不信仰的人是最信仰的人。为了不肯信仰摩西的奇迹，他们就信仰了维斯巴的奇迹。【图说】

预言、奇迹、托梦、邪术等等，也都是这样。因为假如这一切里面从来就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人们就不会相信其中的任何东西了；因此我们就不要下结论说，因为有那么多的假奇迹，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奇迹；相反地我们倒是必须说，既然有那么多假奇迹，所以就必定有真奇迹，并且其所以有假奇迹就正是由于有真奇迹的缘故。对于宗教，我们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推论；因为假使从不曾有过一个真正的宗教，那么人类居然能想象那么多的假宗教就是不可能的。对这一点的反驳就是说，野蛮人也有一种宗教；但对这一点我们可以回答说，他们也听说过真正的宗教，诸如洪水、割礼、圣安德罗的十字架等等所表现的那些。

818·考虑到何以有那么多假奇迹、假启示、巫术等等，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当中的确有真的。

因为如果其中没有真的，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假奇迹。如果其中没有真的，也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假启示。如果当中没有一个真实的宗教，也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假宗教。因为如果从不曾有过这一切的话，那么就不大可能有人会想象到它，而且尤其不可能有那么多其他的人会信仰它。

但是既然有些非常伟大的事物是真实的，并且它们又被伟大的人物这样相信着，所以人们就会毫不怀疑地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因此，我们就不要下结论说，既然有那么多假奇迹，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奇迹。相反地我们倒是必须说，既然有着那么多假奇迹，所以，一定有真奇迹存在。所以有假奇迹，就正是由于有真奇迹的缘故。而且同样地，其之所以有假宗教，就正是因为有一种真宗教。对这一点的反

驳就是：野蛮人也有一种宗教——那是因为由于他们听说过真正的宗教，诸如圣安德罗的十字架、洪水、割礼等等。这是由于人类的精神既发现自己可以拥有真理，便对虚假性保持深深的怀疑.....

819·奇迹并不永远指的是奇迹。耶稣基督说，他自己以及他的一切都会成为奇迹。

820·假如魔鬼偏爱那种能毁灭自己的学说，那么，他就会分裂的，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样。假如上帝偏爱那种能毁灭教会的学说，那么，他也会分裂的。

因为耶稣基督的行事是反对着魔鬼的，一定能够毁灭他对于人间的统治——驱魔就是这事的象征——以便建立上帝的王国。因此，他又补充说：“我若靠上帝的能力驱魔，这就是上帝的王国降临到人间了。”

821·试探与失误这两者之间是非常不同的。上帝在试探，然而他并不会错。试探是提供机缘，它绝不把必要性强加于人。假如人们不爱上帝，他们就会做某一件事的。而出现错误，会让人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并追随这种结论。

822·亚伯拉罕，基甸，超然的存在。根据《圣经》判断奇迹的犹太人非常茫然。上帝永远不曾离弃过他的真正的崇拜者。

我更愿追随耶稣基督而不追随任何别人，因为他有着奇迹、预言、学说、永存等等。

823·如果没有假奇迹，那么，我们就会有确切性。如果没有可以辨别它们的准绳，那么，奇迹就会是无用的，而且，也就不会有信仰的理由了。

可是就人世而论，世间并没有铁定的确切性，而只有理智。

824·要么是上帝把自己混入了假奇迹，要么是上帝预告过它们。而无论是哪种情形，他都是把自己提升到对我们来说是超自然的东西之上的，并且也把我们本身提升到那里。

825·奇迹不是用来皈依的，而是用来质疑的。

826·人们之所以不信仰的原因。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七至四十节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等等。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尽管充满了奇迹，尽管充满了智慧，可是你们的基督没有上十字架，你们的宗教既没有奇迹也没有智慧。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六节：“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使得人们相信假奇迹的，便是由于缺乏爱。宗教的基础，就是奇迹。

那么，怎么样呢？难道上帝说过要反对奇迹，要反对人们对他所怀有的信仰的基础么？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对上帝的信心就一定会在人间存在。

可是，耶稣基督的奇迹并不曾为反基督者所预告，而反基督者的奇迹却为耶稣基督所预告。因此，假如耶稣基督不是弥赛亚，他就确乎会导致错误；但反基督者却的

确是不能导致错误的。当耶稣基督预告了反基督者的奇迹时，难道他想摧毁对他自己奇迹的信心吗？摩西预告了耶稣基督，并吩咐人们追随他；耶稣基督则预告了反基督者，并禁止人们追随他。

在摩西的时代，人们要保持自己对反基督者的信念，那是不可能的。反基督者还并不为世人所知晓。但是在反基督者的时代，要信仰已经为人所知的耶稣基督，却是十分轻而易举的。

827·在有关真上帝、有关宗教真理的争论中，从来就不曾发生过奇迹是在错误一边而非在真理一边的。

828·总是真的东西在奇迹之中占上风。

829·耶稣基督说，《圣经》是给他作见证的，但是他没有说明是在哪些方面。

甚至是那些预言，耶稣基督在世时也不能证明。

因此，人们在他死前并没有信仰他并没有过错。可是，他又亲自说过，在他活着时不曾信仰他的那些人都是罪人。那么，肯定会有一种指示，在他生前为人民所抗拒。可是，他们又并没有我们的这些见解，却仅仅有奇迹。当奇迹足够了，人们是应该相信它的。

犹太人之间的争论，正如目前基督徒之间的一样。有人相信耶稣基督，又有人不相信他，这是因为有预言说过他将诞生于伯利恒。他们最好还是提防他，并不是耶稣基督。因为他的奇迹既然是令人信服的，他们就应该对他的学说与《圣经》表述中的矛盾心中有数了。

法利赛人向根据他那奇迹而信仰他的那个民族说：“这个不知道法律的民族是应该

被诅咒的。可是有没有一个君主或是一个法利赛人是相信他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并没有任何先知来自加利利。”

尼哥底姆回答道：“我们的法律难道在听一个人说话之前就要判他有罪吗？”

830·预言曾经是模糊其辞的，它们现在却不再是那样的了。

831·五条命题曾经是含糊其辞的，现在它们却不再是那样的了。

832·由于人们已经有了奇迹的缘故，奇迹现在就不再是必要的了。

然而，当人们不再倾听传统的时候，当人们除了教皇的统治之外，就再提不出什么来的时候，当人们拿耶稣来吓唬人的时候，人们也就歪曲了真理，真理就不再有出现的自由了。

这时候，人们既不再谈真理，真理自身就应该出来向人们讲话了。

833·奇迹——人民自身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假如必须把它的理由告诉你.....

奇迹是准则的例外。准则必须是严格的，不许有例外的。可是，既然它一定会有例外，那么，我们就必须严格地但却公正地评判它。

834·《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六节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奇迹，是因吃饼得饱。”

那些因耶稣基督的奇迹而追随他的人，在他所产生的全部奇迹之中尊崇他的权力。然而，那些因为耶稣基督的奇迹号称追随他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因他能慰藉他们并满足他们的世俗欲望，从而在追随他罢了。当他的奇迹与他们的欲望相违反时，他们就不尊崇他的奇迹了。

《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六节说：“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哪一个是最清楚明白的呢？这座房院不是上帝的；因为这里的人们不相信五条命题都在冉森里面。另有的人：这座房院是上帝的；因为这里面造就了许多特异的奇迹。

《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七节说：“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第三十三节说：“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

835·在旧约里，当人们把你推离上帝的时候。在新约里，当人们把你推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些都是向信仰排斥被标志出来的奇迹的缘由，并不需要再做什么别的排斥。

是不是由此就可以推论，他们有权排斥所有来到他们中间的先知呢？不是的。他们若不排斥那些否认上帝的人，便是有罪的；而他们要排斥那些不否认上帝的人，也是有罪的。

因此，只要我们见到奇迹，我们就必须要么膜拜，要么就得有相反的惊人标志。我们必须看，它是不是在否认上帝或耶稣基督或教会。

836·承认自己不拥护耶稣基督，与不拥护耶稣基督而假装拥护，这两者之间是大有不同的。前者能够做出奇迹，后者则不能。因为前者是明明白白在反对真理的，后者则不是。这样对比，奇迹就更加清楚明白了。

837·我们必须爱唯一的上帝——这是一件那么明显的事情，以至于并不需要有奇迹来加以证明。

838·耶稣基督造就了奇迹，随后又有使徒们以及大批最初的圣者们。因为预言还未

曾实现并且正在被他们所实现，所以除了奇迹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见证。弥赛亚将感化万国，这是被预告过的。

这一预言若没有万国的皈依，又怎么能实现呢？而万国若看不见可以证明弥赛亚这些预言的最后应验，又怎么能皈依弥赛亚呢？因而，在他死亡、复活与感化万国以前，一切就都没有完成；因此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都必须要有奇迹。可是现在却不需要有它们来反对犹太人了，因为已经实现的预言是一场持久的奇迹。

839·“假如你不相信我，至少你应该相信奇迹。”他提到这话是作为最坚强有力的证据。

已经向犹太人说过，也同样向基督徒说过，他们不应该总是相信先知；然而法利赛人和犹太史官却大肆渲染他的奇迹，并力图表明它们是假的，或是由魔鬼所造就的。假如他们承认它们来自上帝，那便有加以信服的必要了。

目前，我们已经不用费力做这种分辩了。然而，它却很容易做到：凡是既不否认上帝又不否认耶稣基督的人，都没有行过任何不确凿的奇迹。

但是，我们根本不需要加以分辩。这儿就有着一个神圣的遗物。这儿就是世界救世主的王冕上的一根荆棘，世上的君主对它并没有权威，它是由于为我们而流的那种血所固有的权威而成就了奇迹的。故此上帝亲自选择那座房间，好使他的权威在其中光耀。使得我们难以分辩的，并不是以一种人所不知的、可疑的德行而造就了这些奇迹的人，而是上帝本身，选择了让他的独生子蒙难这一办法。他许多地方都选择了这一办法，并使人从各个角落都来在他们的劳苦倦极之中接受这种奇迹般的安慰。

840·教会有三种敌人：犹太人，他们从来都不属于教会；异端，他们退出了教会；

以及恶的基督徒，他们从内部来分裂它。

这三种不同的对手常常以不同的方式来攻击它。但是在这里他们却以同一种方式在攻击它。既然他们都没有奇迹，而教会却总是有奇迹可以反对他们，所以他们就同样都有着要加以回避的兴趣；并且都在引用如下的遁词：绝不能根据奇迹来判断学说，而只能根据学说来判断奇迹。在倾听耶稣基督的人们当中也有两派：一派是由于他的奇迹而追随他的学说。

841·奇迹辨别了各种疑难的事物：辨别犹太人之与异教徒，犹太人之与基督徒，天主教之与异端，受谤者之与诽谤者，还有两种不同的十字架。

但对于异端，奇迹是无用的。因为那些权威化的教会告诉我们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信仰。毫无疑问，他们并不信仰，因为教会最初的奇迹就已排斥了他们的信仰。因此最初，教会方面最伟大的人就有了反对奇迹的奇迹。

这些姑娘们由于人们说她们是走上了沉沦的道路，说她们的牧师把她们引向日内瓦。她们说耶稣基督并不在圣餐之中，也不在父的右边。这令人感到非常地惊讶。她们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于是，她们便在这样一种状态中献身于上帝。

在这里都发生了什么事呢？据说是魔鬼的殿堂的那个地方，上帝却把它造成了他自己的殿堂。据说必须要从那里把孩子搬走的，上帝却就在那里治愈了他们。据说它是地狱的火药库，上帝却使之成为他的神恩的圣堂。最后，人们还以形形色色的愤怒以及形形色色的报应来威胁她们，可是上帝却向她们倾注了他自己的恩宠。只有那些丧心病狂的人才会说，她们这样就走上了沉沦的道路。

842· "Situes Christus, dicnobis" .

“我奉父的名行事，这便是我的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你行什么奇迹，叫我们看见你就信你！”除了上帝，没有人能行你所行的神迹。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六节说：“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空来的神迹。”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九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

然而他许诺给他们约拿的标志，他那复活，是最伟大无比的标志。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十八节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他并不因他们没有奇迹便不相信而谴责他们，很多人亲自目睹了奇迹却依然不信他，他因此而谴责他们。

圣保罗说，反基督者们“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至二十六节：“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

843·这里根本不是真理的国土，真理徘徊在人们中间，却不为人所认识。上帝用一块幕布遮盖了它，这就让那些没有能够听到它的声音的人，都不会认识它。于是，就给亵渎神明开放了地盘，甚至于针对那些至低限度也是十分显著的真理。如果公布了福音书的真理，便有相反的东西也公布出来；问题模糊得使人民无从分辨。他

们问道：“你有什么能使人信仰你而不信仰别的呢？你做出过什么标志呢？你有的只不过是词句，而我们也有。假如你有奇迹，那就好了。”学说应该得到奇迹的支持，这是一条真理；但人们却滥用奇迹来亵渎学说。假如奇迹出现了，人们便说奇迹没有学说是不够的；而这便是另一条可以用来亵渎奇迹的真理。

耶稣基督治愈了天生的盲人，并在安息日行了大量的奇迹。他因此使得那些法利赛人无话可说，他们宣传必须要建立学问才能相信。

“我们有摩西；但这里的这个人，我们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你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正是最可赞美的事；而他就行了这样的奇迹。

耶稣基督既没有说过反上帝的话，也没有说过反摩西的话。

新旧两约所预告过的反基督者和假先知们，将要公开反上帝并反耶稣基督。谁要是未曾隐蔽……；谁要是暗藏的敌人，上帝就不会允许他公开行奇迹。

在一场双方都自称是为了上帝、为了耶稣基督、为了教会的公开争论里，奇迹是从来不会在假基督徒那一边的，而另一边则从来不会没有奇迹。

“他被鬼附着。”《约》第十章第二十一节。又有人说：“鬼也能打开盲人的眼睛吗？”耶稣基督与使徒们从《圣经》中所引的证明并不是论证性的；因为他们仅仅说摩西说过会有一个先知到来，然而他们并没有由此证明那就是这里的这个人；而这就是全部的问题之所在。因而这些假话只不过用以表明人们并未违反《圣经》，并且其中也绝没有任何乖舛，而并非表明其中是符合一致的。故此只要把乖舛和奇迹一道加以排除，就够了。

上帝与人之间有一种相互的义务才好行事，也才好赐予。上帝应该履行他的诺言，

等等。

人类对上帝应该是接受他所赐给他们的宗教。上帝对人类应该是不把他们引向错误。

可是，假如奇迹制造者宣布了一种对于常识的见解来说并非显而易见是虚妄的学说，并且假如一个更大的奇迹制造者又不曾警告过人们不要相信它们；那么，他们就会被引向错误了。

因此，假如教会之中发生了分裂，例如假若自称也像天主教一样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之上的阿里乌斯派做出了奇迹而并非天主教徒做出了奇迹，那么人们就会被引向错误了。

因为，正如一个向我们宣布上帝的秘密的人并不配以其私人的权威而受到我们信任，并且正是因此，不信神的人才要怀疑他；同样地有一个人以使死者复活，预告未来，搬移大海，医愈病人作为其与上帝相通的标志，那么，就不会有不虔敬者是不向他低头膜拜的了；而法老和法利赛人的不信仰便是一种超自然的顽固性的结果。

因此当我们看到奇迹与不受怀疑的学说都在一边时，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但当我们看到奇迹与（受人怀疑）的学说都在同一边时，这时我们就必须看看到底哪一个才是最明确的。耶稣基督是受人怀疑的。

犹太的驱魔者受到魔鬼的鞭挞时说道：“我认得耶稣和保罗，然而你们又是谁呢？”奇迹是为了学说的，而并非学说是为了奇迹的。

假如奇迹是真的，我们就能说服人相信所有的学说了吗？不能，因为这是不会发生

的。我们必须根据奇迹来判断学说，又必须根据学说来判断奇迹。这都是真的，而且并不互相矛盾。因为我们必须分清时间。

你们知道了这些普遍的准则该是多么轻快啊，你们想着从此可以抛却麻烦并使一切都归于无用了吧！我的父啊，我们要阻止你们这样做：真理只有一个并且是坚固的。

由于上帝的责任，所以一个人不可能隐蔽起自己的坏学说，使之只表现为好学说，并自称符合上帝和教会；从而做出奇迹使一种虚妄而精巧的学说不知不觉地流行起来，这是办不到的。

其不可能的是：认识人心的上帝竟为了偏袒一个人而行如此的奇迹。

844·宗教的三个标志：永恒性、善良的生活、奇迹。他们以偶然摧毁了永恒，以他们的道德摧毁了善良的生活，又在摧毁奇迹的真理，同时也摧毁了奇迹。

假如我们相信了他们，教会对于永恒、圣洁以及奇迹没有意义了。异端是否定这些的，或者是否定其结论的。他们也是一样。但是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真诚才可以加以否定，也不需要丧失理智才可以否定其结论。

人们从没有为了其自称所见过的奇迹而使自己殉道的，因为人类的愚蠢或许会因土耳其人传说中所信仰的那些东西而不惜殉道，但绝不会为了自己所见过的东西而殉道。

845·异端总是在攻击这三种为他们所没有的标志。

846·对于第一条的反驳：“从天上来的使者。我们绝不可根据奇迹来判断真理，而必须根据真理来判断奇迹。因而奇迹就是无用的。”

可是它们有用，并且它们绝不能违反真理。当同一个教会之内有了争执的时候，奇迹就会做出决定。

对于第二条反驳：“但是反基督者将会做出标识。”

法老的魔法师绝没有诱人陷入错误。因此关于反基督者，我们就不能向耶稣基督说：“你把我引入了错误。”因为反基督者的目的就是坚持他们反对耶稣基督，因此就不能引向错误。

要么，上帝就根本不容许假奇迹存在，要么，他就是要取得更大的奇迹。

假如在同一个教会之内，奇迹是出现在错误那方面，人们就会被引向错误。教会的分裂是显而易见的，奇迹也是看得见的。然而教会的分裂之为错误的标志更有甚于奇迹之为真理的标志；因而奇迹就不能引向错误。

然而除了教会的分裂而外，错误之显而易见就不如奇迹之显而易见了，因而奇迹就会引向错误。

奇迹就指明了他，奇迹就是光。

847·圣诞节晚祷的颂歌之一：“正直的人在黑暗中，会发现光在朝向他。”

848·假若上帝的仁慈是如此之巨大，甚至当他隐蔽起自己的时候，他也还在教导着我们；那么，当他显现自己的时候，还有什么光明是我们可以从他那儿期待的呢？

849·是与否，在信仰本身之中，会不会也像奇迹那样地为人接受呢？并且假如这在其他的里面也是分不开的.....

当圣沙勿略成就了奇迹的时候。——不义的审判者啊，此刻不要制订法律吧；就根

据已有的法律并根据你们自己来做出判断吧：你们这些设立了不义的法律的人们有祸了。连续不断的、虚假的奇迹。

为了要削弱你的对手，你解除了整个教会的武装。

假如他们说，我们的得救有赖于上帝，那便是“异端”。假如他们说，他们服从教皇，那便是“伪善”。假如他们准备签署他们全部的信仰条款，那也还不够。假如他们说不应该为一个苹果而杀人，“他们便是攻击天主教的道德”。

假如他们中间成就了奇迹，那也不是圣洁的标志，相反地那倒有异端的嫌疑。

教会始终得以存在的方式便是真理没有争论；或者假如有争论的话，也还有教皇，不然也还有教会。

850·被谴责五条的命题，并不是什么奇迹。因为真理并没有因此受到质疑。然而索邦.....然而教皇的圣谕.....

这是不可能的事件，全心全意爱上帝的人竟然不认识教会，显得太荒谬了。——不爱上帝的人竟然信服教会，这也是不可能的。

奇迹具有那么大的力量，乃至上帝也必须警告人们说，绝不可想到奇迹就违背上帝，尽管上帝的存在是明白不过的事；没有这一点它们就足以令人惶惑了。

因此，《申命记》第十三章那些假话，远不是反对奇迹的权威，反倒是再没有别的更能标明它那力量的了。对于反基督者，也是一样：“只要有可能就不惜诱惑选民。”

851·生来盲目的人的历史。

圣保罗说什么呢？他是时时刻刻都在叙说预言么？不是，而是他只说自己的奇迹。

耶稣基督叙说什么呢？他是叙说预言么？不是：他的死并不曾实现它们；然而他说：“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让我们相信事迹吧。

我们整个超自然的宗教有着两种超自然的基础：一种可见，一种不可见。具有神恩的奇迹，没有神恩的奇迹。

犹太圣贤堂被人满怀热爱地当作是教会的象征来看待，又因为它只不过是教会的象征而被人满怀憎恨地来看待；既然当它好端端地与上帝同在的时候却要倾颓而又被扶持起来，因而就是象征。

奇迹以其对于人身所施加的权力而证明了上帝对人心所具有的权力。

教会从未赞许过异端派中间的奇迹。

奇迹是宗教的支柱：它们辨别了犹太人，它们辨别了基督徒、圣者、清白无辜者和真正的信仰者。

宗派分裂论者中间的奇迹并不那么可怕；因为分裂比奇迹更加显而易见，也就显然易见地标明了他们的错误。但当没有发生分裂的时候，以及错误有了争论的时候，奇迹就可以辨别。

那些迫使我们不得不谈到奇迹的不幸者们啊！

上帝终于在最后的逼迫之下发言了。

假如仁爱的冷却使得教会几乎没有真正的崇拜者，奇迹就会激发他们的。这就是神恩的最后作用之一。

假如也能给耶稣会教士造就出一个奇迹！

当奇迹使得那些面临奇迹出现的人失望时，并且当他们的信仰状态与奇迹这一手段之间比例失调的时候，这时候它就应该引导他们变化。然而对你们，情形却是另一样。

有着同样之多的理由可以说，假如圣餐使死者复活，那就更应该使自己成为一个加尔文派，而不是继续作一个天主教徒。然而，当它满足了期望，当那些希望上帝恩赐救治之道的人们看到了自己不需要救治之道就痊愈了的时候.....

不敬神者——从不曾有过任何标志是出现在魔鬼方面，而同时没有另一种更强的标志是出现在上帝方面的，或者甚至同时没有被预告过它是要出现的。

852·显然，上帝在庇护着那些对人间不公的起诉者：假如他们指责你们的不端，那么，“他们说的话就像是异端”；假如他们说耶稣基督的神恩可以识别出我们，那么，“他们就是异端”；假如成就了奇迹，“那么这就是他们那种异端的标志”。

以西结——他们说：这就是上帝的人民，他就是这样说话的。他的确说过“要相信教会”；但是并没有说过“要相信奇迹”；这是因为后者是自然的，而前者却不是。一个需要有诫命，另一个则否。

犹太圣贤堂只不过是一种象征，因此并不曾毁灭。但又因为只是象征，因此就被毁灭了。它是一个包含着真理的象征，因此它就一直持续到它不再具有真理为止。

父啊，这一切都以象征而出现。其他的宗教都毁灭了，唯有这个宗教没有被毁灭。

奇迹要比你所能想象的更加重要：它们用来作为根基，并且将被用来延续教会，直到反基督者的时候，直到无穷的尽头。

有两种见证：在旧约中和新约中，奇迹是由于附着于象征而成就。拯救是没有用的，假若不是为了表明我们必须服从《圣经》：圣礼的象征。

853·圣保罗在马耳他岛说：“父啊，我们必须严肃地判断圣礼！”

854·因而，耶稣会教士的顽强超过了犹太人的顽强；因为犹太人拒绝相信耶稣基督是无辜的，仅仅是因为他们怀疑他的奇迹究竟是否来自上帝。反之，耶稣会教士既不能怀疑波罗雅尔修道院的奇迹是来自上帝的，却仍然不放弃怀疑那座修道院的无辜。

855·我想象着人们是相信奇迹的。你们破坏宗教，不是在为自己的朋友护短，就是在反对自己的敌人。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

856·论奇迹——正如上帝没有使哪个家庭格外幸福，但愿情形同样的是，他也没有发现其中有哪个家庭格外感恩。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十四编 遗章

857·明白，晦暗——假如真理并没有显明可见的标志，那就会过于地晦暗难明了。

它始终都被保存在一个教会和一个显明可见的一群人那里，这是一个值得赞美的标志。假如那个教会里只有一种情操，那就会太明白了；然而要想认识什么是真的，我们只须看一看那始终都存在着的；因为真的总是始终存在着的，而任何假的都不

是始终存在着的。

858·教会的历史应该确切地称之为真理的历史。

859·坐在一艘遭到风暴袭击的船里，而又确有把握它绝不会沉没，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那些干扰着教会的种种宗教迫害，就属于这类性质。

860·显示了那么大的虔诚之后，他们还遭到迫害，这就是虔诚的最好标志。

861·教会应该有上帝支持时的那种美妙状态。

862·教会总是受着各种相反错误的攻击，但也许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是在同一个时间内被攻击。可是太多的错误叠加，让它所受的攻击越多，同时也能让不同的攻击相互抵消。

教会埋怨着双方，但是由于宗教分裂的缘故，而更多人却抱怨加尔文派。确实是在相反的两方都有许多人受骗，所以，必须让他们从执迷不悟中解脱。

信仰包含着许多看来似乎是互相矛盾的真理。它那根源便是耶稣基督身上两种性质的结合，以及两个世界的矛盾（创造新天和新地；新的生命，新的死亡；一切事物都是两重，而同一名称却始终不变）。最后，还有义人之中的两类人（因为他们就是两个世界，并且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影子。因此，所有的名字都适用于他们：义人，罪人；死者，生者；生者，死者；被选中的，被遗弃的；等等）。

因而就有大量信仰和德行上的真理，各自看起来仿佛是相排斥的，却又都维系在一种美好的秩序当中。一切异端的根源，都在于排斥了这些真理之中的某一些，而异端们对我们意见的反驳，其根源都在于无视我们真理之中的某一些。通常的情形是，他们不能设想两种相反的真理的关系，并相信承认了一种便包含着排斥另一

种，于是他们便坚持一种而排斥另一种，并认为我们是与之相反的。这样，排斥便是使他们成为异端的原因；而无视于我们掌握着另一种真理便造成了他们的反对。

例一，耶稣基督既是神又是人。亚里乌斯派既不能把他们认为是互不相容的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于是便说他是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天主教徒。然而，他们并不认同他是神；在这一点上，他们便是异端。他们又扬言我们否定了他的人性：在这一点上，他们则是无知。

例二，关于圣餐礼的问题。我们相信面包的实质改变了，并且变质为我们的主的身体的实质，耶稣基督确实是出现于其中的。这是真理之一。另一个真理则是，这种圣餐礼也是十字架与光荣的一种象征，是对于这两者的一种纪念。这就是天主教的信仰，它包含了这两种看来仿佛是相反的真理。

今天的异端不能设想这一圣餐礼同时既包括耶稣基督的出现又包括他的象征都在一起，它既是牺牲又是对于牺牲的纪念，于是便相信我们不可能既承认这两种真理中的一种但又不因此之故而排斥另一种。

他们单单坚持这一点，即这种圣餐礼是象征性的；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是异端。

他们以为是我们排斥了这一真理；由此而来的便是他们根据教父们所谈到这一点的各个章节而对我们提出了那么多的反驳。最后，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出现；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则是异端。

例三，赎罪券。这就是何以防止异端的最简捷的办法就在于教给他们以全部的真理，而驳斥异端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向他们宣布全部的真理。因为异端还有什么好说呢？为了要知道某种思想情操是不是父的.....

863·他们越是各自遵循一种真理，大家就越发危险地都要犯错误；他们的错处并不在追循一种谬误，而在不肯去追循另一种真理。

864·眼下这个世界，真理是那样晦暗不明，谎言又是那样根深蒂固，以至于除非我们热爱真理，我们便不会认识真理。

865·假如有一个时候人们必须承认两种矛盾，那便是当人们谴责我们抹杀了这两种之中的一种的时候。因而耶稣会教士和冉森派要掩盖它们，便都错了；但以冉森派更为过分，因为耶稣会教士曾经更好地承认有这两种。

866·有两种人把各种事物都等同起来，如把节日等于工作日，把基督徒等于牧师，他们之间的一切罪过，等等。一种人就由此得出结论说，凡对牧师是坏的，对基督徒也是坏的；而另一种人则得出结论说，凡对基督教徒并不坏的，对于牧师也是可以允许的。

867·如果古代教会存在是一个错误，教会就会自然沦亡了。但如果它今天还在不停犯错误，却不会是这样。因为它永远是出自古代教会之手的那一传统的最高箴言：因此对古代教会的这种依从与这种符合就压倒了并纠正了一切。然而古代的教会并没有设想过未来的教会，也没有考虑过它，像我们在设想并考虑古代的教会那样。

868·我们不太容易把以往教会里所出现过的事和目前在其中看得见的事加以比较，因为我们通常都把圣阿达拿修斯、圣特丽莎和其他的教会先驱者，看作是冠戴着光荣并当成神明。

现在看起来，时间已经弄清楚了这些事。在他被迫害的时候，那位伟大的圣者只是一个名叫阿达拿修斯的人；而圣特丽莎只是个修女。圣雅各说“以利亚只是个像我们一样的人，受着和我们一样的感情所支配”，借以破除基督徒要使我们抛弃圣者

们的前例（仿佛它与我们的状态不成比例似的）那样一种谬妄的观念。我们说：“他们是圣者，是和我们不同的。”可是当时又发生了什么呢？圣阿达拿修斯只是一个叫作阿达拿修斯的人，被控以许多罪行，被如此这般的会议判决为犯了如此这般的罪行；所有的主教们一致同意这些，最后连教皇也同意了。人们对于反对这些的人又说些什么呢？说是他们搅乱了和平，说是他们制造了宗教分裂，等等。

虔诚，光明。有四种人：有虔诚而无知识；有知识而无虔诚；既无知识又无虔诚；既有虔诚又有知识。前三种人，大家都谴责他。后一种人，大家宽恕了他。他们，可是他们却拯救了教会。

869·假如圣奥古斯丁在今天还活着，并且也跟他的辩护者们一样没有权威，他就会一事无成。上帝很早就让他到来并具有自身的权威，所以就很好地引导了他的教会。

870·上帝并不想不要教会就进行赦免；正如教会在犯罪上是有份的，他就想使教会在宽恕中也有份。他把教会和这种权力联结在一起，有如国王之于议会；但是假若教会不要上帝便进行赦免或者宣罪，那么，它也就不能成为教会了；正像在议会里，尽管国王已经特赦了一个人，但仍需议会加以批准。然而，如果议会不顾国王命令就进行了批准，或者拒绝根据国王的命令进行批准，那就不复成其为国王的议会，而成为了一个叛党了。

871·教会，教皇。一，多。——把教会看作是一，则作为教会之首的教皇便是整体。把教会看作是多，则教皇就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教父们是时而以一种方式，时而又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它的。所以关于教皇也就有不同的说法，但在确立这两种真理中的一种时，他们并没有排斥另一种。多而不归结为一，便成为混乱；一而不依靠于多，便成为暴政。除了法国之外，大概再没有别的国家可以允许人

说，宗教大会是高于教皇的。

872·教皇就是领头者。另外，还有谁是大家都认识的呢？另外还有谁——因为他掌握着那条到处扎根的枝条——是大家都承认有权扎根于一切团体的呢？使这蜕化为暴政，又是多么容易啊！这就是何以耶稣基督要向他们提出如下的这条诫命了，你们不可以这样。

873·教皇仇恨并且害怕那些不肯宣誓对他服从的学者。

874·绝不能根据教父们的某些话——就像希腊人在一次宗教大会上所说的那些重要准则，就判断教皇是什么；而是要根据教会和教父的行为，对照教规，进行判断。

一与多：排斥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是错误的，就如说教皇派所做的那样排斥了“多”，或者胡格诺派那样，排斥了“一”。

875·教皇是从上帝和传统那里获得了他的荣耀，是不是就会不受尊敬了呢？把他从这一神圣的结合分离出来，是不是就非不尊敬他了呢？

876·上帝在他那教会的日常行动之中并不施加出奇迹。假如坚持的正确性是在“一”的身上，那倒真是件非常了得的奇迹了。然而，在“多”的身上这一点，看来才显得那么自然，乃至上帝的行为就隐蔽在自然界之下，正如在他的其他一切创造物之中一样。

877·国王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王国，但是教皇却不能处置自己的王国。

878·最大的正义就是最大的不义。

服从多数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它是明显的，并具有令人服从的力量，但是与此同

时，它也是最不高明的意见。

既然暴力因为直观可感的特性，而不肯让自己受人们的任意处置。人们是会把暴力置于正义的手中的，只要他们办得到的话。正义却又具有人们可以任意加以摆布的精神性质，于是，人们便把正义置于暴力的手中。正因为这样，人们就把被迫服从的事情叫作正义。

由此便产生了剑的权利，因为剑给人以一种真正的权利。不然的话，我们便会看到暴力在一边，正义到另一边去了。这就产生了投石党的不正义，他们举起他们所号称的“正义”来反对暴力。教会的情形却不一样，因为它只有真正的正义而却没有暴力。

879·不正义——进行审判并不是为了审判者，而是为了被审判者。把这一点告诉人民，是非常危险的。但假若人民对你有了太多的信仰，那就不会伤害他们，而且还可能为你所利用。于是，一切有必要公布出来了。

880·人们喜欢确定性。人们喜欢教皇在信仰上是一贯正确的，喜欢严肃的博士们在道德上是一贯正确的，仅仅是为了自己获得更大的确定性。

881·教会的教导与上帝的启发，这两者都是一贯正确的。但教会的活动只不过是用以准备着迎接神恩或者末日惩罚罢了，它所做的事只足以惩罚，还不足以启发世人。

882·每一次耶稣会教士要操纵教皇的时候，他们都使得整个的基督教撒了谎，假假地宣誓。

教皇由于他的职务以及他对于耶稣会教士的信任，是非常容易受操纵的；而耶稣会

教士则由于造谣诽谤，是特别擅长于操纵的。

883·不幸的人们啊，他们使我不得不谈到宗教的根基。

884·没有忏悔就净化了的罪人，没有仁爱就被证明是正义的义人，一切没有耶稣基督神恩的基督徒，对于人的意志无能为力的上帝，没有神迹的前定，没有确定性的拯救。

885·想做祭司的，就被推立为祭司，就像在耶罗波安的统治下所做的那样。

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他们竟然对我们提出，教会现在的纪律是那么良好，要想改变教会的现状，绝对是一桩罪过。从前，教会一点错都没有犯过，是良好的榜样。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改变它而不至于犯罪。可是，现在它这个样子，我们却不能希望加以改变了！

教会之前的确也曾许诺过，只要保持着极大的慎重态度，可以做一点点的变革，比如不立祭司，特别是没有人有资格做祭司时，可是，现在它却不许人埋怨，让那些不配做祭司的人当上祭司的惯例。

886·异端——以西结。所有的异教徒都说过以色列的坏话，先知也是如此；但以色列人却远没有权利对他说：“你说的话就像异教徒一样。”

在异教徒说的话像他一样这一点上，他就形成了自己最大的力量。

887·冉森派以其道德改革的姿态，而更像是一个异端，但你们却在干坏事方面更像异端。

888·假如你不知道这一切都要到来，你就会忽略这些预言：君主、先知、教皇甚而

至于教士。然而，教会却会始终存在。由于上帝的恩典，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这些教士们将要招惹灾祸了！但我们希望上帝会对我们仁慈，使我们不至于如此。

889·.....一方面有，教会中混入了一些并不属传教者的懒惰的修士，还有一些怀疑论的腐败分子，他们不断地陷入到这种堕落之中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总有教会的真正牧师，他们是神明教谕的真正受托人，他们始终不变地在反对那些力图要毁灭它的人们的努力，而把它保存了下来。

因此，虔信者就没有任何托词，他们可以追随那些假教士，也可以追随那些怀疑论者的陌生之手，以及他们所提供的惰性，而不去追随真正牧师慈父般双手所赠送给他们的健全的学说。

不信神者和异端派也就没有任何借口，他没有理由诽谤上帝对他自己教会缺乏天意。因为教会当然地就存在于教阶团体之内。所以，我们远不能从目前的状况判断，上帝已经听任其堕落下去。而是应该下结论说，上帝从来都不曾像现在这样，表现出它是在不断地阻止其堕落的。

因为，假使这些人之中有谁出于一种特殊的召唤，而宣称要从这个世界上隐退并要穿上修道士的衣服，以求生活于比普通基督教徒更为完美的一种状态中，但却陷入歧途而使得普通的基督徒深感恐怖，并且在我们中间变成了假先知在犹太中间的那种样子；那也只是个别的、个人的不幸。它确实是值得惋惜的，但我们却不能由此得出可以反驳上帝关怀他的教会的任何结论来；既然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如此之明白地预告过的，并且如此长期以来就已经宣告了这些诱惑是要在这类人身上出现的，因而当我们好好地懂得了之后，我们反倒会在其中看到上帝行为的标志而不是他对我们遗忘的标志。

890·德尔图良说：教会永远不会被改造。

891·必须让那些引用耶稣会教士的学说的异端们认识到，那并不是教会的学说……教会的学说让我们分裂，并没有使我们脱离神坛。

892·假如我们有分歧而又进行谴责，那么你们就说对了。有一致而没有歧异就对别人是没有用的，有歧异而没有一致则对我们是毁灭性的。——前者从外部而有害，后者则从内部。

893·我们只要指出真理，就可以使人相信它。然而，我们指出国王大臣们的不端，却对其无法改变。我们指出谬误，就可以心安理得。但我们指出不义，却保障不了口袋的充裕。

894·热爱教会的人看到道德坏败就会叹息；但是至少法律还继续存在。然而那些人却在败坏法律：道德的典范被他们破坏了。

895·人们做坏事的情况，从来没有一种像他们是出自良心而干坏事那样，干得那么淋漓尽致而又那么兴高采烈了。

896·教会创立了革除教门、异端之类的罪名，都是徒劳之举。人们就用这些罪名，来反对教会。

897·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因为主人只告诉仆人去，而没有告诉他目标；而这就是主人为什么想要奴隶式地服从，仆人却往往违反目标的缘故了。但耶稣基督却告诉了我们目标，而你们却毁坏了那个目标。

898·他们不能具有永恒性，于是，他们就追求普遍性。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就败坏了整个教会，好让自己成为圣人。

899·反对那些自鸣得意的人，滥引《圣经》章节并以自己在其中发现了某段话，并似乎用其利于自己的错误。

——晚祷那一章，受难的安息日，为王而祷告。

对这类话的解说：“谁不赞成我，就是反对我。”以及其他那类话：“谁不反对你，就是赞成你。”

要是有人说：“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们就应该回答他说.....

900·谁要是想赋给《圣经》以意义，而不是从《圣经》中汲取意义，就是《圣经》的敌人。

901·《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赐恩给谦卑的人。”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至十二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902·菲扬派34说：“这一点只好是不很确定的，因为争论就标志着不确定。”

耶稣会教士并没有使得真理不确定，然而，他们却使得自己的不虔诚确定了。

矛盾是永远都要有的，为的是使恶人盲目。因为一切让真理与仁爱窒息的东西都是坏的，这就是真正的原则。

903·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教派，都以天赋的理性作为指导。唯有基督徒，才受约束，要向自身之外去吸取自己的律法，并使自己熟悉耶稣基督留给古人们的那些律法，以便把它们传递给虔信者。

这种束缚，使这些善良的教父们厌倦。他们也像别的民族一样，想要有追随自己想象当中的自由。我们向他们呼吁都是白费劲的，就像已往先知们向犹太人所说的：“你们要到教堂里去；你们应该熟悉古人所留给它的律法，并遵循这些路径。”

他们就会向犹太人那样回答道：“我们不要走到那里去；我们要遵循我们内心的思想。”而且他们还向我们说：“我们也要像别的民族一样。”

904·他们使得自身的破例成为了律法。

古人是在忏悔之前，就得以免罪么？应该把这种事看成是一次例外。然而，你们却把这种例外弄成了一种没有例外的规律，从而你们甚至于不再要求这种规律应该有例外了。

905·论没有悔恨标志的忏悔和免罪——上帝只看内心；教会则只凭外表下判断。

上帝只要看到了内心的忏悔就会免罪；教会则要看到有忏悔的行动。上帝要造就一个内里纯洁的教会，这个教会将以其内心的、纯属精神的圣洁性来羞辱高傲的智士与法利赛人内心的不虔敬；而教会则将造就一大群人，他们外表的道德将是那么纯洁，以致可以羞辱异教徒的道德。假如他们之中有伪善者而又伪装得那么好，以致教会并没有辨识他们的恶毒，教会就会容忍他们；因为尽管他们不会为他们所不能欺骗的上帝接受，但他们却可以为他们所欺骗的人们接受。

所以，教会并没有被他们那貌似神圣的行动所侮辱。然而，你们却要求教会既不判断内心（因为这是仅仅属于上帝的），也不判断外表（因为上帝仅仅止于内心）；因此你们便取消了教会对人的一切选择，而只给教会里保留下最肆无忌惮的人以及那些如此强烈侮辱它的人。就连犹太人的礼拜堂和各派哲学家也都要把那些人看作

是毫无价值的而放逐他们，并看成是不虔诚的人，从而厌恶他们。

906·在世间人看来是最安逸的生活，在上帝看来，则是最为艰难的生活。反之，在世人看来，没有什么生活是像纯粹宗教生活那么艰难的。在上帝看来，则没有什么比过宗教生活更加容易的了。在世人看来，没有什么比高官厚禄以及赋予的财货更加安逸的了。在上帝看来，却没有什么比过那种并不是真正喜欢的生活更加艰难的了。

907·决疑论者把决定建立在腐朽的理智智商上，又把对决定的选择建立在腐朽的意志智商上，为的是使人性中所具有的一切腐朽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佐证自己的行为。

908·但是，可能性所保证的是不是就是可能的呢？安心与良心的确实性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除了真理而外，并没有什么能保证确定性。除了真诚地追求真理而外，没有什么能使人安心。

909·作为怀疑论者的整个团体，他们根本无法向错误的良心做出保证，而这就是选择良好的指导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了。

因此，他们的罪是双重的。既由于追索了他们所不应当追行的道路，也由于听信了他们所不应该听信的牧师。

910·除了你只有顺从自身的意见，一切理念仅仅在于那个世界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么？你们能使我们相信这就是真理么，倘若世界上没有决斗的风气存在，你们观察这种事本身的时候，也会发现人们之间的斗争也是必然的？

911·为了防止有恶人出现，就必须杀人么？那就是以两个恶人来代替一个恶人了。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912·普遍性——道德与语言是特殊的科学，然而又是普遍的科学。

913·可能性——人人都能够引用，没有人能够消除。

914·他们让欲望活动而又约束顾虑，可是应该做的却正好相反。

915·孟德尔——放纵不羁的见解是那么令人惬意，以至于他们的那些见解若是令人不惬意，反倒是怪事了。这是因为它们是超轶一切限制的。此外，又有许多人虽看到了真理，却不能够获得它。但很少有人不知道宗教的纯洁是与我们的堕落相反的。要说对埃斯柯巴派的道德也提供了一种永恒的补偿，那就荒唐可笑了。

916·可能性——他们也有一些真实的原理，但是他们却滥用这些原理。然而，滥用真理是应该受到像使用谎言那样，受到惩罚。

就好像是有着两种地狱，一种是反仁爱的罪过，另一种是反正义的罪过。

917·可能性——假如可能性是确定的，那么圣者们追求真理的热诚就是枉然了。那些永远在遵循最确实的东西的圣者们的敬畏。

918·抽掉可能性，我们就再不能讨世人喜欢；增添可能性，我们就再不能不讨上帝喜欢。

919·这便是各民族人的罪恶与耶稣会教士的罪恶的结果了：大人物希望受人奉承；耶稣会教士则希望受大人物宠爱。他们都不愧是委身于撒谎的精神，一个是欺骗，另一个是受骗。

他们是贪婪的、野心的、兽欲的。有其师必有其徒，他们寻找的是阿谀奉承者，并且找到的，也是阿谀奉承者。

920·假如他们不放弃可能性，他们的好格言就要和他们坏格言一样地不够神圣了，因为它们都是以人世的权威为其基础的；因而即使它们更公正，那也只是更合理，而不是更神圣。它们抓住的是它们自身就被接种于其上的那枚野花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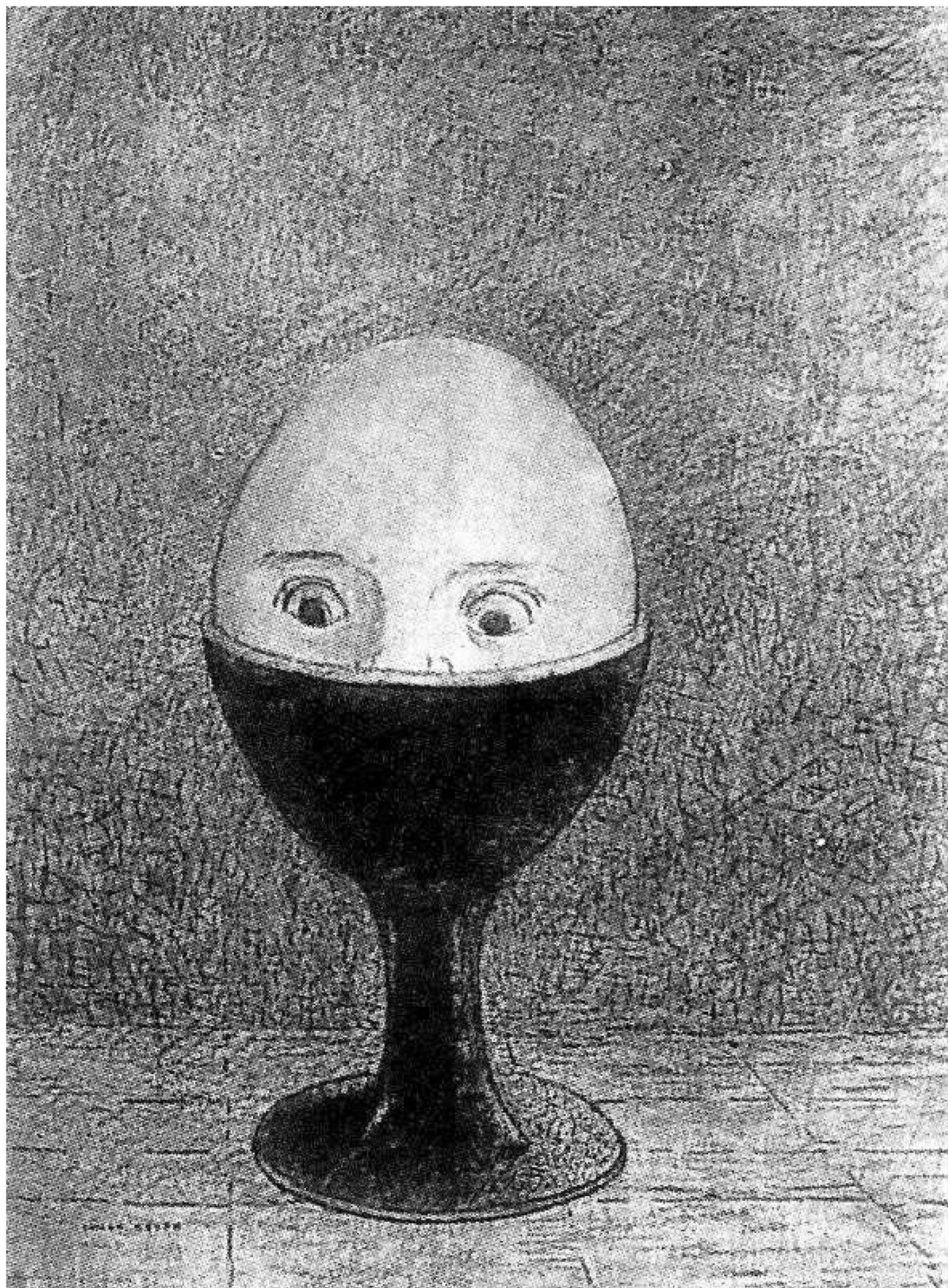
假如我所说的无助于使你们明白，它却会有助于人民。

假如这些人还沉默着，那么石头也要讲话了。

沉默是最大的迫害，圣者是从不缄默的。确实是必须有召唤，但绝不能是依据宗教会议的禁令来理解，我们是否受到召唤。那只能是依据言论的必要性。在罗马发了话之后，我们以为它已经谴责了真理，而且他们已经把这写了下来；但在持有相反说法的书籍已经被查禁之后，我们越是被查禁得不公道，他们越是专横地窒息言论，我们就越是一定要大声疾呼，一直等到有一个倾听两造并请教于古代以主持正义的教皇到来为止。这样，善良的教皇就会发现教会仍然是在呼号着的。

宗教裁判所与耶稣会，这是真理的两大灾难。

你为什么不指控他们是亚里乌斯主义？因为他们说过耶稣基督是上帝；也许他们的意思并不是指由于本性如此。据布伦士维格解说，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心怀恶意，则一切都可以成为异端，甚至于耶稣是上帝这个命题也可以成为异端。



沉默是最大的迫害，圣者是从不缄默的。

假如我的文字在罗马受到谴责，那么，我在其中所谴责的就要在天上受到谴责，你们自身是会腐朽的。

我看到自己受谴责，生怕是我自己写错了，但是那么多虔诚作家们的先例却使我相信情形恰好相反。已经不再容许人好好写作了，异端裁判所已是那么地腐朽而又愚昧！

“听从上帝比听从人更好。”

我不怕什么，我不希望什么。主教们却不是这样。波罗雅尔害怕了；可是解散他们却是一项坏政策，因为他们不会再恐惧而且会制造出更多的恐惧来。我甚至于不怕你们这类查禁，假如它们不是以传统的查禁为根据的话。你们要查禁一切吗？怎么？甚至于我的敬意吗？不是的。那么就请你们说说到底是什么；否则你们就会一事无成，假如你们指不出恶来及其何以是恶。而这正是他们难以做到的。

可能性——他们非常可笑地解说了确实性；因为肯定了他们一切的道路都是确实的之后，他们就不再把引向上天并且由此并无不能达到上天的危险的东西，反而把引向上天而并无脱离那条道路的危険的东西称之为确实的。

921·.....圣者们的诡秘，是为了发现自己是罪人并控诉自己最美好的行为。而这些人的诡秘，却是为了宽恕最罪过的行为。

有一种外表上是同样好看的结构，但却是建立在坏基础之上的，它是异教的智者们建立起来的；而恶魔就以这种基于极其不同的基础之上的表面相似性来欺骗人。

人们从来不曾有过像我这么好的理由；也从来不曾有别人提供过像你们那么好的奖品.....

他们越是指出我这个人的弱点，他们就越是权威化了我的理由。

你们说我是异端。这是可以允许的吗？即使你们不怕人们主持正义，难道你们也不怕上帝主持正义吗？你们会感到真理的力量的，你们会向它让步的.....

“他们的功绩是必然要到来的。”

“恶人的言论是埋伏人的血，.....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

虚伪的虔诚，这是双重的罪过。

我是独自一个人在反对三万人吗？绝不是。偏护吧，你这个法庭、你这个骗子。我却有着真理，这就是我的全部力量，我若丧失了它，我就失败了。我是并不缺少控诉和迫害的。然而，我有真理，我们可以看看究竟谁会胜利。

我不配保卫宗教，但是你也不配保卫错误和不正义。但愿上帝以他的仁慈，不看在 我身上所有的恶，而看在你身上所有的善，来赐给我们一切的神恩吧，从而使真理在我的手里面不至于屈服，使谎言也不流散。

922·可能性——就让我们比较我们所喜爱的事物，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诚地在寻求上帝吧：或许这种肉食不会毒害我；或许，我不申诉也不至于输掉我这场诉讼.....

923·在忏悔仪式中，并不是仅仅有赦免就可以解除罪恶，而且还要有悔恨，但若不追求神圣性，悔恨就决不会是真的。

924·没有信用、没有信仰、不要荣誉、不要真理、心怀异端、言行不一的人们啊，

你们被人诟病，就好像是伊索寓言中的那种两栖动物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介于鱼和鸟之间的一种模糊的状态。

对于国王和诸侯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要获得虔诚的好奇；而为了这一点，他们才不得不向你们忏悔。